武俠世界

水晶宮（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臘月飛雪，青年刀客易高原出關赴生死約，途遇一隊送葬的隊伍，當他走近時，棺材突然滲出一串血珠……故事由此展開，接着怪事迭生。易高原之後，又引出另一青年劍客，再引出大俠傅雨生，直至最後才揭開一切眞相。

　　本篇故事曲折詭秘，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寫情另有一格，別開生面，令人手不釋卷，爲西門丁今春之佳作。







編者話

西門丁今期又有巨著刋出，湖海驚魂錄﹂水晶宮﹂是一篇集詭異、恐怖、奇情……于一爐的巨型故事，它不但令你有想不到的創新題材，也有別開生面連環結構筆法，每一情節有不同高潮起伏。故事開端由一個年青刀客身上說起，一場生死約會帶來另一名年青劍客隱秘，展開了離奇怪事的序幕，直至引出一位名門大俠的介入，最後才揭開一切的眞相，欲知這個故事到底包含着一件甚麼隱秘？看到結局，便有交代。

** ** **

俠情倫理中篇﹂鷹飛江南﹂及科學怪異小說﹂科學怪人﹂今期同時刋出，前者是高皐先生最新的作品，故事中敘述一個武林中的大家族的事蹟，寫盡恩怨仇讎，倫理俠情之一切前因後果，值得一讀。至于﹂科學怪人﹂這個故事，題材新穎，疑幻疑眞，保証是你從來未曾一睹之佳作，切勿錯過。

** ** **

﹂逢二進一﹂本來是珠算學裡的一句常見口訣，但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逢二進一﹂，却是講述獵王小五子故事裡小主角一段英勇事蹟，精采非常。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水晶宮（湖海驚魂錄）
一個年青刀客出關往赴生死約途中，遇到一隊送葬隊伍，當他走近一看時，發覺那副棺材突然滲出一串串的血珠……西門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蕩魔傘（兩期完俠情恩仇故事）◀下▶
血魔難逃劫　俠侶結良緣……凌霄生 43

九劍朝天（日本武士宮幃揭秘錄）……勞力士 54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鷹飛江南（俠義傳奇中篇）◀一▶
世外桃源享清福
突聞警訊舉家遷……高皐 63

五毒天羅（俠情中篇故事）
中毒難克敵　垂死捉書生……黃鷹 71

金劍令（俠情中篇連載）
干戈成定局　全爲階下囚……東方玉 77

天譴（﹂黎明剿匪﹂傳奇故事）
同病互相憐　燃起復仇火……西門丁 85

科學怪人（﹂科學怪異﹂故事）◀一▶
化學怪人　生命奧秘……布魯斯 94

覇王過關（奇俠司馬洛故事）
突來風暴　被困山洞……馮嘉 10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劍篇（武俠長篇連載）
爲情絲糾纏　慧劍難揮脫……蕭逸 113

劍在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滴血傳書禍江湖
三湘小鎭鬥魔覇……朱雀 119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7.20
第25年
第10期
（總號124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水晶宮

雪地上的妖血

天上一片灰灰沉沉，地上積雪白皚皚，一陣北風吹過，把積雪捲上半天，在空中飛舞，遠看就像是條大白龍在發威。

荒野沒人，如同一座地獄，啊，不，地獄那裏有梅花？

雪地長着一叢光禿的梅林，梅花正盛開着，風中滲着一絲花香，也夾着一絲異樣的香味，梅林上掛着一枝殘舊的酒招，酒招在北風中獵獵作響。

良久，遠處忽現一個黑點，向梅林這邊移來，過了一陣，終能看出那是一個人，一個穿着山羊袍子的粗獷青年。

那青年逆風而行，步伐仍然十分穩定，就像是頭壯健的大黃牛，青年來至梅花外，抬頭看看酒招，略一猶疑，終於抬步入林。

一入林，便看見林內有座酒寮，酒寮不大，但建得十分扎實，門窗緊閉着，門頂掛着一塊牌匾，上面四個字：梅酒爭香。黑底漆金，字是好字，手工亦極精，看來不但甚有氣勢，而且，更顯得那酒寮的細小。

青年見這情景，顯然有點意外，不由得停了脚步。再一陣北風吹來，嗚嗚而響，懾人心魄，刀刃般鋒利的北風吹打在梅樹上，梅花紛紛揚揚飄了下來，粉紅色的花瓣落在雪地上，甚是耀目。

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風中夾着臘梅花香，也帶着一股濃烈的酒香，青年似乎受不住酒香的引誘，忍不住走前，伸手一推木門，北風立即自大門貫入，酒寮內一陣叮叮噹噹的亂響。

只見一個瘦老頭自櫃後站了起來，他似乎料不到這時分還有顧客上門，竟然忘了招呼。

青年見炭爐上火光正旺，上面一個銅盆，温着幾角酒，白烟騰騰，烟味更烈。

「好酒，先來兩角！」青年邁步入寮，順手把門關起。

那掌櫃手脚縮在一襲長及足踝的大棉袍內，自言自語地道：「老朽活了幾十年，還未見過這麽大的雪，啊！客官請坐請坐！」

青年把山羊袍子撇開，又把一柄寬寬的刀鞘連刀放在桌上，目光如同鷹隼。「掌櫃，有什麽吃的？」

「客官，你要吃什麽？現成有燉牛筋，焗羊肉，鹵牛肉，炒米餅，您若不合意，老朽再替你張羅張羅！」

那青年說道：「不必了，一樣來一點吧。」

掌櫃忙了一陣，便把青年所要的酒菜捧了上來，站在旁邊伺候。「客官，聽您的口音，好像是關內人氏，這種天氣出關作甚麽呢？」

青年淡淡地道：「赴人之約！」

「客官有朋友在附近？」

青年喝了一口酒，冷笑一聲。「是仇人！」

掌櫃吃了一驚，目光觸及桌上的刀鞘，忍不住機伶伶地連打幾個寒噤，忙不迭退了幾步，那青年自顧自吃喝起來，吃相甚是粗豪。

不一陣，酒肉都巳吃光，青年揉揉肚子，打了個酒呃，手按住刀鞘，一手把刀拔了出來，細意端詳。

火光下，但見刀光如雪，發出一股叫人喪胆亡魂的寒芒來，就連掌櫃也知道這是一柄寶刀。

青年倏地長身而起，旁若無人地揮舞着寶刀，掌櫃急忙縮回櫃後，身子簌簌亂抖。

青年動作凶狠矯捷，叱喝連連，這時候，掌櫃才發現他使的是左手刀。

青年舞了一陣，收起寶刀，把之懸在右腰旁，道：「掌櫃不用怕，算帳！」

櫃掌忙道：「隨便您付吧……反正肉都是煮好的了……」

青年拋了一塊碎銀在桌上，掌櫃忙道：「太多了……」語音未落，一股北風灌進嘴裏，連忙闔起口來，原來那青年巳開門而去。



青年出了梅林，迎面刮來一陣寒風，他緊一緊衣襟，辨別了一下方向，望東而行。

天越來越暗，風一陣緊似一陣，刮得人家眼睛難以睜開，但這青年雙眼却如兩點寒芒般，始終不曾眨動一下，強壯的身體就像鐵鑄的一般，連頦下的虬髯也似是鋼針，慓悍凜烈之氣，不讓北風專美。

走了二十多丈，忽有所覺，抬起頭來，只見遠處有七八個人順風而來，再走近幾丈，才發現那些人都是身穿白衣，與冰雪融成一體。

那是一隊送葬的人，前頭四個年青的，抬着一具漆黑的棺木，後面還跟着幾個年紀較大的。

送葬的人默默而行，既沒吹打釣，也沒哭聲，看來這些人與死者的關係並不太密切，而死者的身份料想亦甚是寒傖。

青年也沒在意，再走幾步，那些人的臉孔都巳能够辨認，甚至連悲憤的神情也能看得出來，青年目光一瞥，見四個抬棺木的壯漢雙脚都深深陷在積雪中，心頭不由有點奇怪。

「咦，這棺材好重！」棺材沉重，必是採用上佳之木材，這與淒清的殯客不大調和，青年心生疑念，住下脚來，轉頭望去。

天色蒼茫，荒野雪地上，只有這行無聲的殯客，氣氛顯得有點妖異。

雙方接近，抬棺材的首先發現他，目光與他相觸，不知爲何，心生寒意，似乎比棺內的死人更加可怕。

青年見棺材板子極厚，手工也精細，忖道：「能用這種棺材的人，決非尋常人家，但怎地送葬的人如此冷清?」禁不住問道：「死者是什麽人?」

語音一落，耳畔忽然聽到一個「滴滴答答」响聲，却不知是發自何方，送葬的人顯然亦聽到這怪聲，都四處張望起來。

倏地，一個老頭滿臉驚詫恐懼地叫道「你們快看……血……血!」

衆人隨他的手指望去，只見那具漆黑的棺材，木板與木板間的隙縫，忽然淌出血珠來!

血呈暗紅色，也不是大量湧出來，而是一滴滴綿延不絕的淌着，落在積雪上，是以才發出「滴滴答答」的响聲來。

白皚皚的雪地，突然佈着一行血花，雖在蒼茫的暮色中，仍然顯得極是鮮紅奪目。

饒得那青年有一身武功及天子的胆子，此際也不禁自脚底下冒起一股寒氣來。

這刹那，八個人全都緘口，寒風似乎止了，天地間一片死寂，只聞粗濁急促呼吸聲，此起彼落。

忽地一陣奇怪的寒風吹過，地上積雪飄飛，衆人同時閉起雙眼，但雙耳仍不時聽到「滴滴答答」的滴血聲，這聲音彷彿有莫大的魔力般，連凌厲的風聲也不能把其掩蓋。

風一止，青年立即睜開雙眼，目光一落，雪地上的血花已不見，但棺內仍不斷地滲着血水，他急吸一口氣，問道：「這是什麽原故?」

聲音一出，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彷佛不是發自自己的喉嚨，而是自不着邊際的地方飄來。

刹那間，青年打了個寒噤，這才知道自己內心驚恐的程度，竟然至此地步。

送葬的人没有答話，天地間的一切事物却似乎停止了活動，也不知過了多久，前頭那個抬棺材的青年忽然大叫一聲，把木杆一抛，向前跑去。

這一來，其他三人冷不提防，失却重心，身子一歪，棺材便「蓬」的一聲，跌落地上。

那抬棺材青年只跑了幾步，便一跤滑倒地上，口中「荷荷」亂叫着。

一個鬍子半白的老頭忽然顫聲問道：「你，你……你是誰?」

跨刀青年冷冷地道：「你不必知道，因爲咱們不可能有關係。」

那老頭滿頭白髮在風中飄揚，像着了魔般地叫道：「不是不是，你一定跟咱們有關係!不，是跟林樂水有關係。」

跨刀青年一怔，脫口問道：「林樂水是誰?」

老頭指指棺材，道：「就是他!」

跨刀青年哈哈大笑，笑聲一止，怒道：「簡直荒謬!我會跟關外的一具死屍有關係?笑話!」他忽然覺得這具棺材有着一種可思議的魔力，心想還是走爲上着，便轉身離去。

不料那老頭忽然急奔過來，他年紀雖大，但身手仍然十分俐落，幾個箭步已攔在那青年身前。

青年左手立即落在刀柄上，臉現殺機，冷冷地道：「閣下意欲何爲?」

「請問壯士高姓大名!」老頭誠懇地道：「請相信老朽並無惡意!」

那青年略一沉吟，道：「姓易名高原，來自隴西。隴西離此千里，跟那死人會有什麽關係?」

老頭道：「老朽姓賀……」他臉現迷惑之色。「壯士眞的姓易?」

易高原不悅地道：「易某在關內也頗有名氣，爲何要騙你?」

賀老頭喃喃地道：「這就奇怪了，水兒爲何會突然『出血』?」

易高原心頭一寒：「死人還會『出血』?當眞聞未所聞!」只覺後背一陣冰涼，更恨不得早點離開，不屑地道：「鄉野愚見，莫名其妙!」閃身而過。

賀老頭大聲喝道：「快攔住他，不要讓他跑掉!」

那四個抬棺材的青年及四個送葬的，聞聲便把易高原圍住。

易高原目光銳利，一眼便看出這些人的身手雖然十分靈活，但最多也只是學過強身健體的功夫而已，也沒把他們放在眼內，語調不帶情感地道：「諸位要想動武麽?」

賀老頭道：「壯士誤會了，咱們都是老實人，怎會跟你動武……」

易高原臉色一沉，喝道：「那你就讓開!」

賀老頭忙問：「請問易壯士是否有兄弟?嗯，令堂娘家貴姓?」

易高原臉色驟變，忽然抬步向前走去，他臉形五官都生得甚是整齊，但身上却有一股常人沒有的慓悍凶狠之氣，前面那個青年，不知怎樣心中一寒，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兩步。

一退之後，他才猛覺有點示弱，忙抓起一條抬棺材的木杆，喝道：「停!」

易高原冷冷地道：「你在叫誰停?」

「你……」青年艱辛地自喉管中吐出這個字，只覺眼前一花，手腕劇痛，那根木杆已摔落雪地，略一定神才知道自己的手腕是吃易高原的刀鞘敲了一下。

他同伴見他吃虧，齊喊一聲，舞起木杆向易高原擊去!

易高原摘下佩刀，也不抽刀，身子疾若星丸跳躍，避過幾杆之後，依法泡製，用刀鞘敲打青年們的手腕，衆青年撫腕而退。

易高原掛好刀，伸手拂去身上的雪花，施施然抬步。

不料那賀老頭仍不死心，疾跑幾步上前，大聲問道：「壯士，你祖籍何處?」

易高原不理他，脚步退得更急，賀老頭急道：「你爲何不停下來看看，也許林樂水是你的至親!」

易高原冷冷地道：「你別胡思亂想，我姓易的，一個親人也沒有!」

賀老頭雙眼倏地一亮，道：「林樂水也是如此，他是個孤兒!」

這句話似有莫大的威力般，易高原忽然停了下來，接着一陣風轉了過來，奔至賀老頭面前，道：「你剛才說什麽?」

賀老頭見他目光如電，吃了一驚，囁嚅地道：「沒什麽……老漢說我義子林樂水是個孤兒……」

「他是個孤兒與我何關?」易高原聲音比雪還冷。

賀老頭忙道：「老漢只是希望替義子完成心願而已!」一頓又道：「我義子一直希望能找到他的親人!」

易高原忽然一把抓住賀老頭的衣襟，道：「你知道我的來歷?」

賀老頭聲音似哭地叫道：「不不，我們什麽也不知道!」他的叫聲在暮色下的荒郊上迴蕩，就像那種傳說中的拘魂鬼的召魂攝魄叫聲，令人毛骨悚然。

易高原輕吸一口氣，道：「我叫易高原，你聽見沒有?姓賀跟姓林有什麽關係?爲什麽你會認爲我與死者有關係?」

「那血……那血流了出來……」賀老頭呻吟地道，目光再也不敢與棺材相觸。

「那血有什麽古怪?」

「因爲我義子林樂水是外地人，來自關內的，所以可能……」賀老頭的語有點沒頭沒腦，半晌又道：「你開棺來看，便知道!」

易高原又吸了一口氣，道：「好，我開了棺之後，若找不到什麽牽連，你可得給我一個答覆!」言畢抬步向棺材走去。

賀老頭忽自同伴手中掙脫，嘶聲叫道：「壯士且慢!」

易高原霍地回頭，一對眼睛閃閃生光，臉上已有怒意。

賀老頭目光一垂，忙回頭道：「湖星，快拿一束香來，豐兒，你去找一堆枯枝來!」

一個壯漢立即解下一個包袱，自內取出香燭金紙來，賀老頭又道：「二弟三弟，你們圍過來，擋住風!」兩個老頭立即站在他左右。

賀老頭顫巍巍自懷內摸出刀石及引火棉紙來，不斷地敲打着，也不知是他內心恐懼，引得雙手不斷顫抖，還是因爲風大的原因，火一直沒能引乞。

易高原就像一頭雪地上的豹子般，標槍似的挺立着，冷眼旁觀。

好不容易才把火棉紙燒着，一個老頭立即把那對白蠟燭遞上去，不久蠟燭已點着，賀老頭收起刀石，接着又把香燒紅。

一個老頭把白蠟燭插在棺前的雪地上，賀老頭捧着香跪在地上，接着其他人也都跪下，喃喃地禱告了一陣，才將香插在地上。

賀老頭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易高原只聽見他說什麽請你顯靈的話。

易飛原心頭一沉，眼望棺材，漆黑的棺材在灰暗的暮色中，以及在白雪的襯托下，顯得更加黝黑，風中帶着絲絲的香味及桐油味，這棺材是新造的。

雪地上雖仍有點點血花，但棺材隙縫巳再沒血水滲出，香燭烟霧中，火光一起，紙錢也燒着了，易高原忽覺心頭一緊，似有一種什麽無形的力量把他束住。

蒼茫的荒野，皚皚的雪地，漆黑的棺材，裊裊的烟霧，膜拜的人羣，構成一幅詭異神秘的圖畫，而詭異神秘的事仍在進行着……

「易壯士，請你過來一下!」賀老頭向易高原招手，易高原懷着忐忑之心走了過去，賀老頭示意他跪下，又喃喃地禱告了一番，然後長身道：「易壯士，實與你說，你臉龐身裁與我義子有幾分相像，所以老朽才敢叫你留下來，不過若不準的話，請勿怪我!」

易高原長身道：「什麽事不準?」

「你今年貴庚?」

「二十三。」

「老朽懷疑你是水兒的親弟弟!」

易高原臉色又是一變，沉聲道：「可以開棺了麽?」

「可以，假如你與水兒有關係，水兒會再『出血』，你莫怕!」

「假如他不再『出血』呢?」

賀老頭目光一黯，道：「那老朽便不知道剛才他爲什麽他無故『出血』了!」

易高原冷笑一聲：「死人之事，我已見過不少，從未見過什麽死人在見到親人來會『出血』的!都不知道這是你們的什麽把戲!」

另一個老頭道：「壯士，這種事你要相信，咱們世代都在松花湖打漁爲生，類似的事已見過不知多少次，百試不爽!」

賀老頭忙道：「他是老漢的二弟，後面那個是老三，咱們家貧沒讀過什麽書，名字就以甲乙丙丁排行!」

賀丙立即加上一句：「並不是所有的死人在遇到親人時都會『出血』的……」

易高原問：「那麽需要什麽條件?」

「必須是遇溺而死的!」

「林樂水遇溺，打漁人也會遇溺?」

賀甲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還是請壯士開棺吧!」

說着那個去拾枯枝的壯漢已經回來，易高原接過枯枝，把它紮成一把，取出火摺子把它點燃，然後交給賀甲，自己抽出寶刀向棺材走去。

賀乙賀丙及那些青壯漢子也跟在賀甲背後走去。易高原把刀鋒鑽入棺蓋縫中，手腕用力一翻，只聽「吱」的一聲，一顆長長的木釘，立即應聲彈起。

他不斷換着方位，也不斷地撬動着，「吱吱」聲也越來越响，不一忽，十六顆四寸長釘都已讓他彈了出來。

易高原把刀收起，雙手按在棺蓋上，喝道：「起!」

衆人的心隨他這一聲喝，而倏地收縮!只聽「砰」的一聲，棺蓋已讓易高原推倒地上，雪花吃棺蓋這一激，立時紛紛揚揚地飄了起來，半空瀰漫着一片白霧。

火把光下，只見七八張臉孔都因緊張及恐懼而扭曲起來，顯得有點猙獰，易高原喊道：「火!」

賀老頭立即將火把交給他，易高原走前一步，把火把舉起，目光一落，只見棺內躺着一具二十四五的男屍。

男屍身着壽衣，一張臉白而浮腫，雙眼圓睜。臉上的肌膚，儘管經過仵工的化粧，仍看出有無數受損的地方，顯得有點斑斑駁駁。

那受損的肌膚面積極小，絕對不是爲利器所傷，而像是讓什麽東西咬噬過似的。易高原見那男屍的臉形，果然與自己有幾分相像，心念動處，不由把火把降低，又走至另一端仔細端詳。

屍體還未發臭，是以易高原閉住氣，把頭湊近一點，就在此刻，易高原忽然發現男屍的臉龐忽然起了變化，圓睜的雙眼，顯露的鼻孔以及微翹的嘴，都有一股血

絲滲出！

那血絲越來越多，眨眼便成一串，像琥珀珠兒般，不斷自七孔湧了出來。

氣氛在這刹那，變得更加妖異，空氣也似在這瞬間凝結。萬籟無聲中，不知是誰尖叫了一聲。

這叫聲又是尖銳又是空洞，說不出的恐懼，就像是發自九幽地獄般，連棲息在遠處樹上的烏鴉也被驚醒，「呱」的一聲慘叫，撲翅振空飛起。

這一聲尖叫，使得他的同伴心頭如遭電殛般，忽然揪緊，連呼吸都似已停頓！

易高原的臉與屍體的距離極近，那血珠的突然湧現，使他猛吃一驚，這尖叫聲在他耳畔響起，更使得他五指一鬆，手上的火把登時跌落地上，只聽「嗤」的一聲，火頭觸及積雪，倏地熄滅。

寒風已止，四周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棺旁的八個人在這刹那，都像棺內躺着的那具屍體一樣，不言不動！

半晌，一道道的濃濁的呼吸聲才此起彼落地響了起來。

良久，衆人突然覺得臉上一陣冰冷，卻原來雪花又紛紛揚揚地飄下了，雪花沾及後頸，立即化成一縷縷冷水，沿着頸骨向背脊淌落，但衆人都似不覺得冷。身上之寒冷是自腳底下冒起，而衝向髮際的。

周圍仍只有呼吸聲，忽然遠處傳來一道淒厲的叫聲，「嗚咪──」

只聽幾道尖叫聲一齊發出：「山貓！山貓！」趕快把棺蓋蓋上！」

易高原仍然立着，那八個人卻同時向地上的棺蓋撲去！這一下動作，八個人都是在驚慌焦急中突然迸發的，是以若不是被旁人的腳鈎着，便是被別人撞倒，刹那便成了滾地葫蘆！

身世之謎

賀甲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連爬帶滾，撲向棺材。忽聞「呼」的一道猛烈風聲傳來，那山貓又發出一道淒厲的叫聲，接着大地歸于寂靜。

也不知過了多久，火光忽然亮起。賀甲喘着氣自地上爬了上來。

只見易高原一手握刀，一手舉起火摺子，刀鋒上有血，地上躺着一頭山貓，身首異處，血把雪染紅。

須臾，賀乙等人也自地上爬了上來，臉色都甚是難看。賀甲招呼他們把棺蓋好，轉頭道：「易壯士，你看到沒有？」

「看到什麼？妖血？」

賀甲尖叫一聲：「那不是妖血！」

「不是妖血是什麼？」

「是水兒在顯靈！上蒼保佑，他終於找到他的親人了！」

語音一落，忽聽一個青年叫道：「大伯父，水哥的眼皮闔上了！」

賀甲又叫了起來：「你一定是水兒的弟弟！錯不了！」

易高原身子一顫，道：「就憑這一點，你便肯定我是他弟弟？」

賀乙接口道：「咱們打漁的，終日在水裏討活，遇到風浪，翻船溺斃之事甚是平常，而遇溺之後，屍首讓大魚吃掉一部分也極普通，尋常咱們都是把撈起的屍體放在某處，然後請出海打漁的家屬逐個按次走前，遇到那一件無頭屍體『出血』，便讓其領回去……」

易高原道：「如此並不能證明那屍體一定是他親戚，反正死人又不能反對！」

賀丙急道：「不是不是，你完全不了解『出血』這回事，絕對錯不了的！但凡一個人必有他的某一項特徵，除了他親人之外，別人沒法知悉的……」

他頓了一頓，續道：「比如某人大腿有個瘡疤，平日爲褲管遮住，沒人知悉，但他至親之人必然知道，因『出血』而領回去的屍體，事後從來沒有家屬發現拿錯，證明眞有其事！」

易高原顯然首次才聽到這種話，心頭半信半疑，半晌才道：「不過這次在下卻沒法證明他是不是我哥哥了！」

賀甲道：「咱們就在湖豐村，壯士請跟咱們走一趟如何？」

易高原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反正在下尚有時間！」

賀甲大喜，吩咐子弟抬棺回去，易高原深覺這一切都是那般詭異難明，又有幾分恐懼，幾分迷惑，不知這具屍是不是自己的大哥，心頭想着心事，低頭默默跟在他們後面。

（西門丁按：有關遇溺屍體「出血」之說，在筆者友儕之中，就有不少人親眼目擊，並且深信不疑。最近又悉南洋一些地方也有此說。到底是什麼原因，現今科學還未能對此作出解釋。）

× × ×

湖豐村離開棺之處不過四五里遠近，但衆人一腳深一腳淺地在雪地上走着，速度本就較平日爲慢，加上心情之影響，總覺得這兒的路，好像有數十里長般，直覺上走了很久才返回村內。

湖豐村有五六十戶人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絕大多數都是靠捕魚爲生。

村子建在湖邊，怪石密佈，這裏本非好地方，但因水深，方便船隻出入，所以後來由外地移居過來的人越來越多，至令世居的與由外地移居來的，已各佔一半。

世居的漁民都是姓賀的，賀甲一家，仗着人多拳頭多，便理所當然地成爲村長，村內姓賀的人很反對外來的人跟他們爭飯吃，但賀甲心胸寬闊。只要外來的人安份守己，便讓他們定居。而那些外來的人，無非是些升斗小民，來此也不過貪個方便，所以很快便與舊村民打成一片。

人說多吃魚能產男丁，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不過湖豐村的人均能做到人丁旺盛，而賀甲本身便有六個兄弟，而兄弟每人又均能開枝散葉，只他一人妻子早歿，又不再續，膝下猶虛，所以才收了林樂水爲義子，雖是義子，卻視如己出。

衆人返回村內，賀甲吩咐那幾個青壯漢子把棺材抬至海邊的水神廟內停放，然後請易高原回家。

賀家家人見一家之主的賀甲帶了個陌生人回家，都甚是詫異，賀乙把經過說了一遍，媳婦們便把飯菜送了上來。

賀甲請易高原坐下吃飯，易高原滿懷心事，扒了幾口飯便吃不下，放下飯碗問道：「賀大叔，請問林樂水家在何處？」

賀甲道：「他一向跟着老朽，吃住都在這裏！」

「還未成親麼？」

賀甲嘆了一口氣，抬頭問道：「易侄子，老朽有一句話要問你，不知你方便答覆否？」

易高原道：「能答的我一定答！」

「令尊令堂叫甚麼名字？」

易高原搖搖頭。「我也不知道，這些年來我也一直在查。」

賀丁插腔問道：「難道你也是一個孤兒？」

易高原目光一黯，道：「不錯！」

賀甲「啊」地叫了聲，易高原又問：「大叔說林樂水也是個孤兒，不知你是否知道他的身世？」

賀甲道：「二十多年前，那時老朽身子還強壯，經常與弟弟出去捕魚，有一次回來至家外，忽然聽見石後有個孩子的哭聲，便與老三跑去一看，只見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子坐在地上，不斷喊叫爹爹，那孩子身旁倒着一個壯漢子，全身都是血跡。

「老漢走前探一探他的鼻息，已經沒了呼吸，又見血跡自遠而來，估計這漢子抱着孩子，負傷而逃，至此不支而亡，老漢動了惻隱之心，便埋葬了那壯漢，抱那孩子回家撫養！這孩子便是我義子林樂水了！」

易高原雙眼望着樑角，對自己是林樂水的弟弟一事仍有疑問。

賀甲問道：「易侄子，你既然是孤兒，是誰養大你的？」

易高原道：「家師曾謂，他在山上拾到我，當時我尚在襁褓中！」

「那麼，你的姓名是你師父替你起的了？」

易高原點點頭，反問：「林樂水既然自小被你撫養成人，爲何不跟你姓賀？」

賀甲含笑道：「老朽正有一事不明要問你，你且等一等，待老夫拿出一件東西給你看！」說罷推席而起，向內走去。

不一刻，賀甲便拿了一個木盒出來，重新坐下，又把油燈剔亮，打開木盒，只見裏面放着半爿玉珮，他伸手拾了出來，放在燈下，只見玉珮上面刻了一個木字，但一看又知這只是半個字。

「這玉珮當時佩在水兒身上，老朽跟弟弟們商量過後，認爲這是個林字，此亦料是水兒的姓！」賀甲目光一及，只見易高原臉色大變，不由問道：「易侄子，你的姓又是怎樣得來的？」

易高原一言不發，伸手解開山羊袍子，再解開外衣扣子，只見他胸前掛着一塊玉珮。

賀甲神情激動，顫聲道：「這玉珮也是自幼便佩在你身上？」

易高原點點頭，解去玉珮，放在燈下，只見上面刻着一個易字。

賀甲雙手發顫，把兩爿玉珮合在一起，便形成一塊完整的玉珮，他不由叫了起來，「老三，咱們都錯了，原來水兒不姓林，是姓楊！」

不錯，木與易合起來便成楊字，賀丙也激動地道：「錯不了，易壯士便是水兒的弟弟！上天保佑，終於咱們找到他的親人，可惜易壯士來遲了一步！」

賀乙道：「當時令尊與令堂必是遇到什麼厲害的仇家，決定分頭逃跑，所以把這玉珮分成兩爿，讓你們兄弟，各人帶着半爿。」

易高原道：「二叔說得不錯，情況料是如此，家師曾說當年我身邊躺着一具女屍，那人料是我娘！」

賀戊道：「你哥哥被大哥拾來，因本村近水，是故叫樂水，你在山上被拾，叫高原，眞是個巧合！」

易高原手掌在桌上一拍，咬牙說道：「不知我父母是被誰害死的，這仇不能不報！」

「易侄子，啊不，楊侄子，事隔這許多年，到那裏去調查？」

楊高原問道：「不知先父是否有什麼遺物？」

賀甲道：「令尊只遺下一柄刀及一本刀譜，一直由水兒收藏着，老二，你把這兩件東西拿來給楊侄子看看！」

楊高原謝了一聲，賀乙應聲而去，賀甲續道：「水兒去年本欲與鄰村的一個姑娘成親，奈何她父親患急病死了，喪服未滿，所以才未成親！」

不久，賀乙取了一柄沒鞘的刀來，另外尚有一本厚厚的小冊子。楊高原掀了幾頁，見字體甚是潦草，細看一下，確實是一本刀譜，但路子甚是奇怪，楊高原無心研究，闔上刀譜，拿刀來看。

那刀煉製極精，經過二十多年，仍極鋒利，一點銹斑都不見，楊高原仔細看了一番，發現刀鍔上鑄着一個蝦字的古篆，卻不知是什麼意思。

半晌，楊高原問道：「大叔，家兄是否有學過武？」

一個青年道：「水哥的武功是本村第一！」

楊高原見他與賀丁有幾分相像，料是賀丁的小兒子，便問道：「他學的是刀法嗎？」

賀丁道：「不是，他學的是劍法！跟他未來岳父學的！」

賀甲接口道：「他未婚妻是他師妹！」

「他既有這本刀譜，爲何不學家傳刀法，卻去學別家的劍法？」

那青年叫賀七龍，又插腔道：「水哥本來是要學這刀譜上的武功，但他說練來練去總練不成，便不學了，後來他因路見不平，跟人打了起來，被人打得遍體鱗傷，他師父抱他回家治療，後來又收他做徒弟！」

「他師父又叫什麼名字？」

「風啓光！風師傅好生厲害，有一次有夥強盜到隣村搶刼，近百人被洗刼一空，只有風師傅一家安然無損，聽說還有好幾個強盜折在他手下哩！」

楊高原又問道：「大叔，家兄又是怎樣遇溺的？這時候湖上已結冰，他還去打魚麼？」

「不是去打魚，他是到湖上玩耍，不料冰裂跌了下去，咱們得了消息趕去……咳咳，你該知道湖上都結了冰？要救人可不容易！」賀七龍道：「但過了一陣，水

哥的屍體便自破洞處浮了上來，撈了上來巳沒呼吸了！」

楊高原眉頭一皺，道：「雖然跌落冰下，但他旣識水性，又學過武，要想浮上來，也並不是什麽難事，怎會溺斃？」

賀丁道：「咱們也覺得奇怪……也許水兒無意中得罪了水神，才會……」

楊高原問道：「他身上可有傷痕？」

賀甲道：「沒有傷痕！」

楊高原沉思了一下，道：「侄兒想去檢查一下屍體！」

賀氏兄弟互視一眼，賀丁道：「七龍，你拿盞燈籠，帶楊二哥去！」

賀七龍應了一聲，提起一盞風燈，帶楊高原出門，賀七龍問道：「楊二哥，你也學過武吧？一定很厲害的了！」

「我自小便學武！」楊高原眉宇間泛起傲然之色。「死傷在我刀下的人巳不知有多少人！」

賀七龍楞楞地問道：「你是忠的，還是奸的？啊，水哥是大大的好人，你是他弟弟，自然也是好人！」

楊高原嘴角升起一抹冷笑，心頭倏地一動，問道：「七龍，你學過武沒有？」

賀七龍忸怩地道：「學過幾年……我笨得很，學不好……是水哥敎我的！」

「還有誰學過武的？」

「水哥在前幾年敎了咱村十多個青年，說一來可以強身，二來也可防盜，可惜咱們都學不到他幾成。」

楊高原忽然說道：「你且打我一拳看看！」

賀七龍一呆，傻乎乎地道：「無端端的，我爲何要打你？」

楊高原眉頭一皺，冷冷地道：「我叫你打自然有道理！」

賀七龍道：「你又不是強盜，我不打你！」

「我要試一試你的功夫，你放心，儘管打來，嘿嘿，你以爲你一定可以打着我麽？」

賀七龍到底是少年心性，吃他一激，不由道：「你眞的不怕？好，咱便來試一試！」說着把燈籠掛在樹枝上。

忽然一棟磚屋內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七龍，你半夜要打誰？」

賀七龍精神一振，忙道：「揚波哥快出來！」

「你等等，我穿好衣服便來！」

楊高原問道：「這揚波是誰？」

「他也是跟水哥學武的，咱們這些師兄弟，數他學得最出色！」

楊高原微微一笑，道：「好，我便等他，讓你們兩個打一個！」

話音剛落，便見屋內奔出一個壯健如牛的漢子來，披着一件棉襖，也不扣鈕便問道：「七龍，你要打的便是他麽，他欺侮你？」

「不是不是，他是水哥的弟弟，他說要試試咱們的武功！」

楊高原道：「我看你倆都是不堪一擊，所以你們最好一齊上！」

那賀揚波氣得哇哇大叫，但一頓又道：「水哥是咱們師父，你是他弟弟，咱們不打你！」

楊高原冷笑一聲：「你們想打我也未必打得到，不信請試一試！」

賀揚波轉頭問道：「七龍，咱不想打也不行了，這一架便讓給我吧！」說罷捋起衣袖。

楊高原道：「兩個一齊上，快！」

賀揚波道：「七龍，你便也來吧！」奔前一步，一拳當胸擊出。

他雖然魯莽，但這一拳力沉氣穩，使來虎虎生風，可不是草包，不料楊高原輕輕一閃便閃開了，道：「我要眞打，有本事的便儘管施展吧！」

賀揚波道：「管你什麽眞打假打，再吃我一拳！」第二拳又再奔至，這次打的却是楊高原的面門。

楊高原雙脚一曲，縮身閃開，左拳抵出，擊向賀揚波的小腹，不料，賀揚波的左臂及時一格，把楊高原的拳頭格住。

與此同時，賀七龍也揮拳擊了過來。楊高原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右掌翻起，切在賀七龍的手臂上！

賀七龍大叫一聲，只覺楊高原的手掌如同鐵鑄的一般堅硬，手臂酸痛不巳，連忙後退！

賀揚波大喝一聲，踹起一腿蹴向楊高原的後腰。三人一來一往鬥了十多個回合，楊高原趁賀揚波一脚踢來，手臂一翻，在他脚跟上一托，賀揚波站立不穩，立即跌倒地上。他極是慓悍，翻身起來，還待再打，楊高原喝道：「別打啦，我且問你們，我大哥一個人可以對付你們幾個？」

賀揚波道：「他一個起碼也可敵得住咱們四五個，比你還厲害！」

楊高原微微一笑，心中忖道：「這些人是大哥的徒弟，他一個敵四五個並不難，看來大哥的武功在江湖上最多只屬二流而巳！」

賀七龍道：「揚波哥，咱們要去水神廟，你去不去？」

「去幹什麽？」話剛出口，賀揚波又道：「去便去吧！」

三人快步而行，不久便到了湖邊，只見那裏有座廟宇，賀七龍道：「到了。」

水神廟

三人走到水神廟前，楊高原見廟宇建築年期雖巳不短，但最近不久顯然曾經重修過，看來甚是整齊乾淨。

賀揚波伸手敲起門來，可是過了好一陣，廟門仍不開，楊高原伸掌一推，大門顯然被人上了門，賀七龍道：「聾老頭睡着了，可叫不醒他！」

楊高原道：「你們兩人先在此等一等。」他走下台階，振衣越牆而入，不久廟門便打開了。賀揚波佩服地道：「楊二哥，這次我眞服了你啦，林大哥他似乎沒跳得你那麽高！」

楊高原淡淡一笑，三人入廟，先是一座天井，中間放着一座大石鼎，過了天井便是供放水神的廟殿，幔帳新淨，神案的金漆閃閃生輝。

「棺材放在那裏？」

賀七龍道：「在後面！」提着燈在前引路，穿過暗廊，後面又是座天井，左右及後面却蓋着雨簷，簷下堆放着無數的棺材。

賀七龍似乎有點害怕，下意識地緊一緊衣襟。後堂那裏較深，正中放着一個靈堂，旁邊放着一具漆黑的大棺材，楊高原認得那便是未曾謀面的哥哥臥躺之所。

楊高原問道：「這許多棺材都是誰放的？」

賀揚波道：「棺內的屍體都是本村漁夫在湖内撈起的，料是住在遠處的漁夫兄弟，遇風浪而溺於湖中，被水冲來咱們這裏，因爲沒人認領，所以停放在這裏！」

「怎不安葬？」

「生怕以後有人來認領。」賀七龍道：「如過得一年半載，屍體腐爛不能辨認，便會替他們安葬！」

三人走到後堂，見靈堂上的靈牌刻的是楊樂水（現在應該是姓楊）的名字，香案上尚奉着一盤白包子，楊樂水的棺材便放在兩張板櫈上，神枱兩旁各立着一尊紙人，紙人「臉」上赤紅色的油紙，在燈光下閃着詭異的光。

神枱上有座銅製的香爐，爐邊有燭台，燭台上的白蠟還餘一半。楊高原自賀七龍手中接過香燭，就燈點燃，當他拔掉燭台上的白蠟時，却發現一件事：燭上尚有餘溫！證明白燭才熄去不久。

他無暇多思，把香燭插上，跪下禱告一番。賀七龍低頭把風燈吹熄，就在此刻，遠處傳來一陣「哎呀」之聲，接着一陣陰森冰冷的風吹了過來，白蠟倏地熄滅！

這陣風吹得人毛管直豎，背脊凉颼颼的，賀揚波與賀七龍同時向對方靠去。楊高原忽然大喝一聲：「讓開！」

緊接着靈堂上又傳來一陣怪响，賀七龍忍不住顫聲問道：「楊二哥……什麽事……」他牙關發抖，是以這幾個字雖然簡單，却花了好一段時間才說畢。

火光再起，只見楊高原一手執刀，一手舉着火摺子，只見地上躺着一隻斷爲兩截的老鼠。「沒什麽事，不用怕！」目光却向橫樑瞄去，當他確定無人，這才把刀收起。

當他目光瞥及棺材，心頭忽地一跳，他記得當時棺材抬回來前，棺蓋巳重新釘牢，但此刻却有兩顆釘子突了起來，他心念一轉，問道：「這廟有沒有人看守？」

賀七龍道：「有一個又聾又啞的老頭看守，咱們都叫他聾老頭。」

「這人多大年紀？」

「大概有六七十了吧！是個外鄉來的老要飯，村長可憐他，所以給他一個閑職，每月幾吊錢。」賀揚波道：「他就住在廂房內！」

楊高原略一沉吟。「帶我去看看！」

三人重新來至暗廊上，賀七龍指着一扇房門道：「他就睡在裏面！」

楊高原把火摺子湊近紙窗，用食指挖開一個小洞，湊前望去，只見床帳低垂，床上似乎睡着一個人，楊高原心頭疑念頓起：「聾老頭旣然在睡覺，那麽棺材是誰撬的？」他忽覺這水神廟似乎蘊藏了莫大的秘密與殺機，於是立即道：「七龍、揚波，你們兩個立即回家！」

賀七龍道：「那麽你呢？」

「我在此陪哥哥，明早才去你家！」

賀七龍與賀揚波早巳巴不得可以早點離開這鬼地方，便提了燈回去了。

楊高原舉着火摺子重新返回靈堂，又把白蠟點燃，收起火摺子，抽出寶刀，撬動棺蓋，「勒勒」聲中，木釘一顆顆跳了上來，正想搬開棺蓋，忽聞外面有個脚步聲傳來！

楊高原轉頭吹熄白蠟，脚尖一點，如貍貓般倒射而出。

北風自天井上打下來，在簷下嗚嗚亂响，吹得那一疊疊的棺材左搖右幌，楊高原目光一瞥，黑暗中似覺有一疊棺材安然不動，他吸了一口氣，向東廂走去。

那些棺材一疊疊的，中間有不少空隙，若有人藏在其中，可不容易發現。

楊高原目光灼灼，在東廂走了一回，找不到人，便決定跟對方耗上，於是閉住呼吸，同時運起「天耳通」，凝神靜聽。

四下裏靜悄悄，不見人影，只有急風不斷在屋瓦下打着唿哨，凄厲而尖銳。

驀地，楊高原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呼吸聲，他立即向一疊棺材飛去！脚尖一點，飛身躍起，左手寶刀閃電般向最高那具棺材砍去！

寶刀尚未砍及棺材，那棺材忽然一幌，自動跌了下來。

那棺材跌落地上，「砰」的一聲，發出一聲巨响，棺蓋應聲彈起，自內滾出一個怪人來！

黑暗之中，看不清那人的模樣，只見他散髮飛揚，身子又高又瘦，如同一根竹竿般，他自地上一滾，立即爬了上來，雙手十指如鈎，向楊高原撲去，口中「荷荷荷」的怪叫着。

楊高原身子未落地，見他來得勢兇，凌空擰腰，寶刀一挽，反往對方頭頂劈落。這一刀疾如閃電，可是那怪人忽然如殭屍般，直挺挺地仰天摔倒地上！

楊高原一怔，脚尖落地，微一發力，標前幾步，身子一彎，寶刀再度劈出！

怪人在地上一滾，雙手十指望楊高原雙脚抓去！

楊高原躍高幾丈避過，身子再次落下，寶刀挾風往怪人胸腹砍去！

怪人幾番掙扎，都未能直起身來，他連閃七刀之後，巳至一疊棺材之後，左手倏地在底下那具棺材上一拍，只聽「蓬」的一聲，那疊棺材如同葫蘆般滾了下來。

棺材跌落撞及旁邊的，連帶把之撞了下來，刹那間，只聞「蓬蓬」之聲不絕於耳，楊高原忙不迭向後倒退！

棺材落地，只是薄板的立即裂開，一時間，中人欲嘔的臭氣盈空，楊高原忍不住再向後一退，背倚石鼎。

過了好一陣，一切才靜止下來，那怪人却巳不知去向。楊高原喝道：「有種的便出來跟在下見個高低！」

喝了幾遍，都不聞有回音，楊高原吸了一口氣，再閉住呼吸，緩緩走前，寶刀護在胸前，用脚踢開棺材，他一連踢開三四具棺材，才發現地下倒着一人，依稀便是那個怪人。

楊高原取出火摺子，迎面幌着，火光下，但見那怪人血流披面，倒臥地上，不能動彈。他心頭忖道：「莫非他讓棺材壓死？」心念一動，伸手一探鼻息，巳沒有呼吸。

他在江湖混過不少日子，死傷在他手

下的人不在少數，無意中害死一個聾啞老人，也不放在心上，轉身向靈堂走去。

他目光不期然望向那具棺材，只見棺蓋已放落在地上，他立即吸氣標前，目光落下，只見大哥楊樂水的屍體仍好好地躺在棺內，他心頭不由一震：「此處除了聾老頭之外，莫非尚有其他人？」

心念一動，立即在靈堂內走動起來，却又找不到人。楊高原尋思道：「假使剛才有人來過，他開棺幹什麼？屍體爲何又不見移動過？」

他心中充滿疑團，忍不住再走到棺前觀看，楊樂水的屍體果然絲毫沒有異狀，正在沉吟間，忽又聞外面又傳來一陣脚步聲，聽聲音不止一人！

楊高原不及細想，連忙吹熄火摺子，抽刀飛了出去，匿在石鼎之後。

不久，脚步聲已近，燈光映在地上，拖着幾道黑影。

「楊二哥，楊二哥！」

楊高原認出是賀七龍的叫聲，自石鼎後長身而起，原來來的不止賀七龍與賀揚波，尚有賀甲、賀乙及賀丙三人。

「你們來幹什麼？」

賀甲道：「老朽放心不下，過來看一下，半路遇到七龍，便一齊過來。」

賀乙問道：「侄子，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怎地亂成這個樣子？咦，那不是聾老頭麼？」

楊高原簡略地把經過述了一遍，賀氏兄弟對楊高原此舉甚是不悅，他們都是耿直的漢子，喜怒形於色，楊高原那有看不出之理？冷笑一聲，道：「你們不必替這老頭難過，這人就算是啞巴，也不是聾子！而且他還有一身武功，絕非平常人！」

話音一落，他忽然升起一個問題：「這聾老頭既然不是平常人，他爲何會閃避不開棺材的撞擊？」心頭再一動，又發現了一個疑點：「他若沒有把握閃避，又怎會冒險去推動棺材？」

想到此，他立即搶過賀七龍手上的燈籠，走至聾老頭身前，仔細觀察起來，他忽然在聾老頭的雙眼找到一點徵兆，他的目光充滿驚怒以及難信之色。

楊高原連忙把他屍體翻了過來，背後不見有異狀，他略一尋思，便把聾老頭的上衣解開。

就在此刻，靈堂那邊又傳來一陣怪响，楊高原大喝一聲：「誰？」身子如貍貓般倒飛，目光一倏，但見楊樂水的棺材已倒在地上，而靈堂旁的紙人却無風自動，搖個不停！

楊高原再一個起落，已至靈堂前，手腕一翻，手中寶刀一捲，那紙人已自中裂成兩爿，向兩旁倒下，雖然如此，紙人並無異狀！

賀氏兄弟奔了過來，問道：「什麼事侄子？」

「剛才一定有人來過！」

「有人來此？」賀甲道：「這裏是停屍之所，有人來此幹什麼？也許是風，侄子不必自己嚇自己！」

「侄兒才不會自己嚇自己，若非有人來過，棺材怎會倒地？也許來的便是害死我大哥的人！」

賀七龍道：「楊大哥被人害死的？」

賀甲道：「就算是，他早已得手，還來做什麼？」

楊高原回心一想，不由語塞，半晌問道：「此地除了那廂房之外，尚有其他暗室否？」

賀揚波道：「有！就在這裏！」說罷走至另一邊，推開紙人，伸手在牆上撫了一陣，便見牆上彈開一扇小門來。

楊高原提燈走了過去，只見那暗室淺而寬，裏面堆放了一些雜物，楊高原把燈伸了進去，燈光照耀下，立即發現一扇窗子洞開着，他心頭一跳，快步閃了進去，走至窗前，舉燈一照，只見外面一片漆黑，東一堆大石，西一堆垃圾，視野模糊，看不到什麼。

楊高原却肯定剛才必然有人自此遁走，而這人必與撬開楊樂水的棺蓋有關，心念一轉，立道：「你們在這裏等我，不要亂跑。」身子自窗子鑽了出去。

一陣寒風撲來，楊高原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却毫無畏懼之色，提燈往一叢岩石走去。

石後無人，楊高原仍不心息，向第二堆、第三堆亂石走去。不知不覺離水神廟越來越遠，此處地勢開闊，旁邊有一叢松樹，他暗哼一聲，心想那人若非已經遠遁，便必匿在樹林中，於是又向松林走去。

說時遲，那時快，楊高原忽覺風聲有異，立即揮刀護住頭臉，「噗」的一聲，手上的燈不知被什麼東西擊中，燈光倏地熄滅。

與此同時，背後傳來一個兵刄劈空之聲，楊高原拋掉風燈，一個風車大轉身，寶刀閃電一劈。

「嚐！」寶刀格開一件兵器，尚未待楊高原來得及反攻，脅下又有風聲襲到。

這次他不敢托大，立即向後一跳，由於燈光驟失，他雙眼一時間未能適應，黑黝黝的看不到偷襲他的人，長得如何，甚至連男女亦不能分辨。

那人武功顯然甚是了得，楊高原剛一退，便又撲前展開凌厲的攻勢。

楊高原不及細想，只得自保，寶刀揮舞在身前洒下一道嚴密的刀網，只聞一片「叮叮噹噹」的金鐵交鳴聲，雙方一眨眼間已交了二十一招。

楊高原小時候是喝狼奶長大的，素來慓悍驍勇，但此刻因完全看不到對方，心頭生了一股寒意，大聲叫道：「快拿一盞風燈過來。」

那人攻勢更急，招招指向楊高原的要害，楊高原直到此刻才能看到一團黑影，料那人必是身穿黑色的夜行衣，並以黑布幪面。

又過十多招，楊高原雙眼已逐漸能够適應黑暗，自對方苗條的身形上，看出對方是個女人，手提一對長劍，可惜看不到面孔。

「原來是個雌兒！」楊高原吸了一口氣，奮力反攻三刀。

這三刀，一刀快過一刀，但那女子雙劍齊揮，一一把其擋開。

楊高原三刀過後又是三刀，他師門的刀法素以快狠見稱武林，此刻傾力而發，當眞疾如奔雷閃電。

可是這三刀仍爲對方擋開，楊高原喝

道：「再吃我三刀！」

話音剛落，忽聞背後風聲急响，他暗暗吃一驚，不及細想，立即向旁掠去。

身子剛一動，風聲又响，楊高原撲落地上，滾打起來，手上寶刀不斷揮舞，幸保平安。待得他站了起來，已失去那女子的踪影，他大聲咆哮道：「有種的便光明正大與少爺再戰一場吧。」

可惜荒郊上一片寂靜，剛才那兩人（一個在背後發射暗器）已不知去向，楊高原無可奈何，只得重返水神廟。

一入廟，只見賀氏兄弟及賀七龍等人縮在廟殿，跪在神像前，不斷禱告，楊高原問道：「這裏可曾發生過什麼事？」

賀甲搖搖頭，反問：「侄子，你剛才跟誰打鬥？」

楊高原輕哼一聲，走到後堂，目光一掠，忽然發現老頭的屍體已被人移動過，本來是仰天，如今却是伏地而臥，後背衣裳染滿血跡。

楊高原忙叫賀甲提燈過來，用刀割開聾老頭的衣服，只見他後背血肉模糊，可是當他再仔細觀察下去，又發現另一個疑點，傷口入肉極淺，只少了一片皮肉。

楊高原把聾老頭的屍體翻了過來，只見他胸膛上有幾道縱橫交錯的刀疤，但一望而知這些刀疤是很久之前留下來的，他輕哼一聲，道：「現在你們都該相信了吧？這人根本不是個尋常的老人，否則這一身傷痕，從何而來？」

賀甲等人自然無話可說，楊高原直起身來，再至靈堂，但見楊樂水的屍體已自棺內滾了出來，乍看似乎沒甚異狀，但仔細一瞧，便發覺他左脚鞋子隱隱有血跡。

楊高原心頭一跳，走前幾步，把楊樂水的鞋子脫下，只見脚板上血肉模糊，也是少了一塊皮肉。這刹那，楊高原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爲何有人要割去楊樂水及聾老頭屍體上的一塊皮肉？

假如說楊樂水屍體藏着有什麼秘密，但他已死了好幾天，爲何他們不早來取，却在此時才來？而事實上，假如他今日不是湊巧趕到，使楊樂水突然「出血」，楊樂水早已安葬了。

還有，這是一件什麼秘密？是否與自己的父母被殺有關？

他尋思了一陣，判斷楊樂水脚底的肌肉是在自己與聾老頭打鬥時被割下的，而聾老頭後背肌膚被割，則是在自己離開水神廟後才發生的。

心念至此，立即問道：「剛才可曾有人進來過？」

賀揚波道：「一個也沒有！」

「既然一個也沒有，那聾老頭的後背怎會被人割去一塊肉？」

衆人臉臉相覷，不發一言，楊高原又問：「大叔，家兄死了幾天？」

「已死了六七日了。」

楊高原心更加難明，直覺上覺得這座湖豐村絕不如表面上的平靜，聾老頭的武功分明不錯，他蟄居在此漁村，委身作廟祝，到底有何用意？

剛才偷襲自己的那個女子又是誰？爲何要殺自己？這一的謎，他都没法解開。

良久，賀甲才道：「侄子，天快亮了，咱們還是把水兒的屍體收拾一下吧。」

楊高原嘆了一口氣，把棺材放在原位，再將楊樂水的屍體放回棺內，然後重新把釘子釘上。

弄好這一切，衆人便相繼走出水神廟，向賀甲家走去，到了賀揚波家門口，賀揚波先告辭回家了，就在此刻，楊高原又醒起一事，忙道：「你們先回家吧，我到湖邊看一下！」

賀甲道：「天亮了才去吧！」

楊高原道：「不，天亮之後才去，可能已太遲了！您放心，我不會有事的。」

賀甲道：「那麼你小心保重了，早點回來吧，免得咱們懸念！」

楊高原又道：「且慢，七龍，把燈籠借我一用。」但回心一想，又怕他們在路上遇襲，改口道：「侄子先送你們回家去吧！」

他送他們到家門後，立即接過風燈，往來路奔去，一口氣奔至剛才被襲的地方，舉着燈籠在地上找尋起來。

湖邊土地佈滿魚骨砂石，却找不到有什麼金屬物件，楊高原又奇怪了？剛才明明有人用暗器偷襲自己，前後兩次，爲何不見有痕跡留下？

他幾疑在夢中，不過他有個牛脾氣，不管三七二十一，再仔細找尋起來，直至天際出現一絲魚肚白，才死了心，心想對方一定是在他離開之後，重新回來，把暗器檢去，但如此一來，更使人覺得這些事更加充滿了神秘。

他直起身來，吹熄風燈，望着結成冰塊的湖面發了一陣怔，百感交集。

他本知自己是個孤兒，一直以來找尋自己的親人，一找幾年，已然息了此念，不想此次出關赴約，却在無意中找到自己的哥哥，可惜哥哥已死，接着又發生這一連串的怪事。

他並不是一個很仔細的人，平日做事但求爽快，最怕打啞謎，若在平時他一定一走了之，可是這些事偏偏發生在他死去的哥哥的身上，更可能這些事與他的身世有關，這就不由得他不用心推敲及找尋根由了。

天色已大亮，楊高原在附近再找了一遍，依然一無所發，又恐賀氏兄弟懸掛，只得邁步離開。

青衣文士

楊高原回到賀家，賀氏兄弟果然尚未就寢，臉上都有担憂之色，直至見到他回來才舒了一口氣。

「侄子，你眞的認爲令兄是被人殺死的？」

楊高原斬釘截鐵道：「必是如此。」

賀甲皺眉道：「但據老朽所知，水兒對人一向和善，又没什麼仇家，怎會有人要害他？」

楊高原道：「我剛來更加不明……也許那人是殺死先父母的人也未定。」

賀甲點點頭，道：「這就有點可能了，你準備何時安葬令兄？咳咳，你未來之前，一切自然由我決定，如今當然要聽你的主意。」

楊高原沉吟道：「下午吧。」

賀丁道：「七龍，你帶楊二哥到你楊

大哥以前住的那間房歇息吧。」

楊高原也不客氣，跟着賀七龍走向內堂。賀家由於人丁衆多，房子甚大，前後三進都住滿了人。賀七龍帶楊高原到一間廂房便退出。

楊高原在房內略看幾眼，便上床盤膝調息起來。

× × ×

早餐吃過後，楊高原問賀甲附近有沒有吹打的班子，賀甲道：「不是沒有，都讓隣村的張財主包去了。」

「張財主家內也有死了人？」

賀甲笑道：「不是，他做六十大壽，把附近幾班吹打的全包去，一共三天。」

楊高原道：「既然如此便算了，啊，對啦，大叔，小侄還未問您，家兄的未婚妻在家兄死後，有否來過？」

「她倆母女剛好去鹿道探親未回，老朽又不知道地址，無法通知她，否則便等她們回來看過再說。」

「對啊，我那未過門的嫂嫂叫什麼名字？」

「她爹姓風，大名啓光，她娘姓宋，村人却稱她三娘，她小名小小。」

「風啓光，宋三娘，風小小……」楊高原輕輕唸了幾遍，覺得這名字甚是陌生。

賀丁問道：「二侄子，現在還等不等她母女來了才安葬？」

楊高原道：「也不知道她們何時才回來，不等啦，我還有事要辦。嗯，今日是臘月幾號？」

「臘月廿六日。」

賀甲醒起一事來。「侄子，你這次爲何由關內迢迢千里來至關外？」

「我師門有個仇人，咱們相約在樺樹林城外決鬥。」

賀甲微吃一驚，道：「什麼事要兵刃相見？」

楊高原嘆了一口氣。「江湖上的事，說了你們也不明白，無論這一戰如何凶險，我都不得不去，否則將來便別想在江湖上立足了。」

「什麼日子？」

楊高原目光一凝，語氣沉重地道：「大除夕夜……」

賀氏兄弟都是一怔，忍不住齊聲問道：「爲何偏還在大除夕？」

楊高原哈哈一笑。「敗了的，便不用準備過新年了，這有何不好？」他笑聲雖響，却沒一絲歡悅之色。

賀甲吸了一口氣，誠懇地道：「侄子，我跟你雖然是初次認識，但有水兒的這層關係，算來咱們也不是外人，老朽想問你一句話，希望你能老實告訴咱們。」

楊高原微微一怔。「大叔，什麼事你且說來聽聽。」

「那人武功如何？你有幾分勝算？」

楊高原目光一凝，道：「那人小侄根本未曾見過，不過估計他武功也不會差到那裏去。」一頓，忽然神采飛揚地道：「大叔放心，就算那小子武功高強，也吃不下小侄，不是小侄吹噓，小侄出道五年，從未逢敵手。」

賀甲噓了一口氣，點點頭道：「這樣才好，你們楊家才剩下你這條根，你得小心，千萬莫大意……啊，對啦，你成親了沒有？」

楊高原臉上一熱，道：「小侄一事無成，怎敢動此念頭？」

賀甲沉下臉來，道：「你們兩兄弟口氣都是一樣，難道成親的人，他們都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不行？」

楊高原連忙岔開話題，道：「大叔，如今小侄還不知道過不過得新年，這件事將來再說，嗯，家兄的墓地在何處？」

「距離昨日咱們見面之處不過是半里多。」

說話間，賀家的媳婦們已經把午飯端了上來，衆人入席，吃了一陣，一個漢子走了進來，輕輕在賀甲耳邊說了幾句話，賀甲忙道：「趕快打開大門！」又轉頭對楊高原說道：「侄子，你未過門的嫂嫂來了。」

楊高原微感一怔，隨即站直起來，賀甲道：「都跟老漢出去迎接！」

大門巳打開，只見門外立着兩個女子，大的四十未到，小的雙十年華，都是身穿素服，頭插白花，不施脂粉。

賀甲道：「不知親家大駕光臨，請恕失迎之罪！」

宋三娘施了一禮，道：「親家太客氣了，妾身剛回家，聞得隣居……是以連忙趕來了。」

風小小雙眼紅腫，嗚咽地問道：「大伯伯，樂水他到底……是不是眞的？」

賀甲嘆了一口氣，道：「眞是上天無眼，啊！親家，待老朽來介紹，這位是水兒的親弟弟！」

楊高原抱拳行禮，道：「楊高原拜見伯母！」

宋三娘目光一閃，臉上滿是疑惑之色，上下看了楊高原一眼，半晌才道：「水兒有個弟弟，怎地從未聽他提過？」

楊高原見她目光凌厲，心中尋思道：「這女人一身武功不能小覰，不知那未過門的嫂嫂武功又如何？」

賀甲又嘆了一口氣。「此事說來話長，兩位尚未吃飯，請進來再說如何？」

宋三娘甚是大方，道：「正想叨擾親家一頓飯！」

「客氣，請進。」

衆人回廳，依次坐下，賀家媳婦連忙換上幾碟菜，擺上碗筷，宋三娘扒了幾口飯，便道：「親家，請恕咱們學武的人，爽快慣了，妾身再問一句，水兒的事是眞是假，請親家說個明白，好教咱們母女安心！」

賀甲放下竹筷，又嘆了一口氣，這才簡單地把楊樂水在湖上玩耍，冰塊裂開不慎落水溺斃一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接着又把巧遇楊高原的事說了一遍。

宋三娘道：「這樣說來，水兒是姓楊，不姓林了。」

楊高原把玉珮取出來，道：「有此爲證，晚輩在此之前則以爲自己是姓易。」

「楊侄子，你對你家的情況可知一二嗎？」

楊高原搖搖頭。「一無所知，晚輩也是直至昨日才知道尚有一位兄長！」

風小小早巳哭得像個淚人兒，賀甲連忙安慰她，風小小投入宋三娘懷中，哭道：「娘，女兒當眞命苦……」

宋三娘陪她洒了幾滴淚，道：「傻丫頭，人死不能復生，你要保重……」

賀乙忙道：「飯凉了，兩位還是快說吧。」

風小小道：「水哥的是靈位在那裏，姪女先去上柱香……」

賀丁快口道：「靈柩尚停放在水神廟內，打算下午才安葬！」

宋三娘道：「我母女巳無心吃飯，現在就去水神廟……」

楊高原道：「不行，吃了再走。」

風小小抬頭望了他一眼，目光頗有不悅之色。

楊高原道：「因爲家兄死得甚是蹊蹺，兩位不吃飯，晚輩不敢跟你商量。」

宋三娘目光一亮，急問：「楊侄子，你發現什麼奇怪的事？」

「請伯母跟嫂嫂……姑娘吃了再說，到了水神廟，晚輩自會詳細告訴您！」

宋三娘又盯了他一眼，忖道：「這孩子比水兒還沉得住氣。」當下道：「丫頭聽見沒有？快吃。」

楊高原悠悠地道：「也許不久還有一場血戰也未定！」

風小小嬌軀一震，舉袖拭去淚珠，果然繼續吃飯。飯後衆人準備了一切應用之物，便相偕出門。

半路上，宋三娘便忍不住問起楊高原了，楊高原便把昨夜發生之事原原本本詳述一次。「伯母在此巳居住了多少年？」

「十年有多啦，賢侄問此何意？」

「不知伯母知否附近有那一個女子是使雙劍的，而且武功高強。」楊高原說此話時，目光灼灼地望着宋三娘。

宋三娘心頭一懍，忖道：「他不是懷疑我母女吧？咦，這孩子好深湛的功夫，而且好重的殺氣。只怕連老娘也不及他！」當下略作沉吟，道：「不瞞賢侄，這附近雖都是些漁民，表面上風平浪靜，都是些老實人，其實却是個藏龍臥虎之地！單只鄰村的張財主，家內便有不少能人！」

「哦？」楊高原目光一亮，心念電轉，他的確懷疑昨夜偷襲自己的是這對母女，一個用劍明襲，一個用暗器暗襲，又怕自己檢到暗器，偵破她倆的奸計，所以事後又把暗器檢回去，消滅證據。

這念頭在他心中迅速轉了一遍，忙道：「伯母是有感而發，還是另有證據？」

宋三娘冷冷地道：「我不懂得什麼有感而發，什麼證據，總之去年外子之死，並非因患病！」

楊高原心頭又是一跳，脫口道：「不是說伯父是死於急病麼？」

宋三娘淡淡地道：「鄉愚頗多，說了反而要嚇壞人！」

「哦！那麼伯父是因何而歿的？被人殺死？」

宋三娘模稜兩可地道：「也可以這樣說！」

風小小跟在他倆後面，不發一言，只輕聲抽泣。楊高原偷眼瞧了她一眼，忖道：「宋三娘爽朗明快，不似奸險之輩，嫂嫂舉止端莊，也不是水性楊花，見異思遷之人……大哥不會是被她們害死的吧，但昨夜那兩個偷襲我的人，又是誰？」想至此，心中一片凌亂，甚難斷定這對母女是好是壞。

說話間巳至水神廟外，楊高原左手落在刀柄上，大步走前，道：「大叔，讓小侄先進！」

廟門半掩，楊高原伸出一脚，輕輕把它踢開，走了進去。廟殿內不見一人，一切依舊，他放了心，揮手示意賀甲等人跟進。

穿過暗廊，便至那停放棺材的天井，靈堂一切依舊，楊樂水的棺蓋亦蓋得密密的，似乎今早沒人來過。

到了靈堂前，風小小便忍不住撲前伏在棺上痛哭起來，賀甲立即焚香點燭，靈堂內烟霧裊裊。

宋三娘待女兒哭了一陣，才道：「丫頭，過來靈前焚香吧！」

風小小在賀家媳婦的攙扶下，走了過來，跪在地上，只是泣啜，良久都說不出一句話來，楊高原見她對自己兄長之死眞情流露，疑心消失了不少。

好不容易才等風小小禱告完畢，衆人扶她上來，賀甲吩咐侄子孫兒準備抬棺，就在此刻，賀七龍忽然叫道：「爹，那韓老頭的屍體不見了。」

楊高原心頭一跳，連忙走了過去，果然地上巳沒有了韓老頭的屍體，忙道：「快找一找。」

賀家等人都有點奇怪，不知他放着正事不幹，却去關心那韓老頭做什麼，是以都站着不動，反而宋三娘走了過去，問道：「賢侄，韓老頭有何値得你找？」

「此人一身武功頗不俗，晚輩懷疑他匿在此處，另有目的。」

「哦！」宋三娘臉色一變，道：「那就該找一找！」

「不錯，因爲他屍體後背上少了一塊皮肉，而家兄則是在脚底。」

風小小聽了也立即跑了過來，賀家衆人也只得走過去帮忙，把棺材重新疊好，把裂開的棺材都檢查過，却始終找不到韓老頭的屍體。

宋三娘道：「看來是他的同黨把他的屍體搬走了。」

風小小道：「娘，人巳死了，他們害怕什麼？」

「害怕咱們認出韓老頭的眞實身份。」宋三娘忽然醒起一事，「賢侄，對方爲何要割掉韓老頭後背的一塊皮肉？」

楊高原苦笑一聲：「我也想不通。」

賀甲道：「既然如此，咱們便把水兒葬了再說吧，免得夜長夢多！」

衆人自無異議，於是賀七龍等青壯漢子又把棺材扛了起來，一行人默默跟在棺材之後，依然沒有吹打，也不風光，但送喪的人却比昨日多了好幾個。

雪霽風止，但郊野上仍是積雪處處，抬棺材的漢子雙脚踩在雪上，都深深陷了進去。

人龍走得甚慢，但終於來到墓地，幾棵光禿禿的不知名枯樹立在旁邊，樹上棲着幾隻烏鴉，蜷縮在樹上，側着頭，瞪着眼望着殯客。

賀甲着七龍放下棺材，對樹上的烏鴉甚是顧忌，道：「青木，把那幾隻烏鴉兒趕掉！」

賀乙的二子青木，抓起幾團雪，向那

烏鴉拋去，那幾隻烏鴉「呱呱」一叫，振翅高飛。

鴉叫聲聽在衆人的耳中，不知爲何都是心頭一驚，生似又有什麽事將發生般。

賀甲搓着雙手，道：「時辰差不多了，掘地吧！」

賀家的青壯漢子立即擧起鐵耙鋤頭，掘起地來，不一刻地上巳多了一個土穴。

賀甲又叫人焚香，然後又把棺材舁落土穴，就在此刻，忽然有人問道：「你們在埋葬什麽？」

青木轉頭一望，不時何時，來了一個身着青袍的三十多歲文士，負手立在旁邊，不由惱道：「葬的當然是死人，這還用問！」

楊高原與宋三娘心頭同時一懍，均忖道：「這人是何時來的，怎地沒人知道！」不由都轉頭望去，那文士一副文質彬彬的模樣，看來連縛鷄之力也沒有，心頭甚是疑惑。

那文士吃青木的奚落，並不生氣，反而哈哈笑道：「你說葬的是死人，那麽是男是女？」

賀七龍怒道：「站開一點，是男是女關你什麽事？」

那文士轉過身去，哈哈笑道：「區區只是順口問一問而巳，這時辰根本不宜葬人！」

楊高原立問：「那該葬什麽？」

「石頭！」青衣文士說罷揚長而去。

楊高原脚尖一點，攔在文士面前，說道：「閣下放了一頓屁，便想走了麽？」

青衣文士道：「君子動口不動手，你兇霸霸的做什麽？啊哈，還把手放在刀柄上，你是個青年，正値年輕力強之時，還會怕一個讀書人？」

楊高原見他態度從容，更加不敢怠慢，沉聲道：「斗胆請閣下把話說清楚。」

說話間，宋三娘母女也走過去，攔在青衣文士的背後，青衣文士哈哈一笑。「區區早巳把話說清楚了！」

楊高原道：「在下剛才聽不清楚，想請你再說一遍。」

青衣文士搖搖頭。「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聽不清楚便要殺人，眞是孺子不可教。」他忽然轉身面對風小小，道：「小姑娘，死者是你親人？」

風小小猶疑了一下終於點頭稱是。青衣文士搖頭嘆息道：「可惜你哭錯了！」

楊高原無名火起，「錚」的一聲，把寶刀抽了出來，厲聲道：「原來閣下是個有心人，說不定家兄是死在你手下的。」

青衣文士微微一怔，似欲發作，但又忍住，轉身問道：「閣下認爲棺材裏面，躺着的是令兄？」

楊高原冷冷地道：「當然，難道不是家兄，而是你不成？」

青衣文士臉色一變，口氣忽然一變。「區區不想跟你小孩子計較，你不妨開棺看看，假如棺內裝的不是磚石，區區便任你處置如何？」

楊高原一怔，遲疑地說道：「你不後悔？」

「區區一向言出如山，但假如不幸被區區猜中，那又如何？」

這次楊高原說不出話來了，因爲今早水神廟內沒人，讓人掉包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是以不敢答話。

宋三娘也看出青衣文士不是尋常人，當下忙打圓場，道：「尊駕假如猜對了，咱們無不感激！」

青文士哈哈一笑。「這豈非太便宜了？小伙子，區區敢用人頭担保，你又怕什麽？」

楊高原臉上一熱，退了一步，道：「在下並非怕死，只是尚要留下這有用之軀，辦一些事！」

「好，冲着你這句話，區區便放你一馬！不過你先別高興，假如區區猜中了，你可得依我一件事！」

「什麽事？」

「開了棺再說，你放心，區區對你是好意，並無歹意，絕不會叫你去死！」

楊高原臉色又是一變，道：「好，一言爲定！」言畢走至土穴前，道：「青木哥，煩你們再把棺材舁上來！」

青木與賀七龍等人把棺材舁了起來，楊高原把刀鋒嵌入棺蓋縫內，慢慢撬動。

「呱！」在天上盤旋的烏鴉凄叫一聲，重新棲在樹上。

風又起，地上積雪不斷飄舞着，棺蓋上的木釘一顆顆彈起來，衆人心頭都緊張得怦怦亂跳。釘終於拔淸，楊高原吸了一口氣，收了刀，雙手落，喝道：「起！」

「蓬」的一聲，棺蓋落地，把積雪激起半空。衆人一齊走前，目光一落，同時「啊」地驚呼起來。只見棺內舖了一捲白蔴市，上面放了好幾塊大石，由於白蔴布極長，波浪似的伏在棺底，是故搬動時，石頭不會相碰，也不易移動。

那青衣文士仍立在原地，直至此刻才冷冷地道：「區區可有打誑？」

楊飛原說不出話來，宋三娘問道：「原來閣下是個不露面的高人，請問尊駕如何知道？」

楊高原心頭一跳，忖道：「不錯，除非石頭是他放的，否則他又如何知道？」想到此，手掌又落在刀柄上。

青衣文士哈哈一笑。「區區擧凡星相、命理、堪輿，無一不精，若連這點也不知道，還有飯吃麽？」

楊高原走前一步，道：「閣下不嫌此話太過玄虛麽？」

「你要悔約麽？好，我老實告訴你，區區剛才是聽出來的！」

楊高原哈哈大笑，足足笑了一盞茶才停止。「聽什麽？聽死人的心跳聲？呼吸聲？」

青衣文士嘆了一口氣。淡淡地道：「不錯，想不到你還這般聰明！」

楊高原一怔，如同被人塞了一嘴臭泥，登時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好吧，我姓楊的素來爽快，要依你什麽條件，快說出來！不過假如讓我調查你是殺兄兇手，便不要怪我出手無情！」

青衣文士搖搖頭，道：「只怕你巳無機會了！區區要你答應的條件，十分簡單，便是現在立即回家，立春之前，不許踏出家門一步！」

「假如在下不依呢？」

「那就將步令兄的後塵，言盡於此，聽不聽由你！」青衣文士話音未落，身子

巳如離弦之箭般，射了出去。

楊高原心頭一怔，倏地，腦海內靈光一閃，大聲喝道：「你是逍遙門的人？站住！」

可是青衣文士幾個起落，身形只剩下一個黑影，衆人那裏見過這種情景，都張大了嘴，疑在夢中。

楊高原更是手脚冰凉，雄心盡失，他這次出關，便是要赴逍遙門弟子的生死鬥之約，假如此人是逍遙門的弟子，那麽這一仗巳不用打他巳輸了十成十了！」

又一個陌生人

天近晚，北風越來越猛，吹得郊野外的人們，雙眼難睜。

良久，楊高原才回過神來，目光一掠，才知道衆人都望着自己，他輕嘆一聲，道：「棺內裝的旣然是石頭，咱們抬回去吧！」

賀甲兩次爲義子出葬，料不到兩次都沒能葬成，當下招呼侄子侄孫，重新把棺材抬回去。

風聲嗚嗚，如訴似泣，衆人心頭沉重，同時比來時走得更慢，路上沒人發聲，看看將至湖豐村，宋三娘忽道：「親家，咱母女剛回來，年關在即，什麽也未準備，也該回去了！」

賀甲道：「你不到寒舍晚飯，明早再回去！」

宋三娘道：「多謝了，家內還有點事，親家，若有什麽新消息，請派人捎個口信！」

賀甲道：「這個自然！」

宋三娘轉頭望向楊高原，不想楊高原也望着她，她心頭微微一動，問道：「賢侄，剛才那青衣文士是逍遙門的弟子，你從提縱術上認出來的？」

楊高原臉上一熱，訕訕地道：「小侄胡猜而巳！」

宋三娘再問：「逍遙門這名好生陌生，是什麽來路？」

「他們向在關內活動……小侄也不甚了了。」

宋三娘見他故意語焉不詳，知道他有所顧忌，何况江湖上的禁忌本多，也不敢多問，拉着女兒回去。

賀家衆人再度前進，走了一陣，楊高原忽有所覺，轉頭向後一望，只見北風中一個落魄得像是乞丐的壯漢，瑟縮在一棵樹下，那漢子一張臉又青又黃，彷彿有病在身，楊高原也沒放在心上，依舊走路。

棺材依然抬到水神廟去，賀甲兄弟先回家，楊高原與賀青木、賀七龍等人在廟內草草搜了一下，找不到楊樂水的屍體，楊高原便叫他們先回家。

賀七龍見他武功高強，心底裏甚是佩服他，忙問：「楊二哥，你不回去？」

「不是，我想到外面看看，也許家兄的屍體被人拋在石堆內！」

賀七龍道：「那麽我陪你一齊去找一找！」

兩人出了水神廟，在廟後的岩石堆內搜查起來，那地方雜物雖多，就是沒有屍體，眼看天色巳黑，兩人只得回去。

這一夜，楊高原不能入寐，他起碼巳把兩日來發生的事回憶了三次，終無結果，最後只得一個結論，他大哥一定是在無意中得罪了某個人或者某個組織，所以被人殺死！

但是，這只是一個籠統的看法，其他細節一個個都是解不開的謎，比如聾老頭的身份，他是對方的眼綫，因恐他被自己所制，是故下手滅口，還是他也是那人要殺的對象？

兩具屍體爲何都少了一塊皮肉？這塊皮肉蘊藏了什麽秘密？

假如皮肉內有秘密，爲何他們不一早出手割掉楊樂水的脚板，却留至昨夜？

假如秘密只有脚板，那麽他們又把屍體搬開，是何用意？

楊高原躺在床上，目光一瞥，見到牆上掛的那柄刀，立即下床，把刀摘了下來，就燈仔細觀看。

這柄刀除了鋒利之外，尚有一個特點，薄而窄，有異尋常的鋼刀，他目光再度落在刀鍔上，上面那個蝦字古篆體，清晰可見。這蝦字代表什麽？是不是父親的名字？這又是一個謎！可惜師父找不到母親的遺物，否則兩方對證，可能推敲出一些蛛絲馬跡。

直到此，他除了找到一個大哥的屍體之外，對於自己的身世仍一無所知！

天快亮了，楊高原才吹熄油燈，解衣上床。至於那個青衣文士的身份，他却沒放在心上！

正月初三才立春，立春之前不准踏出家門一步，這豈不是要他失約？這個約會的時間是他訂的，地點則是對方訂的，若要他失約，不如叫他自殺還好！

×　×　×

次日（臘月二十七日），楊高原又去水神廟及湖邊搜查楊樂水及聾老頭的屍體，可惜白費了一日的功夫，一無所獲。

當他回來時，巳是晚飯時刻，楊高原入席之後，便道：「大叔，小侄明早便要離開！」

「不是說大除夕麽？」

「我想先到那裏看看，免得到時地形不熟！」

賀甲嘆了一口氣。「你們年青人都視生命如同兒戲，唉，何不待你成了親有了孩子才去赴約？」

楊高原臉上微微一變，道：「這件事巳沒法改變！」

「老漢不想再說些喪氣的話，希望你小心保重，性命要緊，虛名其次！」

楊高原道：「多謝大叔關心，小侄會小心！小侄離開之前會把身上的財物放在房內，若小侄不能回來，便算小侄報答你對在下兄弟關懷之恩！」

賀甲連連搖頭。「賢侄千萬別說這種話，大年初一老漢還等你回來拜年哩！」

楊高原精神一振，說道：「多謝！」擧起茶杯道：「小侄以茶代酒，敬大叔一杯！」

衆人都擧杯就唇，就在此刻，大門忽然被人「砰砰」地敲了起來。

漁村晚上甚少有客人到訪，衆人心頭都不由一緊，楊高原更是緊張，大聲喝道：「誰？」

外面傳來一個微弱的聲音。「一個要

飯的人，請大爺們行行好，讓我進來吧，外頭風好大呀！」

賀甲道：「七龍，去開門！」

賀七龍放下碗，走去開門，只見門外立着一個滿臉病容的高大漢子，在寒風中瑟縮，賀七龍見他甚是年青，心內甚是不悅，淡淡地道：「進來吧！」

「多謝大爺！」

賀七龍關了門，賀甲道：「拿碗飯給他！」

楊高原眼尖，認得這乞丐便是剛才坐在村外大樹下的那個拓落漢子，他心頭有點奇怪，問道：「這位朋友，你年紀輕輕的，做什麼乞丐？」

那乞丐嘆了一口氣，道：「只因小的身上有病，氣力少了，三番五次都讓人辭退，沒辦法只好出來討飯！」

楊高原道：「聽你的口音像關內人氏，怎會跑到這裏要飯？」

「小的確是關內人氏，只因幼時讀過幾年書……不敢在關內行乞，生怕鄉人看見恥笑……」乞丐抬頭問道：「大爺，你們請不請短工，我不要工錢，只求三餐溫飽。」

賀甲甚是同情他，温聲問道：「你以前幹過什麼伙？」

「做過好幾份丁，但小的做得最好的，還是……」

「是什麼？」

「小的不敢說……」

「不要緊，說出來，老漢不怪你！」

「小的曾在棺材店內，做了好幾年棺材……」

衆人一怔，楊高原心頭一跳：「這小子莫非是那些人派來的？他認爲這裏會再有人死？」心念一動，立即躍下台階，一把抓住乞丐的衣襟，沉聲道：「快說，是誰派你來的？」

那乞丐大吃一驚，「大爺，你說什麼，小的不明白……我，我是個乞丐，有誰派我來？」

賀甲喝道：「賢侄，不可魯莽！」

楊高原見那個乞丐臉色又青又黃，一副病容，絕非僞裝，當下一掌把他一推，那乞丐哎唷一聲，跌倒地上，嘀咕道：「這位大爺，怎地這般兇？存心不讓人過新年……」

賀甲連忙叫賀七龍扶他起來，裝了一大碗飯，捧給乞丐，乞丐謝了一聲，便狼吞虎嚥吃起來。

衆人也不再打話，回頭吃飯，楊高原吃了飯後，立即回房歇息。

賀甲待那乞丐吃飯之後，道：「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姓祝，名康福！」

賀甲暗嘆一聲：「名字雖好，可惜景況却差！」當下道：「今夜你且在我家歇息吧，如你不嫌棄的話，待過了年之後，才再安排你的工作吧！」

祝康福連聲多謝，賀甲又叫七龍帶他到柴房休息。

入夜之後，天上又下起雪來，賀家之內人人均一早便縮在被窩內，大地死一般寂靜。

二更時分，內堂忽然竄出一條黑影，如狸貓一般，走至灶房隔壁的柴房外。

柴房門窗上的白紙，好幾處都已破損，黑影湊首望進去，只見草堆上蜷縮着一個人，正是那個叫祝康福的乞丐。祝康福睡得正香，打着鼻鼾。

黑影看了一陣，重新返回內堂，可是當他一離開，祝康福雙眼忽然睜開，雙眼目光灼灼，就像是一頭受傷的豹子般，目光一閃，又再隱去。

那黑影正是楊高原，他返回房內，掛上寶刀，開門越牆離開。

他並不是要來個不辭而別，而是對水神廟始終難以忘懷，因此決定乘夜一探。

外面風雪甚大，奔跑之間，全不聞衣袂聲。路上不見一人，只片刻便已至廟外，雙脚一頓，越牆而入。

北風自上打下，在天井內打旋，嗚嗚的聲音，懾人魂魄，楊高原步步爲營，凝神靜聽，直至廟殿才取出火摺子來，迎風幌着。火光搖幌，映在神龕上的水神塑像上，氣氛倏地變得妖異無比。

楊高原雙眼不斷向橫樑瞄視，肯定無人之後，便再抬步走入內進。

數十具棺材整齊排列，靈堂上一片漆黑，楊高原舉火走過去。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一個異响，來自外面，急忙吹熄火摺子，閃入一叠棺材之後。

過了一陣，聲音越來越响，楊高原一顆心怦怦亂跳，聽出來的是兩個人的脚步聲，連忙閉住呼吸。

一忽，火光乍亮，兩道投影射了過來。楊高原探頭偷偷一瞧，那兩人一身黑衣黑褲，可惜未能看清楚，身形便爲棺材擋住。

楊高原緩緩換了一口氣，慢慢自棺後走了出去，探頭望向靈堂，只見那兩個黑衣人面對靈堂，一個一手提着柳葉刀，一手舉着火摺子，另一個背插雙劍，看身形肯定是對雌兒，楊高原一顆心又再狂跳起來，忖道：「賤人，你們也會露面，今夜叫你來得去不得！」

正想出去喝戰，回心一想：「且慢，待我看她們來此貴幹再殺死也未遲！」

半响，那個背插雙劍的黑衣女子雙肩聳動，發出一陣微响，那手提柳葉刀的輕聲道：「噤聲！咱們搜一搜！」說罷兩人把楊樂水的棺蓋抬起，引頸看了一眼，重新把棺蓋好。

接着兩人便在靈堂內搜索起來，當她們轉過身來時，楊高原只見她倆臉上蒙着一塊黑布，急忙縮回棺後。

過了一陣，一個少女的聲音傳來：「娘，這裏什麼也沒有！」

「咦，丫頭，快來看，這堵牆有一條細縫！唔，一定是道暗門！」

楊高原心頭一跳，這聲音爲何這般熟悉？只聽那年紀較大的又道：「丫頭讓開一點，待娘把門撬開！」

接着「咿」的一聲開門聲傳來。「裏面無人！」這剎那，楊高原心頭猛地一跳：「她倆是宋三娘與風小小！昨夜偷襲我的是不是她倆？我現不現身？」

忽聽風小小道：「娘，那個楊高原爲何沒來？」

「哼，這人氣質與樂水完全不同，而且來歷不明……」宋三娘說至此，靈堂內便再無聲响。

楊高原又慢慢自棺後探頭出去，又不見宋三娘母女的踪影，他提刀走前，來自暗室內，伏耳聽了一下，裏面沒有呼吸聲，開門一看，窗子洞開，人已不在！

楊高原發了一陣怔，對宋三娘母女更感疑惑，不過他決定待赴了逍遙門之約回來，再慢慢處理這件事！

冰上決鬥

臘月廿八，北風凜烈，幸而無雲，楊高原結束停當，告辭了賀氏兄弟，單刀赴會。

由於青衣文士那席話使他懷疑對方便是逍遙門的人，因此信心大減，臨行時，把身上的銀票及玉珮都放在賀家，只帶了幾兩銀子上道。

他與逍遙門弟子的約會地點是在樺樹林城外三里，由湖豐漁村到樺樹林只有四五里遠。楊高原繞湖而行，走了半個時辰便到了。他先在城內走了一匝，然後出城北行。

樺樹林城傍湖而建，因此沿路所行，均在松花湖旁，極目所望，全是白皚皚的冰雪，走了三里，那裏有一堆堆的岩石，幾棵光禿禿的大樹，一棵樹上插着一枚小旗，上面綉着一個甄字。

楊高原便知道決鬥之所就在此處，飛躍上樹，把小旗摘下。這樣對方便知道他已來過，也必會準時赴約！

楊高原在附近仔細踩了一遍，知道對方並無特別的佈置，這才放下心來，返回城內吃飯。

說起決鬥，實在有點好笑，因爲他與逍遙門這個姓甄的弟子，根本素未謀面，談不上一絲恩怨，但他們「快刀門」跟「逍遙門」十年決鬥一次，共已舉行過五次，上下歷三代。

楊高原的祖師與逍遙門的始創人，本來是情侶，只因兩人都極是好勝，一次在討論武功時，各執一詞，繼而揶揄對方的武功，因此由情侶而變成仇人，並訂下十年決鬥一次的規矩，除非分出勝負，否則便一直延續下去。偏偏前五次雙方都是平分秋色，誰也勝不了誰，是故便十年一屆地繼續舉行，輪到楊高原跟逍遙門決鬥，已是第六次！雖然只是意氣之爭，但關係到師門的聲譽，雙方都自然不會有所保留，前五次雖未發生過死人的事，但幾乎每次都是兩敗俱傷，無能再戰才停手，是故楊高原也不敢抱着僥倖的心理。

楊高原在食館內吃了一碗麵，便到客棧內租了一間店子，關上門盤膝練功，行了七八個周天，然後跳下床，抽出寶刀，在房內揮舞起來。

「快刀門」的刀法自然以快見稱，舞至急處，但見刀光不見人影。楊高原反復練了三遍才收刀，自己亦頗爲滿意。他擦了一把汗，準備再調息一陣。

剛坐在床上，尚未進入忘我境界，耳際忽然聽到一個呼呼的聲音。他是個中好手，一聽便知道隣房有人在練劍，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那姓甄的小子也住在這裏？」心頭興起過去偷窺的念頭，但他終究是個磊落的漢子，此念剛起，便又熄滅，安心調息起來。

練了一陣，疲倦盡失，楊高原決定再到外面溜躂一下，剛拉開房門，便見門外立着一個英俊不凡的青年，年紀大約二十出頭，帶着似笑非笑的眼光，望着自己，他心頭一怔，不由立定。

那青年微微一笑，拱手問道：「請問兄台可是姓楊？」

楊高原心頭一沉，問：「你姓甄？」

那青年直認不諱。「不錯，小弟正是甄河靖！」

楊高原厲聲問道：「剛才我在練刀，你來偷窺？」

甄河靖臉色微變，但仍和顏悅色地道：「兄台言重了，小弟豈是這種人？」

楊高原冷笑一聲：「若非如此，你又如何知道我的身份？」

甄河靖笑道：「小弟揣測而已，兄台入城便又匆匆北上，回來之後又立即閉門練刀，此處是個小地方，武人甚少來往，是故斗胆一猜，不料竟然不曾料錯！」

楊高原臉色稍霽，道：「閣下立在門外有何貴幹？」

「在下跟兄台有仇？」

楊高原微感一怔，隨即厲聲道：「師門恩怨不容含糊！」

「不錯，但那是明夜之事，現在咱們不先交個朋友？」大概甄河靖見楊高原仍有猶疑之色，忙又道：「咱們師祖也是好朋友！」

楊高原沉吟道：「說得有理，但不論你如何套交情，明夜我都不會饒你！」

甄河靖臉上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道：「小弟何嘗不是如此？」

「如此請進！」

甄河靖坦然進房，楊高原見他不是前天遇到的那個青衣文士，心頭放下一塊大石，又見他雙手空空，不帶兵刃，有點佩服他的勇氣。

兩人坐下，甄河靖立即問道：「尚未請教兄台大名！」

「小弟姓楊，名高原！」

甄河靖一怔，道：「你不是姓易？不是快刀門的弟子？」

「人沒錯，姓却錯了！」

甄河靖自我解嘲道：「也許是先師記錯！聽說令師也已仙逝，不知多久了？」

「家師仙逝已五年多了！」

「倒比家師早去三年！」

兩人寒暄過後，都覺得無話可說，還是甄河靖比較機靈，道：「楊兄請稍坐一下，小弟去吩咐小二送點酒食進來！」言畢出門。

不一陣，甄河靖又回來，輕咳一聲道：「請問明夜一戰，兄台有幾分勝算？」

楊高原望了他一眼，道：「六分！」

「小弟毫無把握……嗯，小弟有一件事想求兄台代辦，不知道兄台能否勉爲其難？」

楊高原大感意外，眉頭一軒，問道：「是什麼事？」

「不瞞兄台，小弟有個紅顏知己，論感情已至談婚論嫁的階段，只是明夜之約，凶吉難卜，小弟沒敢答應……」

楊高原心中暗暗冷笑。「這人原來怕死得很，這倒好辦，且看他如何求我？」

甄河靖輕咳了一陣，續道：「明夜萬

一小弟失手死在兄台手下，可否請兄台替小弟傳個消息？」

「告訴你那知己，說你已死了？」

甄河靖神色凝重地點點頭，道：「叫她另擇良人吧，免得辜負青春！」

「你為何不事先跟她來個約定，比如一個月內你不回去，便已有不測？」

甄河靖臉上一熱，道：「她一直不知道這件事，而小弟也不敢告訴她，免得她担心！你知道假如她在我臨行時大哭一場，決戰時，小弟心情不無影响！」

楊高原點點頭，隨即道：「我答應了你，難道你心情便不會為此而有影响？」

甄河靖嘆了一口氣。「若說沒有影响，那只是違心之言，不過對她總也得有個交代！」

「好，小弟答應你！」

甄河靖大喜，歡聲道：「多謝楊兄！她叫周玉鳳，是關內『子母梭』周宣周大俠的獨生女兒，家住河北邯鄲城！」

「假如小弟得勝，一定替你把消息帶到！」

「但假如萬一兄台失手死在小弟劍下呢？你是否也有未了之事？小弟也一定全力為你辦妥！」

楊高原臉色微微一變，待要發作，心頭一動，想起大哥溺斃的種種疑點來，登時作聲不得。

甄河靖看了他一眼，道：「兄台不信小弟有此誠意？」

楊高原嘆了一口氣，道：「此事也不知從何說起，而且辨起來，甚是棘手。」

甄河靖朗聲道：「假如兄台肯說，小弟願聞其詳！」

楊高原腦海飛快轉動。「剛才甄兄不是奇怪小弟為何會由姓易變成姓楊麼？那件事便是與此有關……」言畢便把近日來發生的事轉述了一遍，只聽得甄河靖目瞪口呆。

半晌，甄河靖堅決地道：「楊兄請放心，萬一楊兄不能回去，小弟必代你調查此事，終此一生，不獲眞相絕不罷休！」

楊高原見他說得誠懇，心頭熱血一湧，忍不住道：「好！沖着你這幾句話，你這個朋友，小弟交定了！」

話音剛落，店小二已捧着一個木盤走了進來，把杯筷酒菜放下，弓腰出去。

甄河靖首先抓起筷子，道：「不知道廚子的功夫如何，待小弟先試一試！」他眞的每一樣菜都先吃了一口，又喝了一杯酒。

楊高原知道甄河靖此舉是為了表明清白：沒叫小二在酒菜中下毒，對他更加放心，兩人三杯酒下肚，愁容漸消，話也逐漸豪放起來，一席酒未賞吃畢，都已有相見恨晚之感！

兩人談到師門的恩怨，又不由唏噓嘆息一番。

「楊兄，假如小弟不在逍遙門，咱們豈非可以做一對好朋友？」

楊高原也有此感，却打了個哈哈，道：「你若不在『逍遙門』，或小弟不在『快刀門』，說不定咱們終其一生也沒緣相識！」

甄河靖長嘆一聲，道：「這叫做造化弄人！」

楊高原道：「如今已三更了，明日還有一場惡鬥，早點休息吧！」

甄河靖有點依依不捨地道：「時間過得眞快，楊兄，早點歇息吧，小弟回房去了！」

次日兩人不再見面，都關在房內養精蓄銳，到了黃昏，甄河靖才來找楊高原，兩人聯袂到飯店晚飯，互敬了三杯酒，然後携手離開。

到了決戰之地，楊高原道：「事不宜遲，來吧！」

甄河靖道：「請楊兄儘管出手，不必有所顧忌！」

楊高原心頭一熱，也道：「小弟也要說這句話！」

「萬一小弟得手，楊兄未竟之志，小弟一定替你完成！」

楊高原道：「小弟亦如此，甄兄尚有何話要說麼？」

甄河靖道：「小弟心事已了，再無牽掛！」

「小弟亦無所牽掛！」

兩人互擊一掌，同時退後三步立定，甄河靖忽道：「且慢，今夜沒星沒月，小弟提議燒堆篝火照明，楊兄意下如何？」

楊高原道：「妙哉！」

於是兩人在附近拾了一大堆枯枝，然後用火摺子點燃，火光一起，四周登時明亮了很久！

兩人重新立定，甄河靖首先把劍抽了出來，楊高原道：「有件事要告訴你，家師為了破貴門的劍法，自小便訓練小弟用左手刀，等下請甄兄小心！」

甄河靖亦道：「家師臨死之前亦把劍法作了一些改動，楊兄也請仔細！」

這兩人分明要作出生死，但心中都有惺惺相惜之意，若有人經過，只道他倆是在砌磋武藝而已。

楊高原緩緩把寶刀抽出，執在手上，過了兩盞茶工夫，湖畔逐漸籠上殺氣。殺氣越來越盛，凜烈北風也沒法把其吹散。

兩人淵停嶽峙，如同兩尊石像，雙眼不斷在找尋對方的破綻，四道目光如同四柄無形的利劍，不斷在空中交錯碰擊。

又過了兩三盞熱茶的工夫，兩人忽然都大喝一聲，同時標前，刀劍並舉，只聞「錚」的一聲，刀劍相撞之後，都同時變招。

楊高原刀快，手腕一翻一轉，第三刀已奔臨甄河靖的胸膛！

甄河靖喝道：「好快的刀！」身子微微一偏，長劍飛起，斜指楊高原脅下的空門，姿勢美妙，從容不迫，深諳逍遙劍法的精義！

楊高原也讚一聲好，不閃不讓，手腕迴飛，刀背把長劍撞開，手腕再一翻，刀刄沿劍脊滑下！

這一刀與閃電刀法的路數大相逕庭，粗中有細，令甄河靖吃了一驚，連忙倒退一丈！

楊高原暴喝一聲，身子一掠，急迫上前，展開師門絕藝，寶刀「刷刷」一口氣劈了三刀，這三刀，一刀快過一刀，乍看就似三刀同時迸發。

甄河靖年紀雖較輕，但甚是鎮靜，見招破招，不退一步！

楊高原三刀之後，又再七刀，刀聲挾着風聲，嗚嗚作响，攝人心魄！

這七刀楊高原拚力而發，展盡所長，甄河靖招架不及，接了六刀已無以為繼，只得向後一退，不料他倆本在湖畔決鬥，這一退至湖上，湖水早已結成冰，又恰好有塊大石在後，甄河靖一退，後脚跟碰到那塊石頭，脚下一虛，滑開了一步！

這剎那，他後頸空門全露，說時遲，那時快，楊高原的寶刀已挾風而至！

甄河靖暗嘆一聲：「我命休矣！」

這剎那，楊高原本來心頭狂喜，但目光一掠瞥及那塊大石，心頭一沉，已明白眞相，急切之間，硬生生把刀移開尺餘。

「噗！」刀鋒落在冰上，冰屑四濺，甄河靖死裏逃生，魂魄未歸，直至楊高原收刀後退，才知道楊高原不欲乘人之危，不由由衷地道：「楊兄眞英雄也，小弟佩服得五體投地！」

楊高原淡淡地道：「勝之不武的事，不做比做要好過得多，甄兄小心，小弟的刀又要來啦！」

甄河靖向橫踏出一步，立了個門戶，兩人再度接戰，這番甄河靖首先展開攻勢，一柄長劍如白龍遨遊四海般，忽左忽右，忽急忽緩，把刀勢壓住。

由於雙方武功的路數經師尊數番的惡鬥，都已互相了然于胸，因此只要兩人實力相埒，要想出奇制勝，根本已無可能，所以數番決鬥，都落得個兩敗俱傷！

激戰了五十多招，甄河靖一招「美人照鏡」直刺楊高原的面門，劍至半途，突化「西施浣紗」，身子一蹲，劍鋒橫削楊高原的雙脚！

楊高原急吸一口氣，身子拔空而起，凌空曲腰，一招「力劈華山」直砍下來，勢子之猛一時無兩！

甄河靖身子未曾直起，不敢招架，雙脚一彈，躍開幾尺！

楊高原雙脚落地，忽聞「噗」的一聲，雙脚竟陷落冰中，原來該處冰薄，而他勢子又猛，竟把冰踩裂！甄河靖大叫一聲：「小心！」快步奔前。

楊高原不愧是一流高手，右掌在旁邊冰上一拍，身子再度拔起，甄河靖忙又後退，問道：「楊兄沒受傷吧？」

楊高原忽然長嘆一聲：「可惜！」

甄河靖一怔，訝然問道：「楊兄可惜什麼？」

楊高原道：「上天既然教我投身快刀門下，為何又叫你入逍遙門？」

甄河 自然明白他話中之意，剎那間心裏熱乎乎的，半晌才道：「所以小弟才認為造化弄人，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覓一知己已難，偏生知己又是仇家……」

楊高原道：「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誠哉斯言！」

甄河靖忽道：「楊兄，你說咱們師父是否也有此感？」

楊高原一震，心念電轉，道：「諒必與咱大同小異，否則為何在受傷之後便停手？大概都不想制對方于死命！」

「正是如此，師父恩重如山，其遺風小弟不敢或忘！」

楊高原心頭一熱，哈哈笑道：「彼此彼此！甄兄，師命難違，咱們繼續吧！」

兩人第三度交鋒，表面戰况依然甚是激烈，但出手已不如剛才之兇狠。

鬥了百七十招，兩人依然不勝不敗之局，數次易位，情况依然，此刻楊高原背對篝火，情况對其有利，刀勢又凌厲了。

激戰間，楊高原忽然一刀橫劈，切向甄河靖的小腹，甄河靖沉臂引劍一格！

「噹」的一聲，雙方立即又變招，楊高原刀快，第二刀先發，甄河靖一個「鳳點頭」讓開，長劍一撩，自下向上，戳向對方的喉頭。這一劍他的用意只是要迫退對方，避免他第三刀立即發出，可是萬料不到，楊高原在這剎那，身子忽然一抖，既不退，也不迴刀！

甄河靖只覺手上長劍一緊，接又聞楊高原喉頭「嗚」的一响，身子忽然癱倒。

甄河靖下意識地收劍，只見一股鮮血自楊高原喉頭汩汩流出，楊高原雙眼圓睜，望着甄河靖，目光蘊藏的情感，說不出的複雜。

這剎那，甄河靖只覺手脚冰冷，不知身在何處，半晌他才暴叫起來：「你為何不退，你為何不閃？」

楊高原喉頭「嗚嗚」亂响，甄河靖抛下長劍，抱住楊高原，垂淚道：「楊兄楊兄，小弟絕對無心殺你，此心皇天可以作證。」

楊高原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雙眼緩緩閉上，甄河靖大聲道：「楊兄你還有什麼話要交代？」

楊高原雙眼再度睜開，可是已說不出話來，甄河靖道：「小弟一定替你查出令兄的死因，你放心吧，除非小弟死了，此志不渝！」

楊高原目光露出幾分安慰之色，閉上雙眼，頭一歪，已經斷氣。

「楊兄楊兄，你醒醒！」

夜風一過，甄河靖的叫喊聲立即被吹散……

也不知過了多久，甄河靖忽覺臂下一片冰冷，這才發覺自己不如何時已跌坐在冰上。

過了好一陣，甄河靖才站直了起來，抱起楊高原的屍體，向樺樹林走去……

「立春之前，不可離家半步！」

難道這是諸神的咒語？是以楊高原才閃不開甄河靖那一劍？

死因

大年初一，一清早天上便下了一道陽光，人們都帶着歡笑迎接新的一年的到臨，鞭炮聲此起彼落，增添幾許熱鬧氣氛。

荒郊雪地上，一輛板車急速地飛馳着，駕車的是個白衣青年，不斷揮鞭催馬，那馬洒開四蹄，盡力奔馳，鼻孔噴氣，熱氣一出鼻孔，便化成白烟。

板車不停，不一陣便停在一座漁村之前，白衣青年向周圍看了幾眼，見附近有幾個孩子在堆雪人，便大聲問道：「請問賀甲家在那裏？」

一個梳着沖天髻的孩子抬手道：「吶，就是那棟！」

白衣青年馬鞭一落，催馬上前，就在此刻，孩子們都看見板車上放着一具死屍，同時大叫起來，那梳沖天髻的孩子首先

奔進大屋，叫道：「大伯爺，有人來找你呢！」

白衣青年見有人入內稟報，便仍停在車上，過了片刻，只見幾個老頭開門出來，中間那個問道：「是誰要找老漢？」

白衣青年道：「是晚輩甄河靖！」

賀甲微微一怔，問道：「小哥有何見教？」

甄河靖神色一黯，悲聲道：「對不起，今日大年初一，本不該來觸你的霉頭，但我又不得不來……楊高原兄已死了！」

台階上的幾個老頭臉色都是一變，一齊搶了下來，見楊高原滿身血跡，心頭均甚沉重，賀丁見甄河靖腰上懸劍，心頭一動，問道：「楊侄子是你殺死的？」

甄河靖默默地點頭，賀乙問道：「他約戰的便是你？」

甄河靖又點點頭，賀甲喝道：「你既然要殺他，為何又將他屍體送回來？」

甄河靖嘆了一口氣。「請老丈相信我，我根本不想殺他，不知為何，楊兄他……唉，這實在太意外了！」

賀甲吸了一口氣，道：「多謝你送屍之情，如今屍已送到，您請吧！」

甄河靖身子一顫，道：「老丈，你不相信我？楊兄是我的知己……我們相識只兩日，但已是最好的朋友……」

賀丁朝地上吐了一口涎沫，罵道：「鬼話！」

甄河靖痛苦地道：「我再說你們也聽不懂……楊兄還託我為他辦一件事！」

賀乙問道：「替他安葬？免啦，一副棺材咱們還付得起！」

甄河靖正容道：「不是，他要晚輩替他調查他兄長的死因！」

此言一出，三個老頭全都怔住了，半响，賀丁才叫道：「他會託他的仇人辦這種事？」

「晚輩與他根本無怨無仇……」

賀甲咆哮道：「那你又殺他！」

「楊兄已把他兄長的事完全告訴我了，還叫我來此找你們！假如我死了，他也會替晚輩辦一件事！今日是初一，自然不能出葬，請老丈派一個人領我去水神廟，更請你替我買些香燭，晚輩要去水神廟陪他幾天！」

賀乙驚詫道：「你也知道水神廟？」

三兄弟商量了一陣，最後賀甲才道：「你且等一等！」走入家內，不一刻又帶了兩個漢子出來，一個二十出頭，一個滿臉病容，年紀看來已過三十。

賀甲道：「你趕車跟他倆去吧！」

那二十出頭的青年正是賀七龍，那滿臉病容的漢子却是乞丐祝康福，只是今日他已換了一件乾淨的衣服。兩人在前面，甄河靖駕車在後，向水神廟前進。路上遇到村內大小，都對他們投來驚奇的眼光。

不一陣，水神廟經已在望，甄河靖把車停在廟外，抱起楊高原的屍體，跟着賀七龍入廟。

到了後廟靈堂，賀七龍淡淡地道：「先把楊二哥的屍體放在棺內吧！」

「謝謝你兄弟，你叫七龍吧？」

賀七龍因他殺死楊高原，對他頗有敵意，理也不理他。

甄河靖心頭有愧，有心討好他，道：「那板車是小弟買來的，你帶回去吧！」

賀七龍粗暴道：「誰要你的破車！」

「那麼馬匹你扛回家吧！」

「那臭馬喂魚，魚也不吃！」賀七龍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甄河靖發了一陣怔，一陣風吹進，帶着幾絲異味，甄河靖瞿然一醒，這才發覺祝康福還在，忍不住問道：「你怎麼不回去？」

祝康福淡淡地道：「由現在起我便住在這裏！」

「哦？你要守靈？」

祝康福不答，甄河靖又問：「你叫什麼名字？」

「一個乞丐！」

甄河靖一怔，再問：「乞丐也該有名字！」

「祝康福！」

甄河靖道：「這兩三天小弟也會住在這裏，咱們作伴……嗯，你怎會做乞丐？」

「八字不好，運程又欠佳，上天註定的！」

甄河靖甚感沒趣，過了好半响，才喃喃地說道：「你相信我不是有意殺死他的麼？」

他估計祝康福會不理他，不料他却轉頭望着他。甄河靖心頭一喜，忙道：「小弟跟楊兄不但不是仇人，而且還是朋友！唉，楊兄說得好，上天既然要他投在快刀門門下，為何又叫我是逍遙門的弟子？」

他說至此，神情忽然激動起來，大聲叫道：「蒼天蒼天，你為何不叫我死在楊兄的刀下，却要楊兄死在我的劍下？你又為何要作弄咱們！」

祝康福淡淡地道：「怨天恨地也挽回不了他的生命！」

甄河靖好像找到一個知音人般，身子一抖，忽然抓住祝康福的手臂，道：「我把經過說給你聽，好不好？」

祝康福冷冷地道：「你愛說便說吧，我身上有病！」

甄河靖訕訕一笑，鬆了手，輕咳一陣，這才一五一十的把兩日來的事仔細說了一遍。「祝兄，如今你相信我是無心殺死楊兄麼？」他心頭充滿愧疚，此刻把話說清楚，心頭舒適了許多。

不料祝福康冷冷地道：「不管如何，他總是死在你劍下的吧？」

甄河靖心頭如遭巨木所撞，痛苦地把臉掩在雙掌中。喃喃地道：「我眞的是無心的，我寧願我死在他刀下，也不想他死在我刀下！」

「我現在相信了！」

甄河靖跳了起來，喘着氣道：「你眞的相信了？」

「不過他本來可以不死的！」

甄河清一怔，半响才道：「樺樹林那裏有名醫，可以令人翻生？」

祝康福輕哼道：「求人不如求己！」

「求人不如求己？但我對醫術根本一竅不識！」

「你們隨便一個不赴約，這場悲劇又怎會發生？」

甄河靖身子一震，道：「但師命難違呀！」

「違了之後，有誰知道？你們師尊還

健在麼？這場怨隙是他們結下的麼？意氣之爭而已，又不是什麼不共戴天之仇！」

甄河靖嘆了一口氣，道：「你不是江湖人，不知江湖上的情況了，假如咱們任何一人不赴約，事後傳到江湖去，以後都不必想在江湖上立足了！」

「假如兩人都不赴約呢？」

「那自然沒有人知道，但是小弟又怎知……」

「臘月廿八夜，你不是說你們談得很投機麼？為何不提出和解？現在你們都是一門之主了，沒人管得你們，何況這仇已糾纏了三代人！」

甄河靖不由語塞，祝康福道：「你們不提出來，只是因為怕吃對方恥笑而已，這便是虛榮了！不過我不怪你殺死他，因為這是他自尋死路！假如他提出和解，豈不是可以挽回一條生命？」

甄河靖久久都說不出話來，他忽然覺得這人不像乞丐，就算是乞丐，也不是尋常的乞丐，忍不住問道：「祝兄是丐帮弟子？」

祝康福搖搖頭，淡淡地道：「你自己的事尚且照顧不了，還有空關心別人？對不起，我要去收拾一下床鋪！」言畢走向前面的廂房。

甄河靖心頭凌亂，不知做什麼，幸而不多久，賀七龍來了，帶了香燭菓品，道：「今日是初一，木匠都休息，靈牌改天才叫人刻！還有，仵工也不願做事，你自己張羅吧！」

甄河靖自懷內掏出一塊碎銀來，道：「不敢麻煩兄弟你，請你拿盤水來，待我替楊兄沐浴更衣！」

賀七龍道：「眞是霉氣，大年初一要做這種事！」

甄河靖忙道：「那麼請借一口鐵鍋炭爐，待我自個動手！」

賀七龍說道：「這裏炊食之物齊全，你自個找吧，我再替你找一套乾淨的衣服來！」

「拜託拜託，靈牌小弟自己刻，不用你費心了！」

賀七龍哼了一聲，轉身而去，看也不看他手中那塊碎銀一眼。

甄河靖甚覺尷尬，幸而他自覺有愧，也不惱怒他無禮，收了碎銀，便在廟內找尋起來，原來老頭生前居住之所對面尚有一間柴房，裏面灶鍋一應均全。

甄河靖提了一隻水桶，到外面打水，打了一缸水，洗了鐵鍋，放下水，便在灶膛中燒起火來。

他忽然聽到一個脚步聲，走出柴房一看，却見祝康福在棺材下找尋東西，忍不住問道：「祝兄，你在找什麼？」

「找塊木塊刻靈牌！」

甄河靖目光一亮，問道：「你懂得雕刻？」

「我在棺材舖內幹過活！」

甄河靖大喜。「那就請你替小弟為楊兄刻一塊吧！」

「正是要為他而刻！」祝康福果然找到一塊木頭，淡淡地道：「你知道村長為何叫我來這裏居住麼？便是因為我能做棺材！此刻我身上沒有工具，借你的劍一用如何？」

「小弟身上尚有一柄匕首，諒更合用！」甄河靖自身上掏出一鋒利的小匕首。

祝康福一手接了過去，坐在灶前專心雕刻起來，甄河靖見他十分熟練，忍不住又讚了他幾句。

祝康福道：「我看你心無城府，不像是奸險之徒，現在倒相信你的話了！」

甄河靖大覺安慰，道：「能得祝兄諒解，小弟幸甚！」

「可惜你不善用腦！」

甄河靖一怔，臉上發熱，道：「小弟年輕識淺，遇事時心浮氣躁，深以為苦，尚請祝兄指敎！」

「不敢。」祝康福頭也不抬地道：「你說你無意殺死楊高原，而楊高原也無心找死……」

甄河靖快口道：「這個自然啦！」

「既然如此，他為何閃不開你那一劍？」祝康福忽然停手抬頭問道：「你那一劍十分辛辣，他當時根本無從閃避？」

甄河靖連忙搖頭道：「怎會呢！小弟既然無心殺他，又怎會使出那種招式？我那一劍只不過希望迫退他，使他不能接連攻擊下去而已！」

「這樣說，你那一劍楊高原是一定閃避得開了？」

甄河靖腦海內迅速泛上當時的情景，點頭道：「確是如此，以楊兄的武功來論，他只須雙脚微一用力，便可後退閃開！而由于小弟身子微彎，也無法迅速再發第二劍！換而言之，他一退之後，也不會露出敗象，或失却先機！」

「好啦，你說的話我都相信你！不過你可曾想過，明明可以閃避得了的，他為何偏偏閃避不開？」

甄河清苦笑道：「這件事小弟已不知想過多少遍了，就是想不到其中原委？」

「當時尚有別人在否？」

甄河靖道：「一個也沒有！」

祝康福不語，甄河靖忙問：「祝兄有何高見尚請有以敎我，小弟感激不盡！」

祝康福淡淡地道：「我若單憑問你幾句話便知道，豈不是神仙哉？」話音一落，前頭已傳來一陣脚步聲，祝康福忙走了出去。

初露端倪

甄河靖望灶膛內添了一根乾柴，手按劍柄，也走出暗廊，只見賀七龍與另一個中年漢子走來，正是賀青木。

賀七龍把兩套乾淨的衣服拋給甄河靖，賀青木手上却提着一個食籃，並把食籃交給祝康福。

賀七龍粗暴地道：「準備好沒有？」

甄河靖道：「水熱了，這就來！」言畢連忙入柴房，把鍋內的熱水傾在木桶內，提了出來。祝康福又拋了一塊毛巾與他。道：「這大概是以前那個聾老頭留下來的！」

甄河靖抱起楊高原的屍體，雙眼一陣濕濡，幾乎滴下淚來，輕輕解開內外衣靠，把屍體放在地上，先用熱水冲了一下，然後再用毛巾擦去身上的血跡。

賀七龍帮他再倒了半桶熱水，甄河靖仔細抹拭，就像是大戰前，在抹拭自己心

愛的兵刃般，賀青木見他如此，厭惡之感消失不少，只那賀七龍仍是在一旁嘮叨。

甄河靖抹乾前身，把屍體翻了過來，又去擦後身，抹了一陣，突然咦地叫了一聲，賀青木忙道：「什麽事？」

賀七龍說道：「大哥，別聽他大驚小怪！」

甄河靖拋下毛巾，把身子湊近，雙眼幾乎貼至楊高原屍體的後背上！

賀青木忍不住再問：「你到底在看什麽？」

「奇怪！你們看這是痣麽？」甄河靖指一指後背一處。

賀青木湊前看了幾眼，只見那裏有一點灰褐色的斑點。那斑點極小，加上楊高原皮膚深色，若非仔細，根本不能發覺，當下道：「就算是痣，那也不奇怪！誰身上沒痣？」

賀七龍道：「小弟早就說他故意大驚小怪，偏大哥你不相信！」

甄河靖道：「不對，痣那裏是灰褐色的？你們見過沒有？」

賀七龍怒道：「爹爹等咱倆回去覆命，你到底洗不洗？」

甄河靖喃喃地道：「你們那裏知道，這裏是『督俞穴』，是人身死穴之一！」

賀青木見他不似胡鬧，忙問道：「這又如何？」

「這『督俞穴』是屬太陽經，若果受襲，先是雙脚痲痹，再而氣絕！」

祝康福聽至此，忍不住走了過來，甄河靖心頭一動，忙問：「祝兄，你看小弟是否看錯？」

賀七龍道：「他才不會跟你胡鬧！」

不料祝康福淡淡地道：「我不懂得甚麽『督俞穴』，『心俞穴』的，也不知甚麽是太陽經，足太陰經的，你若有疑問，何不探個究竟！」

甄河靖心頭又是一跳：「這乞丐看來必是丐幫弟子無疑，否則他又怎知道太陽經上尚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心俞穴』！他這句話分明是在鼓勵我……」

心念未了，只聞得「噹！」的一聲，目光一瞥，祝康福已經把七首拋在他面前，當下道：「多謝祝兄。」抓起七首欲挖下。

賀七龍喝道：「喂，你在幹甚麽？」

「小弟認爲楊兄是中了甚麽暗器，雙脚痲痹，所以才閃不開小弟那一劍，是故要挖開來看看！」

「不行，你敢保證你沒看錯麽？」

甄河靖道：「看看又有何妨？」

賀七龍道：「他被你殺死，死後你還要糟塌他，你還有良心沒有？」

甄河靖不禁猶疑起來，心想假如自己估計錯誤，只怕與賀家的誤會將更深，不禁放下七首。

賀七龍得意地道：「諒你也不敢造次，快洗快洗，咱們還等着回家吃飯！」

祝康福忽然咳嗽起來，甄河靖一怔，便聽到外面又有兩個脚步聲傳來，心中忖道：「祝康福爲何咳嗽？他示意我有人來了？假如如此，此人一身武功只怕不在我之下！」

當下抬起頭來，只見兩個素衣女子走了過來，年紀較大的問道：「七龍你叫誰洗甚麽？」

賀七龍上微微一熱，道：「伯母，你來了？」

「是的，妾身聽說楊侄子被人殺死，連忙帶着丫頭過來看看。」

賀七龍伸手一指，道：「人便是他殺的！」

甄河靖見那女人轉頭過來，目光一閃，如刀刃般鋒利。心頭一動，脫口道：「女俠便是宋三娘？」

那女人一怔，疑惑地望了他一眼。「妾身與閣下素未謀面，却能叫出妾身的名字，當眞教人佩服！」

甄河靖長身抱拳，道：「晚輩甄河靖，是逍遙門下弟子！有關前輩之事，是楊兄告訴小弟的！」

宋三娘目光又是一亮，道：「原來你是逍遙門之人，哼！楊高原與妾身雖只有一面之緣，但論起來，多少也與老娘沾點親故，妾身斗胆問你一句，你爲何把他殺死？」

甄河清長嘆一聲，說道：「說來話長，請前輩移玉到廂房，待晚輩仔細道來如何？」

宋三娘冷冷地道：「不必，妾身這把老骨頭挺得住，站着也無妨！」

甄河靖屢次被人誤會，心中有氣，却也不敢發作，當下清一清喉嚨，便仔細把逍遙門與快刀門的恩怨，以及與楊高原秉燭夜談，雙方訂下若然不幸喪生，便請對方替自己完成未竟之志的事說了一遍，最後更把交手的過程繪聲繪影，連比帶劃敘述了一次，直說了頓飯工夫才交待完畢。

「晚輩若有一句虛言，管教我異日遭雷劈電殛，不得好死！」

宋三娘說道：「七龍，你剛才在吵甚麽？」

甄河靖忙又把經過說了一下，然後道：「前輩武功高強，料亦看出此處是人身大穴之一的『督俞穴』！」

宋三娘看了幾眼，道：「不錯，此處確是『督俞穴』，而那一個斑點又不像是痣……」

背後的風小小道：「娘，這『督俞穴』是屬太陽經，遇襲之後，先是雙脚痲痹……這，會不會是楊二哥遭人暗算，所以才閃不開甄少俠那一劍？」

甄河靖精神一振，道：「在下想法與姑娘相同，所以想挑開皮肉探個究竟，不過這位是兄弟却不許小弟這樣做。」

宋三娘正容道：「七龍，若論起親故來，妾身與令尊等可也差不多，容妾身斗胆行事如何，令尊若有怪責，一切由妾身負責！」

賀七龍根本不知叔伯父親的意思，只是對甄河靖懷有偏見而已，當下道：「既然伯母這樣說，小侄也不敢多言！」

宋三娘蹲下身子，拾起七首，用尖端挑開那灰斑，一挖下去，只見裏面皮肉深色很多，甄河靖心頭怦怦亂跳。

宋三娘越挖越深，也越挖越大，裏面那團黑色倏地散開，血液凝着，已染成黑色，當然如今屍血已乾涸，不會橫溢。

過了一忽，只見宋三娘臉色一變，道：「丫頭，拿塊手絹來！」

風小小立即把手絹遞上，宋三娘慢慢把七首抬起，但見白光一閃，一根細如牛毛的鋼針已落在手絹上，賀七龍看得目瞪口呆！

「甄少俠所見沒錯，楊侄子果然是中了人家的暗算，所以才閃不開那一劍！」

甄河靖道：「如今晚輩的心情比談輕鬆，由此可見在下並非有意殺死楊兄！」

宋三娘道：「我沒說你故意殺死他！嗯，請少俠回憶一下，當時你們的方位如何？」

甄河靖想了一下，道：「楊兄背對篝火，而晚輩則面對篝火！」

「你們離篝火多遠？」這次發問的是風小小。

「楊兄離篝火大概丈餘！」

風小小再問：「篝火可以照多遠？」

「二三丈方圓吧！」

「附近肯定並無別人？」

甄河靖苦笑一聲：「在下與楊兄決鬥之前，曾在附近走了一遍，不見有人，但當咱們開始決鬥之後，有沒有人潛近，便不敢肯定了！」

宋三娘道：「當然有，否則這根毒針又從何而來？」

風小小再問：「附近可有岩石之類的東西？」

「湖邊岩石環佈！」

風小小點點頭：「這就是了，一定是有人在你們全神決鬥時，在背後發射暗器！由于楊二哥背對着篝火，加上夜內風大，聽不到聲音，無法閃避，而少俠的視綫一來被楊二哥所阻，二來又恰好彎身向下，自然亦無從發覺！」

甄河靖連連點頭。「必是如此，姑娘分析精闢，在下十分佩服！」

風小小粉臉一紅，道：「小妹信口雌黃，少俠萬勿見笑！」

宋三娘却問：「少俠，楊侄子是否與篝火成一直綫？」

甄河靖沉吟道：「略有偏斜！」

「離最近的岩石有多遠？」

「大概一丈八至二丈左右！」

宋三娘眉頭一皺，道：「這樣說來，那人的武功當眞深不可測了！」

甄河靖深有同感，點了點頭道：「不錯，這鋼針比一般的梅花針還要小，加上風大，要想發射至二丈外的目的物，又能深入皮肉，又要命中預定的穴道，無論手力、眼力、內功，若非巳臻化境都無以爲功！」

說至此，他又深嘆一聲：「如此說來



甄河靖見到那雙母女，便脫口問道：「女俠便是宋三娘？」

，在下的武功跟對方可相差太遠了，那便能找到他，也未必能替楊兄報仇！」

風小小接腔道：「娘，女兒看那人未必這般厲害！」

甄河靖忙道：「姑娘聰明過人，莫非另有發現？」

風小小道：「不敢當少俠稱讚，小妹推測那人武功假如眞的這般高，何須如此痲煩，若要殺楊二哥，隨時也可得手！」

宋三娘道：「乖女兒，你有話便快說吧！」敢情這個做母親的，在智力方面亦甚佩服自己的女兒。

風小小微微一笑。「女兒懷疑那人不是用手發射鋼針的！」

甄河靖目光一亮，道：「姑娘認爲他借助機刮之助，如噴筒之類的物件？」

「少俠果然聰明，一點即透！」

甄河靖臉上一熱，道：「假如如此，便不需怕他了！」

「非也！凡人不怕明槍，只怕暗箭！此人縱然武功不高，仍是個極可怕的人物！試想咱們既不知其面目身份，而他又有辦法將鋼針射至二丈之外，只要他雜在人羣之中，偷偷按掣在背後給你一針，請問少俠有把握閃避得開麽？」

甄河靖雙眼一睜，登時說不出話來，

風小小低頭看了一眼，道：「還有一個疑點，尋常殺人毒針中人之後，必全身或發黑，或發青，或發藍，爲何此針中人之後，只有這麽一小點？而且還是發灰的？」

甄河靖此刻如同小孩子跟大人說話般一個勁稱是，對她佩服得五體投地。「是極是極，姑娘所言極是，不知這又是甚

麽原因？」

風小小粉臉一紅，道：「這點小妹也不知道，尚請少俠推敲一下！」

三人苦思了一陣，都找不到答案。宋三娘道：「青木、七龍兩位賢侄，時間已不早，你們先回去吃飯吧！」

「請伯母到寒舍進膳！」

宋三娘道：「等下妾身與小女自會到府上給令尊等拜年！」

賀青木恭聲道：「如此小侄等先回去了！」他年紀本來比宋三娘還大，只因義弟楊樂水是風家的徒弟，又是準女婿，所以平白矮了一輩！

祝康福忽然道：「青木請慢，小弟有一事求你！」

賀青木一怔，只道這乞丐要向他討甚麽酒食，不料祝康福却對甄河靖道：「甄壯士不是要送銀子給他倆麽？」

甄河靖也是一怔，不過却沒問理由，取出一塊碎銀來，祝康福把碎銀交給賀青木，道：「小弟知道你不會白收人家的銀子，不過昨夜小弟發現府上養了不少鷄，就請送兩隻過來，要活的，切切！」

賀青木略一猶疑，終於收下銀子，道：「等下便送兩隻過來！」

祝康福道：「請快一點！」

宋三娘見賀氏昆仲走後，忍不住問道：「閣下似乎是個外鄉人，貴姓大名？」

「賤名不足掛齒。」祝康福拾起匕首，用布把刀拭乾淨，走向柴房。

甄河靖說道：「這位祝兄自稱是個乞丐，以前當過棺材匠，來投靠賀村長的！」又低聲道：「晚輩懷疑他是不露相的高人！」

宋三娘目光一閃，道：「他甚麽時候來的？」

「聽說才來了幾天！」

「來得倒巧！」

話音剛落，只見祝康福又回來了，手上的匕首燒得通紅，自顧自地道：「刀上已染了毒，還是小心一點爲要！甄壯士，你還不快一點？」

甄河靖瞿然一醒，忙把楊高原的屍體抹乾，宋三娘母女忙轉過身去，甄河靖道：「請祝兄帮小弟替楊兄穿衣如何？」

祝康福放下匕首走過去帮他，過了一陣，屍體穿戴整齊，兩人把屍體放落棺內，再蓋上棺蓋。

「甄壯士，這木桶跟毛巾都不能要了，拿到灶堂內燒掉吧，免得別人不知拾去使用，要受無妄之災！」

甄河靖乖乖聽話，宋三娘笑一聲：「你這乞丐倒好心！」

祝康福冷冷地道：「好心沒好報，有甚麽用？」

「閣下此話何意？」

祝康福運匕如飛，木屑刷刷飛下，淡淡地道：「若好心有好報，在下又怎會淪落至此地步？」

「我看你也不壞嘛！」

祝康福抬起頭來，滿懷怨氣地道：「我妻子被人殺死，我得了一身不治之病，這樣還好？」

宋三娘微微一怔，隨即故意道：「你是好人，也許你妻子不是好人！」

祝康福那襲灰袍子無風自動，但隨即靜止，繼續削木。

宋三娘心頭一震，忖道：「姓甄的果然沒看錯，此人當眞是個不露相的高人，莫非是丐帮的大袋弟子？」

風小小見他手法十分熟練，忍不住問道：「這位大哥，你在刻什麽？」

「靈牌！」祝康福語氣甚是冷淡。

「靈牌？刻給誰的？」

「木匠休息，代甄壯士刻的！」

「哦，你是刻楊二哥的靈牌？那眞謝謝啦！」

祝康福見她語氣和善，神色又無卑視，料是對她生了好感，抬頭道：「不用謝，這也是我的工作，以後這裏的棺材都會由我做！」

風小小點了點頭，但這話聽在宋三娘的耳內，却又是另一種意思，忍不住又冷笑道：「朋友，你認爲這裏還會死很多人麽？」

「這只是大娘的意思，要飯的可沒這樣說過！」

大娘兩字入耳，宋三娘心頭如同挨了一拳似的，半晌才狠狠地道：「你別以爲老娘是好欺侮的！」

祝康福也冷笑一聲：「你也別以爲要飯的是好欺侮的！」

「娘！」風小小白了母親一眼，恰好外面傳來一個脚步，原來是賀七龍來了。

甄河靖自柴房閃出來，賀七龍立即把兩隻鷄塞在他手中，然後再把一隻食籃放在地上，道：「伯母，我爹怕您餓，着我先送點糕餅過來，讓您用點點心，等下請您千萬到舍下坐坐！」

宋三娘忙道：「替我多謝你爹，等下妾身便過去！」

賀七龍走後，甄河靖把鷄拿到祝康福面前：「祝兄，你要的鷄，已拿來了！」

「誰說我要？」祝康福頭也不抬地道：「鷄是你買的，自然是你的！」

甄河靖一怔，結結巴巴地道：「但小弟並沒說要買鷄呀！」

宋三娘道：「要飯的，不必吞吞吐吐了，明人不做暗事，乾脆一點吧！」

祝康福道：「甄壯士，我要飯的沒有什麽本領，不過勝在走過的地方多，聽到的話也多，要想證明你那楊兄中針之後爲何身上不泛黑，最好的辦法，便是拿鷄再試一下！」

宋三娘道：「你這餿主意是誰敎你的？假如鷄的死狀與人一樣，那又能證明什麽？」

「你們剛才說的只是殺人毒針而已，毒有好多種，也許那針不能殺人，殺死他的只是劍而已！」

宋三娘冷笑一聲：「就算那針一絲兒藥都沒有，也足以制人於死命！」

「大娘腦袋不如令媛，你何不問問令媛？」

「問我？」風小小一怔，「小妹也不知！」

「不知最好的辦法便是再試一下！」

「好，小妹遵命！」風小小接過一頭鷄，用手絹包起那根鋼針，輕輕在她背上試了一下。

那鷄咯咯而叫，一忽身子忽然微微顫動起來。祝康福道：「姑娘爲何不把牠放

在地上？」

風小小依言把鷄放下，那鷄一落地隨即坐下，叫也不叫一聲，祝康福又道：「姑娘何不趕牠，看看牠有何反應？」

風小小眞的伸手去趕牠，那鷄如「立地成佛」般，就是不動。祝康福臉上泛起一絲喜色。「姑娘如今該知道是什麽原因了吧？」

風小小腦海內靈光一閃，高聲叫道：「我知道啦，這鋼針的不是毒藥，而是麻藥！」

祝康福道：「姑娘的腦筋果然比令堂靈活！」

宋三娘道：「現在下結論還早哩，說不定等下牠便一命嗚呼了！」

祝康福放下匕首，道：「既然如此，何不先吃飯？」

此刻午時早過，甄河靖忙了大半天，肚子也早已餓了，把另一隻鷄在柴房內，轉身過來，道：「祝兄說得不錯，吃了飯再看牠如何！」

飯還未吃畢，那隻鷄已咕地叫了一聲，站直起來，慢慢走了兩步，便飛快地跑開了。

甄河靖喜道：「祝兄估計果然絲毫不錯！」

宋三娘道：「其實那人也是多此一舉，既然要打穴，又何須用麻藥？」

祝康福不語，風小小看他一眼，道：「娘，話不是如此說，麻藥反應更快，這樣表面上楊二哥便是死在甄少俠劍下了，二來可能噴筒內的針全都淬上麻藥！」

祝康福忍不住向他投來一瞥讚賞的眼光。「姑娘，你不能想遠一點麽？」

「想遠一點？」風小小腦內靈光一閃，大聲叫道：「娘，女兒現在知道了！」

宋三娘忙問：「丫頭你知道什麽？」

「楊大哥跟聾老頭也是中了同樣的毒針！」

宋三娘臉色一變，道：「不錯！你楊大哥是脚底中針，聾老頭是後背中針，那人怕被咱們發覺，所以才來把他們中針處的皮肉割掉！」

風小小道：「水哥是脚底中針，所以全身麻木，因而溺斃，更可由此證明，射殺他的人必是事先匿在冰下，說不定那塊冰會突然裂開，也是遭人弄了手脚，至於聾老頭因爲全身麻木，所以棺材跌下時，沒法閃避，也因此而喪命！」

宋三娘臉色一變，道：「這樣說來，水兒眞的是被人殺死的了，只不知是那個殺千刀幹的！」

風小小讓她一句話觸動傷心事，珠淚暗流，嗚咽道：「這已無疑問！」

半晌，宋三娘才想起一事來：「殺水兒的人在冰下，他怎樣換氣？」

「他自然另有辦法，不過咱們不知道而已！」

甄河靖道：「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楊樂水就算溺斃，也不會這般快便由冰洞處浮了上來，這似乎是那人故意弄的！」

宋三娘點頭道：「不錯，待到冰融雪消才讓咱們撈到，豈不是什麽痕跡也沒有嗎？」

風小小道：「女兒尚有兩點不明，第一，水哥與聾老頭的屍體皮肉已被割去，對方也沒有綫索留下，他們再搬走屍體，豈不是多此一舉？第二，假如說水哥屍體上留下了什麽對他們不利的綫索，他們大可以一早來取，何必等到楊二哥來了之後才來？」

「還有一點，」甄河靖忍不住插腔道：「楊兄與他兄長生前既未謀面，他們似乎同爲一個人所殺，這裏面又說明了什麽？那個聾老頭又爲何會被殺？假如說他知道秘密，爲何一早不告訴賀村長？」

宋三娘冷笑一聲：「聾老頭若不是那人的耳目，便是已爲他所收買！」

風小小想了一陣，道：「聾老頭來此已有數年，若說他們一早對水哥不利，實令人難以置信……說被他收買就有點可能了，而被收買的日子正是在水哥死時的前後不久！」

宋三娘道：「聾老頭有一身武功，他爲何甘心在此做廟祝守棺材？」

甄河靖轉頭問道：「祝兄見多識廣，料必知道！」

「我只是個要飯的，不是神仙！」

宋三娘道：「你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可也怪不得老娘！」語聲未落，身子標前，一爪望祝康福的肩頭抓下去！

祝康福狀甚驚恐，手臂一抬，匕首却劃向宋三娘的手腕！

黑夜鏖戰

這一招，若是祝康福是無心插柳，却又妙到巔毫，若是他有心如此，則這身功夫，可眞叫人心寒！

「娘——」風小小驚叫一聲。

宋三娘乘機撤招，說道：「這次饒了你，下次再犯在老娘手中，管敎你灰頭土臉！」

與此同時，祝康福也因驚恐過度而仰天跌倒。風小小道：「這位大哥，對不起，跌痛了沒有？」

也不知爲何，那乞丐對風小小特別有好感，連忙坐了起來，道：「姑娘不用難過，在下自小便被人欺侮慣了，剛才沒跌痛我！」

風小小沒端端的把一張粉臉燒紅，低頭不語，祝康福問道：「姑娘，你家也有人過世麽？」

「我爹去年……」

宋三娘道：「丫頭，咱們走吧！」抓着女兒的手臂，怒氣冲冲地離開了。

甄河靖道：「這位大娘脾氣好大！」

祝康福淡淡地道：「你還未上香！」

甄河靖臉上一熱，轉身過去，點上香燭，奉上菓品。不一忽，祝康福已把靈牌刻好，甄河靖雙手奉上神枱，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又低聲禱告：「楊兄在天之靈若未去遠，請佑小弟早日把兇手找出來，小弟無論如何都要替你報仇！」

甄河靖禱告之後，抓起金紙，放在石鼎內燒了起來。祝康福一直站在一旁觀坐，甄河靖很想知道他的身份，却又不敢隨便開腔，兩人便呆呆地立在靈堂內。

半晌，祝康福才問道：「甄壯士今後有何打算？」

甄河靖道：「小弟雖然尚有其他事，但也得待替楊兄報了仇，以及查出他兄長

的死因才能離開，祝兄做慣之丐，行乞四方，眞的肯長居於此？」

「在下素來隨遇而安，住厭了自會離開！」

甄河靖沈吟道：「不怕祝兄見怪，小弟總覺得你不是尋常人！」

「你看走眼了，我是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

「祝兄只因運途多蹇才落魄爲丐，小弟見你談吐不俗，你絕不是一個普通的乞丐！」

祝康福淡淡地道：「甄壯士倒是個熱心人，自己的事顧不了，還顧別人！」

甄河靖道：「如蒙不棄，咱們交個朋友如何？小弟別無長處，但素來心直口快，希望這句話不會惹你反感！」

祝康福忽然打了個呵欠，道：「甄壯士是逍遙門掌門，要飯的那敢高攀，我睏了，要去睡一陣！」言畢走向廂房。

甄河靖肯定此人不是尋常人，他爲丐可能是遊戲人間的一種手段，但又摸不出他的底，不過有一點他可以肯定的，便是祝康福爲人如何他雖然不知道，却知道他對自己沒有惡意。

他呆呆地發了一陣怔，十分無聊，便興起出去村內一遊的興頭，把食籃抓起，走了出去。

到了暗廊上，忽聽祝康福道：「你要出去麼？」

「是的，小弟把食籃拿給賀村長，祝兄是否有意也去走一趟！」

「甄壯士請小心！」

甄河靖一怔，道：「祝兄認爲賀村長會對我不利，還是懷疑那宋三娘會刁難小弟？」

「那人既然殺了楊高原，也有可能會殺你！」

甄河靖心頭一跳，忍不住推門走了進去，見祝康福和衣躺在床上，雙眼望上，看也不看自己一眼。「祝兄關心，使小弟十分感激！剛才祝兄之言，小弟甚是不明，小弟與楊兄相識不久，他的死跟小弟的安危有何關係？」

祝康福道：「以前他只覺你是他的仇人，也許現在他已知道你視他爲友！」

「但此刻殺我，也滅不了口！」

祝康福把被拉上，道：「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是的，多謝祝兄關照！小弟不打擾你了，等下見！」甄河靖離開水神廟，先在村內走了一匝，只見家家戶戶，都貼着揮春，鞭炮聲彼落此起，好一副新春的景象。

甄河靖不時聽到孩子的歡笑聲，但他心中却滿是苦水。到了賀甲家門外，恰好見宋三娘母女離開，賀甲兄弟送至門外。

賀丁見到他，忙問道：「小哥有何貴幹？」

甄河靖見他態度比今晨和藹，知道剛才宋三娘必是把楊高原中了暗算的事告訴他，便含笑道：「晚輩一來送食籃回來，二來有一件事要問你們！」

賀甲道：「請進來再說吧！」

衆人入廳，分頭坐定之後，甄河靖問道：「請問那位祝康福的來歷，三位是否知道？」

賀甲道：「他是臘月廿七日才來投靠的，說是個乞丐，曾經讀過幾年書，只因身上有病，被僱主辭退，所以當乞丐，行乞到此！」

甄河靖問道：「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的資料否？」

賀丁道：「只知他曾經在棺材舖內做棺材，小哥爲何問此？」

甄河靖道：「晚輩只是覺得有點奇怪而已！」一頓想到一個問題。「村長，晚輩聽說楊兄曾將他父親的一柄寶刀以及一本刀譜交給你，可否讓晚輩看看，也許可以自刀法中推敲出他父親所屬的師門！」

賀甲道：「老漢等人對武功一竅不通，聽說楊侄子臨死之前與你爲友，便轉送給你吧，希望你能早日替他倆兄弟報仇，老二，你把東西交給甄小哥！」

賀乙入內，不久便把寶刀與刀譜交給甄河靖，甄河靖謝了一番，又問了幾個問題，可惜都不得要領，最後又問宋三娘女友的來歷。

賀甲道：「她們一家是由外地搬來的，只知有個親戚在鹿道，其他的咱也不太清楚，也許老漢義子知道，可惜他沒告訴我，老漢不知你懷疑她們什麼，不過我却認爲她倆母女不是壞人！」

甄河靖忙道：「當然當然，晚輩也只是隨口問一問而已……嗯，不知她們住在那一條村子？」

賀丁快口道：「就在咱村附近七里石村，離此不過二里路而已！」

「多謝諸位，小可回水神廟了，嗯，這裏一錠銀兩，請村長收下。」

賀甲問道：「小哥給銀兩咱們，是什麼意思？」

「看來楊兄不會太早安葬，這幾天小可與祝康福的飯錢，不能要你們白付，請收下勿猶疑，小可家道尚算不錯！」甄河靖說畢便離開了。

他本想去七里石村看看，回心一想，又息了此念，當下便返回水神廟，到了廂房外，他伏耳門上偷聽，只聞房內鼻息均勻，料祝康福眞的在睡覺，心頭甚是奇怪。「這乞丐好生奇怪，大年初一白天睡覺，他到底是什麼人？」心頭疑惑，却也不敢叫醒他，走向靈堂。

香已將燒盡，甄河靖又插上一柱，抬眼一看，一切如舊，便坐在地上，盤膝練起功來，不一陣便進入忘我境界。

待他轉了三個周天，祝康福也醒來，甄河靖散了功，道：「祝兄不睡了？」

「甄壯士到房內睡吧！」

「小弟不睏！」

祝康福也不理他，自個倚在棺旁，呆呆地發怔，也不知在想些什麼心事。

天將黑，賀七龍又送飯來了，也許那錠銀兩的關係，賀甲還特地溫了一壺酒給他倆解寒，賀七龍這次態度頗佳，他是個直性子的人，未說話先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甄壯士，請恕我早上無禮……」

甄河靖哈哈一笑，道：「我絕不怪你，任誰碰到這種事，都難免會誤會！」

賀七龍又鞠了一個躬，道：「食籃就放在這裏，明早我送飯來，再取回去！還有，大伯父着我問你們，夠不夠棉被？」

甄河靖含笑道：「咱們練武的不畏寒

，請替我向令伯致謝！」

賀七龍離開之後，祝康福問道：「你餓了沒有？」

甄河靖搖搖頭，祝康福抓起幾塊木板，又拾幾顆釘子，用石頭作錘，三兩下便釘了一張簡陋的桌子，把它放在柴房內，甄河靖大喜，把食物提進去，祝康福回廂房拿了兩張櫈子，兩人便坐下吃喝起來。

由於今夕是正月初一，菜固然豐盛，酒亦不劣，只嫌太少了一些，只吃了一半，便已喝光了。

祝康福飯量頗佳，連盡兩碗，搓搓肚皮，說道：「這種天氣最好是早點睡覺，嗯，甄壯士，那床很大，等下你亦進房睡吧！」

「好，小弟收拾後便去！」甄河靖草草收起食具，便提着燭台入廂房，只見祝康福已解下外衣，縮在床上。

甄河靖脫下靴子，把燭台放在床前，也跳上床，把刀抽了出來，道：「請祝兄鑑賞一下。」

祝康福道：「這柄刀只能殺人，又不能雕木頭，鑑賞什麼？」

甄河靖苦笑道：「祝兄何必再戲弄小弟，這是楊兄父親的遺物，他父親帶着楊樂水跑來本村村口便死亡，只遺下這一口刀！」

祝康福看也不看，道：「你看出有什麼奇怪之處才告訴我！」

甄河靖益發認定他是一個不露相的高人，當下就着蠟燭，仔細觀看起來，半晌，驚詫地道：「劍鍔上，刻着一個蝦字，不知是什麼意思？」

祝康福伸頭過來，看了一眼，道：「這個字，我認不出！」

「這是個古篆體字！」甄河靖想了一回，又恭恭敬敬捧上刀譜，道：「這也是楊樂水父親的遺物，也請祝兄看看，這是屬於那一門派的刀法。」

祝康福翻了兩頁，把刀譜拋回給甄河靖，道：「我對這種殺人的玩意不感興趣，甄壯士，你自己研究吧！」言畢已縮入被窩內！

甄河靖甚感沒趣，只得自己觀看起來，看了一陣，輕聲道：「這刀法好生奇怪，怎地與一般刀法大不相同，莫非這非中土之物！」他冷眼一看祝康福，祝康福不爲所動，像似疲極，半晌便打起鼻鼾。

甄河靖再看了幾頁，不得要領，便把刀譜塞在薦子下面，正想解衣就寢，倏地心念一動，忖道：「上次楊兄曾說宋氏母女行止甚有可疑，我何不到七里石村探它一探？」

主意一定，重新穿上靴子，結束停當，吹熄蠟燭，慢慢走了出來。

到了廟門，見門洞開着，便把它門起，然後飛身越過牆頭。剛才他回水神廟時，已向村人問過七里石村的方向，是故一出村便向西馳去。

× × ×

甄河靖離開水神廟，祝康福便醒了，自懷內摸出火摺子來，把蠟燭點亮，再自薦上取出那柄刀及刀譜，仔細觀看起來。

那刀子除了那個蝦字之外，形狀也有異於平常，顯得又薄又窄，而且只有三尺長短，比一般刀子也略短，祝康福看了一回，喃喃地道：「難怪甄河靖懷疑它不是中土之物！」

再打開刀譜仔細觀看起來，也是咦了一聲：「這套刀法果然奇怪……咦，這一招的幾個變化他全屬畫蛇添足，一刀直刺而出，不是更乾淨俐落麼？而且威力也較大！」

他被刀譜上所記載的招式勾起好奇心，又仔細看下去，越看眉頭越是皺得緊，連呼奇怪。「用這套刀法與人打鬥，一百場起碼得輸九十五場！這還有人學？」他索性把刀譜闔起。

就在此刻，一個念頭泛上心間，忙又把刀譜打開，一頁一頁地翻過，又喃喃地道：「全套共三十六招，使用刺字決的，佔了十二招，拉割削的，又佔了十二招……奇怪，學過幾年武的人，誰不知劍如游龍，刀如猛虎之理？刀法走的是剛陽的路子，理應多用砍、劈、斬、切的招式，爲何這套刀法却捨長就短……」

他本是個武術大行家，又天生異稟，但對於此套手法，却越想越是難明。正在煩悶間，忽聞「咯」的一聲輕響，那是夜行人踏瓦的聲音，他霍然一醒，呼的一聲把火吹熄，接着身子如貍貓般跳落床，不發一絲聲息，抓起外衣披上。

此際，第二道異响再次傳來，這次腳步聲已在天井內，祝康福走至床前整理一下被子，便輕輕走至門後，伏了下來。

夜風嗚嗚而响，却無碍於他的聽覺，他發覺腳步聲在靈堂那邊，便輕輕拉開房門，探頭向後堂望去。

靈堂一片漆黑，黑暗中似有人在走動，祝康福心頭一跳，忖道：「莫非有人來偷屍？」

想至此，他顧不得暴露身份，閃身出房，向內走去。

剛走落天井，那邊廂的腳步聲，也迎面移過來，祝康福心頭一動，忙向棺材堆飛去！

這一飛，難免帶着一絲風聲，只聞「刷」的一聲，一道金刄劈空之聲响起，祝康福聽出那是一柄刀，連忙雙腳一錯閃開。不料斜刺裏又遞來一柄劍，祝康福連忙使了招「鐵板橋」，上身向後一仰，又一柄劍望他下身削來！

好個祝康福雙腳一蹬，身子登時向後倒射，雙腳剛落地，鋼刀又挾風劈至！祝康福手腕一翻，已多了一柄匕首，「噹！」的一聲，把刀格開！

那兩柄劍如飛刺至，祝康福手臂抬起，暴長兩次，又是「噹噹」兩聲，把劍彈開！

他在黑暗中視物如同白晝，這功夫震懾對方的胆子，只聽一人喝道：「火！」

「嗍」的一聲，火光亮起，祝康福目光一及，登時怔住了，原來偷襲他的赫然是宋三娘母女！

宋三娘母女亦顯然大出意料，她倆雖然看出這個乞丐不是尋常人，但却萬料不到其武功一高至此，而手上的武器只是一柄十寸長的匕首！

刹那，宋三娘冷笑一聲：「閣下果然是有心人，快說，你來此處何幹？」

祝康福冷冷地道：「你們夤夜來此，又是爲了什麼？」

宋三娘道：「咱們是隣村人，這水神廟來不得麽？」

「我住在這裏，更是不足爲怪！」

宋三娘臉色一變，怒道：「老娘一看你便知你不是好人！」

祝康福目光一及，見楊高原的棺蓋巳被移開，便也冷笑一聲。「我要飯的，也一眼便看出你是個偷屍賊，只可惜令嫒這塊美玉讓你糟蹋了！」

風小小忙道：「我們不是來偷屍的，請勿誤會！」

宋三娘喝道：「不必跟他廢話，姓祝的，老娘今夜便領教你一下高招！」

祝康福右袍一揚，神色忽然平靜，淡淡地道：「我與你無寃無仇，你們既然不是偷屍賊，便請回去吧！」

「眞是說的比唱的好聽！」宋三娘一刀劈出，道：「今日可由不得你！」

祝康福斜閃一步，道：「刀劍無眼，等下你可別怪在下！」

宋三娘悶聲不响，手腕一掄，柳葉刀在半空一劃，斜削下來。

祝康福目光一亮，手腕一抬，匕首剛好把柳葉刀格住，「不知大娘跟江南迴風柳葉刀史老英雄怎生稱呼？」

宋三娘臉色大變，更不打話，柳葉刀一刀快似一刀，祝康福動作眞是瀟洒，手上那柄雖是匕首，但宋三娘攻勢如何急促，却無法佔得一絲便宜。

宋三娘又驚又怒，喝道：「丫頭，誰叫你站在旁邊看戲！」

風小小只得上前，道：「祝大哥你武功太高，對不起，咱們要以二敵一！」

祝康福道：「不要緊，姑娘盡管放手施爲！」

風小小一劍刺出，祝康福左手一翻，食指一曲一彈，落在劍脊上，登時把劍彈開，同時把宋三娘的柳葉刀撞開。

宋三娘怒道：「你站到對面去！」

祝康福見風小小一副委屈相，不知爲何對她忽然生出同情心，心中不滿之氣全消，忙道：「你倆不是我對手，還是住手吧！」

宋三娘雖是女流之輩，脾氣却極是剛烈，咬牙道：「少賣狂，吃老娘一刀！」

祝康福決心給一點顏色她瞧瞧，上身暴長，匕首撞開刀背，隨即刺向宋三娘的咽喉！

風小小大吃一驚，忙道：「休傷我娘！」雙劍齊出，分刺祝康福左右後肩！

祝康福身子一蹲，右手一落，匕首改戮宋三娘的膝蓋。

宋三娘及時沉刀把匕首格住，說時遲，那時快，祝康福左手一落，急抓其右手持刀的手腕！

宋三娘若向後一退，加上風小小協助，這招本無危險，偏生她性烈，不肯吃小虧，左手及時拍出，印向祝康福胸膛。

料不到祝康福變招極速，右手一迴，匕首巳向其臂彎切落。

宋三娘咬一咬牙不閃不讓，準備拚個兩敗俱傷，也要把祝康福傷在掌下。

剎那間風小小的雙劍又至，祝康福暗嘆一聲，身子向地上一伏，打了一個滾，左手一攫，扯下宋三娘的半截袖子來，再一個鯉魚打挺巳長身而起。「大娘還想再打麽？」

「打，老娘祗要有一口氣在，便不與你罷休！」宋三娘發瘋似的撲了上去。

風小小生怕母親有失，急忙配合其母的攻勢，祝康福暗嘆一聲：「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存心要宋三娘出手，他左手一迴，向後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喝道：「姑娘快退！」

風小小不知爲何，如同着了魔般，依言後退，說時遲，那時快，宋三娘的柳葉刀巳劈臨祝康福胸膛。

祝康福運上六成眞力，覷得眞切，匕首急促迎上，只聞「噹」的一聲，飛起一蓬火星子，宋三娘但覺五指一麻，柳葉刀「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祝康福後退兩步，道：「風聞史老英雄性烈如火，大娘頗有其風，莫非是他千金！」

宋三娘臉色雪白，正想否認，不料風小小巳天眞地道：「祝大哥，你怎麽會知道！」

「丫頭，你胡說什麽？」

風小小粉臉一紅，道：「娘，你別打啦！」

宋三娘笑道：「現在還能打麽？」

風小小忽道：「這樣不公平，你知道咱們的身份，咱們却對你一無所知，祝大哥，你眞的姓祝麽？」

祝康福心頭一震，不忍騙她，道：「實不相瞞，在下姓傅，賤名雨生！」

傅雨生三字聽在風小小耳中自然没有什麽特殊反應，但聽在宋三娘耳中便另有一番滋味了，倏地大聲道：「傅雨生？『半劍震武林』那個傅大俠！」

「這是昔日江湖朋友的抬愛！」

「哎呀！你怎不早說，却叫老娘爭着來出醜！」宋三娘臉上懊喪之色巳不見，連武當派的掌門師弟也只能在傅雨生劍下走六十七招，敗在傅雨生手下，實在不丟臉。

傅雨生抱拳道：「請恕傅某無禮，不過傅某化身爲乞，埋名換姓，實在另有苦衷，尚請見諒。」

風小小天眞地問道：「娘，傅大哥很有名氣麽？」

宋三娘道：「他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娘有幸能跟他過招，實在榮幸之至！」一頓又道：「妾身也不敢相瞞，妾身確是史金刀的女兒，只是我爹反對妾身嫁與外子，所以……」

「這樣說來，大娘是姓史了！」傅雨生道：「大娘的作風令人佩服，尊夫的確有幸！」

史三娘眼圈兒一紅，道：「可惜外子不幸巳仙逝，只丟下我母女兩人！」

傅雨生問道：「史女俠半夜來此，有何用意？」

風小小爭着說道：「我娘因上次水哥哥屍體被人偷走，所以過來看看，希望能抓到偷屍的人，因爲偷屍人一定與兇手有關連！」

史三娘訕訕地道：「早知大俠在此，妾身也不用來了。咦，丫頭快把蠟燭吹熄，有人來了！」

傅雨生側頭一聽，笑道：「不要緊，來的是甄河靖。」

話音一落，果見甄河靖自廟殿瓦上躍了下來，目光一及，登時怔住了。

水神顯靈

史三娘問道：「甄少俠去那裏？」

甄河靖甚窘，那裏敢把實情相告，當下支吾地道：「晚輩聽楊兄提過他曾在湖畔遇襲，所以到那裏走一趟，看看是否能再碰上那個人！」

風小小道：「甄少俠碰到沒有？」

甄河靖搖搖頭，連忙岔開話題。「姑娘與令堂又爲何貪夜來此？」

風小小道：「咱們怕楊二哥的屍體又會被偷，所以……剛才還跟傅大俠打了一架。」

「傅大俠？」甄河靖呆呆地望着傅雨生。

傅雨生道：「三位請到房內再詳談如何？」

史三娘母女跟傅雨生入房，甄河靖則到柴房把椅子搬過來，兩母女坐在椅子上，傅雨生與甄河靖則坐在床前。

「甄兄弟，實不相瞞，在下是傅雨生，只因在下另有苦衷，所以隱姓埋名，尚請勿怪！」

甄河靖臉色一變，道：「傅大俠是當年名滿中原的『半劍震武林』傅雨生？」

「不錯，正是在下！」

甄河靖驚喜地道：「大俠，你爲何不早說！小弟能與你同桌而吃，同衾而眠，眞是榮幸之至！」

「兄弟言重了！今日的傅雨生巳非昔日的傅雨生！」

史三娘問道：「莫非大俠初嚐敗績，所以……」

傅雨生搖頭道：「不是如此，唉，往事不堪提，還是說這件事吧，大娘比較清楚，可否請你把此事從頭至尾說一遍？」

史三娘輕嘆一聲，這才一五一十說起來，風小小心想傅雨生一定會問楊樂水的死因，不料並非如此。「大娘，你說那個青衣文士叫楊高原在立春之前不要踏出家門一步？」

「正是，妾身料未記錯。」

「那人長相如何？」

「大概三十多歲，五官端正，長得斯文瀟洒，有點書卷味，不過武功却極是厲害，妾身尚未見過那麽快的提縱術……」

傅雨生臉色一變，喃喃地道：「莫非就是他！」

甄河靖忙問：「他是誰？」

傅雨生笑道：「你們不認識的！」

「那麽是友是敵？」

「是友。」

史三娘噓了一口氣，道：「幸好不是敵人，否則實在太可怕了。」

「昨日我聽你們在研究楊樂水與龔老頭的屍體，對他們割掉皮肉又來移屍的行爲大惑不解……」

風小小道：「傅大哥你有何看法？」

「傅某估計那是因爲他們在割去的皮肉處，找不到那根鋼針，所以不得不再來盜屍。」

史三娘道：「但昨日咱們割開楊二侄子的皮肉並不深便找到那根針了！」

傅雨生道：「這當然有原因，可能性有二點，一是針太細小，會循血而行，針射入血管，將會被送到別處去，楊高原那根針不在血管內，第二點，楊樂水與龔老頭離噴筒較近，因此入內便較深！」

風小小點頭道：「傅大哥說得有理，但人巳死，被人知道死因也不要緊呀！」

傅雨生微笑道：「這正是我要找你們研究的目的，姑娘冰雪聰明，應該知道在下的用意！」

風小小略一思索，道：「莫非那根針有問題？」

傅雨生擊掌道：「姑娘的看法與在下不謀而合，那根針還在你處麽？」

風小小轉過身去，自身上掏出一塊手絹來，然後小心翼翼把手絹解開，果見裏面放着一根小針，火光下閃閃生光。

傅雨生把針拿到燭前觀看，他忽然覺得這針體積雖小，但重量却比尋常的重，再仔細觀看，又發覺一處異處，這針打造得實在精巧，竟然有三道細槽子，別人的針絕大多數是圓的，像這樣帶槽的針，傅雨生平生第一次見到！

這剎那，他忽然想起張鐵匠來，天下煉製打造兵刃暗器的鐵匠雖然不少，但最爲武林人仕熟悉的，不出南周北張這兩人，像這樣細小的鋼針又要打出三個小槽，非此兩人莫辦，而周鐵匠離此太遠，所以最有可能性的必是張鐵匠所製。張鐵匠世居河北冀縣，離此數千里，要想去冀縣調查，一來一往可得化上不少時日。

史三娘問道：「大俠，你可看出端倪來？」

傅雨生搖搖頭，把針交給他們看，待大家看過之後才道：「在下估計這針必是張鐵匠所鑄，但一來張鐵匠家住冀縣，離此千餘里，二來武林中人放心把兵器交給他，便是因他嘴緊，要想在他口中挖出秘密，也不容易！」

風小小道：「說來說去，還是找不到綫索？」

「在下之見是楊兄弟之死，必與其父母之死有關，三位是否同意？」

三人想了一下，都覺得可能性極大，一齊點頭稱是，傅雨生自蓆下取出寶刀與刀譜與史三娘母女觀看，兩人看後覺得都甚是奇怪，可是又看不出端倪來。

傅雨生輕嘆一聲：「老實說，在下也未見過這種刀法？」

「妾身亦未見過那樣的鋼針。」

傅雨生目光一亮，道：「刀譜與鋼針莫非是同一出處？」

甄河靖道：「極有可能，但這刀譜楊兄之父留下來的，這又如何解釋。」

傅雨生沉吟道：「殺死楊氏昆仲的，可能是他倆父親的同門，咱們可以作一推測，楊家兄弟的父親是被人追殺的，會不會因爲他背叛師門，却讓同門追上殺死，當時楊父未必斷氣，所以仍能負傷逃脫，可惜到了本村外便不支而亡了！

「楊父的同門，這些年來料仍未心息，一直在追尋楊父，後來他們知道楊父巳歿，却遺下兩子，於是父債子償！」

甄河靖道：「廿年的仇恨仍未磨滅，太可怕了！看來楊兄之父必是邪派門下弟子，看他們的刀法與暗器也知個大概。」

風小小道：「這樣咱們要想替水哥他們報仇，可不容易了。」

傅雨生道：「這可難說，也許他們還會來，他們再來，可說是好事，也可說是壞事，好的是咱們有機會逮獲他們，壞的是他們再出現必是爲了殺人！」

風小小一怔。「殺誰？」

「咱們既然已知道他們一些秘密，要殺的自然是咱們，所以從今開始大家都得小心一點，尤其是你倆母女。」

史三娘道：「多謝大俠關心，天快亮了，咱母女也得回去了，改天再見。」

傅雨生親送她倆出村，當他們返回水神廟，目光一抬，無意中發覺神龕內的那尊及人高的水神不見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喝道：「甄少俠，甄少俠！」

裏面沒人應他，傅雨生心頭一懍，連忙飛身入內，一脚踢開房門，只見裏面黑燈瞎火，却不見甄河靖。

傅雨生摸出火摺子，一幌幌亮，火光下却見房內一切無恙，只少了一人，他吸了一口氣，再度退了出來，向內堂走去。

只見靈堂上立着一人，正是甄河靖，傅雨生問道：「甄少俠，你在做什麽？」

甄河靖一動不能動，傅雨生緩緩走前，目光在靈堂上左右掃射，又凝神靜聽了一陣，發覺再無別人，便走前解開甄河靖的痳穴，但甄河靖仍不能動彈！

傅雨生一怔，心頭倏地一動，走至他後背，果見甄河靖後頸啞穴上金光一閃，傅雨生左手食中兩指伸出，鉗住針尾，輕輕一拔，手上已多了一根鋼針，與楊高原身上那根一模一樣。

甄河靖急道：「大俠，偷襲小弟的人，在靈堂後的暗室內。」

傅雨生道：「你身上痳藥藥力過了沒有？」

甄河靖吸了一口氣，道：「勉強能動！」他艱辛地邁出一步。

傅雨生抽出匕首，用刀尖挑開暗門，一閃身便跳了進去，只見裏面窗口洞開，傅雨生湊前望出去，外面一片漆黑，什麽也看不到。

一個異响在他背後响起，傅雨生急忙回頭一望，但見甄河靖手握長劍跟着走進，道：「好厲害！」

「咱們出去看看。有火摺子沒有？」

「有！」甄河靖緊跟其後躍出窗外。

傅雨生道：「你向左走，我向右，走出二十丈便回來，若有什麽發現，立即發嘯示警。」

兩人分頭各行十步，稍停一停，向四周瞄射，然後再向前走，到二十丈就停下，傅雨生叫甄河靖過去，兩人再聯袂向前搜去。

可惜湖畔岩石密佈，加上風急，要想搜人，可不容易，兩人找了一陣，終於回去。

「甄兄弟，你剛才怎會受襲？」

「大俠去後不久，小弟忽聞靈堂上有異响，於是走出去查看，不想背後風聲一响，小弟轉過身去，緊接着後頸一痳，便不能動彈，也不能開腔了，接着小弟覺得靈堂後走出一個人來，小弟只道此命休矣，不料屋瓦上忽然傳來一個輕响，那人便又隱去，不久大俠便進來了。」

甄河靖猶有餘悸地道：「若非大俠及時回來，小弟這條命早已完了。」

傅雨生則嘆息道：「可惜讓他們逸去。」走回廂房，他忽然想起一事，問道：「剛才你可曾聽見前堂有什麽異响？」

「沒有。」甄河靖沉吟道：「大俠有何發現？」

「殿內那尊水神像不見了！」

甄河靖一怔。「有這種事？那尊塑像可不輕。」

「咱們過去看一看是否有什麽痕跡留下？」

兩人來到廟殿，目光一及，又怔住了，那尊水神塑像，不是好端端地站在神枱上麽？

傅雨生心頭怦怦亂跳，舉着火摺子走前一照，只見神枱上一塵不染，沒有一絲痕跡留下。

「大俠你沒看錯吧？」話一出口。甄河靖才猛覺不妥，忙道：「對不起，小弟實在太驚奇了。」

傅雨生道：「不必多說，咱們搜一搜！」言畢拔身而起，落在橫樑上，橫樑沒有足印，上面却有個天窗，傅雨生長身推開天窗，一陣寒風吹進，兩根火摺子一齊熄滅。

就在此刻，忽聞一聲嘩啦啦的暴响，傅雨生連忙躍落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甄河靖忽然大叫一聲，傅雨生標前兩步，喝道：「兄弟，什麽事？」

眼前一晃，傅雨生右手匕首倏地刺出，但聞「篤」的一聲，匕首已刺着一物，風聲再一响，廟殿內已歸於沉寂。

傅雨生不敢怠慢，後退一步，再度把火摺子點亮，火光一起，只見甄河靖倒在地上，胸前一片血跡，神枱上的水神像已經碎裂，他右手匕首刺着的是一塊泥頭。

再一看，那泥頭赫然是水神塑像的一角。這刹那，不知爲何，傅雨生後背上忽然升起一股寒意。

傅雨生不及再搜查，蹲下身子檢查甄河靖的傷勢，他伸手一探，原來已沒有了鼻息。

傅雨生對他甚有好感，見他暴斃，心頭不由升起一股怒火。

甄河靖既然已死，傅雨生立即自地上竄了起來，飛向後堂。

後堂一眼望去，不見一人，傅雨生慢慢前進，到了廂房後，側耳一聽，不聞聲息，他心念一轉，估計對方經已逸去，便又退回前殿。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凌亂的脚步聲，傅雨生心頭一跳，忖道：「莫非對方改變作風，明目張胆而來？」

心念未了，廟門已砰砰砰地响了起來，傅雨生喝道：「誰？」

外面一個蒼老的聲音道：「你是誰？老漢賀甲，快開門。」

傅雨生吃了一驚，不知他發生了什麽事，連忙走前把門拉開，只見外面黑越越的，站了十多個人，有老有壯，爲首那人正是賀甲。

「村長，發生了什麽事？」

賀甲臉上滿佈驚悸之色，道：「你們都出來，不要住在廟內。」

傅雨生一怔，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請村長明言。」

賀甲料不到這乞丐如此可惡，喝道：「你到底聽不聽，不聽的明早便給我離開本村。」

「我無暇跟你廢話，甄少俠剛才被人殺死，你們來得正好。」傅雨生言畢走了回去。

賀甲吃了一驚，歎聲道：「你，你……你說什麽？誰死了？」

「甄河靖！」傅雨生頭也不會回地道。蹲在甄河靖身邊，解開他的外衣，目光一落，忽然怔住了，外面一片血跡，裏面却毫無傷痕。

這一看大出傅雨生的意外，接着，外面又傳來一個怪响，傅雨生回頭一望，只見廟門外，跪下了十多個人，向內膜拜，口中唸唸有詞。

傅雨生問道：「你們在做什麽？」

一忽，賀甲大聲道：「你們得罪了水神，還不趕快出來！」

傅雨生微微一笑，道：「村長放心，在下不怕。」

「哼！你只是個要飯，有事時隨便那裏都去得，咱們世居在此，可避不了。」

傅雨生道：「到底是什麽事，請村長說個清楚，你怎知咱們得罪了水神？」

賀甲道：「剛才老漢在夢中見到水神顯靈，告訴老漢說有人冒瀆祂，要老漢立即把你們趕掉，否則便要降禍，今年不但魚獲欠缺，而且有瘟疫。」

傅雨生眉頭一皺。「做夢之事，怎能作準？」

賀甲認眞地道：「誰說做夢？老漢醒來時，見到水神站在床前，說了話後，一眨眼便不見了，這分明是水神在顯靈啦，吹，甄小哥怎會死的？九成便是因爲得罪了水神，所以才被水神賜死。」

傅雨生也不跟他辯論，深知三言兩語實在不足以說服他們，便道：「請村長進來看看如何？」

「老漢不敢冒瀆水神……」

「水神只是怕我冒瀆祂而已，並沒說不准你進來。」

大概賀甲認爲有理，便帶着兄弟子侄進來，目光一及，見神像已裂成一塊塊，不由怒道：「你這要飯的，當眞作孽呀，早知那天老漢便不收留你。」

傅雨生道：「神像是自己破裂的。」

「我不管你，總之明早你要立即去請一尊回來。」

傅雨生正容道：「村長，請你相信我，在下無意與你爲難，而我相信根本不是水神顯靈，而是人爲的，你們以前見過水神顯靈沒有？」

賀甲一怔，說不出話來，傅雨生道：「村長放心，相信不久，我便可以還你一個公道。」

衆人收拾了一下，傅雨生找不到甄河靖的傷口，便問賀甲：「村長，那水神還跟你說什麽話？」

「祂說水兒也是因爲得罪了祂，所以才……」

「那麽楊高原和聾老頭呢？」

「祂只提聾老頭失職，却沒提楊侄子。」賀甲思索地道：「祂還說明日湖上的冰便開始融解，最遲不會超過後天。」

傅雨生眉頭一皺。「祂眞的這樣說，還有什麽？」

賀甲囁嚅地說道：「祂還說你與史三娘母女和這個甄小哥要對祂不利，還說你心……」

「老丈但說無妨。」

賀甲退了一步，結結巴巴地道：「你莫生氣……祂說你心地惡毒……會爲本村帶來災難。」

傅雨生一怔，本想大笑，却又恐會嚇怕他們，便搖頭道：「簡直胡說八道，你們千萬莫相信祂的鬼話！」

賀甲臉色大變。「你，你……你敢冒瀆祂？」

傅雨生微微一笑，走進廂房，見楊樂水父親留下的刀譜與刀仍然放在床頭，便把刀譜收入懷內，手握寶刀，走向靈堂，引頸一望，楊高原仍好好地躺在棺內。

就在此刻，他腦海內靈光一閃，身子一震，一個風車大轉身，奔回廟殿。「村長，史……不，宋三娘家居所處？」

「七里石村。」

「如何去法？」

賀甲只道傅雨生欲對宋三娘母女不利，囁嚅地道：「老漢不知道。」

傅雨生哈哈一笑，道：「現在水神已降在我的身上了，不信你看。」手指一指，賀七龍哎喲一聲，跌倒地上。

「村長你扶他起來看看。」

賀七龍叫道：「我不能動了，我不能動了。」一驚急攻心，幾乎哭了。

賀丁大聲喝道：「惡丐，老夫跟你拚命了！」

傅雨生運起內勁，曲指一彈，一股指風襲去賀丁的痳穴上，賀丁登時不能動了，但仍罵個不絕。

傅雨生故意怒道：「你們還不相信我身上已有水神的能力麽？我叫他開不了口！」再彈出一股指風，封住賀丁的啞穴，賀丁喉管胡胡亂叫，發不出聲來。

這下，賀甲登時深信不疑，都一齊跪在地上，叩頭如同搗蒜，傅雨生道：「都給我起來，只要有人帶我去七里石村宋三娘家，我便饒了他們。」

賀甲叩頭道：「水神爺爺，隨你指點要誰吧。」

傅雨生解開了賀七龍的痳穴道：「叫七龍帶路。」回身再解開賀丁的穴道，抓住賀七龍後背衣衫，如飛似的飛射出去。

賀七龍一顆心怦怦亂跳，只覺自己如同騰雲駕霧般，又似大鳥在天空遨遊，心頭又驚又喜。

出了漁村，傅雨生問明了方向，仍然拉着賀七龍急飛而去。

賀七龍在路上不斷指點途徑，一刻便到了七里石村史三娘家居那棟石屋外面。

「宋三娘就在裏面。」賀七龍道。

「你就在這裏等我，不要亂跑。」傅雨生叫道：「史三娘，史三娘。」

屋內沒有回音，傅雨生心頭一沉，一脚把門踢開，一手抓住火摺子，一手提着楊高原父親遺下的那柄刀，跨了進去。

屋內一片寂靜，伸手不見五指，傅雨生把火熠子晃亮。

火光剛一起，背後一道金刃劈空之聲

傳來，傳雨生反應極快，他不知偷襲的人是誰，不敢反擊，吸氣竄前一丈，再一個轉身，眼前的光一閃，一柄刀又再刺來。

這一招似曾相識，傳雨生身子一偏，又讓一招，目光一及，已看出對方是個全身都裹着黑布的人，那人變招極快，手腕一翻，直刺的招式，竟能化成斜劈。

傳雨生手中刀及時揚起，格開對方那一招，那人見他手中刀與自己的一模一樣，輕嘆一聲，傳雨生更肯定那人與楊高原之父必是同門，當下有意留下活口，把刀一翻，斜劈對方手臂。

就在此刻，背後又有一道金刃劈空之聲傳來，傳雨生身子倏地一蹲一縮，手中刀向後一劈，只聞一道悶哼聲響起，接着又是「蓬」的一响。

傳雨生看也不看背後，斜竄起來，手中刀一化二，二化四，招招指向對方要害。

他雖未曾苦練過刀法，但所謂一理通，百理明，那人的刀法雖然詭異，但都未能逃過他一對利眼。

那人目光忽然露出畏懼之色，邊戰邊退，傳雨生恐被他逃出屋外，會傷及賀七龍，狠下心來，覷得一個破綻，手中刀閃電般一劈。

「喀嗤」一聲，那人連臂帶刀跌落地上，人也虛虛浮浮，走了兩步一跤滑倒。

傳雨生忙道：「七龍，快進來！」

賀七龍聞聲過來，目光一及，嚇得牙齒格格碰响，傳雨生道：「不用怕，這些都是壞人！」他見石屋頗小，中間是座小廳，兩旁是寢室，後面則是灶房。

賀七龍道：「這裏好像沒人……」

傳雨生推開左首那間寢室房門，房內沒人，忙又走向右首那間探看，只見床上蜷縮着一個黑衣人，面對內，看不到樣貌，但看身形却是個女子！

傳雨生把火摺子交給賀七龍，走進去輕輕扳過那女子的身來，却是史三娘。

傳雨生略看幾眼，知道她中了痲針，又被封住啞穴，連忙解開穴道把她搖醒。

史三娘醒來，見到傳雨生，立即道：「大俠，快救我女兒！」

「風姑娘呢？」

「她被水神捉去了！」

「水神抓走風姑娘？」傳雨生有點好笑，按說史三娘不是尋常人，絕不該說出這種話來。

史三娘却道：「是水神，快追！」

「不用急，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你慢慢把經過告訴我！」

史三娘道：「咱們一回來，便不能動彈了，然後面前出現一個水神，祂告訴妾身，說要帶走我女兒，叫我不管閑事，否則我女兒便永遠也不能回來了！」

「他為何要帶走你女兒？」

「祂說咱們在水神廟冒瀆了祂，他已勾了甄少俠的魂魄，去做祂的手下……」

傳雨生實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峯迴路轉

史三娘訝然問道：「大俠，你在笑什麽？」

「連你也相信他是水神？」

史三娘道：「妾身只是轉述他的話，並無說我相信他是眞水神！水神有什麽可笑？這個名字，旣可以是人名，也可以是個外號！」

「不錯，咱們便當作它是個外號，不過甄少俠已經死了！」

史三娘吃了一驚，道：「那麽小女她，她豈不是也很危險……」

傳雨生目光一凝，沉聲道：「他們不敢殺她，因為令嫒是個人質，水神會拿她迫咱們放棄追查！」

「如今咱們該怎辦？妾身已六神無主了！」

「大娘可移動否？」

史三娘把臂一抬，大喜地叫了一聲，跳下床來。「大俠，咱們追出去看看！」

「且慢，大娘身上的針還未拿出，剛才坐下看過了，痲針不在後背！」傳雨生言畢與賀七龍退出房去，順手把門帶上。

須臾，史三娘便開門出來了，手上多了一根針。「這根針跟楊侄子身上的一樣！」她提了一盞風燈，在前引路，衆人出了石屋，便低頭找尋地上的足跡。

地上本有積雪，偏生日間已為史三娘母女掃掉，傳雨生又恐賀七龍不回來，賀甲等人會担憂，又不放心讓他獨自回去，只好與史三娘送他回湖豐村的水神廟。

天已將亮，賀甲等人猶在水神廟內等候，正在焦慮之際，幸而賀七龍已回來。

傳雨生吩咐賀甲立即回家，水神廟內的東西不要移動，又匆匆趕回七里石村。回到史三娘家，傳雨生立即檢視，那兩個黑衣幪面人，其中一個因失血過多早已斃命，另外一個，也只剩一口氣。

傳雨生扯下他的幪面巾，喝問：「快說，你們是來自何處的？」

那人呻吟地道：「我們都是水神的手下！」

「水神是誰？」

「什麽……你們連水神是什麽也不知道……凡是與水神有關的祂都能管……」

傳雨生沉聲道：「你不必跟我裝腔作勢，他的巢穴在那裏？」

「水神無所不能，祂愛到那裏便去那裏，我怎知道……」

史三娘冷笑一聲：「這樣說來，你是水鬼了！」

「不是……」那人艱辛地道：「我跟你手上那柄刀的主人一樣……」

傳雨生目光一亮。「此刀主人叫什麽名字？刀鍔上那個蝦字是什麽意思？」

那人臉上忽然露出一絲笑意。「我不會告訴你！」

「我便不信你抵得住分筋錯骨的折磨！」傳雨生語音一落，那人頭一軟，已然斷氣。

史三娘懊喪地道：「早知如此，咱們應該先審問他，再送七龍回去！」

傳雨生搖搖頭，道：「沒用！他是服毒死的！」

史三娘把燈移近一點，果見那人臉上泛上一層青白之氣，對傳雨生的目力，暗暗欽佩。「大俠，我進房一下，你搜搜他的身體吧！」言畢出房，却把風燈放在地上。

傳雨生伸手在他身上摸索了一陣，結果連一件小小的物件也沒有，這一點大出

其意料，因為沒有其他東西尚有話可說，連銀子也沒有，豈不奇怪？

他連忙再到另一具屍體處搜查，情況一樣，傳雨生心中暗暗冷笑：「這樣說來，這批人的巢穴，一定就在附近，否則怎會連銀子也不帶。」

心念一動，拾起地上的兩柄刀仔細比較，無論輕重欵式與楊高原之父的遺刀一模一樣，甚至連刀鍔上也有一個蝦字！

由此可知，楊高原之父與這批人必是同門或同僚，而楊樂水兄弟與聾老頭也是死在他們手下！

他坐在地上，仔細思索起來。當史三娘母女回家時，埋伏在她家內的蒙面人必不止兩個，這些人之中一定有人携着噴筒，而携噴筒的人在捉到風小小之後，便先離開了，只剩下這兩人等自己上門。

假如自己死在他們刀下，則萬事皆休，否則便以風小小的生命作脅！

想到此，傳雨生一顆心寬了不少，對方的目的旣然已明瞭，那麽不久他們必會再派人來提出交換的條件！換言之，風小小至今仍沒生命危險！

正在沉思間，史三娘開門出來。問道：「大俠是否有所發現？」

傳雨生搖搖頭，道：「把他們葬掉再說！」

史三娘自無異議，兩人一個拖着一具屍體出石屋，外面陽光耀眼，想不到只隔一日餘，便出太陽了。陽光下，視物特別清楚，史三娘忽道：「這兩人的皮膚好白，就像是不出閨房的小姐般！」

傳雨生心頭一動，默默掘地，不久安葬完畢，史三娘回房取了兵刃，又把門窗關上，這才跟傳雨生返回湖豐村。

× × ×

賀七龍一回來，賀家上下高興，賀甲忙不迭帶大家回家，剛坐定不久，媳婦兒尚未送上茶來，只見湖星快步走了過來，道：「大爺爺，外面有個人要找你！」

賀甲吃了一驚，急問：「是誰？你見過沒有？長得怎麽樣？」

「孫兒未曾見過，不過看樣子那人長得很斯文，倒不像是壞人！」

賀甲一聽他未曾見過，知道是陌生人，便道：「快告訴他，就說爺爺們去隣村拜年，今日不回來！」

湖星走到門口丟了幾句話，便「砰」的一聲把關門上。

賀甲這才稍為寬懷，不料耳際忽然聽見有人道：「新春新年算個命，看個相，知道今年凶吉，明年休咎！有道是相不看不發，薑不磨不辣！趨吉避凶，預知進退，不可不知！區區是關內有名的鐵口金筆生神仙居士，路過寶地，見此處妖霧重重，特地指點迷津，順便賺點盤川，今日不看，再無機會！」

那人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賀甲有點心動，湖星在門縫後一看，回來道：「原來那人是個相士！」

賀甲看了兄弟一眼，嘆息道：「近來咱們接連遇到幾件傷亡，日前又有水神顯靈，莫非眞有什麽奇禍不成？諸位賢弟，愚兄想請他進來，你們意下如何？」

一向沉默寡言的賀戊道：「但憑大哥主意，小弟沒意見！」

賀己道：「小弟讚成大哥之見，讓他看看沒什麽壞處，大不了花點錢而已！」

於是賀甲叫湖星請相士進來，那相士一入來，賀甲等人都「啊」地叫了一聲，原來此人正是那天在墳地上見過的青衣文士！

賀丁喝道：「你，你這騙子，到底要幹什麽？」

青衣文士微笑說道：「區區確是位相士，那天區區斷定那個佩刀的小伙子過不了立春，如今如何，準是不準？嘿嘿，除非他肯聽話，一步不出家門！但他滿臉殺氣已經形成，看來他是不會聽信區區之言了！」

衆人心頭齊是一懔，賀甲嘆息道：「果然不幸為相士言中，他已於大除夕夜過世了！」

「哈哈，原來比區區所斷還早死了三日！」

賀甲道：「實不相瞞，寒舍近來一連發生了好幾件不如意的事，正想請相士指點一下……」

青衣文士道：「你先把這幾件不如意的事，由頭至終說個仔細！」

賀甲清一清喉嚨，由撫養楊樂水說起，說至臘月廿七有個乞丐來投靠，青衣文士插腔道：「此人有何特徵？」

「三十多歲的模樣，身裁修長，自稱讀過幾年書，還曾經在棺材舖內做過棺材匠……」

青衣文士目光一亮，又問：「如今他人在何處？」

「去七里石村，料一忽便會返回本村的水神廟！」

「好，請老丈再說下去！」

賀甲便一口氣把連日發生的事說了個仔細，青衣文士哈哈笑道：「老丈受人愚弄了，那顯靈的不是水神！」

賀甲一怔，訝然問道：「相士未曾見過，又怎知祂不是水神！」

「若是水神，為何會滿村妖氣？而且妖氣便來自水神廟！」

賀乙忙問道：「可是那乞丐是妖怪所變？」

「非也，那乞丐我相士也曾見過，他是一個專捉妖魔的人，本是天上的武曲星，只因在王母娘娘壽宴上喝多了酒，失言得罪了玉皇大帝，是故被革職下凡受些災難！」

這一說跟剛才傳雨生的胡說不謀而合，衆人更是深信不疑，忙問：「這樣說本村將會平安無事？」

青衣文士又搖頭道：「未必！那妖氣如此濃厚，分明已成精多年，只怕武曲星未必能應付得了！」

賀戊道：「依大師之見又該如何？往後本村的凶吉又是如何？」

「諸位放心，多則百日，少則三日，包保一切無事！」

賀甲鬆了一口氣，道：「莫非大師另有辦法？」

「當然！區區若無幾分眞實本領，怎敢當這生神仙的匪號！」

賀七龍興緻勃勃地道：「大師準備如何捉妖？」

「此乃天機，豈可洩露！待區區先至

水神廟看看，查明匿在裏面的是什麽妖怪再作定奪！不過，在妖氣未清之前，你們不可隨便踏進那廟一步！」

衆人早把他當活神仙，都是滿口答應，青衣文士微笑告辭，信步走向水神廟。

×　×　×

傅雨生與史三娘剛入廟殿，只見樑上飛下一人來，笑道：「小傅這次看你如何再躲！」

傅雨生目光一及，苦笑一聲：「前輩怎會找到此處！」

原來此人正是「僧道俗三神」之一的軒轅子！當下軒轅子笑道：「老夫是如來佛，你只是一隻沐冠猴子，還能跳出我的掌心乎？」

史三娘問道：「大俠，這位是誰？」

軒轅子輕咳一聲，傅雨生知他不敢露相，便道：「是在下的一位父執輩！」

軒轅子道：「區區姓袁女俠貴姓？」

史三娘倒也不敢無禮，道：「妾身娘家姓史，小名三娘……」

軒轅子道：「原來是史金刀的女兒！唔，你的事不必談，小傅，這裏的事，你查得如何？」

傅雨生目光一亮。「前輩已知道？」

「只知大概！甄河靖的屍體呢？」

「在後堂，請前輩跟我來！」

三人到了後堂，軒轅子看了甄河靖的屍體幾眼，道：「此人是被人截脈而死的，你去七里石村有何貴幹？」

傅雨生於是把經過說了一遍，軒轅子道：「你把刀與刀譜拿給區區看看！」

傅雨生依言奉上，軒轅子看了史三娘一眼，道：「請史女俠去找些吃喝的東西來。」

史三娘見他頤指氣使，心頭甚是不快，又碍着傅雨生只得忍怒出去。

史三娘一離開，軒轅子也不看刀譜，含笑道：「小傅，區區以前已告訴你是重妻命，你一直嗤之以鼻，如今見你奸門生輝，眉梢帶喜，不久好事便近。」

傅雨生臉上一熱。「前輩又來胡說了，晚輩早已決定今生不再娶，你又不是不知道！」

「所謂天意難違，又道姻緣天註定，來了的要推也推不開！區區起初以爲是這婆娘，但見她山根低陷，鼻頭尖削，雙顴插天，分明是副尅夫相，與你之相不合，嗯……必是應在她女兒身上！」

「前輩又來了，風姑娘年紀未滿二十，晚輩已經三十有四……」

「哈哈，老夫少妻是福徵，你小子懂得什麽，信與不信在乎你，區區只勸你不要太死心眼！」

「還是正事要緊，請前輩審核一下，看那刀法是源出何門吧！」

軒轅子草草看了一下，道：「奇怪，這門刀法老夫從未見過，而且這刀法也膿包得很，不看也罷！」抓起寶刀觀看，眉頭鎖起，沉吟不語。

傅雨生知道他正在思索，不敢打擾他，良久，軒轅子才道：「不管如何，這個水神的組織所知之人必極少，而且看來惡行也不大。」

傅雨生道：「他們已殺了不少人，還說惡行不大？」

軒轅子嘆了一口氣。「世事複雜，豈能一言以蔽之？你何嘗未殺過人？他們若是奸險兇狠之徒，針上何須淬痲藥，用毒藥豈不更省事？」

「那麽他們又爲何要殺楊氏昆仲，還有甄河靖，他是最無辜的！」

「江湖上殺人滅口之事還少？唔，不提這點了，你剛才說估計他們的巢穴就在附近，區區絕對同意，否則又怎能在這裏神出鬼沒，不留蛛絲馬跡。」

「附近兩字可大可小……晚輩却怕風姑娘……」

軒轅子含笑道：「別怕別怕，區區估計她死不了的！」

傅雨生道：「你又未看過她的相，怎知她是不是夭折相？」

「區區雖未見過她之相，但她娘之相雖尅夫，却能享子女之福，她既無子，所享的自是半子之福，若無女兒，又何來有女婿，那婆娘來了，別急，吃了飯再去找吧！」

須臾，史三娘果然携着食籃進來，軒轅子知道她不服，右手隔空一抓，食籃上那塊罩巾，忽然如遭一隻無形之掌揭開般，飛至軒轅子手中，這刹那，史三娘心頭之震驚程度，實在難以比喻，挺立在天井，雙腳如石柱般，移動不得。

軒轅子却若無其事地吸了一口氣，道：「好香，哈，賀甲那小子還送來一隻大肥鷄，唔，還有酒！」

傅雨生道：「咱們到灶房吃飯吧！」

這廟只有兩張櫈子，軒轅子大馬金刀坐下，又請史三娘坐在對面，史三娘那裏敢坐，軒轅子道：「咱們大人不坐，這孩子還敢坐麽，區區叫你坐你便坐吧！」轉頭向傅雨生扮了個鬼臉！

傅雨生極是尷尬，只得連聲請史三娘坐下，這頓飯，史三娘吃不知其味，而軒轅子則把一壺酒，喝個乾淨！

飯後，三人走出水神廟，信步來至湖畔，抬眼望去，湖上一片白皚皚，陽光照射下，格外耀目。

史三娘忽道：「咦，今年的冰融得好早！」

傅雨生心頭一跳。「那水神告訴賀甲，說今日冰便會融，他怎會知道，難道他眞的是神仙？」當下把話說了。

軒轅子眉頭一掀道：「回廟回廟！」

傅雨生與史三娘不知他弄什麽玄虛，只得跟他回去，軒轅子取出刀譜翻看起來，半晌伸掌在大腿上拍了一下，道：「都明白了。」

史三娘大喜道：「前輩明白什麽？」

軒轅子瞅了她一眼。「你叫區區什麽，前輩？錯了，錯了，區區才大小傅一輩，而小傅又與令嬡同輩，是故你我也是同輩。」

史三娘根本不知他這個輩份是如何推算的，却有點受寵若驚。「晚輩不敢。」

「這那是敢不敢的問題，區區才大小傅三歲，按說是兄弟，奈何我是他父執，他只得叫我一聲前輩，你跟我無親非故年紀又相當，叫我前輩，區區那當得起？」

傅雨生哭笑不得，明知他在爲自己牽綫，一片好意，便任他胡說八道。

史三娘忖道：「這人年紀比我還輕，

那份內力却這麽深厚，也不知他是如何練的！」當下又道：「袁大俠剛才……」

「區區這就說，」軒轅子揚一揚手中的刀與刀譜，道：「這柄刀是在水底下用的，這刀法也是如此而設計的，那種痲針有槽，份量又重，也是爲了方便在水底行事的。現在明白了沒有！」

傅雨生喜道：「前輩的意思是他們躲在水底下？」

「你不是說那兩個蒙面人，皮膚比大閨女還白麽？」

史三娘道：「但水底下怎藏得人？」

「天下事無奇不有，不可輕言可能，也不可輕言不能！」

傅雨生道：「事不宜遲，晚輩這就到水底下去查看一下！」

「別急，待冰融後再去，冰未融，水底一片漆黑，盲人摸象，怎看得清楚？」

「但風姑娘還在他們手中，不能躭誤了。」傅雨生抓起一柄刀，如風般衝出小廟。軒轅子與史三娘只得也跟着出去。

水底宮殿

出了水神廟，史三娘忍不住問道：「袁大俠，爲何你一聽冰融，便會懷疑那些人是生活在水底下的？」

軒轅子笑道：「除非他們生活在水底，否則昨夜爲何便知道今日便會冰融，若不是他們對水流、水溫有深刻的認識，有了七八分把握，又怎敢拿此來愚弄村人，否則不難豈非要露底？」

史三娘由衷佩服地道：「袁大俠不愧是個智多星！」

軒轅子哈哈大笑。「智多星這三個字是你加給區區的，區區並不感有愧。」

說着三人已至湖畔，但見湖冰仍連成一片，傅雨生不由氣餒，史三娘道：「這時候要冰消融非得有三兩日功夫不可。」

軒轅子道：「小傅，明天再去吧，現在給我同去，好好休息一下！」

次日陽光更猛，湖冰已消融，水上飄浮的全是一塊塊的大冰塊，傅雨生插了一柄「蝦」字刀，躍落湖內。一入水，便感到一陣透骨的冰冷，幸而他內力深厚，暗中咬一咬牙，避過冰塊慢慢游出去。

看看離岸已有二三十丈，傅雨生深深吸了一口氣，後沉下去。

他每隔一段時間便浮上水面換氣，而每次換氣，離岸又遠了許多。

史三娘担心地道：「傅大俠這樣到底熬得住麽？」

軒轅子運起「千里傳音」法，把聲浪凝成一綫，送進又浮上水面的傅雨生耳中：「小傅，坐在冰塊上歇一歇，找到人之後，尚有一場惡戰，還有，有了綫索請先上來通知一聲。」

傅雨生果然依然坐在冰上調息起來，軒轅子大覺安慰，轉頭問道：「史女俠在此已住了幾年？」

「快十年了！」

「這附近的人與事，你都了解吧！」

史三娘目光一抬，只見傅雨生又「噗通」一聲，躍落湖中。

傅雨生坐在冰上，並不是趕着調息，他先把各種可能性想了一遍，深覺人類長期在水底下生活實無可能，若有可能，除非水底之下另有乾坤，是故這次他下水，並不向遠處游去，而是橫游。

游了一陣，已至一處湖岸，此處岸高，而是又一片石壁，他心頭一動，先露出水面，換了一口氣，然後筆直沉下，由於他的頭部被冰塊所阻，是以遠處的軒轅子與史三娘並未見到。

過了好一陣，兩人仍不見傅雨生的踪跡，軒轅子大吃一驚，不斷喊話，但都沒有回音，兩人便低頭商量起來……

×　×　×

傅雨生換了氣之後，便筆直沉下湖底，此處岸邊，湖水竟然深逾四五丈，他沿着石壁而游，大約游了七八丈遠，忽見前頭有一團黑影橫住，由於上面仍有大冰塊遮擋着陽光，水下甚暗，傅雨生伸手一摸，這才知道這是一塊長形的岩石堆，與石壁相連，成丁字形，高約七八尺，長逾兩三丈。

傅雨生若要游過去只有兩途，一是繞道而游，二是浮高一丈越過，當然後者省時省力得多，但傅雨生却寧願選擇前者。

他貼着那堆岩石慢慢游去，岩石嶙峋，凹凸不平，上面長了不少青苔、水草，甚至有些不知名的水籐，在石上蔓生，由此可知此處甚少人接觸過，也許離岸不遠，漁夫認爲魚獲不多，也不在此處撒網。

傅雨生游至末端，便貼石轉了過去，就在此刻，他忽然見到石上的水草飄動起來，趁着一柱光綫照下，仔細觀望，這才發覺前頭不遠之處，有一塊岩石在慢慢移動！

這刹那，傅雨生心頭狂跳起來，忙不迭向後一縮，又緩緩上升幾尺，伸手扳住石角，慢慢探出半爿腦袋偷窺。只見那三尺見方的岩石已完全脫離岩石堆，接着游出一個人來。

傅雨生立即向後一縮，藏在一個凹處，過了一陣，那黑衣人便浮了上去，向前上方游去。

這時候，傅雨生便面臨一個抉擇，是跟踪這黑衣人，還是到岩石下探個究竟，幸而他始終沒忘記他此行的目的是爲了救人，所以迅速決定選擇後者。

當那黑衣人已不在視綫之內，傅雨生便翻了出去，只見那堆岩石已回復原狀，只得仔細檢查起來，找了一忽，便見一處岩石不生水草，青苔也有損爛的情況，斷定此處必是剛才那黑衣人的出口，由於不知裏面的情況，他不敢造次，先升上水面換了一口氣。

此處離他下水之處已頗遠，看不到軒轅子與史三娘的影子，也不知那黑衣人已去了何處。

他無暇細想，立即沉下去，到岩石堆前，一手扳住一角岩石，另一手抽出那柄「蝦」字刀來，輕輕刺入石縫內，然後慢慢撬動，一撬之下，便知這石是活動的，於是輕輕把它拉了出來，小石之下便露出一個三尺見方的洞口來，一片漆黑，好像是通往幽冥之路般。

傅雨生仗着藝高胆大，迅速投身入洞，舉目一望，伸手不見五指，便回身把岩石拉回原處，然後向內游去。

裏面的水溫較高，但因只有五尺高，

因此不能筆直前進，也不知游了多久，地形仍不變，傅雨生心頭發慌：「這冰洞到底通向何處，是那些黑衣人的巢穴，還是那黑衣人也只是偶然來此探秘？」

黑暗使人產生恐懼，傅雨生眞想退同出去，可是同心一想那黑衣人既然如此小心把岩石推同原處，證明此處即使不是他們的巢穴，也必與他們有關，加上風小小的安危，使他忘記自己的危險，奮力向前游去。

幸而再游了兩三丈，傅雨生忽覺那水洞高大了許多　已可直立，再游過去，水洞越來越寬，雙手橫伸，也摸不着洞壁。

再進去，水洞已有空空蕩蕩之感，而高處也越來越高，傅雨生慢慢上升，竟然又有個發現，原來水面至洞頂竟有一尺左右的空隙，他心頭大喜，連忙換了一口氣，只覺空氣中帶着一絲霉味。

再游一陣，前頭忽有一絲微光，傅雨生急游過去，這才知道水洞作了一個九十度角的轉彎，一轉到那邊廂，光綫大盛，傅雨生又浮上水面，此時水面離洞頂已有五尺高，水面光芒更亮。

傅雨生循光望去，只見前頭有道石階，石階之上又是一個小洞，但水只至水洞下尺餘，因此那是個旱洞，旱洞之頂，有三個字：水晶宮，却是以夜明珠嵌成，水洞兩旁石壁掛了不少長明燈，夜明珠在燈光映照下，閃閃生光，發出一片綠幽幽的光芒。

「水晶宮？」傅雨生心頭一動，心想楊樂水之父的遺刀上面刻着一個蝦字，必與此有關？莫非是他水晶宮內的「蝦」兵？

傅雨生心頭大喜，再度潛下水游了過去，那石階自水洞之底建起，直至旱洞口，傅雨生踏足台階，身上的水珠滴落水中，發出一片响聲，傅雨生連忙躍了上去，探頭向內一看，但見洞內昏昏暗暗，曲曲折折，看不到底，他輕吸一口氣，向內走去。

剛至一處轉角，忽然風聲一响，一柄刀子急劈過來，這一刀沒聲沒息，來得極快。幸而傅雨生早有戒備，上身向後一仰，左手暴長，食中兩指戳出！

食指不及，但指風透指而出，擊在那人的暈穴上，那黑衣人身子一軟，「噹」的一聲，抛刀灘倒地上。

傅雨生見那人全身都包在一襲黑袍之中，心頭一動，立即解下自己的外衣，跟對方那襲黑袍換上，然後把自己手中的「蝦」字刀抛落水中，改用這人之兵刄。

極目望去，這旱洞全是岩石，料當年建造時，必花了無數的人力，傅雨生提起那人，先在他啞穴上一點，再解開他的暈穴，道：「現在老子問你一句，你便答一句，若有半句虛言，便莫怪我無情。」

那人緊閉雙眼不答，傅雨生解開他的啞穴，問道：「這洞通往何處！」

「水晶宮。」

「你們頭子是誰？」

「水神！」

「廢語，水神是誰？」

「水神便是水神！」那人竟然不知死活。

傅雨生冷冷地道：「我對奸惡之徒，素來不心慈手軟，你莫惹我發怒。」

「這是本宮規矩，寧死不降！」那人目光忽然一亮，道：「前面有處小石洞，是我的哨崗，你帶我去那裏。」

傅雨生略一沉吟，欣然答應，在他的指引下，推開一扇石門，走進一個小石室。

「你若誆我，便教你死無葬身之處！」

那人甚是鎭靜，道：「現在你可再點我的穴道，然後由外面那條甬道直進，便可見到你要見的人！」

「你怎知道我要見誰？風小小被囚在那裏？」

那人道：「我什麼也不知道，你若不滿意，大可以殺了我。」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見他面皮白皙如雪，忍不住問道：「你在此處已有多少年了？」

那人笑道：「我自小便在這裏長大的，不單止是我，此處之人，絕大多數都是如此。」

「此處共有多少人。」

「我不能告訴你。」

傅雨生冷哼一聲，封住了他的暈穴，推門出去，前後一望，都不見人影，這才閃身而出，向內走去。走了一陣，便見前面有兩個黑衣人提刀而至，那兩人見傅雨生走來，不禁問道：「三十七號還未換班，你同來幹什麼？」

傅雨生心頭一動，這一點他倒未曾思慮及，急切間想起那哨崗內並無便桶，腦內靈光一閃，學三十七號的聲音道：「我有點內急。」

左首那黑衣人笑道：「你不是喜歡在水內解決麼？還說這樣可以練暗勁？」說罷哈哈大笑不已。

傅雨生道：「今日不知怎樣，肚子內咕咕亂响，九成是吃到什麼不潔的東西，要腹瀉！」

右首那人忙道：「那快去吧！」

傅雨生忙向前走去，左首那人笑罵道：「三十七，你不是急暈了頭麼，走這條路快一點。」

傅雨生目光一掠，這才發覺左首那邊還有一條甬道，只因光綫極暗，是以不易發覺，他唔了一聲，捂着肚子走了進去。

走了幾丈，甬道一拐，已不見那兩人的影子，傅雨生直起身來，繼續前進，他自然不是便急，是以也不會去找那解決之所，只盼能趕快救走風小小！

走了一陣，前頭已無去路，幸而壁上掛着一盞油燈，光綫頗佳，傅雨生知道必有去路通往另一個地方，因此便在壁上仔細找尋起來。

不料手掌剛落在一堵石壁上，那石壁便陷了進去，露出一道夾縫，傅雨生毫不猶疑從夾縫走進，順手把石壁推出原處。

只見那是一座大堂，燈光珠光一齊照耀，令人目眩，那大堂極大，中間四條石柱，都雕着盤旋的石龍，下面是水波魚蝦，地上鋪着白玉雲石，看來極其雄偉。

廳內有幾個身穿綠衣的少女正在打掃，見到傅雨生，只道是宮內的人，也沒人理他，傅雨生目光一掠，見對面尚有兩條甬道，便硬着頭皮走去。

臨至那裏，忽見右首那條甬道有個綠衣女子走了出來，看年紀已屆中年，手上

托着一個木盤，上面放着幾碟小菜，還有一碗麵。

打掃中的一個少女抬頭問道：「青鯉嫂嫂，那個風姑娘這頓又不吃麼？」

傅雨生心頭一跳，登時把速度放慢，只聽那中年女子道：「是啊，那姑娘不飲不食，也不說話，再下去怎樣成？」

那少女又道：「剛才宮主已派人去她家下書，料不久便有消息。」

「宮主說姓傅的若不回到關內，就不會放人，」青鯉說道：「就怕她挺不了多少日。」

至此，傅雨生已與她擦肩而過，回首一望，那些女人都沒注意他，便迅速射入右首那條甬道。這甬道兩旁掛了不少油燈，地上仍鋪着雲石，傅雨生忖道：「不知風姑娘被囚在那裏！」仔細觀察兩旁的石壁，見有一道細隙，知是石門，便伸手一推，不料却推之不動。

傅雨生心頭大急，四處一摸，都無結果，最後被他發現旁邊有一夥夜明珠，便大着胆子輕輕一按，只聽「嗤」的一响，石壁陷進，傅雨生閃身而入，石門自動關回。石門之內是間石室，裏面桌、椅、床、几一應俱齊，一個少女背門而坐。

傅雨生見她後背與風小小有幾分相似，便輕聲叫道：「風姑娘。」

那女子仍然不動，傅雨生又道：「風姑娘，在下是傅雨生，特地來救你。」

那女子嬌軀一顫，迅即轉過身來，果然是風小小，她見來人身着黑袍，與水晶宮內的服飾相同，不由一怔。

傅雨生道：「風姑娘，你認不出我的聲音麼，我是混進來的。」

風小小心情激動，突然投入他的懷中，哭泣道：「你眞的是傅大哥。」

傅雨生心頭怦怦亂跳，道：「在下正是，咱們趕快出去吧！」

風小小道：「我娘她沒事吧。」

「他與我一個父執在水神廟等咱們，此處的門怎樣開你知道麼？」

風小小走到門後，道：「只須按動這顆夜明珠，門便開了。」

「她們沒有虐待你吧？你爲何不逃出去？」

風小小粉臉一紅，道：「我試過了，又讓她們抓回來！」

傅雨生把刀交給她，道：「你跟在我後面。」伸手一按夜明珠，那門果然立即移開，傅雨生拉着風小小的手走了出去。

目光一及，心頭登時一沉。

原來，甬道兩旁已立着不少黑衣幪面人，傅雨生鎭定心神，道：「我奉宮主之命，帶她去見宮主！」

一個黑衣人哈哈笑道：「剛才咱們還在外面見過哩，你忘記了麼？」

傅雨生這才想起這人正是被自己以內急瞞過的其中一個，他若只一人倒有幾分把握闖出去，奈何帶着風小小，行藏敗露，便毫無把握了，當下只得道：「我是進來才接到命令的！」

那人哈哈大笑。「你大概不知道本宮的規矩，第一道值班的人離開，便由第二道值班的弟兄頂上，我已在哨崗內找到眞正的三十七號了！」

傅雨生暗叫該死，這才知道中了三十七號之計，只聽另一個黑衣人道：「閣下也沒說錯，如今咱們宮主正要見你。」

傅雨生沒奈何，只得拉着風小小跟在他們背後向內走去。

湖底水神

走了一陣，便至甬道的末端，一個黑衣人伸手在壁上一按，立即現出一個水洞，那黑衣人向內喊道：「稟報宮主，人已帶至。」

一忽，裏面傳來語音：「宮主有令，帶他倆進來！」接着石壁洞開，一行人走了進去。只見裏面又是一座宮殿似的殿堂，連壁亦鋪砌上白玉雲石，一塵不染，火光下，光如白晝。

白玉殿堂的盡處，有一丹墀，丹墀之上垂着一道碧綠色的紗帳，紗帳之內，一個綠衣女子坐在一張高背漆金椅上，那女子眼下圍着一塊綠紗，看不到容貌與年紀。

丹墀之前，有一銅猊，裊裊青烟自內噴出，白玉雲石、丹墀、綠帳、銅猊、綠衣女子、黑衣人，組成一幅妖異神秘的圖畫。

「宮主，人已至。」

帳內那女子問道：「你便是傅雨生吧，本宮知道他是中原大名鼎鼎的『半劍震武林』，爲何跑到此苦寒之地？」

「宮主大概對在下不會感興趣吧？問此豈不浪費時間？」

背後的那些黑衣人喝道：「放肆，還不跪下。」

傅雨生哈哈大笑。「傅某若是個貪生怕死之人，今日也不會闖入貴宮，在下無暇與你們廢話，快請水神出來吧。」

那綠衣女子說道：「我便是本宮之主人！」

傅雨生一怔，他實料不到這個神秘組織的頭子，竟是個女子，當下疑惑地道：「你便是水神？」

「不錯，湖底水神便是我。」

「好極，有什麼道兒便劃下來吧！」

「本宮聽說你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連武當派的雪玄子在你劍下也走不了六十七招，很想看看你的廬山眞面目。」

「姑娘既在紗帳之後，又復在臉上加上一塊薄紗，却求見在下之面，不能不說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背後那些黑衣人又是一陣暴喝，綠衣女子玉掌輕輕一拍，那些黑衣人立即噤若寒蟬，傅雨生這才感到她的威力。

若非有常人難及之能，又怎能使手下馴服。

「傅雨生，本宮要見你的面這是抬擧你，你莫會錯意，你雖然武功高強，但在本宮之內可由不得你放肆！」

傅雨生哈哈笑道：「遺憾的是在下從未遇過敵手！」他連自己也不知算怎地會忽然恢復昔日豪邁的氣概，風小小一對妙目一直注視着他，目中神采連現！

「唉，你大概還不知道本宮的『九轉迷魂神針』的厲害，九管噴筒一齊發射，一共八十一枝痲針，廣及數丈，試問你能閃避得開麼？」

綠衣女子說至此，故意頓了一頓，然

後續道：「就算你能閃避得開，風姑娘閃得開麼？只要風姑娘在我手中，你還能發惡麼？」

這席話如一盆冷水，兜頭向傅雨生潑去，傅雨生心頭一寒，豪氣頓挫。風小小忙道：「傅大哥，你不必管我！」

傅雨生輕聲道：「姑娘只管放心。」抬頭道：「宮主此舉用意何在？」

「本宮已把意思闡明！」

「好，傅某便如你之願吧！」傅雨生伸手扯爛頭上的布袋，露出本來的面目。

只見湖底水神目光暴現，隨即叫侍女撩開紗帳，目中之神采忽變失望之色。

傅雨生道：「在下令宮主失望吧！」

湖底水神點點頭，步下丹墀，道：「若本宮好意請你留下，你能答應麼？當然本宮會放風姑娘回家！」

傅雨生道：「恕難從命！」

「你以為還可以安全返回地面？」

「傅某願意拚一拚！」

湖底水神神情忽然激動起來：「你怕什麼？是不是本宮太小，容不了你這條神龍？」

「蟄居於此，與死何異？」

湖底水神一襲綠衣無風自動，心頭顯然甚是憤怒。

傅雨生心頭一動，道：「宮主既然有此自信，咱們何不來打個賭？」

湖底水神淡淡地道：「如何賭法？」

「由我與宮主放手一戰，假如傅某僥勝，則請宮主放咱離開如何？而且在下也立即回關，不再與貴宮為敵……」

「假如勝者是本宮呢？」

「那麼在下便留下來，任由宮主處置！風姑娘則仍放回去。」

風小小驚道：「傅大哥千萬不可！」

傅雨生回頭給她一個微笑，示意她放心，湖底水神道：「你不後悔？」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好，本宮便成全你，你們退開！」

那些黑衣人立即退開幾步，傅雨生也叫風小小退開幾步，抱拳道：「請！」

湖底水神好整以暇地道：「你不問本宮的名字？也不問本宮的來歷？」

傅雨生略一沉吟，道：「在下對武林間的事已沒興趣，知與不知對我來說，並無分別！」

湖底水神目光又是一變。「你說本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宮現在便給你一個公道！」言畢伸手欲解面紗。

背後那兩個侍女大聲叫道：「宮主，千萬不要造次！」那聲音實在說不出的焦慮。

傅雨生一怔，淡淡地道：「傅某隨口而出，宮主不必認眞！」

湖底水神一襲綠衣抖個不停，半响才道：「本宮主意已決，你們不必多言！」解下臉上綠紗，露出一張比冰雪還白的臉龐來！

淡淡的蛾眉，高挺的鼻子，鳳眼朱唇，不帶一絲人間烟火，就像是一尊冰雕女神之像般，這女子看來未過花信，是一位絕色美女，風小小已是美人，但與她一比，竟生自慚形穢之感！

傅雨生仍然神色自若，拱手道：「原來宮主是個公道人，傅某佩服得很！」

湖底水神臉色大變，喃喃地道：「你，你說什麼？」

「在下說很佩服宮主為人公道！」

湖底水神嬌軀一抖，雙眼泫光欲滴，一個侍女說道：「傅雨生，你眞是不知好歹！」

「住嘴！」湖底水神吸了一口氣，冷聲道：「傅雨生，等下本宮出手絕不留情，死傷自負，先此表明，免有怨言！」

傅雨生忽然醒起一半，道：「且慢，傅某有一事相問，你們為何要殺楊樂水兄弟？」

「他們父母是本宮的叛徒！」

「他父母之事與他們何干？宮主不覺得兇殘麼？」

「本宮若不殺他，更兇殘之事將會發生！」

「請宮主明言！」

「此是本宮秘密……除非你留下來，本宮才告訴你！」綠衣女子一頓又道：「本宮若兇殘，又怎會把祖傳的毒針改成麻針？」

「我想問楊樂水之父是什麼名？」

「他叫楊穆，是本宮的蝦男，他妻子上官珠，是本宮的魚女，兩人竟借着上岸辦事，雙雙逃脫，本宮派人追殺不果，料他們已隱名換姓，所以便任由他們，後來才知道他們在外面結下仇家，被人追殺，兩人分頭而逃，楊穆大概欲回宮求救，不料死在湖豐村，此事本宮本不知道，後來才得悉楊樂水是楊穆之子……」

傅雨生插腔道：「所以你們便不放過他？」

湖底水神秀眉一皺，道：「本宮還不致如此好殺，偏生那天他因冰裂落水，恰好碰到本宮的一個蝦男，結果中了一根麻針而溺斃，那蝦男把他送上去……」

「這樣說來，貴宮還不壞嘛！」

湖底水神正容道：「本就不壞！」

「那麼又為何要殺死楊高原？」

「聾老頭本是本宮的一個蝦男，因犯了宮規，所以被送上岸做本宮的耳目，在水神廟當廟祝，本宮為防他洩露秘密處置了他，你大概不會認為兇殘吧！」

「傅某問的是楊高原！」

「假如楊樂水死了被葬，這件事便告一段落，偏生突然冒出一個楊高原來，聾老頭得悉消息之後，立即通知本宮，本宮為了安全計，自然須把楊樂水身上的麻針取出，却不想引來這許多事，最後不得不殺死楊高原，至於甄河靖，參與此事，本宮認為殺死他，也無大碍，不是他死，咱們秘密便外露，也許死的人將更多！」

湖底水神說至此，深深吸了一口氣，續道：「後來本宮認為再殺下去，秘密外露的機會更多，臨時改變主意，所以把風姑娘請回來，要迫你們離開，想不到你竟然能找到此處！」

「貴宮似乎另有隱事？」

湖底水神道：「本宮建造已近四十年，唉，說來話長……」

侍女又道：「宮主……」

湖底水神瞿然一醒，道：「你還有什麼話要問？」

「聾老頭如何把消息傳遞與你的？」

「此是本宮之秘密，無可奉告！」

「如此，傅某已無話可問！請！請！」

湖底水神也抱拳道：「主讓客，你先請！」

傅雨生生怕軒轅子與史三娘久候心焦，也不想多躭誤，不再打話，伸拳虛劈一下，這是他不肯佔便宜的表現。

湖底水神臉色稍霽，道：「小心了！」緩緩發出一掌，傅雨生忽覺身上一寒，這才知道對方練有奇功，不敢大意，也抵出一掌！

兩股掌風相觸，只聞「蓬」的一响，掌風四濺，刮得旁人衣袂獵獵作响。

傅雨生微退一步，只覺對方掌風如冰雪般寒冷，連忙運氣護住心頭，湖底水神却連退三步，但她一停步，便又揮掌攻了過來，這次不再與傅雨生的掌風接實，如魚兒遇水般，在傅雨生四周游動起來。

傅雨生幾番攻擊都讓她以巧妙的步法閃過，心頭微感詫異，湖底水神東發一掌，西發一掌，大殿內寒意越來越濃，那些黑衣人與風小小不由自主又退後幾步！

湖底水神運起功來，臉龐與手掌更形雪白，白得幾乎透明，連咀唇也泛白！

傅雨生不知這妖女尚有什麼奇怪的功夫，不敢怠慢，立即加強攻擊！

激戰中，傅雨生覷得眞切，標前一步，一掌急拍過去，這一掌疾如閃電，他自忖有把握把對方擊斃！

這刹那，他心頭忽然一動，心想：「這妖女尚無大惡，留她一條命吧！」登時把掌力撤去兩成！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湖底水神身子一縮，在極無可能的情況下，自傅雨生的掌底滑開三尺，同時長袖向後一拂，帶起一股寒風！

黑衣人立即歡呼起來：「宮主的『泥鰍身法』又大進啦！」

湖底水神這一着實在大出傅雨生之意料，眨眼間湖底水神的衣袖便已拂至，電光石火間，忙不迭使了招「鐵板橋」，仰身讓開！這一招，傅雨生之掌固然擊空，而湖底水神的衣袖亦拂不到對方，可是長袖帶來的那股透骨寒風，却傳入傅雨生的體內，使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傅雨生連忙運功在體內流轉，長身而起，湖底水神仍然使出「泥鰍身法」，絕不與傅雨生接實，傅雨生大聲道：「宮主難道自知不敵，不敢正面交鋒？」

話音甫落，湖底水神雙脚突然立定，兩掌齊出，兩股冰寒澈骨掌風迎面襲至！

傅雨生大喝一聲，兩掌急拍而出，四股掌風在半空相觸，發出兩道震耳欲聾的巨响，傅雨生退了兩步，湖底水神連退數步，上身正如風中柳葉般，搖幌不定！

傅雨生正想再度撲前，猛覺心口一痛，接着一股寒風升起，身上的功力迅速散去！這刹那，他魂飛魄散，知道自己一邊要應戰，一邊又要運功抵寒，內力用得太盡，使三焦經及足厥陰經的傷患發作！

黑衣人正想搶前護住湖底水神，冷不防，傅雨生砰的一聲，跌坐地上！

這個變化實在大出衆人意料，都怔住了，風小小大吃一驚，快步奔前，撲在傅雨生的身上，含淚叫道：「傅大哥，你怎樣啦！」

傅雨生苦笑一聲：「我舊痛復發，對不起，我不能救你出去了！」

風小小忽然轉頭道：「宮主，我自願留下來，你放傅大哥出去吧！」

湖底水神眞氣流轉，平定了翻騰的氣血，冷冷地道：「我要你做什麼？這條件是傅雨生自己定的，他是大丈夫，料不會食言吧！」

「但他身上有病……」

「這可不屬於條件之內！」

風小小忍不住流下淚來，道：「傅大哥，我不走，我陪你留下來！」

傅雨生心頭一暖，感激地道：「傻妹妹，你娘在等你，你別理我，快走吧！」

風小小正容地道：「不，我不走，就算死，也跟你死在一起！」

傅雨生身子一抖，忽然抓住風小小的手，風小小溫順地任由他的鐵掌握住自己的柔荑，這刹那，他們好像來至一處沒人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消失了，任何聲音也聽不到，只聽到對方怦怦的心跳聲！

傅雨生忽覺風小小手中湧來一股熱氣騰騰的血液，忍不住把手捏得更緊，就在此刻，他忽然覺得自己的血液豁然而通，內力已至丹田升起，迅速佈滿四肢！這瞬間，他心頭之喜，實在無以復加。忍不住顫聲道：「風妹，我病好啦，你不用怕，這次我一定會打贏她！」

湖底水神目光泛着妒火，冷冷地道：「你倆的知心話說夠了沒有？」

傅雨生一躍而起，笑道：「宮主果然公道，沒有乘人之危，在下佩服萬分！」

「傅雨生，你剛才說的話算不算？本宮將派人立即把風姑娘送回家！」

傅雨生道：「宮主之話令人難明，在下輸了麼？」

「你剛才……」

傅雨生道：「我剛才自己因舊病發作，眞氣不聚，跌坐地上，這可不是敗在你手中，何況你剛才也幾乎險險跌倒？難道宮主身子也有病？」

湖底水神臉色更白，胸膛不斷地起伏着。「你眞以為今日能再生離此地麼？」

傅雨生臉色一懍，道：「莫非宮主要食言，來個羣毆！」

「你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食言在先，又豈能獨怪於我！」

傅雨生一怔，喃喃地道：「在下如何不識好人心？」

湖底水神臉色忽然轉紅，說不出話來。風小小輕聲道：「傅大哥，宮主喜歡你，所以要你留下來陪她！」

傅雨生身子一抖輕聲道：「奇怪！」

他兩人的聲音雖小，但仍被湖底水神聽個一清二楚，羞怒地道：「蝦男聽令，不論生死，今日也要把他們留下來！」

那些黑衣人立即把刀抽出，向傅雨生走去。傅雨生道：「風妹小心！」也緩緩前進，風小小緊緊跟在他背後。雙方迅即接近，傅雨生知道今日不用霹靂手段不行，雙掌一分，立即展開攻勢。

那些黑衣人雖然人多，又有兵刃在手，但碰到傅雨生這種絕頂高手，又那裏抵禦得住？眨眼間，便倒下了三四個！傅雨生因要照顧風小小，眨眼間，而不敢猛進了，否則情況將更不堪設想！

湖底水神又驚又怒，喝道：「快佈『九轉迷魂神針陣』！」

那些黑衣人立即散開，只留下五個人，這五個人同時舉起一臂，對着場中的傅雨生與風小小！傅雨生心頭一沉，他自忖最多只能自保，却無法照顧風小小，當下立道：「且慢！」

湖底水神道：「除非你答應本宮的條件，留下來！」

傅雨生心頭甚難作出決定，正在猶疑間，忽聽壁洞中傳來一個焦急的聲音：「宮主，有人攻進來了！」

湖底水神吃了一驚，問道：「是誰這般大胆？」

「小的不知道，只知道來的兩個人，一男一女，都是四十未到，武功極高！」

湖底水神道：「吩咐外面的魚女先抵擋一陣，本宮處理了這裏的事，便帶人出去！」

傅雨生見那些黑衣人都在聆聽，當機立斷，抓起風小小，冲天飛起，剛飛起一丈，便平射而出！那些黑衣人瞿然一醒，連忙發出痳針！可是由於他們分神的原因，時間配合不能一致，出現不少空洞，竟被傅雨生與風小小躲過！

傅雨生拉着風小小在一堵牆上，免了腹背受敵之苦，湖底水神又喝道：「再來！」那些黑衣人又舉起另一臂來，對準傅雨生與風小小。原來他們每臂均縛有一管噴筒，每個噴筒各藏九枝迷魂針！

就在此刻，石門忽然喇地一聲打開，當先走進一個中年文士來，哈哈笑道：「想不到這裏比皇帝老子的皇宮還漂亮！」

傅雨生目光一及，喜道：「前輩！」

風小小則驚喜地叫道：「娘！」

解鈴還須繫鈴人

湖底水神喝道：「你是誰？」

中年文士哈哈笑道：「區區年紀已大，對女子已不感興趣，姑娘問來作甚！」

湖底水神大怒，下令黑衣人把噴筒對着中年文士。中年文士笑嘻嘻地道：「你們怎地還不射？」

湖底水神問道：「你們是怎樣走進來的？」

中年文士道：「從湖光村張財主家下來的！」

湖底水神臉色大變，喝道：「射！」

剎那間，數十枝迷魂針一齊望中年文士射去！

中年文士左袖一捲，把另一中年婦女捲至背後，左袖掩臉，任由那些迷魂針射在身上！針一落，中年文士又一聲長笑，一襲青衣無風自動，衣上那些迷魂針突然反射出去，那些黑衣人忙不迭躍開閃避，傅雨生乘機拉着風小小，衝了過來。

風小小撲入中年婦女懷內，不勝欣喜。「娘，你怎會來此，這位叔叔是誰？」

原來這兩人男的正是軒轅子，女的則是史三娘。當下軒轅子道：「小傅，這女人很扎手麽？」

傅雨生道：「不算扎手，只是她練有一種邪門功夫，一發掌冰寒透體，十分怪異！」

軒轅子「哦」了一聲，湖底水神怒道：「什麽邪功？這是『玉冰玄陰掌』！」

軒轅子啊地叫了一聲，問道：「姑娘姓霍？」

湖底水神一怔，問道：「你如何知道？」這一問無疑承認自己是姓霍！

軒轅子再問：「這樣說霍青龍就是你的爺爺了？」

湖底水神臉色大變，驚呼道：「你認得我爺爺？」

「你是霍揚威的女兒？是在這宮出生的吧？」

湖底水神驚詫欲絕。「你，你怎地什麽都知道？」

軒轅子哈哈大笑，直笑了兩盞茶功夫才停止，道：「姑娘知道自己爲何會在此出生麽？」

湖底水神咬牙道：「怎不知道，這都是拜那軒轅子之賜！」

軒轅子道：「區區便是軒轅子！」

湖底水神嬌軀抖個不停，道：「我爹說軒轅子今年最少有七十多歲，你……」

「不錯，區區今年已七十二歲！」

此言一出，除了傅雨生之外，全皆發出一聲驚嘆！軒轅子道：「剛才那一手功夫，已足以說明老夫的身份，當今之世尚有幾人有此功力？」

湖底水神嬌軀再一震，霍地跌坐地上，雙眼淚花亂轉。軒轅子見所有人都呆如木鷄，問道：「姑娘不想報仇？」

「要報仇也得待十一年之後……」

忽然一個黑衣人排衆而出，倏地抓下臉上的黑布，道：「軒轅子，當年你與霍帮主決戰時，在下也在場！」

軒轅子道：「閣下的面貌區區已沒有印象，你認爲不公平？」

「豈敢？不過你與霍帮主訂下的條件太苛刻了！」

軒轅子奇道：「雙方同意，有何苛刻之處？」

「當日在黃河桃花峪决鬬時，雙方訂下的條件是你若敗了便從此退出江湖，咱們黃河大龍帮若敗了便舉帮退出江湖五十年……」

「不錯，正是如此！」

「但你只一人，退出江湖尚可逍遙，咱們大龍帮上下千餘人……」

軒轅子又截口道：「你莫忘記，區區是以一敵三，而且這條件，你們霍帮主及兩位副帮主都親口答應，認爲合理！」

那老頭慘然一笑。「這只是你們的規定，咱們這些人却無端端享受那五十年的痛苦！而且禍延子孫，使他們長年躲在此處，見不到天日！」

軒轅子道：「區區並無要求霍青龍這樣做，退出江湖，大可以隱在深山！」

「可是本帮樹敵極多，三位正副帮主，全被你廢去武功，咱們若不躲在此處，還不是死路一條！」

這一點可是軒轅子當日不曾想到的！

當下那老頭也道：「當日本帮慘敗之後，帮主下令新入帮的弟兄散掉，帶着一批死士來此，這些人都因爲不能在江湖上立足，所以心内不願意，也只好來此！」

「你們若不是平日行爲太劣，不能容於世，又怎會如此？」

老頭嘶聲道：「但五十年實在是個太

長的日子，咱們子孫……」他聲音突然轉厲：「我尚記得當日來此的共有六百七十八人，如今已是第三代，全宮男女老少加起上來還不足八十人，你知道是什麽原因麽？」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此處工程尚未完成，兩位帮主便死了，霍帮主在本宮完成後一年也過世了，接着舊人們在痛苦中不斷有人自殺，無日無之，當年參與其事的人，只剩下我一個！」

說至此，廳內的黑衣人，包括湖底水神都輕輕聲泣啜起來，傅雨生走至軒轅子身旁，輕輕說了一席話。

軒轅子道：「區區見你們這些年來，無甚惡蹟，加上受了這許多年苦，而殺死楊高原等人又情有可原，決定收回成命，今後任你們活動，不過，若再爲惡，便莫怪區區又再懲戒你們了！」

廳內突然暴發出一陣歡呼聲，軒轅子正容地道：「霍姑娘，區區有一句衷心之言，令祖手段雖然凶殘，但不失是條漢子，所以當日區區才跟他訂下這個條件，但當時區區尚對他無多大的信心，直至此時，才知道他的確是條好漢，拿得起，放得下，說得出，做得到！區區好生佩服，對各位所受的痛苦，區區也有一絲歉意！」

剛才那老頭又道：「前輩，上面那些人……」

「你說張財主麽？區區只是封住了他們的穴道，沒有性命危險！」

「謝謝，他是老朽的兒子，也是少數可以見到陽光的人！」

軒轅子問道：「霍姑娘，你有什麽話要說麽？」

湖底水神霍小青失魂落魄地搖搖頭，神色木然，不知想着什麽。

那姓張的老頭道：「前輩不知，這裏很多人因長年在地底生活，對上面的陽光和風都不能適應，很多人上去一趟回來，不是被陽光灼傷，便是生了一身的疙瘩，所以咱們上去都得把全身包得緊緊的，而且要穿浸過桐油的布，不易透風才行！」

「原來如此！」軒轅子道：「那麽區區便傳授你們一套內功，這種內功對你們抵抗外來的侵襲，有莫大的裨益！不過區區沒有太多的時間，現在先把口訣授與霍姑娘，再請霍姑娘傳授與你們！」

水晶宮上下又是一陣歡騰，霍小青只得打起精神聆聽。過了頓飯工夫，軒轅子才講解完畢，霍小青也記清楚了，軒轅子便向他們告辭。

霍小青忽道：「傅……傅公子，賤名小青……公子以後還會來麽？」

傅雨生心頭怦怦亂跳，道：「在下準備入關了，將來若能在江湖上與姑娘相遇再詳談吧！」

霍小青幽幽一嘆，向他投過一瞥幽怨的眼色。

姓張的老頭帶着軒轅子等人從一道秘道上地面，上面却是一棟大屋，軒轅子解開了屋內那些人的穴道，然後離開。

× × ×

半路上，傅雨生問起軒轅子。「前輩怎知此處是水晶宮的一個據點？」

軒轅子笑道：「當你潛落水之後，區區因久不見你回來，所以便問史女俠，她說此處之人，都有一定武功，所以老夫便有所懷疑！若說他們是生活在水底下，那麽他們也不會像魚兒那樣，吃水草不用吃飯，因此估計他們必尚有一個據點，用來作種種的需要，而據點的人，表面上必須是個大富之家，購買大量的東西才不會引人懷疑，因此區區一知悉情況，便斷定此處有異！」

史三娘接道：「妾身跟軒轅子前輩進入那屋子之後，抓住一個丫頭一問，只知有個地底的貨倉，後來被其他人發覺，混戰起來，却輕易都叫軒轅前輩解決了。「後來我們找到那倉庫，又找到那個通往地底的入口，便鑽了下去，以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軒轅子問道：「小傅，你現在不會再做乞丐吧？」

「晚輩準備入關，嗯，大娘還在這裏居住麽？」

史三娘笑道：「妾身也想回關內看看一些親人，聽說我爺爺過世……」

軒轅子道：「如此甚好，大家一道走吧！」

史三娘說道：「妾身還得回家收拾一下！」

傅雨生也忙道：「晚輩也須走一趟湖豐村，向賀村長交代一下！」

軒轅子哈哈大笑，道：「這個自然，總之是要一齊上道，區區不知趣，也等你們吧！」

傅雨生滿臉通紅，偷眼一瞧，風小小一張粉臉也似被火燒紅……（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恩仇故事

凌霄生・文
可　飛・圖

盪魔傘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劍秋長大後，上路欲尋仇人以報殺父母之仇，半途見一對啞漢盲婦，趙劍秋向婦人討一頓飯吃，剛吃完飯，忽見血魔敎的羅不全來到茅屋前，要置啞漢盲婦于死地，趙劍秋知道羅不全是血魔敎中人，正是當年殺死趙家滿門的仇人之一，立即出手制服了他，把他武功廢了，盲婦才知道趙劍秋正是趙元眞的後人，感激不盡……趙劍秋又來到南華山莊，此刻正有血魔敎的奪命使者，追魂使者來到山莊內，要逼兩湖武林信服血魔敎，這奪命、追魂使者正是趙劍秋殺父仇人，趙劍秋出招立斃兩人，衆人齊聲歡呼，對趙劍秋另眼相看……

血魔難逃刧 俠侶結良緣

趙劍秋謙遜的道：「莊主言重了，其實追魂奪命兩人，與寒家仇深似海，晚輩之殺他們，純是替自己報仇，談不上替莊主解了危困！」

玄風道長插口道：「不然，追魂奪命兩人乃當世公敵，施主雖然報了私仇，但在我輩而言，却替武林除了大害，施主如不接受我輩一番心意，便連貧道也覺顏面無光。」

趙劍秋道：「道長見愛晚輩，實是担當不起。」

太平道長道：「貧道早先聽施主言及，追魂奪命與施主有滅門之仇，但不知施主與趙元眞大俠如何稱呼？」

趙劍秋肅聲道：「不敢，趙元眞正是先父！」

太平道長動容的道：「貧道實不敢高攀，貧道與元眞大俠曾有數面之雅，趙家滿門遭難，貧道悲不自勝，今幸見得故人有後，幸何如之，無論如何也請施主駐節片刻，以待我等略表心意如何？」

這時尚曉揚也走了過來，亦是苦苦挽留，其餘諸人也都你一言我一語的相勸，程雲溪拱手道：「衆意相留，少俠如不肯賞臉，嗣後江湖朋友知悉，定要罵老朽慢待嘉賓了。」

在這種場合之下，趙劍秋就是想走也不可能，只得拱手道：「多承莊主與諸位盛情相邀，只是在下實有要事待理，至多只能打擾片刻便得上路！」

程雲溪大喜道：「能得少俠駐節片刻，老朽於願足矣。」

立刻吩咐莊丁重整杯盤，衆人把趙劍秋推上主位，趙劍秋那裏肯依，說好說歹在客位坐了，程雲溪首先起身敬酒，接着是玄風道長，太平道長和尚曉揚一干人，趙劍秋本來不善飲酒，可是每一個來敬酒的人都非請他喝不可，他推了張三推不了李四，因爲這些人如今都把他視爲大英雄大豪傑，只是這樣一來，趙劍秋不禁喝的酩酊大醉。

程雲溪笑道：「年青人究竟不善豪飲，蘭兒，快吩咐人去收拾一間上房，先讓趙少俠歇息一會再說！」

程惠蘭喜孜孜的走了出去，待房子收拾好，程雲溪親自扶持趙劍秋前去歇息，他此刻心中無牽掛，意態甚豪，同來又開懷暢飲，一直喝到日落西山才盡興而散。

那時羣豪已一個一個的告辭而去，由於玄風道長和太平道長與程雲溪交成莫逆，程雲溪便把兩人留了下來，三人酒後在花園閒談，玄風道長忽然想起一事，含笑說道：「程兄，貧道想起一件事來，只不知道該不該說？」

程雲溪已有了六七分酒意，聞言呵呵笑道：「怎麽？你也和我講客氣了麽？」

玄風道長笑道：「這不是講不講客氣問題，因爲貧道先希望知道蘭丫頭是不是已有了婆家？」

一句話提醒了程雲溪，心想是啊，蘭兒快二十歲的人了，平時雖不斷有人上門提親，但她眼高於頂，一家也瞧不上眼，眼下不正好有一個乘龍快婿麽？如非老道提起，我險些忘了這件大事，心念一閃，當下正色道：「多虧你一言提醒，實不相瞞，蘭兒眼高於頂，至今尚無婆家！」

玄風道長微微一笑道：「你也眞是老糊塗了，眼下便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女婿在這裏不要，還到那裏去找？」

程雲溪嘆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就算我答應，別人不答應也是枉然！」

玄風道長朝太平道長一指，道：「太平道兄與元眞大俠有舊，說起來便是長幼關係，此事如由太平道兄去提，焉有不成之理！」

程雲溪立刻朝太平道長一揖到地，道：「如此有賴撮合！」

太平道長含笑打趣說道：「你素來小氣，咱們得把話說明白，事成之後，你將如何謝媒？」

程雲溪笑道：「事未談妥，便先索謝禮，也沒見過像你這樣貪婪的道士，老朽家中所有，你要什麽，便給什麽！總不能把老朽也當作謝媒禮吧！」

太平道長哈哈笑道：「誰要你作謝媒啊！」

程雲溪正色道：「要不要都無關緊要，不過你既答應做這個媒，我便等你消息，什麽時候給我回信？」

太平道長想了一想，道：「做事貴在神速，貧道這便去瞧瞧如何。」

程雲溪大喜道：「痛快，老夫耑候佳音。」

太平道長微微笑道：「先替貧道準備一桌謝媒酒，貧道去一去就來。」一拱手，朝趙劍秋房中走了進去。

原來趙劍秋休息的房子就在花園右側，距他們談話之處不遠，趙劍秋早時喝了過量的酒，好在他內功深厚，經過兩三個時辰休息，人已清醒過來，剛從床上坐起，便見太平道長匆匆而入，赧然道：「晚輩不善飲酒，倒敎前輩見笑了。」

太平道長笑道：「這是那裏話，賢契現在覺得如何？」

趙劍秋道：「有勞前輩關懷，晚輩自覺已恢復如常。」

太平道長道：「那很好，貧道正有一件事要和賢契談談。」

趙劍秋一面起身肅坐，一面問道：「不知前輩有何見敎？」

太平道長不便一進門就提婚姻之事，故意繞圈子，道：「不知賢契離開此地之後，尚欲何往？」

趙劍秋神色凝重的道：「晚輩尚要往梵淨山一行！」

太平道長驚道：「梵淨山乃『血魔敎』巢穴所在，賢契獨自前往，不嫌太冒險了麽？」

趙劍秋悲憤道：「寒家滅門之禍，事皆由宇文明一人而起，晚輩雖然殺了追魂奪命二人，仍難消心頭之恨，所以非找宇文明索還這筆血債不可！」

太平道長暗暗吸了口氣道：「賢契話雖不錯，只是宇文明不比追魂、奪命兩人，他的七十二路『連環魔鬼杖』法，在當今武林難找到敵手，賢契固可與彼一搏，但如去梵淨山，彼已佔盡天時，地利，人和，賢契單獨前去，貧道認爲實在太不合算。」

趙劍秋拱手道：「多謝前輩關懷，晚輩之意早決，梵淨山便是龍潭虎穴，也要去闖他一闖！」

他語氣堅決，字字落地有聲，太平道長動容的道：「既是賢契堅欲這樣做，貧道自也無話好說，貧道當盡所能發動武林同道爲賢契作後援，如賢契一戰能勝，武林從此太平，如賢契不幸一戰失敗，武林從此只有受『血魔敎』奴役，說來那該是天意了！」

趙劍秋忙道：「前輩切不可爲了晚輩之事驚動武林，晚輩一人做事一人當，如一戰落敗身亡，晚輩雖死無恨。」

太平道長搖頭道：「不然，『血魔敎』如今已是武林公敵，早時大家忍讓，無人敢於挺身而出，今有賢契出面，如果大家再畏縮不前，難道眞要等他們騎到大家頭上去麽？只不知賢契何日動身到梵淨山去？」

趙劍秋道：「晚輩早命陰司秀才羅不全前去通知宇文明，言定兩月之內必去梵淨山找他算賬。」

太平道長聞言不解道：「陰司秀才乃『血魔敎』刑堂香主，賢契又何能遣他前往送信？」

趙劍秋把在仇九娘那裏的事簡略說了一遍，太平道長道：「原來如此，但賢契從仇九娘那裏到此，中途也需一二十天時間，現在算來只有月餘之期了。」

趙劍秋點點頭道：「正是，所以晚輩早時急急趕路，其原因也就在此！」

太平道長沉吟了一會，道：「如此說來，時間已是萬分緊迫，非但賢契要急急趕路，便是貧道也有許多事情要做，今有一事請問，不知賢契定過親沒有？」

趙劍秋微微一怔，暗想這位前輩說話說得好好的，爲何忽然問起我定親事來？當下道：「晚輩大仇未報，怎敢想到定親之事？」

太平道長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賢契報仇固然要緊，成親亦是刻不容緩，既然賢契尚未定親，貧道便作一個現成的媒如何？」

趙劍秋訝然道：「前輩說的是……」

太平道長笑道：「就是程莊主的千金

惠蘭姑娘，不知賢契意下如何？」

趙劍秋心中怦然一動，程惠蘭氣度高華，人品出衆，無論就那方面說，都是理想對象，只是自己大仇未報，假如此次到梵淨山一戰身亡，豈不辜負人家一輩子，一念及此，不禁搖搖頭道：「前輩美意，晚輩只怕有負厚望了。」

太平道長詫異的道：「賢契可是嫌惠蘭不配麼？」趙劍秋惶然道：「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太平道長道：「然則賢契何出見却之言？」

趙劍秋莊容的道：「實不敢相瞞，晚輩此去梵淨山報仇，勝負尚難預卜，假如晚輩一旦不敵身亡，豈不誤了惠蘭姑娘一生？」

太平道長想了一想，道：「賢契之言也甚有理，宇文明武功之高，天下罕有其匹，縱算賢契與他戰個平手，梵淨山乃是『血魔敎』之巢穴，其間高手如雲，到時要能全身而退，只怕也非易事。」

他剛才來提婚，原不知趙劍秋馬上要到梵淨山去踐約，此刻旣知，倒有些暗怪自己先前太過衝動了，趙劍秋拱手道：「能獲見諒，晚輩感激不盡，程老莊主處尚請美言一二，並非晚輩有意却婚。」

太平道長道：「貧道這便回話去！」

突聽一人笑道：「不敢當，像這等重大之事，自應先作個了斷。」

門簾掀處，程雲溪和玄風道長先後走了進來，原來兩人靜坐花園等候太平道長消息，凝神諦聽。趙劍秋和太平道長之言盡入耳鼓，兩人略作商量便一先一後掀簾而入。

玄風道長正色道：「兩位適才之言，貧道和程莊主盡入耳鼓，趙少俠獨叩梵淨山之事，貧道期期以爲不可，未悉少俠能否從長計議！」

趙劍秋搖頭道：「約期已定，實在無法更改，前輩關注，晚輩實深感激！」

程雲溪感佩的道：「大丈夫立身處事，理當而有信，老朽倒贊成趙小哥前往，只是……」

太平道長含笑接口道：「只是這樣一來，貧道想喝蘭丫頭一杯喜酒就落空了是麼？」

就在這時，一人剛好走到窗口，這人正是程惠蘭，原來程雲溪託太平道長前來向趙劍秋提親，她巳在暗處偷聽，心中竊喜，此時悄悄來聽結果，那知甫到窗下，便聽見太平道長那句「要喝蘭丫頭喜酒落空之言」，頓時心痛如絞，暗想是了，我早時將他撵往末座，他此時便存心奚落我，哼，我有那點不及他，難道除了他姓趙的，我便嫁不出去麼？

她素負姿容，加之從小嬌生慣養，此時受了委屈，心中大是難受，片刻也不停留，回到房中收拾了些東西，悶聲不响連夜出門而去。

程雲溪那知愛女這邊發生了事故，聞得太平道長之言，正色說道：「老朽不是不明事理之人，眼前之急，『血魔敎』的事已超越一切之上，兒女之事稍後再談又有何不可？」

玄風道長道：「只要趙少俠不反對這頭婚事，甚麼時候成親都是一樣，只是趙少俠要獨自前往梵淨山，貧道總覺放心不下，程老兒，你這裏人多方便，請即刻發下『武林帖』，叫大家三十日之內趕到梵淨山相會如何！」

程雲溪猶未及答話，趙劍秋連忙接口道：「多謝道長見愛，只是晚輩實不願驚擾大家。」

玄風道長正色道：「少俠並未驚擾任何人，少俠只管去找宇文明報仇，我輩所行，乃在部署一場武林正邪之戰，絕不妨害少俠行事便是！」

話雖這樣說，趙劍秋已知玄風道長怕自己孤身冒險，所以要程雲溪發動武林同道相助，不過玄風道長說話很有技巧，把一件事情化分爲二，迫使趙劍秋無法拒絕，就在這時，突見一名丫環匆匆奔了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道：「老爺，小姐留書出走了！」

程雲溪大驚道：「小姐到那裏去？」

那丫環連忙遞過一張紙條，急聲道：「老爺看這個就知道。」

程雲溪連忙接過紙條一望，只見上面這樣寫着：「不辭而別，爹勿傷心三年之內，兒必習成絕藝與趙某人一決雌雄。」

程雲溪臉色一緊，跌足道：「胡來，胡來，眞是豈有此理！」

玄風道長道：「紙條上怎麼寫的？」

程雲溪把紙條遞了過去，道：「你瞧瞧，這不是胡鬧麼？」

玄風道長接過一看，笑道：「蘭丫頭十分乖巧，我們在這裏說話，她巳在外面竊聽了去！」

太平道長點點頭道：「也許她剛剛來到窗口，便聽見我們說起婚事暫且休提之言，所以才一怒而去，這丫頭也未免太多心了。」

程雲溪嘆道：「都是老朽平日縱壞了她，要不她怎敢這麼胡鬧？」

玄風道長笑道：「這不打緊，解鈴還需繫鈴人，趙少俠，這得偏勞你了。」

趙劍秋雖不知程惠蘭在紙條上面寫些甚麼，但巳知事情多少與自己有關，惶然道：「事情如由晚輩而起，晚輩自應設法把蘭姑娘找回，晚輩只怕她到時不聽勸告，又如之奈何？」

太平道長道：「此事極易，只要賢契向她賠個不是便了。」

趙劍秋俊面微微一紅，太平道長接口道：「蘭丫頭剛走，賢契也急着要趕路，如今正是追人趕路兩便，我們也不留客，大家在梵淨山相見就是。」

趙劍秋點了點頭，當下作別三人而去，程雲溪和玄風、太平兩人還要商議散發「武林帖」之事，把趙劍秋送出大門之後，三人自去忙碌。

程惠蘭不告而別，完全基於一時衝動，走到半路一想，不禁有點懊惱，心想那鄉下佬不要我，難道我就非嫁他不可麼？哼哼，我又何必與他一般見識？

她本想即刻折回去，可是繼之一想，自己人都出了大門，如若回去，豈不給人笑話？咬了咬牙，便又狠起心腸前行，她在紙條上雖然寫明三年後要和趙劍秋一決雌雄，可是良師難求，爹爹武功巳悉數傳給自，現在再去尋師眞不知要到何處去找？越想越不是味道，最後想起自己旣

要長途跋涉，一身女裝也不是事，乃在第二天買了一身男裝，換穿了，她賭氣出走，本無目的地，不知不覺之中，竟慢慢走上了向梵淨山去的道路。

她在路上行了非止一日，那天來到一座名叫「白羅溪」的市鎭，但見商旅雲集，她肚子有些飢餓，在大街轉角處找到一家酒樓，那家酒樓名叫「太白居」，氣派宏大，正面對着大街，後面靠着河流，乃是此鎭有名的酒樓。

程惠蘭走了進去，店家哈着腰迎了上來，笑嘻嘻的道：「公子喝酒麼？」

程惠蘭嗯了一聲道：「有雅座麼？」

那店家忙道：「有有，公子請隨小的來！」

說着，把程惠蘭帶上二樓，在臨窗座位找了一副座頭，程惠蘭目光一掃，但見這座酒樓佈置的十分雅緻，樓中一幅對聯，左面寫的是「世上無此酒」，右聯是「天下有名樓」，程惠蘭微微冷笑，心想好大的口氣。

酒樓上面已坐了二三十名客人，士農工商都有，比較爲人所刺目的是，在程惠蘭斜對面坐了六七名武林人物，他們一面喝酒，一面高談闊論，意態也正豪。

程惠蘭要了半斤酒和幾樣可口的菜，憑窗遠眺，但見碧波如鏡，帆檣如林，心胸頓時爲之一暢，待酒菜送上來，她品飮了一口酒，果覺氣味芬芳，的確不愧上等佳釀，暗想那副對聯倒不全是吹噓之語。

她一面品飮，一面極目遠望，數日憂煩一掃而空，心胸自得其樂，就在這時，只聽對面一人說道：「鄭老二，有件天大消息，不知你可知道？」

程惠蘭循聲望去，只見說話的是個高瘦漢子，此人年約四旬，一身藍布大褂，剛剛把酒杯放下，目視同座一名矮胖漢子，等候答覆。

那矮胖漢子大概就是叫甚麼鄭老二的，眼睛翻了一翻道：「甚麼消息？」

那高瘦漢子道：「聽說江湖上新近出現一名少年高手，此人在『南華山莊』一舉擊斃『血魔敎』中追魂、奪命兩大使者，你可知道此人姓甚名誰麼？」

那鄭老二哈哈笑道：「老胡，這也能算是消息麼？告訴你，那人名叫趙劍秋，十五年前『血魔敎』血洗趙家滿門，此人便是趙家唯一漏網孤兒，新近藝成出道，第一件事便是要找『血魔敎』報滅門深仇大恨！」

那老胡聳然動容的道：「眞了不起，聽說他擊斃追魂奪命兩大使者僅用二十多招，看來眞是『血魔敎』的剋星到了。」

一名黑衣漢子揷口道：「不然，『血魔敎』勢力正如日中天，單憑他一人之力，未必就發生得了作用。」

鄭老二呷了口酒，點點頭道：「是啊，他雖殺了『血魔敎』的兩大使者，『血魔敎』還有一位宇文敎主不說，便是他座下『四大香主』，趙劍秋要想戰勝他們就非易事。」

突聽一人冷冷道：「那也不見得！」

說話的是個瘺臉漢子，此人正是徐萬田，「南華山莊」之戰，徐萬田正是親眼目睹之人，那鄭老二不過道聽途說而已，在徐萬田眼中看來，鄭老二簡直有點胡說八道。

程惠蘭不料徐萬田會在此樓出現，她雖易了男裝，仍怕被徐萬田認出，忙將頭側過一邊去。

鄭老二瞪了他一眼，道：「閣下有何高見？」

徐萬田洋洋自得的道：「高見不敢，諸位巳知道追魂奪命兩人在趙少俠手下，不過只是二十多招，想那『四大香主』武功猶在追魂奪命之下，就算四人聯手，至多也非趙少俠四十招之敵。」

那叫老胡的高瘦漢子見他分析的頭頭是道，不由點點頭道：「不錯，看來只有宇文敎主能和他一搏了！」

徐萬田越說越起勁，接口又道：「這是他主要目的所在，兩人約期早定，諸位到時何妨也去瞧瞧熱鬧。」他乃兩湖人物，想必已接到程雲溪武林帖，故對趙劍秋之事知道的十分清楚。

鄭老二冷聲道：「閣下又非姓趙本人，怎知他們倆約期早定？」

徐萬田得意的道：「實不相瞞，『南華山莊』之戰，在下適逢其會，近日復接兩湖領袖程莊主武林帖，帖上便曾言明此事。」

程惠蘭暗吸了一口氣，心想那鄉下佬眞要去找「血魔敎」敎主麼？他這樣做未免太危險了啊。

就在這時，只見這家酒樓的賬房從樓梯口走了上來，那賬房朝徐萬田拱拱手道：「兄台請了！」

徐萬田笑道：「在下還沒吃完，難道閣下便算賬了麼？」

那賬房搖搖頭道：「不敢，不敢，老朽剛才聽見兄台高論，一時起了興趣，是故也來湊湊熱鬧！」

徐萬田哈哈笑道：「原來如此，不知閣下希望知道些甚麼？」言下之意，好像他對這方面已成了權威似的。

那賬房笑笑道：「多謝，多謝。」

一面說一面找了個空位坐下，又道：「賣酒開店，多喜結交大英雄豪傑賞光駕臨，比如兄台說的那位少年英雄，假如一旦路過敝店，敝店必免費接待，只不知那位少英雄是何長相？多大年歲了？」他表面說的客氣，旁邊的程惠蘭一見，觀感却大不相同，暗想此人分明是有意做作，實則在打聽趙劍秋面貌特徵，他這樣做難道想對趙劍秋不利麼？

女人比男人心細，程惠蘭雖然恨趙劍秋，那是因愛生恨，此刻見這家樓酒賬房打聽趙劍秋的情形，不由替趙劍秋担心，同時也暗暗對賬房留了意。

徐萬田那知高深低淺，更乘勢替趙劍秋吹噓道：「說來眞了不起，趙少俠年齡不超過二十出頭，衣着樸素，五官俊秀，唯一特徵便是天晴下雨，手上都拿一把鐵傘，那眞是一把魔傘，揮動起來有如風輪，追魂奪命兩人便是在他魔傘下喪生！」

他巳有七八分酒意，那賬房只問他趙劍秋的年齡和長相，他却連趙劍秋的衣着鐵傘都說了出來，尤其說到趙劍秋使用那把鐵傘時，更是指手劃脚，口沫橫飛，好像那把鐵傘如今就在他手裏一樣。

那賬房一聽，不覺心頭一震，陰聲道：「原來竟是這麼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

老朽險些失之交臂！」一拱手，竟自下樓而去。

賬房話中有話，徐萬田只顧吹噓，那裏聽的出來，程惠蘭芳心微動，假裝若無其事的探首從窗口向樓下一望，那知不望猶可，一望之下，不禁怦然一震。

原來這家酒樓的樓上和樓下窗房全然大開，一上一下之間空隙甚大，從樓上窗口下望，樓下情景一目了然，程惠蘭目光所及，正見趙劍秋獨自一人坐在窗口桌位淺酌獨飲，兩人的位置也正好一上一下，程惠蘭腦中閃電般一轉，心想我要不要告訴他，這家酒樓的賬房可能會對他不利？

她不敢過份暴露形跡，想寫字示警，一時之間又找不着筆墨，向店小二要吧，又怕店小二起疑，正沉思間，突見樓下的店小二巳替趙劍秋換上了一壺酒，程惠蘭心想他本不善飲酒，爲何今天反而多喝了，情知酒裏可能被人做了手脚，挾了一塊排骨，抖手向店小二手中酒壺射去。

那塊排骨去勢甚急，趙劍秋正好拿起筷子要挾菜，聞得腦後生風，頭也不回的反手一彈，「波」的一响，那塊排骨巳落入水中，趙劍秋神色如故，那店小二却巳臉色大變，把酒往桌上一放，乾笑兩聲，掉頭自去走告賬房。

程惠蘭怔了一怔，心想他這是甚麽意思？如是懷疑剛才那塊排骨有人暗算於他，爲何又不同頭看看想暗算他的人是誰？心念轉動，却見趙劍秋巳把店小二送去的酒喝了下去，她好心得不到好報，不由心中大憤。

就在這時，只見那賬房又走上來，他的臉孔鐵青，徐萬田巳有八九分酒意，見狀忙道：「賬房先生，還想聽消息麽？」

賬房隨口答道：「甚麽消息？」

徐萬田道：「趙少俠巳往梵淨山而去，好戲就在後頭啦。」

那賬房哂然一笑，道：「眞的麽？」

徐萬田大笑道：「我姓徐的何時騙過人來？」

「骨」一聲，又是一口酒喝了下去。

賬房嘿嘿的道：「果眞如此，那眞有好戲瞧的了！」一面說一面走到程惠蘭面前，陰森的目光朝程惠蘭上下一望，冷冷的道：「老朽倒是看走了眼，公子好俊的身手！」

程惠蘭假裝不懂的道：「你是甚麽意思？」

賬房陰聲道：「公子心裏明白，何用老朽多說，哼，你何妨再往下面瞧瞧？」

程惠蘭憑欄下望，就在轉眼之間，趙劍秋巳伏桌不起，只聽樓下有人大叫道：「這位客官醉啦，把他抬到後面暫時休息一下吧！」

程惠蘭玉面微微一變，隨聽那賬房冷聲道：「你雖好心示警，他却當你惡意傷人，救人不成反而惹火燒身，何苦？」

程惠蘭急道：「你待怎地？」

賬房道：「公子旁觀者清，也用不着老朽把話說得太明白，老朽只問你和他是否一道？」

程惠蘭仍佯裝不懂道：「你說我和誰一道？」

咀裏說着話，目光隨之一掃，只見兩名大漢巳把趙劍秋抬起，另外一人拿着他那把鐵傘，竟是非常吃力的跟在後面右邊走去！

那賬房陰陰一笑，道：「公子倒會做作，可知老朽眼裏滲不進一粒沙子，記住，老朽少時自當前來結賬！」

兩人說話，語焉不清，旁邊雖有人聽見，一時也不知兩人明來暗去說些甚麽？

那賬房說過之後，便要離去，程惠蘭突然喝道：「站住！」

一聲「站住」，使得樓上之人都吃了一驚，衆人想不到像他這麽一個文質彬彬的公子哥兒，居然說話也有這份威儀，臉上皆現驚訝之容。

那賬房停足問道：「公子，還要添酒麽？」

程惠蘭哂道：「別在我面前來這一套，你們這家酒樓究竟和『血魔敎』有甚麽關係？」

「血魔敎」三字一出，滿樓之人無不驚訝失色，鄭老二驚呼道：「甚麽？這家酒樓和『血魔敎』有關？」

那賬房乾聲笑道：「兄台別聽那位公子說笑，我們做生意的人，怎會與江湖帮派扯上關係？」

程惠蘭大聲道：「他們不但和『血魔敎』有關，而且開的也是黑店，剛才樓下便有一人被麻倒！」

衆人一聽，不由嘩然驚叫，那賬房怒視着程惠蘭，獰聲道：「公子可是有意和敝店過不去麽？那位客官明明喝醉了，如說他是被店敝麻倒，何獨樓上樓下這麽多人都平安無事？」

鄭老二點點頭道：「不錯，不錯，兄台少見多怪了。」

那叫老胡的人接着拍拍胸脯道：「在下如今仍好端端的，便證明這家酒樓並非黑店，這位兄弟當眞說笑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都不相信，「太白居」的人會在酒裏做了手脚，其實，「太白居」要對付的只是趙劍秋一人，如非程惠蘭早先彈出一塊排骨，那賬房還不會注意到他，程惠蘭見衆人不信，也無暇分辯，她祇關心趙劍秋安危，身子一動，便向樓下奔去！

那賬房雙手一攔，哼道：「公子事情鬧够了，賬未結便想走麽？」

他雙手一攔，外表若無其事，實則雙手巳含着一股內勁撞了過來，程惠蘭單掌一撥，不屑的道：「旣是黑店，還結甚麽賬？」

咀裏說着，人仍往前衝，那賬房發出的內勁被程惠蘭單掌一撥，力道全被卸去，立將式子一變，五指抓了過來，喝道：「不給錢那能走路？」

樓上之人全看呆了，像程惠蘭這麽一個文弱的人會武，巳够令人驚奇，衆人更想不到那賬房竟也是身懷絕技之士，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生意人，剛才一擊，身份暴露，衆人忽然想起程惠蘭早先說出此樓是「黑店」之言，一人驚叫一聲，其餘人之盲從附和，刹時情形大亂，有的跳樓，有的跳水，一邊跑一邊大呼救命，把桌椅碗盤踢了一地。

樓上一亂，樓下也跟亂了起來，一座熱鬧酒樓在幌眼之間走得一個也不剩，但那賬房仍緊緊攔住程惠蘭不放。

程惠蘭冷笑道：「人都走光了，你現在該承認是『血魔敎』的暗樁了吧！」

左掌突然一分，右掌猛推而出，她雙手齊動，身子仍毫不怠慢，再度向樓口撲去！

那賬房大喝道：「都是你！」

單掌揮起，一道沉雄掌勁迎面壓去，但見颷風翻捲，威勢無與倫比。

程惠蘭似是早料他有這一着，不待招式用老，雙手相互交撥，嬌軀疾彈而起，身法曼妙，巳然衝到樓口。

那賬房一擊不中，更加大怒，雙掌一推，大叫道：「老夫看你跑到那裏去？」

程惠蘭嬌軀飛起，半空中不好着力，右掌反圈，借力使力，「呼」地一聲，人巳翻飛而下，那賬房一擊又落了空，不禁暴跳如雷，跟着追了下去，

程惠蘭身子剛剛着地，便有四五名大漢撲了上來，她隨手抓起一張板櫈，東打西撞，那四五名大漢都被她打在地上，她正要向右邊追去，忽從房中撲出四人，擋住了去路。

那四人手上都拿着兵器，靠右一名漢子冷冷的道：「不必到裏面去送死了，把命留在這兒吧！」

程惠蘭不屑的道：「憑你們也配？」

另外一名黃臉漢子罵道：「他媽的，也不打聽打聽，竟敢到這裏鬧事，八成是不想活了！」鋼刀一舉，當頭劈了下來。

程惠蘭左手五指驟伸，那人一聲痛叫撒手而退，程惠蘭乘勢把鋼刀奪在手中。

另外三人正要聯手撲攻，那賬房巳從樓上追了下來，喝道：「石全，你們都退下！」

石全正是那黃臉漢子，聞言躬身說道：「啓禀舵主，這小子扎手得很，可能就是那姓趙的一夥。」

那賬房道：「我知道，姓趙的現在如何？」

石全道：「人仍昏迷不醒，咱們巳把他綁起來了！」

那賬房揮手道：「快去禀告古香主，說咱們巳把人擒住，這裏交給我便了！」

石全應了一聲，飛身出門而去，另外三人則俯身把程惠蘭用板櫈打倒之人扶到另外一間房子去療傷，那賬房大步欺了上去，恨聲道：「你的眼光不錯，這裏正是『血魔敎』的分舵，只可惜你知道的太遲了。」

程惠蘭哼道：「是麽？」

那賬房冷冷的道：「在你臨死之前，老夫想問你一件事！」

程惠蘭哂道：「便是你想問半件事，我也不願答覆，滾開！」「開」字出口，單刀一起，攔腰橫斬而至。

那賬房身子微側，讓過程惠蘭一刀，手臂一伸，便向程惠蘭刀柄拍去，這一招正是攻敵所必救，程惠蘭不得不把玉腕縮回，但她心念趙劍秋安危，銀牙一咬，接連劈出三刀，刀光閃閃，三招都是極其厲害的殺着。

那賬房冷笑一聲，雙手驟起，忽抓忽掌，只見他雙手上下翻飛，招式有攻有守，硬是不讓程惠蘭踏近一步。

程惠蘭大怒，殺招連綿而出，她攻的緊，那賬房便守的緊，程惠蘭雖然有刀在手，一時間却也把他無可奈何，她急在救人，屢攻不下，不禁有些心煩意燥，暗想我如連「血魔敎」一個分舵主都打不過，少時那個什麽古香主前來，不要說救人，就是想脫身只怕也十分困難，心念一轉，鋼刀一横，「嗖」地朝那賬房肩頭砍去。

那賬房探手一抓，程惠蘭刀鋒驟起，突地反圈而回，閃電朝他手臂砍去。

那賬房心中一驚，迫的把手臂撤回，程惠蘭得理不讓人，一聲嬌叱，身子疾彈而起，半空之中一刀劈下，這一招正是他們程家絕學，名喚「凌空虛斬」，那賬房欲退不及，腦頂門着了一刀，慘叫一聲，向後便倒。

程惠蘭殺了賬房，更不停留，直向前面一間大廳飛身而入，目光一掃，頓時爲之呆住！

原來她的目光所及，只見趙劍秋被人雙手反綁，平平仰臥在地上，不久前把他抬進來的兩名店家彎着身子，好像剛剛把人放下，另外拿傘那人雙手伸出，趙劍秋的鐵傘正好滑落面前，三人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看樣子都被人點了穴道。

程惠蘭暗暗吸了口氣，心想這是怎麽回事？如說出手點了那三名店家穴道的是趙劍秋，那他自己又爲何仍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如說暗中另有人相助，那人旣然把店家穴道都點了，爲何又吝於替趙劍秋把身上繩索解開？

她目光流轉，但見室中空盪盪的沒有一個人影，心甚奇怪，只是時機緊迫，也無暇多想，走上一步，要舉刀斷繩，突聽一人喝道：「住手！」

程惠蘭一驚，回頭望去，不知何時，一名駝背老者巳悄沒聲息掩了上來，石全帶了五六名漢子隨後而入，其中一人指着程惠蘭道：「禀告香主，孔武分壇主正是被他所殺。」

程惠蘭聞言心中一動，暗想此人必是那古香主了，他旣能在「血魔敎」中佔得一席香主之位，武功之高，自不待言，我尚來不及把鄉巴佬救醒他便趕了來，今日要想脫離此地，只怕比登天還難，一念及此，芳心大是焦急。

那駝背老者哼了一聲，又道：「胆敢殺死本敎舵主，想必本領不小，老夫只怕你來得去不得！」

一面說一面走了過去，伸手連點三指，原意是想把那三人穴道解開，那知穴道是被他解開了，隨見那三人身子一搖，一齊倒下地去，那駝背老者大驚一望，呼道：「好厲害的手法，你居然點了他們『九陰死穴』，怪不得他們外表如故，實則人早巳死去，老夫倒是把你看走了眼！」嗆啷一聲，寶劍巳拔了出來。

程惠蘭暗暗納悶，心想我若是要有這手點穴功夫，那就不會怕你了，奇怪，究竟是誰出手，若是這人還在此地，也該現身了，何苦叫我一人唱獨脚戲？

她目光一掃，只見趙劍秋仍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暗想就算我此刻將他身上繩索挑斷，他巳中了酒毒，一時仍然無法清醒過來，念頭一閃，只好硬起頭皮道：「老匹夫，你便沒有看走眼又怎地？」

那駝背老者哼道：「老夫看你究竟有多大能耐，竟敢到本敎分舵生事？」長劍

一引，一劍平胸刺去。

這一招看來無甚稀奇，但却是一記攻守兼備的妙着，他只道那三人是被程惠蘭點死，心存顧忘，要知九陰死穴乃百穴之源，在背脊部份最底層，閒常武林高手根本無法拍中，駝背老者不明程惠蘭高深低淺，是以不敢放手搶攻，如是他知道程惠蘭武功僅僅只够殺死孔武時，他出手當不止這麽斯文。

程惠蘭見他劍式不疾不緩，却沉穩而有力，不敢硬接，嬌軀橫移，從側面攻出一刀。

那駝背老者哂然一笑，寶劍一絞，反向程惠蘭刀鋒絞去，招式後發先至，程惠蘭不想對方出招這麽快捷，趕緊把手臂撤回，單刀一橫，硬架而出。

駝背老者不屑的道：「原來你武功不過爾爾，老夫早先把你估量得太高了。」只見銀虹一閃，長劍直奔右肩刺去。

這一招快如閃電，程惠蘭連對方是如何出手都未看清，寒森森的劍氣已然迫近肩頭，她招式已盡，無法出手遮擋，迫的向後一退，駝背老者喝道：「那裏走！」

搶步欺身，好像事先算準了程惠蘭要退到那裏，劍光閃閃，落點之處正是程惠蘭閃退之位。

程惠蘭大駭，欲待再退，可是前後進退之間都被老者阻斷，萬般無奈，迫的用刀封出，這一招匆忙出手，根本不成章法，一刀架出，人正待後退，怎知那駝背老者處處洞悉先機，手臂一振，喝道：「撤手！」

程惠蘭只覺眼睛一花，「噹」的一聲，鋼刀已脫手飛出，駝背老者劍式一轉，劍刃已抵住程惠蘭胸口，哼道：「本敎三名兄弟並非被你點死，你快從實招來，是否尚有帮手隱伏在此？」

他江湖經驗豐富，出手幾招，便把程惠蘭武功看穿，根本不足以點死那三人，只道程惠蘭尚有帮手隱伏暗處，一面說一面望，這間客廳不大，放眼所及，一切景物盡收眼底，那有人影？那駝背老者又不由暗暗稱怪。

就在駝背老者東張西望之際，突聽一人說道：「不錯，他有一位帮手在此！」

程惠蘭芳心一跳，突見趙劍秋手上繩索「綳」然而斷，隨手把鐵傘從地上拾起，笑笑道：「好酒，好酒，害我睡了一大覺！」

石全大驚道：「你……沒有中毒？」

趙劍秋哈哈笑道：「酒雖然有毒，可是趙某自有去毒之法，你瞧清楚了！」

「了」字甫落，只見他把嘴一張，一道匹鍊射出，石全猝不及防，那道酒箭悉數射到他臉上，石全大叫一聲掩面而倒。

那幾名漢子趕緊伸手去拉石全，石全痛得在地上直打滾，那幾人使勁拉過他雙手一望，只見石全臉上滿是血漬，兩眼已被射盲，趙劍秋運酒如箭射出，力道竟是這樣強勁，那幾名漢子睹狀，無不爲之大感懍駭。

程惠蘭暗想，原來他早知道這家酒樓要對他不利，故意把毒酒喝下，實則用內功逼往一邊，我早先認爲他是鄉巴佬，什麽事都不懂，殊不知他機智超人一等，我眞是聽評書落淚，替古人担憂了。

駝背老者臉色微變道：「你便是趙劍秋麽？」

趙劍秋點點頭道：「不錯！」

駝背老者腦中一轉，心想江湖中轟傳追魂奪命兩人都是死在他手下，想不到他年歲竟是這般輕，他震於趙劍秋名頭，一時不敢胡亂造次，寶劍往前一送，原意是想把程惠蘭當作人質要脅趙劍秋，那知觸手之下大覺異樣，朝程惠蘭一望，程惠蘭已是玉面通紅，駝背老者心裏有數，突地哈哈笑道：「有趣，有趣，聽說你還要到梵淨山找本敎敎主報仇，可是眞的麽？」

趙劍秋哂道：「趙某如不找他報仇，又到此作甚麽？」

駝背老者陰笑道：「可惜得很，你已無法再找他報仇了。」

趙劍秋怔道：「難道他已死了麽？」

駝背老者搖搖頭道：「敎主壽比松鶴，焉會猝然而亡，老夫說的是你，你知道麽？」

趙劍秋夷然道：「趙某人又怎樣？」

駝背老者劍刄微抖，只聽「嘶」的一聲，程惠蘭胸前衣服已被他劃破一道口子，露出貼體女衫，趙劍秋心頭微震，擧目望去，脫口呼道：「妳是蘭姑娘？」

趙劍秋剛剛從起上翻起，便覺程惠蘭面貌甚熟，只是一時之間不知在何處見過，此刻見她露出女衫，才恍然大悟，程惠蘭玉面通紅，恨恨瞪了駝背老者一眼，怒道：「你乾脆把我殺了吧！」

駝背老者原不知道趙劍秋和程惠蘭之間尚有某種微妙關係在，只想程惠蘭旣來救人，兩人至少相識，他以劍抵住程惠蘭作要脅，趙劍秋便不得不聽命行事，此刻見兩人表情尷尬，心中更是雪亮，呵呵笑道：「客氣，客氣，老夫怎會殺妳？」

趙劍秋叫了一聲，見程惠蘭不理，知她還恨自己，但她好意前來相救自己，如今反被駝背老者所制，心中大感難過，當下道：「蘭姑娘，咱們早先全是誤會，自妳出走後，令尊焦急不已，特着在下來尋姑娘。」

程惠蘭哼道：「用不着你管！」

趙劍秋搖了搖頭道：「姑娘還恨在下麽？」

程惠蘭玉面一紅，乾脆把頭側過一邊，不加理會。駝背老者冷笑道：「看來你們之間還鬧了一點小誤會，可是，你想不想要她活啊？」

趙劍秋怒道：「放了她！」

駝背老者不屑道：「這麽容易麽？」

趙劍秋咬牙道：「你待怎地？」

駝背老者陰聲道：「你如想她活，便得聽老夫之命行事，先出手點了自己『風府穴』再說！」

程惠蘭不驚道：「不可！」

駝背老者哼道：「女娃兒，現在那有妳說話餘地，妳先前救他，他現在理該救妳，哈哈，這正是投桃報李，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

趙劍秋暗暗吸了口氣，心想他說的不錯，一報一還，兩不相欠，大丈夫立身處世，豈能虧負女人，只不過我如出手自閉了穴道，便待任人爲所欲爲，非但報仇無望，只怕性命也難保。

駝背老者見趙劍秋半晌沒有說話，又

道：「怎麽？捨不得麽？需知我古志中行事素來乾脆，你如果不願答應，我便把她一劍殺死，到時你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爲你而死，你便走遍天下，也要揹上無義罪名！」

程惠蘭大叫道：「你不要聽他胡說八道！」

趙劍秋斷然道：「他說得不錯，我不能揹上無義罪名，我答應他！」

程惠蘭激動道：「你不想報仇麽？」

趙劍秋痛苦的道：「報仇是一回事，無義又是一回事，姑娘好心救我，現今姑娘遭難，在下怎能置之不顧！」

這是極爲平凡之言，但此刻從趙劍秋嘴裏說出，當眞字字如金，程惠蘭大爲感動，顫聲道：「我早先錯怪了你……」

趙劍秋搖頭道：「能獲姑娘見諒，在下雖死何憾，只是姑娘脫險之後，請即時回轉『南華山莊』去，以免令尊懸念！」

語重心長，全是出自肺腑之言，程惠蘭感動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抬眼一望，只見趙劍秋右掌已揚了起來。

在這電光火石刹那之間，程惠蘭腦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轉，她本好心前來相救趙劍秋，那知最後反而成了趙劍秋的累贅，不由百感交集，就在這時，趙劍秋那一掌已即將拍了下去。

程惠蘭急道：「且慢！」

趙劍秋問道：「姑娘尚有何事？」

程惠蘭道：「你如出手自閉穴道，到時他仍不肯放我，你又將如何？」

趙劍秋聞言一怔，暗想是啊，我穴道閉了，全身不能動彈，到時他仍不放蘭姑娘，我不是白白犧牲了嗎？目視古志中道：「請先釋放蘭姑娘，趙某立刻出手自閉穴道。」

古志中眼看趙劍秋即將出手自閉穴道，偏是程惠蘭多了一句嘴，恨聲道：「你問的倒好，假若老夫把她放了，到時你又不肯自閉穴道，老夫又將你如之奈何？」

趙劍秋夷然答道：「趙某絕不是這種人！」

古志中嘿嘿笑道：「話雖不錯，但老夫怎樣才信得過你？」

程惠蘭朝趙劍秋拋了一個眼色，道：「你過來，背對着他，相距五步把身子停住。」

古志中道：「這是什麽意思？」

程惠蘭罵道：「老匹夫，這還用問麽？當劍秋背對着你站在五步之外時，同樣失去了抵抗能力，你一面出手點他穴道，一面鬆手放我，這樣豈不是兩全其美？」

說着，又向趙劍秋以眼色示意，趙劍秋點點頭道：「這個辦法倒也不錯。」

他這一句話一語雙關，一面答覆程惠蘭眼色，一面告訴古志中，爲了救人，他願意這樣做，古志中想了一想，自信趙劍秋轉背站在五步之處，自己伸手可及，就算他武功再高，只要出指一點，無有不中之理，假如自己連這一點都辦不到，那眞是白爲「血魔敎」的「陰魔堂」香主，也枉在江湖上混跡多年了。

他這樣一想，信心陡增，當下點點頭道：「好吧，老夫也不怕你們搗鬼，姓趙的，你可以走過來了。」

趙劍秋道：「當然！」身子一轉，以背後退，向前移進。

古志中兩眼大睜的望着趙劍秋向後移退，趙劍秋每退一步，他的心頭便爲之跳動一下，十五年前趙劍秋被武神救走，宇文明心中一直耿着這件事，如今趙劍秋果然出現，一開始便把他的刑堂香主羅不全武功廢掉，接着又是追魂奪命兩人送命，氣勢之盛，宇文明已感到壓力襲身，立刻傳令屬下各分舵嚴密注意趙劍秋行踪，同時命令手下四大香主分赴各地巡視，古志中份屬「陰魔堂」香主，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奉派來到「白羅溪」，現在趙劍秋爲着捨己救人，眼看即可成擒，在他來說，那是天大的功勞一件，趙劍秋向他退近之時，他焉能不爲之狂喜心跳？

他此刻全副精力都貫注在趙劍秋身上，詎料就當他心神微分之際，倏聽程惠蘭一聲嬌叱，嬌軀一仰，猛然一掌朝他劍刃拍去。

古志中萬不料程惠蘭會乘他心神微分之際出手，不由大怒，立刻劍刃一圈，狠狠的向程惠蘭手腕斫去，嘴裏同時喝道：「賤人，妳不想活了麽？」

他含恨出手，招式之快，當眞快得難以形容，程惠蘭欲待把手撤回，那裏來的及，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陡見趙劍秋疾翻過來，鐵傘一伸，把古志中那一招擋開，程惠蘭壓力一輕，人已向後掠退。

古志中怒道：「姓趙的，你們說話究竟算不算數？」

趙劍秋冷冷的道：「算什麽數？」

古志中哼道：「你剛才說過，我如放了她，你便自閉穴道，她現已脫困，你該實踐諾言了吧？」

程惠蘭罵道：「眞不要臉，這是我自己脫困的，你怎能要劍秋實踐諾言？」

古志中恨道：「賤人，如非姓趙的插手，妳脫得了困麽？」

程惠蘭冷笑道：「剛才劍秋可沒有說，假如我自己脫困，他不能插手啊！」

趙劍秋接口道：「不錯，咱們剛才並沒有這麽約定。」

程惠蘭道：「即使有這種約定，對於『血魔敎』的人來說，也並不一定要遵守，哼哼，『血魔敎』歷來行事，又有幾次遵守過信約？」

古志中嘿嘿的道：「小賤人，妳倒數起本敎的不是來了？」

程惠蘭哂道：「難道不對麽？」

古志中道：「別以爲姓趙的在妳身邊，妳便可以太平無事，需知老夫今夜非將你倆留下不可！」

他震於趙劍秋的身手，當程惠蘭從他劍下滑脫之際，不敢再度進逼，現在一想，趙劍秋就在當面，假如自己不能將趙劍秋擒下，回去也無法向敎主交代，當下一狠心，人已欺了過去。

趙劍秋橫身一攔，道：「只要你有本事，趙某倒不在乎。」

古志中哼道：「那你便試試！」長劍一振，迎面攻去。

趙劍秋不屑道：「這是什麽劍法？」

鐵傘一伸，只聽「叮」的一响，那一劍正好落在鐵傘上，那傘打造奇特，古志中劍刃被傘背一震，反彈而回，他心中一怔，又是一劍攻出，趙劍秋照樣把鐵傘一

伸，古志中原不想和他鐵傘硬架，不知怎的，他這一劍又落在趙劍秋的傘背上，「叮」的又彈了回來。

古志中暗暗吸了口氣，心想他使的什麽招式，爲何我偏偏閃不過去？其實這乃他搶先而攻，趙劍秋不過出手遮擋而已，偏是他武功不濟，無法破解趙劍秋那一招，此刻反說閃不過趙劍秋的招式，當局者迷，他的武功和趙劍秋相比，實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他心中兀自不服，大吼一聲，再度揮劍攻上，這一次，但已用盡了全力，長劍起處，但見劍花錯落，一下攻出七八招。

趙劍秋不屑的說道：「你太不知好歹了。」

鐵傘倏然掄起，手臂疾振，數十道傘影暴湧而出，古志中那七八招被鐵傘一鎖，驟失重心，只聽「噹」的一聲，寶劍脫手飛起，沒入屋樑之中。

古志中大駭一退，臉孔一陣青一陣白，半晌說不出話來，趙劍秋冷冷道：「放心，除了宇文明之外，趙某再不會妄殺一人，除非你們迫我太甚。」

程惠蘭大聲道：「不，『血魔敎』徒人人可殺，何況他身爲香主，更加饒恕不得！」

趙劍秋搖搖頭道：「姑娘話雖不錯，但得饒人處且饒人，『血魔敎』徒就因手段太狠，才遭天下人痛恨，咱們又何必重蹈他們覆轍？」

這話說的程惠蘭啞然無語，心中却想，他武功這麽高，猶自以戒殺爲念，似這等磊落胸襟，天下又有幾人？

程惠蘭心中感慨，趙劍秋見她一旁悶不哼聲，只道她又生氣，當下忙道：「蘭姑娘，何必與他們一般見識，咱們走吧，說不定令尊已等得妳發慌了呢？」

程惠蘭道：「你要我回家麽？」

趙劍秋怔道：「姑娘不回家又到那裏去？」

程惠蘭道：「我要跟你一起到梵淨山去！」

趙劍秋大驚道：「那裏充滿了危險，姑娘怎麽能去？」

程惠蘭道：「那你又怎能去？」

趙劍秋聞言一呆，這句話眞難住了她，他到梵淨山是爲了替家門報仇，但不知程惠蘭去又是爲了什麽？要知他武功雖高，男女相對說話還是第一次，女人一使刁，他便木訥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程惠蘭美目一閃，又道：「你不放心我去是麽？我自己生有雙腿，難道就不能走麽？」

說過之後，大步走了出去。

趙劍秋大急，在後面大呼大叫，程惠蘭只是不理，他無可奈何，只好跟着程惠蘭身後奔了出去，兩人堂皇而出，古志中連正眼也不敢瞧一下，他腦中一閃，立刻飛奔出門，抄了一條小徑，趕到梵淨山去報信。

從「白羅溪」到梵淨山只有四五天路程，假如脚程快一點，三天多就够了，古志中旣抄近路，自然要比趙劍秋和程惠蘭快了一步，四天後宇文明便得了趙劍秋前來的訊息，「血魔敎」上下已嚴加戒備，敎中弟子不分晝夜的不斷在前山後山巡邏，如臨大敵。

趙劍秋一擧擊斃赫連元和戚大方之事，已由兩湖武林人物口中傳遍了江湖，他獨自上梵淨山找宇文明報仇之事，也從兩湖武林人物口中不脛而走，是故凡是距離梵淨山近一點的門派，差不多都向梵淨山集中，大多數的人固然都抱着看熱鬧的心情，但如武當、峨嵋、少林和兩湖武林，則是以支援趙劍秋的姿態出現在梵淨山。

宇文明對於各方雲集的武林人物一律以客禮接待，就是武當、少林、峨嵋那些敵對派別也不例外，他心裏有數，這一戰關係重要，趙劍秋雖是武神之徒，在他看來，趙劍秋習藝只有十五年，就算武神傾囊相授，以趙劍秋年齡來說，修爲方面絕不可能超過自己，只要自己一擧把趙劍秋擊斃，天下英雄對自己懾服，到時禍根剪除，一擧又懾服天下，那又何樂而不爲？

那是五天後的一個清晨，趙劍秋已和程惠蘭在梵淨山麓出現，趙劍秋苦勸程惠蘭回「南華山莊」不聽，又怕她在中途碰到「血魔敎」的人再度遇險，萬般無奈，只好帶着她一同向梵淨山走來。

在途中，趙劍秋和程惠蘭已知天下好手齊集梵淨山，但因此刻時間尚早，梵淨山四週竟是一片寧靜，程惠蘭皺了皺眉頭，道：「時間還早，咱們何不在這裏休息一會，養足了精神再上山？」

趙劍秋激動的道：「多少年來，在下一直夢寐希望有這麽一天，如今旣到達目的地，在下片刻也不能停留，生死在此一戰，在下甚望姑娘稍後上山，免受在下所累。」

程惠蘭搖搖頭道：「這是什麽話，旣然要走，那便一道上山，要生要死也要在一起。」

她說得極其自然，好像陪着趙劍秋死是天經地義一般，趙劍秋大是感激，暗想人生百年，得一紅粉知己如此，雖死何憾，邁開大步走了上去。

兩人剛走上山坡，便見四名大漢閃身攔住去路，右邊那人似是四人之首，開聲喝道：「來的是什麽人？」

趙劍秋宏聲道：「有勞通報，就說趙劍秋特來拜山。」

那四人聞得「趙劍秋」三字，無不爲之臉色大變，他們近數日來日夕不停巡邏，爲的就是預防趙劍秋到來，想不到趙劍秋果眞到了，趙劍秋懷着復仇之心而來，但他却按照江湖規矩依禮拜山，那四人似早經囑咐，趙劍秋報了名號，慌忙從身上拔出三枝响箭，「颼颼颼」一連三响，共是十二枝响箭，拖着刺耳的响聲朝山頭射去。

那十二支响箭發出不久，只見山頭人影閃動，刹時出現了四十多名大漢，這些人先後從山峯掠下，現身之後便堵住通道不放，就在這時，山上响箭亂飛，人也越現越多，都向下如飛掠來。

趙劍秋皺皺眉頭：「宇文明可是想叫這些不相干的人來送死麽？」

程惠蘭目光銳利，突然叫道：「咦，不對，那不是我爹麽？他怎麽？他怎麽也來了？」

就在程雲溪出現不久，玄風道長，太平道長，還有百花劍尚曉揚等人也各自帶

着一大批支援的人相繼出現，程雲溪當先越衆而出，叫道：「蘭兒，原來妳和趙小哥一道，爲父就放心了。」說着，和玄風道長等人一齊走過來。

趙劍秋本想獨自一人前來找宇文明，今見程雲溪等人果然帶了大批帮手前來，心甚感激，和衆人一一見過了禮，這一來，看熱鬧的是看熱鬧的，「血魔敎」徒歸「血魔敎」徒，陣綫分明。

程惠蘭道：「爹，你們怎麽跑到山上去了？」

程雲溪笑道：「咱們早到一天，承『血魔敎』的朋友看得起，一律以客禮相待，咱們却之不恭，倒是受之有愧了。」

忽聽一人接口道：「程莊主好說了，敝敎以仁義行天下，這便是一大證明。」只見「血魔敎」徒紛紛往兩邊一退，從山道中一齊走下四個人來。

風聞而來觀戰的羣豪不下數百，突見那四人出現，神色齊是一動，有人低聲說道：「『血魔敎』四大香主齊出，好戲只怕就要登場啦。」

來的四人之中，古志中也在其內，其他三人年齡也都在五十以上，太平道長走到趙劍秋身邊，道：「賢契看清了麽？靠左那人乃是『血魔敎』『天魁堂』香主黃震，第二人是『地煞堂』香主熊揚，第三人是『人魔堂』香主羅錚，第四人是『陰魔堂』香主古志中，他們四人之中，以『天魁堂』香主武功最高，『人魔堂』香主手段最狠，『地煞』『陰魔』兩堂人品武功都不相上下，四人如今齊出，當是有意把賢契攔截在山下，賢契當心些。」

趙劍秋躬身道：「多謝前輩指點。」

「天魁堂」香主黃震身材高大，看來有如一尊山神，身子兩邊各懸一柄板斧，益增虎虎威勢，只見他伸手朝趙劍秋一指，嚎聲說道：「老古，那小子便是姓趙的麽？」

古志中點點頭道：「此子功力不凡，黃兄切莫以貌取人失諸大意。」

黃震桀桀笑道：「老古你一朝被蛇咬，什麽事都變得小心啦，像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子，也值得害怕？」

「地煞堂」香主熊揚叫道：「老黃，江湖傳言不會有錯，千萬大意不得。」

黃震冷聲道：「我偏不信！」

「人魔堂」香主羅錚道：「老黃，這事不能不信，追魂奪命之事不說，難道陰司秀才之事也有假嗎？」

羅不全適時從人叢中鑽出，叫道：「這小子扎手得很，四位千萬不可托大！」

黃震一聽，神情突然凝重起來。

趙劍秋星目異采一閃，宏聲道：「趙某按照江湖規矩前來拜山，宇文敎主爲何還不出見？」

他氣度雍容，雖只短短兩句話，却不失名家風範，黃震大步迎了上來，哼道：「敎主特着黃某兄弟前來見客，你欲登寶山還需露幾手功夫才行。」

趙劍秋冷冷的道：「這樣看來，你們是有意要攔阻趙某了？」

黃震哂道：「什麽叫有意無意，你旣敢到本敎生事，不露幾手武功，如何能叫人心服？」手臂一抬，已把兩柄板斧揮出，熊揚抽出單刀在右側一站，古志中拔出寶劍立在下首，羅錚屹立不動，看來他是以雙掌對敵。

趙劍秋哼了一聲，大步走了過去，道：「既然你們不肯通報，趙某只好自己去見宇文明了。」

他大步前行，眼看快到黃震身邊，黃震右手板斧已揚了起來，喝道：「回去，，梵淨山豈是你撒野之地！」大斧一揮，斜斜劈了過去。

趙劍秋見大斧劈到，身子微側，熊揚大吼一聲單刀橫撩，跟着攻出一招，不讓趙劍秋前行半步。

趙劍秋哂然一笑，鐵傘輕輕伸出，「噹」的一聲，熊揚那一刀剛好劈在傘背上，他只覺虎口一震，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趙劍秋手腕一翻，傘頂直向羅錚「風府穴」點去！

羅錚雙掌一挫，猛抓而出，趙劍秋不待招式用老，鐵傘已圈回來，直點古志中「志堂穴」，古志中曾領敎過趙劍秋武功，那敢大意，寶劍封出，只守不攻，但望趙劍秋不要從他身邊掠過便算心滿意足。

趙劍秋點了點頭，似是知道他的心意，鐵傘從古志中身前撤回，閃電般向熊揚和黃震點去！

他一出手便連襲四人，招式乾淨俐落，羣豪在旁目睹，無不爲之聳然動容。

黃震大吼一聲：「好小子，眞有你的！」雙手掄動大斧，但見斧光霍霍，上下翻飛，以雷霆萬鈞之勢反撲過去。

羅錚熊揚和古志中也不怠慢，三人配合黃震招式搶攻，但見刀光斧影和劍氣掌風四射飛激，四週氣壓幾乎都快凝結起來，凜冽氣勁向外擴散，站的較近之人只覺勁風拂面生痛，慌不迭的向後暴退下來。

「血魔敎」四大香主聯手，威勢當眞不同凡响，羣豪只看得暗暗震駭不已，心想就算趙劍秋武功再高，要突破這等包圍之勢，只怕難如登天，程雲溪等人的關切就更不在話下，個個臉色凝重，一齊注視門塲，兩眼一瞬也不瞬。

黃震等人一陣狠攻，幌眼攻了三十多招，四人都盡了全力，却把趙劍秋莫可奈何，突見趙劍秋在四人圍攻之中滴溜溜一轉，鐵傘暴然張起，旋疾如風，數聲慘叫先後响起，黃震，羅錚，熊揚滿身鮮血跌退七步，仰天便倒，古志中雖然好些，可是那條右臂已齊肘而斷，一交跌倒在五步之外，肩上血流如注。

趙劍秋一擧連斃三人同時重傷一人，究竟用的什麽招式？塲邊羣豪沒有一個人看的清楚，當黃震他們先後倒下之後，羣豪才如夢方醒，刹時响起雷動采聲！

程雲溪等人更是高興不已，正要趨前道賀，突聽一人冷聲道：「好一招『風轉十八磨』，武神的絕學你都習全了麽？」

羣豪歡呼之聲响澈雲霄，說話之人聲音十分輕微，但却字字清晰打入羣豪耳鼓，羣豪心頭一震，抬目望去，只見一人從半山飛瀉而下，身形甫現，「血魔敎」徒一齊躬身跪拜，羣豪心中跟着一緊，暗想血魔敎主終於出現了。

「血魔敎」主宇文明鬚髮俱銀，手持龍頭拐杖，氣度雍容，只是眼中陰寒之氣太重，心性兇殘嗜殺，羣豪見了他，個個緊繃着臉孔不敢仰視，當眞是人的名兒樹

的影兒，他身形甫現，便有這種懾人威勢，衡諸天下頂尖高手只怕再難找出第二個人來了。

黃震他們自有「血魔敎」徒去料理，趙劍秋瞪了宇文明一眼，神色凝重的道：「家師武學深淵若海，在下所習不過九牛之一毛而已。」

宇文明不屑的道：「你不用在老夫面前說客套話，如果單憑殺死黃震他們的武功，老夫勸你回去苦練十年再來報仇！」

趙劍秋冷然道：「十五年前滅門之恨，自趙某初曉人事之後，便一直耿耿於懷，今得此良機，趙某焉能放過！」

宇文明嘿然冷笑道：「好志氣，老夫倒要看你十五年來在『武神』那裏學了些什麽手藝！」

拐杖一起，杖頭隱隱籠罩趙劍秋胸前五大要穴。趙劍秋忙將鐵傘横住胸前，左掌不斷在胸前輕拂，那樣子就好像一個人在拂面前的灰塵，拂了一層又一層，面前灰塵源源而至，趙劍秋的左掌也一直拂個不停。

趙劍秋左掌不斷輕拂，隱約間只見一陣波浪似的清風向前徐吹，一波接着一波，刹那之間，這陣清風已塞滿他和宇文明所站的空隙，羣豪大感訝異，不知趙劍秋在做什麽？宇文明臉上却立現凝重之色。

宇文明拐杖越舉越高，趙劍秋輕拂之招式也越來越疾，宇文明哼了一聲，足步緩緩移動，趙劍秋也跟着移動。

兩人一步一動，步履甚是緩慢，生像每走一步便得耗去不少眞力，一道圈子轉了下來，太陽已從山頭冒起，兩人頭上也已隱隱見汗。

從外表看去，兩人尚未拚過一招，實際上一道圈子轉了下來，兩人循序蹈進，已以無上心法互攻了數十招，這等攻守之勢最耗心力，是以兩人頭上都隱然見汗，只是在氣勢上誰也没有壓倒誰，所以宇文明第二次又轉動起來。

除了風吹草動，偌大一座梵凈山竟是毫無半點聲息，羣豪屏息以觀，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心房在急速跳動，睜大了眼睛望着鬥場，當第二圈轉完，兩人仍是毫髮無損，宇文明大感不耐，大喝一聲，一杖擊了過去！

趙劍秋揮傘一迎，他知對方功力較自己深厚，不敢硬接，稍沾即分，鐵傘改向下盤攻去。

宇文明陰沉沉的哼一聲，杖頭一翻一壓，不但封住了趙劍秋的攻勢，杖頭一翻之際，還狠狠向趙劍秋胸前撞去，他全身眞力都貫注在拐杖之上，那一撞之式力重萬鈞，趙劍秋吃了兵器短的虧，只好閃出五尺！

宇文明厲聲道：「快納命來！」

他一招迫退趙劍秋，在氣勢上那是難得一手先着，拐杖使開，但見杖影如山，敢情他已施出七十二路「連環魔鬼杖」法，着着狠攻不已。

趙劍秋一招落後，此刻已完全退爲被動之局，東擋西架，應付得十分吃力，宇文明睹狀，攻勢越來越緊，他一口氣攻了五十多招，却不容趙劍秋有一招還攻機會，趙劍秋全仗身法佳妙，往往在間不容髮之際化險爲夷，饒是如此，程雲溪等人在旁莫不驚出了一身冷汗。

程惠蘭緊緊握住爹爹的手，由於關切過甚，她全身禁不住有些發抖，程雲溪連忙安慰她道：「蘭兒放心，他不會有危險。」程惠蘭玉面蒼白的只是搖頭，顯然她已看了出來，如與平常高手對敵，趙劍秋毫無疑問是可以爭回先手，可是他如今對手是名震天下的「血魔敎」主宇文明，宇文明連環魔鬼杖法有神鬼莫測之功，一旦在他手下落了下風，焉能扳回？就在她憂心如焚之際，宇文明又放手搶攻了十多招，突聽他一聲大喝，一杖猛然壓下，這一杖正是看準趙劍秋露出了一處空檔而發，杖頭挽起斗大的杖風，威勢驚人，羣豪一見不由嘩然驚叫，程惠蘭更是險些嚇倒。

說時遲，那時快，陡見趙劍秋身子一盤，手臂疾抬而起，反客爲主，竟然爭回先手，這一招用的妙到毫巔，羣豪只看的神搖目奪，「噹」的一聲，趙劍秋的鐵傘反而壓住了宇文明杖頭。

宇文明目射稜威，哂然道：「老夫倒要試試你內功有了幾成火候！」

雙手握杖，猛然一抬，趙劍秋似是一下擋不住他的神力，身子應手而起，宇文明杖頭揮動，把趙劍秋連人帶揮傘在半空連打了十七八個圈子。

這瞬息間的變化當眞使人目不暇接，當宇文明拐杖一停之際，陡見趙劍秋身子疾速下墜，模樣像是不支翻跌而下，宇文明也知道趙劍秋已被自己內力震得五臟離位而亡，心神微分，那知就在他一分神之間，倏見趙劍秋鐵傘驀然一張，就像一陣旋風般呼嘯着疾捲而下，其勢之勁疾，端的無法形容，待宇文明驚覺揮杖一擋，豈料那陣旋風來的十分古怪，一杖掃空，迎面只見一道碩大的風輪在眼前一捲，「不好」兩字猶未呼出，胸間一陣劇痛，人已跌在一丈外。羣豪睜目看時，只見宇文明胸間裂開一條大縫，鮮血淋漓，連肚腸也流了出來，羣豪歡叫之聲剛剛出口，突見趙劍秋臉色蒼白，身子搖了兩搖，仰天倒在地上！這一來，羣豪又不由驚叫失聲。

程雲溪等人大驚奔了過去，太平道長忙伸手一探，程惠蘭却是迫不及待的問道：「他怎麽樣？」

太平道長長長吁了口氣道：「他剛才被『血魔敎』主宇文明懸在空中，內腑已被震傷，但他仍憑着無比的毅力把宇文明擊斃，這等超人稟賦實是天下罕見！」

程惠蘭急道：「人家問你他的生命有没有危險，你盡說這個幹嘛？」

太平道長笑道：「他雖傷得很重，生命尚無大碍，你們的喜酒我是喝定了。」

程惠蘭玉面一紅，芳心却大感快慰。

太平道長說過之後，忙從身上取出三顆白色藥丸，一一替趙劍秋灌了下去，然後轉臉對程雲溪道：「老丈人看女婿，那是越看越可愛，程老兒，現在該你護送他回『南華山莊』去休養了。」

程雲溪從地上把趙劍秋抱了起來，另外一手拉住太平道長，哈哈道：「走，凡有興緻的朋友都請到『南華山莊』一醉，老夫通請！」

羣豪歡聲雷動，隨着程雲溪父女離開了山梵凈，「血魔敎」徒個個呆若木鷄，目送程雲溪一行遠去……（全文完）

日本歷史宮幃揭秘錄

勞力士・文
可飛・圖

九劍朝天

皇帝患絕症

五百年前，日本明龍天皇在位，伊賀甲賀兩派在江湖爭霸，各出奇謀，禍延皇室，天皇險些喪命，那一塲瀰天大禍由一盆神花引起，這盆花喚做「九劍朝天」。

日本一向把皇帝看做「神」，故稱「天皇」，從幾千年前的「天照女神」開始，日本有了皇帝，一代代的傳下來，到了距今五百年的一段時間，已經傳位六十四代，當時的天皇稱做「明龍天皇」，兩個朝代，就是「六十四皇朝」。

由於天下大亂之後，剛剛平定下來，六十四天皇對於備戰的工作，絕不鬆懈，他本人很少接近女色，四十四歲，晨起練武，不愧是一代明君。

世事難料，櫻花節一連三日盛會，他喝酒無算，昏睡了一晝夜，突然覺醒，想盡辦法然後勉強抬得起右臂，別說揮動干戈了，他猛吃一驚，召喚御醫張平大治郎入宮診視，斷定他患了「風痹」之症，跟全身癱瘓的絕症，只有一綫之差，他更加難受。

御醫張平大治郎窮一生之所學始終無法使皇上的怪病發生好轉，只好據實稟奏，自稱無能，懇求皇上恩准，由他推薦天下名醫入宮診斷，可能有些奇才，擅長醫治「風症」，勝過拖延不理，不過，人心難料，凡是傳喚入宮醫病的人，俱要住在「賓館」，開方用藥之後，先行把那些藥液送到「試驗品」的唇邊，研究別人服食

齊鳴僧入宮

藥物之後有何反應，如果病人吞服湯劑或丸劑的藥物之後喪命，那個名醫便要斬首示衆，反之，醫愈了同類的病人，然後把同樣的藥液送與皇上吞服，治愈了皇帝，賜黃金萬両，升爲一級御醫，此外，作爲試驗品的風痺病人，食藥之後，不好也不壞，那個名醫就遣返原籍，沒有獎賜，亦不加罰。張平治大郎是兩朝元老，所奏甚有道理，六十四皇朝的「明龍天皇」准如所請，立刻訪尋各地擅長醫治風症的名醫，盡快護送入京，並且增加賓館，作爲欵待名醫之用。

御醫張平治大郎想出這一條妙計，作爲卸膊之用，免得他肩負太多的責任，他一直担心皇帝的怪病根本上無法醫治，兩三年後，能够活動的肢體越來越少，勢必變成半身不遂，形如廢人，不過，這一層心事，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半句，只是祈求上蒼賜他一個能醫萬病的神醫而已，他每隔三日就到天照女神的神宮禱告，一心一意的輔助明君。

儘管他的至誠使人看了感動，仍然無法挽回頹勢，由他舉薦入京住在賓館的名醫，半年之內，斬了三人，遣返原籍的人亦有十二個，看來他已經無能爲力了，他自咎於心，在神宮裏面跪拜的時間，越來越長，頭部的前額撞擊祭台横木之聲，也就越來越响，有三次他在跪地禱告之後，血液凝滯，險些暈倒，他仍然執意三天入神宮禱告一次。那天他又照常的在天照女

神的神宮跪拜禱告，心情苦悶達於極點，頭部俯伏，竟然沒法拉起來，他知道自己有七十歲，如果他不能夠提起頭來，不久便是「中風」之症，比較明龍天皇更快的撒手塵寰，焦躁如焚。

突然，有一隻手放在他的前額，輕輕的一托，他不單是頭部能夠抬得起來，呼吸也暢順許多，恍如吃了一碗參湯，驚喜交集，定眼看時，扶他站起來的人，竟是一個和尚，十分陌生。

凡是天照女神的神宮之內所有僧人，俱是穿了白色僧袍而且在左肩搭了一塊紅色披肩的，那種顏色鮮紅如血，一望而知，那個和尚只穿灰色道袍，沒有紅色披肩，顯然不是神宮之內的高僧了，不禁有些奇怪，衝口而出的說：「法師，多謝你相救，看來你不是神宮裏面的人，你怎能在這個地方任意走動呢？」

此僧人笑了笑，合掌爲禮，說：「施主，我不是神宮之人，只是普通和尚，不過，和尚病了照例找一個懂得醫術的人診斷，那個人必須是出家之人，我就是這種人了，可以說是專醫和尚的和尚。」

原來如此，無怪他能夠令人着手回春了，御醫張平治大郎，福至心靈，趕快跟他婉轉的交談，講述他自己每隔三日就到神宮禱告的來龍去脈，跟着懇求他返家細談，研究皇帝的病情。

當時入宮替皇帝醫病的人，全是被逼的，沒有一個貪圖榮華富貴，故此御醫張平治大郎不敢勉強那個怪僧入宮醫病，只好婉詞，邀他回到宮邸飲宴，有機可乘，然後開口，另一方面，他也想試探對方醫術是否有根基，如此用心，可謂委曲求全了，當晚那個和尚慨然作客，酒過三巡，獲悉御醫張平治大郎的來意，笑着說：「御醫，你眞的是至誠可以動天了，也算是你的造化，碰上了我，否則，你再找十年，遍尋天下名醫，仍是白費氣力，你懂得嗎？任何一個名醫，都會分辨用藥的輕重，個個名醫怕殺頭，怎會使用霸道的藥煎湯送給皇上喝呢，他們奉召入宮，只是盼望把那些作爲試驗品的病人，醫到不好不壞，以便脫身，沒有人斗胆用極爲霸道的藥物治理風痹之症，如何可以治癒呢？」

這個和尚法號「東村齊鳴」，法號也就叫做齊鳴僧，欸欸深談之下，御醫不單是知道他的醫理精湛，還知道他沒有出家之前，是當代專醫風寒痹濕四大症候的杏林聖手「東村博」的長子，肅然起敬，更加放心了，力懇齊鳴僧留宿一宵，翌日同赴皇宮朝聖。

那天明龍天皇賜見，齊鳴僧替他把脈之後，順便請皇上用勁分別抬高左右兩臂，細心觀察多時，跪下稟告：「貧僧認爲皇上脈絡多處被酒濕所困，普通藥物，不能治療，只有使用一種治療風症聖藥叫做『九劍朝天』的植物，煎湯吞服，然後藥到病除，倘無此藥，貧僧亦是束手無策，爲了證實貧僧所學，請求皇上盡力伸出左臂，並把五指伸開，貧僧只要用手揑住皇上拇指與食指之間的一個穴道，皇上的另一隻手，立刻可以自由伸高或垂下，似乎痼疾全消。」

御醫張平治大郎極力推薦，又把他一家人的性命担保齊鳴僧絕無異動，明龍天皇稍爲考慮，終於點頭，伸出左手來。

齊鳴僧說得出就做得到，果然施展內家功夫，把他的內勁透過皇上的「虎口穴」，傳入經脈，令到皇上右臂突然活躍起來，能屈能伸，驚喜交集，讚不絕口，可是，齊鳴僧鬆了手，他就呆若木鷄。

儘管如此，明龍天皇仍是臉上的愁態一掃而空，說：「大法師果然法力高強，朕的怪病，必然可以治癒，請在賓館歇息，跟御醫張平治大郎合力研究對策。」

跟着，皇上露出疲態，兩人退下。

翌日，明龍天皇單獨召見御醫張平治大郎，查問齊鳴僧的來歷，問及兩人如何用藥，御醫張平治大郎照實稟告：「他曾經提及世上只有一種妙藥，可醫此病，叫做九劍朝天，我聽也沒有聽過，請皇上單獨召見他，可能他到時能詳爲稟告。」

於是齊鳴僧奉召入宮，單獨叩見聖主，皇上賜坐，說：「寡人對你深信不疑，如何用藥之道，敬請直言無隱。」

齊鳴僧說：「皇上，御醫張平治大郎有沒有提及我講過的妙藥呢？」

「有，他對我說知，那種藥乃是盆上的植物，叫做九劍朝天，還說他一生行醫，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子的一種藥。」

齊鳴僧很鄭重的說：「普通醫士大概沒有聽見過它，反而武林高手知道有這種藥，因爲它治療的功效極宏，劍擊刀傷或拳擊棍撞，內臟積了瘀血，經脈不通，儼如風癱，它都可以醫治，眞的是藥到病能除，喜歡練武的人，當然希望藏有這種靈草妙藥，即使無緣獲得，亦會知情！」

「這種藥大概不容易搜購了，如何買到呢？」

「這種藥必須新鮮摘下才可應用，可惜它只是在萬劍神廟之內供奉，無法用金銀珠寶換取。」

明龍天皇想了想，說：「萬劍神廟不是伊賀派劍客聚居之處嗎？」

「正是如此，伊賀派的人一向跟官府沒有來往，跟江湖人物亦無交情，崇奉邪敎，萬劍神廟正是他們的巢穴，戒備森嚴，就算皇上派人携帶聖旨到取是徒勞無功，他們亦不遷就，硬說廟內並無此藥，皇上的特使也，未必能夠如願以償，因這種植物非常稀少，神廟之內只有三盆，激怒他們，索性把它用烈火焚燬，此後就無法再找同類的妙藥了，敬請皇上三思。」

明龍天皇想了想，說：「可否派遣武林高手夜間潛入萬劍神廟內盜取呢？」

「貧僧確有此想，不過，出家之人不想濫開殺戒。」

「齊鳴法師，你不必如此謙厚，伊賀派的劍客渾身邪氣，以殺人爲樂，這種人死了一千個，朕也不會放在心上，此事急於進行，請法師開列登山入廟險要途徑以及三盆九劍朝天供奉之處。」

齊鳴僧立刻說了聲：「領旨！」

當時雖然烽火已熄，明龍天皇仍在御林軍裏面挑選武藝高強的人，朝夕苦練，揀一些特別出色的劍客編入錦衣衞，還有官衞，誓死效忠皇上，這一套手法摹仿中國宮闈，除了保護皇帝，還可以威嚇大臣，確是明智之舉，錦衣衞的統帥「大江千月」，當晚奉召秘密入宮，明龍天皇密令他派出十名高手，前往鬼門的一列峭壁，

深入萬劍神廟，盜取一盆「九劍朝天」，還說那些植物十分古怪，有九塊劍形的花瓣，指向天空，另有無數紅色的花蕊，香氣如蘭，一望而知，不易虛構，料想伊賀派的劍客必然合力抵抗，一定要傾全力爭取，必要時大開殺戒。

「大江千月」眉心一皺，說：「如果此事關係皇上的安危，我想親自出馬，另帶一名劍客同行，不過，這件事情必須極爲秘密，因爲對方有三百劍客，並非弱者，我們只有十人。」

明龍天皇說：「好極了，由你率領羣雄，擇吉啓程，此行志在必得，你可以多帶一些高手出擊，就帶二十人好了，連你計算在內，合共二十一人，各賜寶刀寶劍各一，另外每人賜金百兩。」

「大江千月」謝恩而退。

二十一名劍客撲攻鬼門

這一次行程必然是戰雲密佈，血洒長街，此事由齊鳴僧替天皇醫病引來，除了齊鳴僧本人，沒有一個人知道有此妙藥，且又不知萬劍神廟的戒備情況，他們二十一人出擊之前，照理應該找齊鳴僧問個仔細，「大江千月」出宮之後，立刻前往賓館拜訪齊鳴僧，還說他們隨時動身，希望齊鳴僧指點迷津。

齊鳴僧說：「你是錦衣衞的統帥，手上有兩百個武林高手，必然是劍術超羣了，如果單對單比劍，對方並非你們的對手，不過，對方擅長忍術，亦即擅長一些近乎妖術的武功，你未能摸清楚對方的底細之前，便即偷襲他們的巢穴，十分危險，既然事在必行，再危險也要搏殺，那就不必研究如何保護自己了，所研究的只是如何盜取一盆叫『九劍朝天』的奇花異草。

『關於萬劍神廟，我有一個詳細的圖形，藏在腦海，把它默寫出來，相信對你們是有些帮助的，此外，如何跟妖派的劍客決鬥，我也有些貢獻。」一說完，齊鳴僧果然面授機宜，把他想講的秘密和盤托出，「大江千月」喜出望外。

「大江千月」渴望醫治明龍天皇的怪病，盡快出征，二十一人俱是獵人打扮，依照齊鳴僧繪的地圖啓程，離開京城，曉行夜宿，三日後，抵達「分水河」，在山脚紮營露宿，翌日黎明，渡河前進。

分水河並非凶險，不過，它的名稱却是相當古怪的，遠遠近近，只是這一條河，何以稱做「分水」呢？原來它的兩岸，大不相同，「大江千月」所走的路，屬於陽間，渡了河，便是陰間，一去五百里，全是洪荒時期留下來的林木，枯籐如蛇，繞在樹木盤旋而上，有如一簇簇的蟒，事實上林子當中眞的有毒蛇擋路，脚下還有裂坑，上面被落葉遮蔽，一脚踏空，跌下無底洞，一去不返，就像是天造地設的陷阱，走過五百里，才是鬼門，這一段路已經難走，走盡了只是一排峭壁，擋住去路，除了邪敎人士躲在荒山窮谷修練，沒有別的人斗胆闖入，可以說是活地獄，爲了提高獵戶的警惕，於是一河兩岸，分作陰間陽間，那條河叫做分水河，倒有深意。

大江千月在河邊紮營露宿之後，破曉出擊，說：「我們此行雖然闖入人間絕境，危機四伏，不過，齊鳴僧交出來的地圖，却是無窮妙用，何處可走，何處寸步難留，寫得清清楚楚，到時我們魚貫而行，相隔三步，各用繩子繞身打結，任何人跌下裂坑，決不會把剩下的二十個人一齊扯下去，相反的二十個人一齊發力，必然把他拉起來，繩子粗而靭，且用生油浸過，不會中斷，走在前面的兩個人，穿了硫磺皮革的衣裳，毒蛇嗅到了硫磺氣味，遠遠的避開，不必担心，但要注意這一點，我們必須在上風行進，否則，硫磺氣味不能夠隨風飄送，大失原意。此外，我們有的是弓箭，身上還有寶刀利劍，即使有猛虎擋路，必然把牠殺得片甲不留，只要我們不要行差踏錯，同時不要在露空的高台歇脚，山泉有毒，絕不喝它，甚至不能夠洗手，便可度過各種難關。記得這一點，在林中走倦了的人，想找地方歇脚，俱是看見平台似的岩石就會停下步來，石旁必有伏兵，那樣做暴露自己的身形，等於置身於斷頭台，認眞要提高警惕，爲了預防伏兵出擊，夜裏不准燃火，三日之內，全是吃水菓充饑。」

各人聽了，把這番話緊記在心，因此走慢了許多，沿途雖然有些意外，却是有驚無險，三日後走盡了原始森林，果然看見一排峭壁擋住去路，望過去滑不留手，，似乎無路可登，加上了鬼聲啾啾，望而生畏。

二十一個劍客就在峭壁之下停步，仍然不敢露空，憑着濃密的樹影遮蔽，再度研究進攻計劃。

「大江千月」說：「各人留心聽聽我的說話，鬼門並非無路可登，不過，它確實是一條秘路，幸而齊鳴僧繪製地圖，寫得一清二楚，否則，雖有斧鑿，打算在光滑如門的峭壁鑿石扳登，等於尋死，原因是身體露空，正是伏兵放箭的目標，我們依照齊鳴僧指示的秘路登山，趁着風高月暗，摸黑登天，料想一切順利，可是，鬼門中間有一條石罅，僅容一人走過，隱約有些梯級，走完一百八十級石梯，便是萬劍神廟，稱做九劍朝天的奇花，究竟在神殿何處供奉？齊鳴僧也不知曉，我們只能抓住對方的活口逼供，碰上了伊賀派的武士，切勿趕盡殺絕。」

對方有三百名過外的武士，且又精通妖術，他們只有二十一名劍客，居然想盜取奇花，太過樂觀了，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扳登鬼門，從峭壁隙縫中穿過，走了一程，立刻被一張巨網凌空而下，把他們罩住，跟着亂箭齊發，展開最凌厲的攻勢。

齊鳴僧早有預防，叫「大江千月」準備鯊魚皮以及吹火筒，一方面把巨大的鯊魚皮罩住那一堆人，不會被箭簇傷害，另外有人吹火，從火筒噴出一股烈焰，把對方撒下來的漁網燒毁，突圍而出，很順利的闖過這一關。

他們奪取勝利，可惜沒有看見過一個敵人！

大江千月死裏逃生

伏兵已經出動，一塲轟轟烈烈的生死鬥，即將展開，「大江千月」驟然看見前面不遠的一處，所有建築物俱是廟宇之形

，並且大部份殘破，顯然是歷時五百載的萬劍神廟了，振臂一呼，發脚向前奔走。

各人紛紛解下繩子，準備單對單的搏殺，隨時亮刀，走在最前的四名劍客還拔出特別長的劍，有如一陣風似捲向神廟。

照理神廟之內一定有武士衝出來，相當奇怪，他們在峭壁隙縫旁側襲擊，進入神廟，反而沒有武士露臉，看來伊賀派的門人決不會就此罷手的，越是風平浪靜，他們越加提高警惕。

是否有盈千累萬的毒蝙蝠飛出來，抑或突然有火球滾到脚下？各人驚疑莫定，自然走得慢了許多。

走得最快的一個，就是統帥「大江千戶」，他仗着鯊魚皮製成的軟甲蔽體，刀槍不入，飛箭不傷，疾走到大殿正中，隱約看見前面有三個神像，似是牛頭馬面之形，却又看得不很清楚，不知覺的停下步來。

突然有一股神秘而又略帶磁力的語聲發出，說：「你們帶劍闖入伊賀的禁地，原來不是甲賀族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呢？請即報上名來。」

「我們是明龍天皇派出來的特使，絕對不是伊賀族的武士。」大江千月朗聲回答。

「明龍天皇派你們到來幹甚麼？」神秘的語聲再度飛出。

「大江千戶」靈機一觸，說：「天皇打算安撫你們，此行帶了一千兩黃金，作爲禮物奉贈。」

「伊賀派的人從來不打算做官，請你收回千兩金子，立刻離開！」

「好，既然你們不想做官，我也不願意勉強你們出山，金子已經帶來，我不會把它帶走了，捐贈給你們作爲見面禮吧，不過，我十分盼望你們給我一件信物，使我把它帶返，證明我曾經到過此地，我叫做大江千戶，係皇帝錦衣衛統帥。」

「大江千戶統帥，你想要些甚麼做信物呢？」對方自始至終沒有說出姓名，不過，語氣却柔和了些，似乎敵對的意味逐漸減弱。

「大江千戶」說：「甚麼東西都好，只是它是伊賀族的罕見之物，我都覺得興奮。」

「我雖然是伊賀族的族長，兼且是伊賀流的掌門人，仍然不知道甚麼東西是伊賀罕見之物，你可以把它說出來嗎？」

「聽說伊賀的萬劍神廟之內，收藏了三盆花，歷時千載，叫做九劍朝天，如果你不吝惜，希望你把其中的一盆花給我帶走。」

「原來你們爲了九劍朝天這一盆花而來的，請到裏面看看。」

語聲仍是那麼柔和，不解何故，「大江千月」聽了，登時感到不安，似乎就快發生不測之憂。

他已經把命運看做賭注，毫不考慮，叫各人仍然站在大堂，他單人匹馬闖入龍潭虎穴。

他大步走向神廟第二進，沒有拔刀。

他剛走到第二進的神廟，立刻看到三盆「伊賀神花」，它平排擺放在前面三十呎之遙的一處，離地六呎，用鐵架盛放，顏色艷麗，光芒奪目，他覺得眼睛一亮，只就可惜伊賀族長沒有露臉，貿然走過去捧着那一盆花走開，於禮不合，因此他有點躊躇，脚步走慢了些，終於他自動停步，望着空中說：「伊賀族長，我可否拿走一盆九劍朝天的神花呢？」

「你可以把它拿走，不必向任何人請求，不過，你拿走那盆花之前，先要擊敗伊賀族的護花人。」

這句話剛剛停止，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個七呎高的巨人，渾身肌肉凸起，只是在腰間垂下一塊市，略爲遮掩下體，上半身是赤裸裸的，看來這傢伙必然是擅長摔角的了，「大江千月」急於奪花，不顧一切，發狂般衝過去，一邊奔走，一邊拔刀。

由於對方的戰鬥力十分強，大江千戶心知肚明，除非用皇帝御賜的寶刀砍劈，沒法取勝，因此他絕不畏縮，那一柄長度只有二呎的短刀，剛剛拔出，就由左至右的砍割。

那時他已經走到最爲貼身的一處，假如對方沒有閃開，他的刀子可能把這個巨人一刀割裂腸肚，他充滿了信心，怎料護花人的身型雖然威猛，一舉一動，却是極端靈活的，不單是身形一閃，閃電般避過他的寶刀，還使用膝撞的一招，向他握刀的手臂撞擊，不過撞了一撞，他覺得臂彎一陣痲痹，刀子脫手飛開，他大喝一聲，迅即拔劍砍劈，還不斷的連聲大喝，以壯聲威，沒有一個人比較護花人更加懂得躲閃了，這傢伙不單是接二連三躲開對方的長劍，而且很迅速的走向左邊，俯頭檢起他拋掉的短刀，轉身應戰。

大江千戶雖然以長劍出擊，比較二呎長的護身刀佔了上風，無奈技不如人，不管他怎樣撲攻，總是被對方的短刀擋住，其實那一把短刀是他護身的武器，竟然落在對方的手上，用來抵擋他，如此一想，他就險些活活的氣煞。

他又忙又亂，終於運用丹田氣，大喊幾聲，那是他平時訓練錦衣衛的密令，只要聽到那幾聲梟鳴似的叫聲，任何一個錦衣衛都要捨命出擊，他本來不想以寡敵衆，可是，情勢危急，爲了奪取神花，他只得施展這一招，希望集中二十個劍客的力量展開最後一戰。

他的估計相當準確，二十個劍客有如一窩蜂似的衝到內進，向巨人如飛殺上，可是，巨人所握的寶刀一陣陣閃爍，刀光忽起忽落，轉瞬之間，就有三個人頭落地，大江千戶看了，雖然他抱了必死的決心，仍是心上一沉。

不管他的反應如何，他已經下了總攻擊令，所有劍客捨命撲攻，前仆後繼，巨人節節後退，「大江千戶」認爲有機可乘，拚命衝向最爲貼近他的一個鐵架，雙手抓起了一盆神花。

巨人的寶刀一起一落，斬瓜切菜似的，砍殺了十多個劍客，居然被他奪取了一盆花，他極爲興奮，不再理會戰友的死活，轉身飛奔出去。

巨人在後追趕，可是，那雙脚被人拚命捉住，他先要一刀砍斷了對方的手，然後能够拔脚，接連砍斷了六隻手，他可以起步，「大江千戶」已經逃出神廟之外。

大江千戶此行，最終的目標只是把伊賀神花帶回去，劍客死光了，可再行招募

，使新秀變成勇士，他不再替死去或者垂死的人悲哀了，傾全力逃走。

穿過鬼門峭壁的夾縫，他再度被伏兵亂箭射下，幸而他穿了鯊皮軟甲製成的戰衣，渾身包裹得十分緊密，刀箭不傷，故此他能够突圍而出，走進了原始森林，他所穿的戰衣用硫磺薰過，毒蛇遠遠的避開，他仍有機會逃出生天。

對他來說，爲了逃亡，三天之內不吃也不喝，仍有氣力奔走，林中沒有一條正確的路，追兵不易發覺他，成問題的是地面裂坑，他必須用長劍不停的向前面刺去，每走一步，就要刺一刺，認爲落葉遮蓋之處並非空空洞洞，然後移步，因此走得很慢，此外，他還要携帶那一盆神花，走得更慢了，他估計三天就可以走完的一段路，竟然走了五天。

他的體力即使再健壯仍是難以支持，五天不吃，幾乎是寸步難移，他拚命捱到分水河的河邊，想站起來也辦不到，心上一急，覺得頭暈眼花，雙脚發軟，就此倒下來。

他以爲閉上了眼睛就是死路一條，可是，他在沉黑的境界昏睡了不知多久，覺得整個身體好像浮在空中，飄飄蕩蕩，定神看看，認爲他仍沒有跌進地獄，不由自主的喊了一聲。

他被兩個脚夫扛着走，他在轎中只是喊了一聲，那一個轎子就停下來，跟着有人走近，他只是看到這個人的一張笑臉就知道一切順利，他看到的一個人就是齊鳴僧。

齊鳴僧担心他以及那些劍客奪取伊賀神花，可能被人追殺，戰鬥力太過薄弱，請准皇上，由他率領五百戰士連同轎夫前往分水河，正好看見他在河的對岸掙扎，及時把他救回來。

大江千戶覺醒的第一眼就開口顫聲說道：「那一盆神花呢？是否仍在我們的手上？」

「是的，統帥，恭喜你了，你立了大功！」齊鳴僧講出這麼一句，大江千戶聽了，他也臉上浮起了笑容。

他逐漸吃些流質的食物，三天便即恢復常態，由衷的感激齊鳴僧，可是，所有名醫沒法醫癒天皇的怪病，難道憑着區區的一盆花就可以使天皇藥到病除嗎？想到這一點，大江千戶仍是不放心，跟着他又想起了伊賀巨人好像斬瓜切菜般屠殺錦衣衛的慘象，他就十分痛苦，半句話也沒有開口。

儘管他把痛苦埋藏在腦海深處，休息了幾天，他奉召走到明龍天皇的寢宮，親自向天皇報告出征的經過情況，他就不能緊緊的閉嘴了，他把當時二十一個人怎樣進入鬼門再跟巨人搏鬥的慘烈景象，逐項說出來，說到他爲了奪取九劍朝天的伊賀神花就不能够保護戰友，反而給每一個戰友冒死纏住巨人讓他離去，他就無可壓抑的在皇帝臉前洒淚，一邊說，一邊伸手拭抹臉上的淚痕。

突然，有一隻手伸出來，把他扶起，很冷靜的說：「統帥，你不必太過傷心，人死不能復活，朕一定替你報仇！」

那一隻手是天皇的右臂，他興奮欲狂，化悲憤爲力量，臉上沒有淚痕了，有的是微笑，笑着說：「皇上，你的一雙手能够自由活動了，是也不是呢？」

「何止一雙手能够活動？喝了九劍朝天的藥汁，熱力傳送全身，一雙脚立刻可以走動，同時可以俯下或仰臉站起來，腰部堅強有力，就像是以前出獵的模樣！」

齊鳴僧在旁插進一句：「統帥，你用二十個人的鮮血換來了一盆神花，確是靈藥，皇上先後喝了三次藥汁，氣力陡增，甚麼病也沒有，明天就可以出獵！」

明龍天皇笑了笑，說：「明天朕到高原獵虎，再過幾天，朕就率領雄兵，前往鬼門，焚毀惡魔的巢穴！」

巴耶夫威震江湖

那一盆九劍朝天的神花，只是蘭科植物當中的一種，怎會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呢？御醫張平治大郎引以爲奇，很想向皇帝取些花瓣向別的病人下藥，作爲試驗，却又不敢開口，聽說皇帝打算御駕親征，圍剿鬼門峭壁，把伊賀族的武士趕盡殺絕，心上一喜，因爲伊賀武士全軍覆沒，便有機會把另外兩盆神花帶回來，到時可以拿些用藥，醫治其他患了風癱之症的病人，故此他十分興奮，盼望明龍天皇早日登程，可是，齊鳴僧却並非這樣想，反而勸告皇帝不要勞師遠征，當時朝臣對這件事頗有歧見，大多數人同情錦衣衛的統帥「大江千月」，主張前去征伐，另外一些人却不以爲然，明龍天皇受到朝臣的影响，難以決定取捨，最後，他仍是跟齊鳴僧商量。

齊鳴僧說：「我認爲窮寇莫追，古有明訓，即使皇上御駕親征，走到荒山野嶺親身督戰，未必能够抓住一個伊賀族的武士，因爲他們對於地形比你熟悉，山高林密，既可以躲藏，又可以分別逃往別的山林，還是把征伐的責任放在巴耶夫的身上吧。」

「巴耶夫是誰呢？」

「他是甲賀族的族長，亦是武藝最高的人，更難得的是他懂得法術，即使是伊賀族的武士使用妖術逃走，他也有本領追捕，此外，伊賀族聚居於鬼門一帶荒山野嶺，那個地方是甲賀族以前聚族而居的一處，他熟悉地形，手下有五百個兇悍的武士，由他率領大批武士出擊，勝過千軍萬馬。」

明龍天皇想了想，說：「由他出戰也好，不過，口講無憑，我仍想看看巴耶夫的本領。」

「好極了，即日可以頒旨召他入宮。」齊鳴僧很冷靜的說。

明龍天皇眞的頒下聖旨，召見「巴耶夫」。

「巴耶夫」奉召入京，在御林軍結集的廣場昂然站着，差不多有七尺高，威風凜凜，身上雖然穿了輕便服裝，却纏了一條長長的繩子，沒帶刀劍，那一張臉孔骨格伸長，看來似乎是有骨無肉，且又眼眶深陷，就算在白天看見他，也會覺得心上一震，如果在夜間看見如此形容怪異的一個人，恐怕使人嚇暈。

他昂然站立，看見皇帝，只是點了點頭。當時伊賀族跟甲賀族俱是野性難馴的

人，他肯對皇帝點頭，已經難得了，明龍天皇明白這一點，並不怪責他狂妄。

齊鳴僧說：「皇上明鑒，向來武林高手過招，只是三種，除了空手搏鬥以及使用本人最擅長的兵器一決雌雄，就是暗器和輕功，巴耶夫件件皆精，希望皇上挑選皇族裏面武功最精的人跟他較量高下。」

明龍天皇欣然點頭，說：「好的，我想派山大王出戰，先行跟他用拳脚過招，不管雙方使用那一派的拳脚搏擊，把對方打暈爲止，但要注意這一點，只准打暈敵人，絕對不能够把他打死，否則，勝利者便即判處死刑。」

齊鳴僧把明龍天皇的要求轉告，巴耶夫滿意，於是這一塲恍如猛獸之戰的比武，就在競技塲舉行，由於山大王體重靠近三百磅，肌肉發達到極點，卻又不是胖子，望之如虎，在京都舉行的日本全國摔角比賽，每年一次，他連獲三屆冠軍，明龍天皇認爲他可以戰勝那一個怪模怪樣的「巴耶夫」，才派他出戰，他當然是傾全力搏鬥了，他們二人面對面的站着，距離二十呎，一聲號令，雙方一齊衝過去，同時把一雙手使勁向對方撞出，既然兩個武士都施展雙龍出海這一招，希望把對方推倒，一招打贏，偏是那麽湊巧，對方的一雙手也是如此出擊，兩隻手的掌心互相撞擊，突然，渾身發抖，站着不動，顯然是勢均力敵了，從來沒有一個人跟山大王相鬪能够硬打硬的接招，各人看了，感到十分新奇，集中注意力去欣賞雙方每一個小動作。

兩個武士彷彿變成了石像，紋風不動，大概有五分鐘，雙方的額角開始淌汗，跟着看見巴耶夫大喝一聲，姿勢不變，把體重三百磅的山大王擧起來。

山大王即使雙脚離地，變成倒立的姿勢，他的十隻手指仍是緊緊的扣住對方十指，因此之故，巴耶夫想把他拋開，實在不容易，如果巴耶夫把他放下來，那就一切風平浪靜了，偏是那麽古怪，巴耶夫的好勝心特別強，乘勝追擊，使盡全身氣力，連喝幾聲，把山大王拋出去。

山大王正是希望對方把他拋掉，突然覺得對方發力，心上一喜，乘機發力把他拉下來，自己的一雙脚剛剛落地，便即穩如鐵塔，由於雙手互相扣緊，巴耶夫反而屈居下風，變成雙脚朝天，被對手把他高高的擧起來。

一下子就形勢大變，山大王喜出望外，把對方高高的擧起來，仍然有力在競技塲來來往往的走，表示他的勇武，明龍天皇看在眼裏，哈哈大笑，朝着齊鳴僧說：「山大王果然厲害，看來巴耶夫鬥不過他了。」

「不，我仍然深信巴耶夫打贏，除非山大王把他放下，否則，遲早必輸。」

「輸在甚麽地方呢？」

「兩個武士決鬪，除了威猛的招式閃電撲攻，還要講氣力，巴耶夫被他高高的擧起來，絕不吃力，反之，山大王卻十分吃力，分分鐘都要承受莫大的壓力，時間拖長了，先敗的一邊必然是他！」

明龍天皇似信不信的點了點頭，說：「齊鳴法師，你的看法未嘗沒有道理，很快便見分曉了，等着瞧吧！」

天皇定眼眺望，他發覺山大王耀武揚威的逐步走動，在競技塲不斷的兜圈子，可是，走動的速度卻是逐漸減弱了，最後，竟然站着不動，再過一會，頹然倒下來，他分明是沒法支持巴耶夫傾全力壓下來的一種重壓，以致暈倒。

他沒有受傷，很快就掙扎着站起來，已經跌倒過一次，不准再鬥了，公證人判巴耶夫獲勝，看熱鬧的觀衆歡呼不已。

跟着有一個英俊而又矯捷的青年，一躍而出，迅即拔劍，把劍尖朝天，然後以分水劍的姿態把那一條劍分割下來，順便鞠躬行禮。

他先向明龍天皇行禮，然後向高級長官行禮，然後轉身，跟巴耶夫面對面的站定，等候斷殺。

他就是榮獲日本劍術比賽的「英男天機」。

英男天機不單是二十四歲就奪取了全國最有份量的劍術冠軍，還是首相英福的長子，他奉命出擊，當然是傾全力以赴，可是，他發覺巴耶夫身上沒有兵器，卻又躊躇起來。

明龍天皇召他走近，說：「英男，你不必理會他，能够把他一劍刺死，那就更好，我一向都不喜歡怪模怪樣的劍客，不過，齊鳴法師對我說知，巴耶夫的繩子就是兵器，此人一生未逢敵手，你認眞要當心。」

「英男天機」很冷靜的說：「皇上，你恐怕忘記了，我手上所握的劍是你賜給我的，削鐵如泥，就算纏在他身上的繩子用油浸過，我也可以把它一劍削斷。」

「好的，你傾全力搏殺好了，切勿輕敵！」最後，明龍天皇鼓勵他一句。

既然天皇吩咐他盡力搏鬥，殺了對方也不要緊，英男天機胆壯了許多，這是事實，只是拳脚相爭，可以留力，用不着殺死對方，故此剛才那一塲決鬥不准任何人喪命，用兵器搏鬥就不同了，怎可以保證劍鋒一定不會刺進對方的咽喉呢？故此眞刀眞槍或者用長劍出擊，並不禁止見血，能够殺死對方，等於陣上交鋒把敵人殺掉，不但無罪，反而更加威風，天皇恐怕英男天機不明白這一層道理，故此勉勵他幾句，英男天機奉命決鬪，雙方正式交鋒，他第一劍就以長風出谷的絕招向對方中路刺去，發覺那一劍落空，他並不收劍，繼續衝刺，快得像一陣風。

他預料對方即使用繩子搏鬥，從身上解下那一條長長的繩子，總要一段時間，一劍刺去，對方必然躲閃或者退後，並且一邊退後一邊解卸繩子，正好步步追殺，長風出谷有進無退，越刺越快，極有可能一招打贏，故此他一發就是三劍。

這三劍簡直是連珠炮似的衝刺，怎料三劍落空，眼前失去了巴耶夫，他愕然站着，不知道怎樣對付，甚至懷疑巴耶夫施展妖術遁去。

巴耶夫並非施展妖術，也沒有遁去，只是凌空飛躍而已，他一跳就是逾丈，落地之前，已經解開繩子，還把繩子拋向對方的頸臂之間，因此他的雙脚接觸地面，英男天機已屈居下風。

英男天機看見巴耶夫從空中降落，立刻向前衝刺，怎料這一劍落空，他以爲對

方擅長縱跳，可能再度升空，趕快仰望，不管空中是否有人，一劍向上刺去。

巴耶夫這次避過他的長劍，運用移步換形招式，並非跳高，而是繞道走向對方的背後，英男天機的劍再快也沒法傷他。

他一邊繞着對方走，一邊放出繩子，那條繩子已經繞過對方的頸臂了，繼續繞過另外一隻手，又再繞過腰背，英男天機能够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少，終於倒下來，身上密層層的被繩子繞住，手上有劍，但却失去了作用。

巴耶夫認爲他已獲勝，絕不理會對方的死活，站定脚步，向天皇點了點頭。甲賀族的人到死也不會向別人鞠躬的，點頭等於行禮，英男天機認爲這是孤注一擲機會，一聲不响，猝然飛出手上的劍，希望把巴耶夫一劍穿心。他太過樂觀自信，巴耶夫就像是背後有眼睛似的，劍風剛剛射到，他就轉身伸手，把長劍接過，而且是抓住劍柄，除了身手極爲敏捷之外，他估計對方的劍究竟飛到甚麽地方，然後伸手，不會抓錯劍刃，這種判斷力也是很驚人的，觀衆歡聲雷動。

還有一項比戰，那是用暗器決鬥，又因施放暗器的時候需要凌空飛躍，故此擅長暗器的人，多數是輕功一流，其實巴耶夫跟英男天機比搏相鬥的時候，凌空跳高十多尺，落地之前，已經拋出繩子，這種本領反映出他的輕功了得，空手接過對方飛出來的長劍，兼且是突然轉身去接，那一手功夫也充份表現出他的暗器一流，明龍天皇認爲不必再試，可是，齊鳴僧仍然叫巴耶夫表演他的一招「百步穿針」。

皇帝聽到「百步穿針」這個名詞，好奇心，油然而生。

齊鳴僧說：「啓奏皇上，所謂百步穿針所用的針，只是說那種暗器的形狀細小，並非指繡花針，據我所知，巴耶夫的鋼針乃是相當粗壯的，比筆桿略爲細小，能够在百步過外脫手飛出五寸長的鋼針，在一條直徑只有半寸的鋼管穿過，憑着這一招，他可以在很遠的地方殺人，對方死了還沒有看見他，我叫他表演給皇上看。」

明龍天皇傳下命令，叫他單獨表演，巴耶夫果然把齊鳴僧說過的話兌現，鋼針有如銀蛇般在百步過外，穿過兩頭空的鋼管，插在樹上，在塲的人看了無不駭然。

最後，巴耶夫還作出一種屬於魔術的表演，伸出右手來，掌心朝天，讓各人看淸楚手掌沒有任何一種物品，突然把掌心向地上一拍，距離六尺，地面忽然隆然一聲的爆出火花來，很快就變成紅烟，過了一會，濃濃的紅烟漸散，他們才發覺巴耶夫已經去得無影無踪。

齊鳴僧再度啓奏，說：「巴耶夫的紅火丸，極爲細小，藏在指縫，故此看不出來，那種藥丸落地開花，那時看見火光和紅色的烟霧，他乘勢飛躍，越過衆人的頭頂，凌空飛去，故此我們不再看見他了，他做事十分小心，認爲他在御前表演，太過豪氣，兼且出手傷人，担心因此激怒了御林軍以及錦衣衛，萬一幾百人纏住他打鬥，到時他就十分尷尬，防患於未然，故此他不辭而去，萬望皇上恕罪。」

明龍天皇笑了笑，說：「朕得到如此奇妙的武林高手助陣，十分欣慰，怎會責備他不告而別呢？你說過他有三幾百的武士，索性叫他率領旗下的武士進攻鬼門吧，封他做征妖大元帥，任由他何時進攻，賜他萬両黃金，作爲軍餉，如果他能够把萬劍神廟剩下來的兩盆伊賀神花捧回來，另賜黃金二千両，只是捧了一盆回來，也賜黃金千両，功成之後，仍在原籍候旨，不必入宮朝見。」

明龍天皇這樣處理此事，分明是袒護甲賀族的人了，根本上伊賀族武士跟甲賀族武士的實力相差不遠，如果皇帝站在甲賀族那邊，伊賀族必然相形見拙，甚至全族滅絕，幸而族長夏如冬看見形勢不妙，擧族遷徙，萬劍神廟只是一個空殼，但卻留下兩盆「九劍朝天」的神花，滿足攻入禁地的武士，然後保存一族人的性命，至於甲賀族長巴耶夫，不必經過慘烈的戰鬥，便即奏凱而歸，還捧了兩盆神花回來領賞，當然不會追入荒山。

仙萍公主禱告獲得秘圖

明龍天皇但求爭取勝利，替死去了的錦衣衛報仇，於願已足，不再理會伊賀族是否全軍覆沒。事後巴耶夫仍返甲賀縣居住，齊鳴僧醫癒皇帝的病，並且推薦武林高手，掃妖擒魔，當然得到皇上的信任，封他爲一級的御醫，恩准原來的御醫張平治大郎告老歸田。

齊鳴僧恃勢凌人，他的勢力逐漸膨脹，錦衣衛當中有許多人依附他，統帥「大江千月」因爲他發動攻勢剷平鬼門的伊賀武士，心悅誠服，自然而然的把他看做摯友，「英男天機」慘敗在巴耶夫的手下，當然恨透了他，絕對不會依附他。

皇族裏面的人，對明龍天皇影响力最大的一個，就是「仙萍公主」，她已經十九歲，皇帝把她看做心肝寶貝，以爲她是天生的美人兒，對外一竅不通，其實她是冰雪聰明的，她始終覺得宮內有一股邪氣，邪裏邪氣的人，正是齊鳴僧，由於那個和尚是御醫張平治大郎引薦，他竟然忘恩負義，把張平治大郎一脚踢走，可見此人並非善良之輩，她想打聽齊鳴僧的底蘊，首先想起的一個人，就是張御醫，平妖之戰的三個月後，張平治已經告老歸田，仍然住在京都老皇所賜的官邸，跟皇城只有很短的距離，她趁夜間換過鄉村女郎打扮，隻身拜訪這一位退職的大國手。

唔談了不久，她很率直的說：「張世伯，現時風平浪靜，不過，我卻預先感覺到皇帝隨時有不測之憂，令我發生不安之感的就是齊鳴僧，我懷疑他根本上是甲賀族的人，設法混入宮廷，俟機奪取帝位，他是你鄭重推薦的，相信你一定懂得他的往事，他爲甚麽出家？出家之前究竟是怎樣子的人？請你逐項回答。」

她說出了許多個疑問，張平治大郎根本上沒法回答，只好吐實，她知道張平治大郎只是在天照女神的神廟之內禱告，邂逅相逢，對齊鳴僧茫無所知，大驚失色，說：「對了，我的想法一點也不錯，此人不殺，不久之後，必然天下大亂！」

張平治大郎害怕惹禍上身，半句話也不敢說，仙萍公主無可奈何，只好告退。

那晚她深深的思慮，決心往天照女神

的神廟禱告，順便向廟裏的和尚查問，不問還好，一再查問，她更加担心，因爲張平治大郎說齊鳴僧是廟裏的僧醫，而女神廟的僧人，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他，更加沒有人請他醫病，分明他是探準了門路借故結識御醫張平治大郎，越想越覺可疑。

她沒法查探齊鳴僧的底蘊，却又感到此人心懷不軌，另一方面，她自問沒法對皇帝說知此種憂慮，朝夕苦思，苦無善策，心亂如蔴，迷惘中，她也走向天照女神的神廟禱告。

一連三日，她每天絕早就在廟中禱告，每晚禱告俱是雙膝跪下的，超過兩個時辰，然後站起來。

第四日，她照樣禱告，老和尚「通靈大師」走近，說：「公主，老衲是先皇的親信，先皇曾經對我說知，如果公主有甚麼困難，入廟禱告多日，就由我把一捲東西交給你，現時你的處境確是如此，我就把它交出來，它用火漆封口，老衲從未拆看，你秘密收了它帶返宮內細看好了。」

通靈大師只是說了幾句，便即帶她走進方丈的禪房獻茶，順便送上一捲好像字畫的東西，她喝了一盞清茶，便即離開女神廟，隨同護駕的錦衣衛返宮。

她獨居小宮，關上房門，然後拆閱。

出乎意外的那一捲好像字畫似的東西，沒有一個字，只有少許綫條，有明綫以及暗綫，並無半句遺言，她不禁愕然，對着那一幅圖畫苦苦的思索，澈夜失眠。

翌日她剛剛醒覺，立刻走向首相府跟英男天機見面，密密的計議。

兩人情投意合已久，無話不可說，英男天機說：「這幅圖殊不簡單，這一類圖叫做機關圖形，明綫是某一個地方的格局，暗綫是開啓或關閉出入口的機鈕，既然它是先皇的遺物，暗中放在通靈和尚那邊，非到危急關頭，和尚仍然不會把它送到你的手上，可見它必然跟內宮有關了，我對明龍天皇的寢宮比不上你那麼熟悉，你試細心看看它，研究它的眞意。」

一言驚醒夢中人，仙萍公主一看再看，驚呼說：「我明白了，它眞的是指示寢宮各處暗室，夾壁以及出入口的機關。」

「爲甚麼從來沒有人發覺呢？」

「因爲開啓機關之處，俱是離地八尺，必須輕功特別精的人，才有資格走出走進，既然它是內宮的秘密，等閒之輩，沒法混入，照我看，皇帝也不知情，爲甚麼先皇把它視如至寶的留給我呢？何以它放在靈通和尚那邊呢？」

英男天機說：「這個問題，很易回答，先皇仙逝的時期，你只有七八歲，不知道那些圖形的意思，到了你心煩意亂而又懂得入廟禱告，已經長成了，故此他要拜託靈通和尚伺機把它交到你的手上，全圖捲住，用火漆封口，他十分放心，至於該圖對你的帮助，一定是另有作用的，決不會無緣無故的留給你，圖內有一處用朱砂筆點了一點，那一點紅色一定有特殊作用，今晚我們二人按照圖形指示，從後園的假山入內，看個仔細好不好？」

「你有胆冒險，我當然樂意奉陪。」

仙萍公主說完，還把她跟告老歸田的御醫張平治大郎所談一切告訴英男天機。

兩人密密計議，好奇心如火如茶，當晚眞的潛入大內秘道，很小心的行走，抵達「一點紅」那個地方，用火摺照着，滿室擺放金銀珠寶，仙萍公主滿心歡喜。

第一次入秘道搜索，只是找到藏寶室，他們二人不敢從秘道走出去，第二次就胆壯了些，走遍了秘密通道，發覺它好像蛛網似的包圍皇帝寢宮，第三次入內看時，英男天機叫她潛伏不要做聲，他打開秘道的機關，一躍而下，稍停，他才走進來，手上多了一塊花瓣，另有紅色的花蕊。

走出秘道之後，他對仙萍公主說：「我懷疑那是假局，預先有人在櫻花節日明龍皇帝喝的酒內投下迷藥，使皇上血脈不通，患了怪病，百醫無效，後來，齊鳴僧入宮，根本上可以醫他，誑稱九劍朝天的伊賀神花，可醫此症，借故掃蕩伊賀族的武士，如果神花不能夠醫其他患了風症的病人，那就證實我的猜想，快些把它送給御醫張平治大郎試藥。」

仙萍公主照做，三日後回報，只是這麼一句：「張平治大郎試藥，三個患了同症的病人，只是喝了半碗，不到半個時辰，魂歸地府。」

英男天機說：「我早已料到它是毒藥了，伊賀族以及甲賀族的人，擅長用毒藥，他們尊爲神花的東西，當然不是作爲欣賞之用，花瓣或花蕊有毒，一點也不出奇，事不宜遲，我們立刻拘捕神兵四。」

翌日佈置一切，英男天機率領青年劍客的新秀，闖入龍田苑酒家，把廚師「神兵四」拘捕，帶返首相府的地下室，鎖禁起來，然後聯同仙萍公主秘密審訊。

英男天機說：「神兵四，你身高不過四尺，想不到你如此胆大妄爲，串同外人在皇帝的酒中落毒，當時你主持櫻花節皇公大臣盛宴的酒肉，皇帝所飲的酒，說是仙露，只有他一個人飲用，故此中毒的人亦是只有他一個，你這樣做無非想齊鳴僧有機會潛入宮內，醫治皇帝，大權在握，爲所欲爲，如果你不是協助甲賀族，怎能得到巨欵做龍田苑的半個老闆？有證有據，不容狡辯，如果你不肯招供，我就把伊賀族神花傢水逼你喝一大碗！」

只有四尺高的侏儒，嚇到脚軟沒法站穩，不由自主的跪下來，英男天機喜出望外，說：「你既然知罪，我不殺你，但却必須你協助我剷平伊賀以及甲賀兩族，現時明龍天皇最寵愛的一個人是仙萍公主，皇上沒有兒子，我是將來的駙馬爺，皇帝死了，公主登基，我就是皇帝，你投靠我，榮華富貴，應有盡有，到時甲賀族連根拔除，不必担心他們找你算賬，你的意思怎樣？」

「神兵四」無法選擇，只好點頭，再三跪拜。

英男天機說：「從今日起，你是我的心腹了，我不單放走你，還賜給你一盆金銀珠寶，你暗中替我調查伊賀族的活動情況，向我報告。」

「神兵四」再度跪稟：「微臣神兵四稟告，根本上甲賀族勇士巴耶夫進攻鬼門的一役戰事，只是自吹自擂，沒有一個伊賀族的武士受傷，因爲他們已經聞風先遁，當時伊賀族的族長夏如冬率衆匿居各處，有一幫武士特別精銳，潛伏京都大井之內，底有穴，叫做鼠穴，乃是他們的巢

穴，我跟夏如冬的交情不薄，如果你想召見夏如冬，我用性命担保，留在鼠穴之內，作爲人質，他單獨在夜間潛入首相府叩見駙馬爺。」

英男天機極有勇氣，立刻批准，兩日後，黑衣人越牆入內，置身於首相府的天階，英男天機看了，知道此人必是夏如冬，趕快出迎，邀他到地下的密室喝酒暢談，爲了證明此事，公主也在座。

當時英男天機認爲宮內無人可以鬥得過甲賀族的巴耶夫，故此邀伊賀族長夏如冬合作，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以暴易暴，其實是以虎驅熊，希望兩帮人馬互相殘殺，這個妙計就算仙萍公主也不知情，夏如冬怎會懂得？他正是走投無路，自然傾全力相助，兩人密密的計議，一連三日，有了整套計劃，英男天機然後把它搬演出來。

英男天機是天皇寵信的人，當然有機會密奏，那天他站在皇帝身邊，發覺左右無人，跪下稟告：「皇上，微臣聽說伊賀族仍然有些漏網之魚，何不設下擂台，重金招請武林的高手，在台上摔角，乘機拘捕他們呢？照我看由甲賀族的武士登台應戰，必有伊賀的高手上台挑戰，不單是爲了重酬，還想闖過這一關，混入錦衣衛，初次在台上交手的甲賀族武士，只是平凡之輩，總之，台主巴耶夫出場，搭手便知對方是那一派的人馬，以後不必查問也可以知道新來的人是否伊賀族武士，派來臥底，只要生擒一人，便可逼他招供，把外邊伊賀族的殘餘份子，一網打盡，最好由皇上跟齊鳴僧商量大計，就說是皇上自己想出來的主意好了，此人多疑，如果他知道出自微臣的主意，未必照做。」

明龍天皇欣然點頭，說：「此計甚妙，朕決心一試！」

侏儒神兵四護駕喪生

旬日後，在宮外競技廣場搭了十二尺高的木台，招募高手，加入錦衣衛，闖得過台上兩關，便即奬以黃金十兩，不願加入錦衣衛，可以取金自行離去，當時嗜武之人甚衆，有許多人圍觀，台主巴耶夫必須對方贏了第一關，然後出場，故此他神閒氣定的坐着觀戰。

第一天的擂台，有七人挑戰，沒有一個人能夠闖過第一關，第二天中午，忽有一個熊背虎腰的壯士登台，輕而易擧的擊敗了台上把關的「三進狼」武士，台主巴耶夫出場，向對方望一眼，已知此人必是伊賀族的高手，不敢怠慢，傾全力作戰。

登台的人自稱是「雄血武士」，沒有報上派別，剛剛搭手，他就雙手齊出，逼對方出手相鬥，各用內勁出擊，表面上看來，沒有甚麼，但却是一場十分吃力的戰鬥，雙方不敢放鬆半步，纏在一起苦鬥之際，伊賀族長的兒子夏冰，混入觀衆之內，越走越近，到了適當的時機，把口中所含鋼針對準巴耶夫的背部肌肉射出，巴耶夫渾身發軟，好像一堆泥似的倒下來。

雄血武士看了大喜，走前一步，一招斬頸刀，向對方的喉核斬去，一招就把巴耶夫殺掉，振臂一呼，潛伏份子紛紛出擊，向甲賀族武士進攻。

齊鳴僧看見宮外的競技場展開惡鬥，認爲時機成熟，吹動號角，宮外甲賀族武士搶入，另一方面，在宮內潛伏的九名高手拔劍衝入內宮，見人就殺，幸而明龍天皇聞變，早已駕返寢宮，不會發生刀兵之災，九名伊賀族武士展開九劍朝天的陣容，直入內宮，如狼似虎，突然有九個衣裳鞋襪頭巾完全相同的戰士擋住去路，那些人正是夏冰手下最出色的一流刀客，九個對九個，很快就單對單的厮殺。

宮外衝入的人被英男天機率領的青年劍客擋住，發生混亂，內外一片喊殺聲。

齊鳴僧拔出佩劍，衝入皇帝寢宮，先把四名侍衛殺掉，然後衝入龍床之前。

明龍天皇喝問：「法師，你提劍見朕，意欲如何？」

「貧僧今日想跟皇帝決鬥。」

齊鳴僧剛剛閉嘴，忽有一人在龍床下鑽出來說：「齊鳴和尚，你認得我嗎？」

齊鳴僧吃了一驚，說：「你是神兵四，當然認得你，你不是好好的做酒家老闆嗎？爲甚麼手握銅棍，擋住去路？」

「你想殺皇帝，先要闖我這一關。」

齊鳴僧勃然大怒，手中的三尺劍握挺了一挺，如飛殺上。

神兵四的銅棍雖然有五尺，用來擋住對方三尺劍，正好相配，那一根銅棍是雷公銅所造，寶劍也砍不斷，故此它能够抵擋得住，他一邊苦戰，一邊高聲喊叫，希望天皇快些走開，無奈天皇受驚過度，沒法移動一雙脚，他只好傾全力出擊，跟齊鳴僧拚個你死我活，可惜他的身型吃虧，苦鬥了一會，氣力漸弱，竟被齊鳴僧一劍穿心，倒在血泊打滾。

齊鳴僧把血劍從侏儒身上抽出來，正想一劍把皇帝殺掉，就在這時，從牆上秘道的裂縫吹出一枚鋼針，他仰臉倒下來，跟着裂縫擴大，有一個人從機關的出口跳出來，補加一刀，齊鳴僧斷喉而死。

殺了齊鳴僧，他跪下稟告，說：「微臣是英男天機找來的錦衣衛，叫做夏海，接駕來遲，請皇上恕罪。」

「你怎會從牆壁跳出來的？」明龍天大吃一驚盤問。

「此非談話之處，我們還是走進牆內密室避過鋒頭再說吧。」

他招了招手，明龍天皇跟他走進去，轉彎抹角的走了很多路，走出洞外，已經置身於御園的假山，跟競技場距離頗遠。

使他驚奇的是仙萍公主，早已在假山的一邊恭候。

仙萍公主把這一場戰亂的來龍去脈說個詳細，天皇才知道眞正的救命恩人是自己最寵愛的掌上明珠，驚喜不已，感動過份，不期然而汩汩流下幾點熱淚來。

在這一場戰亂中，巴耶夫以及齊鳴僧先後被殺，甲賀族以及伊賀族兩派戰士和刀客死得七七八八，伊賀族長夏如冬以及兒子夏冰和夏海護駕有功，得到最高的奬賜，他們不願做官，只是想取回視如至寶的三盆神花，回到鬼門萬劍神廟過活，明龍天皇准他們所求，還送他萬両黃金。

事後天皇册封護駕勇士，英男天機做了駙馬爺，不必細表，本來是伊賀甲賀兩族爭霸，這一場戰役之後，甲賀一族自此而消失，只有伊賀一族稱霸，三百年來，一直以「忍術」稱雄。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鷹飛江南

高皐．文
可飛．圖

世外桃源享清福

春雪初晴，朝霞吐艷，披着銀色外衣的勞山諸峯，在白雲漂渺之中若隱若現，景色之美，簡直不可方物。

「勞山第一壁」附近諸山形如列几，故名「仙墩」，雲嶺就是仙墩諸山之一。

這天晨初時分，山腰雲霧之中忽然冒出兩條人影，他們以風馳電掣的速度，一前一後向嶺巔急馳。

首先到達的是一名內着輕裘，外套藍衫的少年，跟踪而上的是一名紫衣少女，這兩人年歲不大，似乎全都未滿二十，但輕功之高，倒是頗爲少見。

紫衣少女忽然櫻唇一噘道：「五哥就會欺負人，我不依！」

藍衫少年哈哈一笑道：「別小家子氣

突聞警訊舉家遷

，我的輕功只不過比妳高上一籌，但追風神芒却比妳差得很遠，怎麼，要樣樣都將五哥比下去妳才滿足？」

紫衣少女沒有再說甚麼，身形一擰，逕向一顆老松緩步走去。

她走出未及十步，竟然驚呼一聲道：「快來，五哥，松樹下面有一個死人……」

藍衫少年聞言一呆，接着騰身而起，幾個起落便巳到達松樹之下。

那兒果然躺着一具人體，但不一定準是死人，因爲她的胸部還在輕微的起伏，只是呼吸十分微弱而巳。

藍衫少年向她打量一眼，發覺這位受難者竟然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姑娘，雖然她面色蒼白，星目緊閉，但輪廓的秀美，當得是塵寰罕見。

藍衫少年收回目光，道：「小妹，妳瞧瞧，這位姑娘還有沒有救？」

紫衣少女蹲下去把了一下受難者的脈息，道：「她似乎病得很重，如非身負上乘武功，只怕早巳凍死了，怎麼辦？五哥，咱們管是不管？」

藍衫少年道：「咱們既然遇到了豈能見死不救？帶她回去吧，二叔精通醫理，也許能治好她的重病。」

他說話之際，巳然伸手抄起那位姑娘，救人如救火，他不敢作半分躭擱。

× × ×

雲嶺的南峯之下，是一個青葱蓊鬱的山谷，此地雖在崇山峻嶺之中，却有一個極端神秘的門派。

其實這麼說並不恰當，因爲他們不入江湖，過着幾乎與世無爭的生活，只是聚族而居，讀書習武而巳。

在一幢氣勢雄偉的門樓之下，掛着一塊黑底金字的横匾，上面是一個蒼勁有力的大字「鐵鷹堡」。

堡主郭鐵鷹面貌清癯，身材瘦長，嘴角牽起兩道弧紋，刻劃出一副剛毅沉穩的性格。

二堡主郭鐵鵬身材較胖，臉上時常掛着笑容，是一個樂天派的人物。

這雙老兄弟的年齡都在六旬上下，早年娶妻生子，現在巳是兒女成羣了。

適才在雲嶺救人的藍衫少年郭子羽，是堡主的第三個兒子，但在堂兄弟之中則排名第五，所以紫衣少女叫他五哥。

紫衣少女是堡主郭鐵鷹惟一的女兒郭子琴，她是兄弟姐妹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郭子羽將病重的姑娘帶進二廳，回頭對郭子琴道：「小妹，快去請二叔來。」

郭子琴道：「好的。」

此時郭家小一輩的，聞風而來的不少，大家正在問長問短，議論紛紛之際，郭鐵鷹老兄弟巳聯袂跨進二廳。

郭子明趨前兩步道：「爹，二叔，孩兒救回來一位姑娘……」

郭鐵鷹道：「人呢？」

郭子羽指着門邊一張躺椅道：「爹，你瞧。」

郭鐵鷹順着郭子羽所指之處舉目一瞧，這位沉穩如山的堡主如觸蛇蠍，竟然面色驟變，一雙修長的手指，也引起了輕微的顫抖。

莫非這位身染重病的姑娘會是一個怪物？

不，她是病重僵臥，絕對不是怪物。

而且她容貌秀美，丰姿若仙，就算是活蹦活跳的常人，也不會比她更爲好看。

她的裝扮也正常得很，只是雪白的衣衫上沾染着幾塊污泥。

這些自然不是引起郭堡主震驚的原因，惟一詫異之處，是她那件白衣的右胸之上，綉有一隻栩栩如生的金色蠍子。

這也許只是一種裝飾，而且它並不是當眞的蠍子。就算它是眞的吧，以郭堡主那身超凡拔俗的功力，絕對不會對一隻蠍子如此畏懼。

那麼郭堡主究竟爲了甚麼？

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問題，却沒有人敢於提出詢問，因爲郭堡主治家極嚴，縱然是他的二弟也不敢對他稍有違失。

因此，這座二廳之上，雖然聚集着十名老少，但却鴉雀無聲，而且氣氛顯得那麼嚴肅。

良久，堡主郭鐵鷹身形一轉，舉步跨出廳門，同時以冷如嚴霜的語氣道：「羽兒到書房裏來。」

書房就在二廳的西廂，郭子羽進去之後，雙手一垂道：「爹，是不是孩兒不該救她？」

郭堡主略作沉吟道：「你在那兒瞧到她的？」

郭子羽道：「在雲嶺峯頂的一顆老松之下。」

郭堡主道：「當時她僵臥在那兒？」

郭子羽道：「是的，當時孩兒與小妹以爲她是一具屍體。」

郭堡主道：「除了她還有別的麼？」

郭子羽道：「沒有。」

郭堡主哼了一聲道：「你怎知沒有？附近都找過了？」

郭子羽面色一紅道：「這倒沒有，現在要不要再去瞧瞧？」

郭堡主道：「多帶幾個人去仔細查查，任何一點蛛絲馬跡都不能放過。」

郭子羽道：「是，爹。」

待郭子羽離去之後，郭堡主忽然眉峯一蹙，跟着繞室蹀踱起來，似乎那位僵臥雲嶺的白衣姑娘，爲他帶來極大的恐懼。

郭氏子弟雖是人人習武，他他們從不涉足江湖，更嚴禁在外人之前顯露武功，因而江湖黑白兩道，沒有人知道這麼一個門派。

莫非他害怕白衣姑娘會揭穿他們的底細？

其實這也沒有甚麼要緊，鐵鷹堡旣是不入江湖，自然沒有任何仇家，一個與人無爭的家族，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是常理，但天下之事每每有些超越常理之外，如若郭堡主別有隱衷，這就不是一般常理所能含蓋的了。

正當他焦思苦慮之際，一聲呼喚忽然傳了過來：「大哥……」

「是二弟麼？請進。」

「是我，大哥。」

「那位姑娘怎樣了？」

「經小弟急救，傷勢巳經穩住了，但身體過於虛弱，一時半刻只怕她還不會甦醒。」

「她能夠說話的時候馬上通知我。」

「是，大哥如果沒有別的事，小弟就此告退。」

「好，你去吧。」

聽到郭鐵鵬的報告，郭鐵鷹再度陷入沉思之中，江湖上一言不合，拔刀相鬥是常事，白衣姑娘被人打傷，算不得怎樣出奇。

令人不解的是，她爲甚麼會僵臥於雲嶺之上？

是慌不擇路？還是意有所圖？

如是逃避敵人，因而慌不擇路，事態還不至太過嚴重，如若她是來尋求保護的，那麼鐵鷹堡不只是隱秘巳經外洩，江湖恩怨只怕也要接踵而來。

想到這裏，他不禁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這位一向處變不驚的堡主，也有手脚

失措的感覺。

此時一陣脚步聲及門而止，隨即响起郭子羽的聲音道：「爹！孩兒回來了。」

「進來。」

郭子羽進來了，郭堡主以冷電似的目光向他瞥了一眼，說道：「有沒有任何發現？」

郭子羽道：「只有一串足跡……」

郭堡主道：「是一個人的？」

郭子羽道：「是那位姑娘的。」

郭堡主道：「由那兒來的？」

郭子羽道：「東邊，昨晚春雪雖已停止，但山風頗爲强勁，如非脚印頗深，這點痕跡只怕也瞧不出來。」

郭堡主說道：「叫二叔來，你去歇着吧。」

郭子羽道：「是，孩兒告退。」

片刻之後郭鐵鵬來到書房，雙拳一抱道：「大哥。」

郭堡主道：「二弟請坐。」

郭鐵鵬落座之後，接着咳了一聲道：「大哥，小弟有點弄不明白……」

郭堡主沒有說甚麼，只是嗯了一聲。

郭鐵鵬道：「自從羽兒帶回那位姑娘，就像咱們鐵鷹堡忽然大禍臨頭一般，這究竟爲了甚麼？」

郭堡主道：「二弟可知道金蠍門？」

郭鐵鵬道：「小弟孤陋寡聞，從不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門派。」

郭堡主長長一吁道：「金蠍所至，鷄犬不留，看來郭氏一門要面臨一場空前的浩刧了！」

郭鐵鵬心頭一震，道：「就是那位姑娘？」

郭堡主似乎不願深談金蠍門，忽然語氣一轉道：「今後無論如何地，如果不是必要，不得再提金蠍門。」

郭鐵鵬道：「是，大哥。」

郭堡主道：「自即日起，本堡要全面戒備，不能有半點疏忽。」

郭鐵鵬道：「是……」

郭堡主道：「派人好好看守那位姑娘，只要他能够講話，馬上就通知我。」

郭鐵鵬道：「是，大哥還有沒有別的吩咐？」

郭堡主道：「沒有了，你去吧。」

× × ×

鐵鷹堡隱居深山，不入江湖，過的是無憂無慮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但這安樂寧靜的生活，却忽然蒙上一道陰影，這自然是那位白衣姑娘帶來的，她像一股颶風，爲鐵鷹堡中帶來無比的震撼。

這些，白衣姑娘毫無所知，因爲她迄今還未甦醒過來。

翌日凌晨她終於醒來了，此時陪伴她的郭子珍是郭鐵鵬的長女，在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六。

白衣姑娘的甦醒使她大爲高興，立即招呼守在門外的郭子孚道：「快來，二哥，她醒來了。」

郭子孚奪門而進，果見白衣姑娘緩緩睜開雙目，睫毛同時輕輕眨動了兩下，嘴角牽起了一絲笑容。

「是兩位救了我麼？」

「不，是我的五弟。」郭子孚答道。

「請問……這兒是……」

「這兒是鐵鷹堡，姑娘只怕餓了吧，六妹，參湯呢？快喂給這姑娘喝一點。」

「謝謝，我不餓。」

「參湯是補元氣的，姑娘病後虛弱，最好勉强喝一點。」

郭子珍由爐上取來參湯道：「這裏有我照應，二哥去禀告爹吧。」

郭子孚道：「好，我這就去。」

不久之後郭堡主老兄弟倆聯袂而來，郭鐵鵬道：「姑娘，咱們想跟你聊聊，妳說話不礙事吧？」

白衣姑娘道：「不礙事。」

郭堡主道：「能够告訴我妳的姓名麼？姑娘。」

白衣姑娘道：「我叫費玲。」

郭堡主道：「姑娘來自雲南？」

白衣姑娘費玲道：「是的，咱們住在景東縣以西的無量山，噫，你怎麼知道我來自雲南？」

郭堡主表情沉重咳了一聲道：「這沒有什麼，老夫只是猜想罷了。」

語音一頓，接道：「貴門前來中原，不只妳一個人吧，還有些什麼人？」

費玲搖搖頭道：「我不能告訴你。」

郭堡主面色一變，雙目殺光隱現，形象顯然嚇人以極。

郭鐵鵬咳了一聲道：「姑娘，咱們並無惡意，否則咱們就不會救妳了。」

費玲嘆口氣道：「多謝你們救了我，以後我會報答你們的，不過本門的規戒十分嚴峻，我實在不敢說。」

郭堡主緩緩吸進一口長氣，將激動的心情穩定下來，說道：「好，咱們不必强人所難，說說姑娘走了一些甚麼地方，可以麼？」

費玲道：「咱們走的地方太多了，一時也說它不盡，大概南七省幾乎走遍。」

郭堡主說道：「所以你們又到北方來了？」

費玲道：「是的。」

郭堡主道：「你們是在找人？」

費玲道：「這個麼，我也不大明白，反正咱們都聽娘的吩咐，她往那兒走，咱們就跟到那兒。」

郭堡主道：「姑娘的娘是甚麼人？」

費玲說道：「自然是女人了，這還用問？」

郭堡主道：「姑娘說的是，不過，我是問妳娘的名字。」

費玲道：「我娘的名字？不知道，咳，你這人是怎麼攪的，我不是告訴過你麼？有關本門之事我不敢說。」

這位姑娘約莫十六七歲，還是一派天眞爛漫，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紀。

不過她雖然不知道郭鐵鷹是堡主，在鐵鷹堡具有無比的權威，最起碼她應該瞧得出對方的年齡，至少也該尊重對方一聲前輩。

可是她根本不理會這些，好像她天生就該你呀我呀這麼稱呼似的。

郭堡主聲威顯赫，雄霸一方，在鐵鷹堡他固然尊榮無比，縱使置之江湖，也沒有人敢對他稍存不敬。

令人不解的是，他對費玲那輕漫的神態竟然視若無覩，好像她原本就該這樣。

他在沉吟半晌之後，再度詢問道：「好好，算是老夫錯了，那麼是誰打傷你的，總該可以告訴我吧？」

費玲道：「這個麼，讓我想想看。」

她要想沒有人打擾她，但郭鐵鵬却忍不住咳了一聲道：「大哥，爲甚麼……」

他是對郭堡主的這般容忍無法理解，希望能够獲得一個滿意的解說。

但郭堡主却不讓他說下去，逕自擺擺手道：「不要說了，二弟，咱們聽費姑娘的。」

費玲的確櫻唇微張，吐出了一串令人失望的言語。

「我要睡覺了，你們……出去吧！」

她當眞是要睡覺了，語音一落，便已沉沉的睡了過去。

郭鐵鵬嘆口氣道：「她內傷尚未痊癒，經不起長時的勞累，看來只好待以後再說了。」

郭堡主略作思忖道：「二弟，傳我的話，費姑娘來到本堡之事，對外不得有半點洩漏，否則將以嚴厲的堡規處置！」

郭鐵鵬道：「是，大哥。」

郭堡主道：「派子丹，子孚，子鉉，帶人到鰲山衞，卽墨，城陽，滄口，四方，及沙子口一帶瞧瞧，如果瞧到可疑的人物，尤其是女人，將他們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以後立刻回報。」

郭鐵鵬道：「是，小弟告退。」

× × ×

費玲姑娘是謎一般的人物，她爲鐵鷹堡帶來一股沉重的壓力，但銀鷹堡却對她有如上賓，百般照顧。

經過三十多天的調養，她的內傷已經好了十之七八，鐵鷹堡雖然沒有由她的口中得到甚麼，但四境平靜，也沒有任何一點事故發生，如果她會帶來災難，這項災難應該已經過去了。

令人奇怪的是她竟然不想離開鐵鷹堡，把這兒當做了她的家。

本來嘛，一個孤零零的少女，茫茫人海，那兒是安身立命之地，有人肯收留她，她自然不想走了。

其實郭堡主也不希望她走，鐵鷹堡是一片乾淨土地。他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以免捲入江湖恩仇。

× × ×

現在費玲已經[illegible]，由於養尊處優，出落得較病前更爲豐滿。

她原是一個美人胚子，此時容光煥發，更顯得嬌艷欲滴。

最令人動心的是她的神情，無論她的一舉一動，或是一顰一笑，都會散發出一股驚心動魄的媚態，只要是男人，縱使年登耋耄，只怕也會晚節難保。

郭家的五兄弟都是正當少壯之年，除了老大郭子丹已經成家，老五郭子羽不喜女色之外，其餘的三個兄弟子孚，子鉉，子屛，幾乎整天都在費玲的身邊打轉。

這位費姑娘似乎十分鄙視男人，她將男人當作奴僕，呼喝叱罵，頤指氣使，稍不如意，還會來一記粉拳。

叫人想不透的是郭家三兄弟，他們不只是逆來順受，而且㬎樂此不疲，他們經常爲了尋找一塊奇石，一株山花，不惜翻山越嶺，冒險犯難，只是爲了博得美人兒的一笑。

這天薄暮時分，歸鴉繞樹，遠山含烟，青青山谷之中，點綴着不少奇花異卉，在晚霞映射之下，實在美不勝收。

谷中有一個水潭，潭水不深，却清澈見底，是鐵鷹堡飲食所用的水源，此時有一位身着白衣的姑娘，坐在潭邊的石塊之上，她脫掉鞋襪，將一雙白如羊脂的玉足伸進潭水之內，口中輕輕哼着歌曲，神情顯得十分愉快。

這位姑娘是有幾分野性的，否則她怎會把脚丫子伸到飲用的水源之內？

自然，這位野丫頭必然是那神秘的白衣姑娘費玲了，除了她誰敢在這兒赤足弄水？

只是她如此一來，可就犯了衆怒了，試想鐵鷹堡的老老少少全都要喝她的洗脚水，他們會忍下這口窩囊氣？

她全然沒有顧慮這些，口中依然在哼曲子，雙脚不停的播動，將潭水激起一圈圈的漣漪。

此時她太高興了，太高興的人往往會因犯疏忽而導致的錯誤。

這是無心之失，她並不是存心要鐵鷹堡的人喝洗脚水，因爲她是外人，不明白此地的一般禁忌。

不過這種觸犯衆怒的錯誤，是很難加以分辯的，除非不叫鐵鷹堡的人瞧到，否則必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不幸的是她偏偏叫人瞧到，而且瞧到的人竟有三名之多。

「啊，費姑娘，妳在做甚麼？」

說話的是來人之中的一個，他是二少堡主郭子孚。其餘兩位是郭子鉉及郭子屛，這三位時時追逐於費玲石榴裙下的少年，此時一個個目瞪口呆，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半晌，郭子鉉才咳了一聲道：「快起來，費姑娘，這是咱們全堡飲用的水源，絕對不能弄髒的。」

櫻唇一撇，費玲哼了一聲道：「那兒弄髒了？我的脚比這兒的水還要乾淨，不信你瞧瞧……」

左脚一挑，柳腰一擰，一片水珠向郭氏三兄弟灑了過去。

郭氏兄弟沒有躲避，濺點水珠本來算不了甚麼。

其實他們是無暇躲避，也不願意躲避，因爲他們瞧到了一個奇景，目注神專還來不及，那裏會在乎幾滴水珠！

他們究竟瞧到了甚麼，會弄得這般神不守舍似的？

那只是一條玉腿，但却艷光四射，美絕人寰，當費玲擰身挑腿之際，白裙叉開，春光自然要外洩了，它使得這三位沉緬於美麗幻想中的少年，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

他們這一失神不要緊，但聽得噗噗幾响聲中，竟然被人擊下水潭，兄弟三個全都成了落湯鷄，這實在窩囊以極。

不過他們畢竟是受過良好家教的少年，在啞然一笑之後，只好自認晦氣。

× × ×

「費姑娘，妳太過份了……」

「哦，我那兒過份了？你說。」

「妳心裏應然明白，還要我們抖露出

來？」

「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你如果不作一個交待，我可不依。」

責問費玲的是郭子羽，他正巧在水潭隣近的樹林中漫步，適才的一切他瞧得明明白白。

他現身攔住費玲的去路，想不到換來一陣呵責，人家姑娘不講理，他却不願跟此等人夾纏不清，因而哼了一聲，逕自轉身而去。

「站住，侮辱了本姑娘還想走，那有這麼便宜！」

啊，跟着竿兒往上爬，這簡直是得寸進尺嘛，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性，這那能不逗起郭子羽的怒氣！

身形霍的一轉，郭子羽冷冷一哼道：

「妳待怎樣？」

「很簡單，跪下來讓我賞你兩個耳括子。」

「妳敢……」

「我爲甚麼不敢，哼，你們幾兄弟之間，就數你最爲神氣，我今天非治治你不可。」

「哦，怎麼治法，請命題。」

「你是想跟我交手？嘿嘿，別以爲你們鐵鷹堡有什麼了不起，依我看你們不過是一羣井底之蛙罷了。」

「妳說完了沒有？」

「暫時是說完了，你出招吧。」

「我不想佔女人的便宜。」

「那我就不客氣了，接招。」

纖掌急吐，來勢若風，速度之快，宛如電光石火一般。

郭子羽一身功力不弱，除了大哥郭子丹，在八位兄弟姐妹之中，就數他最爲紮實，但他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快速的掌法，連念頭還沒有轉過，左肩巳經結結實實的挨了一記，一時立身不住，竟然連續倒退三步。

費玲撇撇嘴道：「原來你就只有這麼一點道行，這回不算，咱們再來過。」

一招之下就丟人現眼，郭子羽自然心有不甘，口中一聲暴吼，雙掌連環吐了出去。

郭氏家傳地煞七十二式，雖然不能說是冠蓋武林的無雙絕學，但當年郭鐵鷹闖蕩江湖之時，曾經以這項武功折服過不少高手，郭子羽巳盡獲乃父眞傳，用以對付一個小姑娘，應該是游刄有餘。

然而，他連攻十幾招，招招有如巨斧劈山，却連一點邊都摸觸不到。

最使他駭異的是費玲雙脚釘地，立樁如山，僅憑腰部以上的擺動，就將他十幾招避讓過去。

更氣人的是他攻人不着，反而挨了一記飛脚，這一脚的勁道雖然不重，他却被踢得仆倒下去。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估不到一個美如仙姬，弱不禁風的姑娘，竟有一身如此高明的武功。

不管怎麼說，他這個人是丟到家了，連一個小姑娘都鬥不過，將來如何能够走江湖？

丟人是一回事，總不能賴在地上不起來，及帶着滿臉羞慚起身之後，才發覺費玲已經走了。

這一次小挫折，激起他苦練武功的決心，也使他明白一山更有一山高，定下追求高深武功的心意。

春天漸漸遠去，雲嶺上的積雪盡消，鷹飛草長，在山區倒是一個宜人的季節。

這天傍晚時分，郭子孚匆匆的闖進後堂，面頰之上是一片凝重之色。

此時在座的是郭鐵鷹與夫人陳琪，及二堡主郭鐵鵬等三人，他們瞧出郭子孚神色有異，郭鐵鵬因而詢問道：「瞧你這麼慌慌張張的，究竟出了什麼事？」

郭子孚說道：「爹，孩兒探到兩起消息……」

郭鐵鵬道：「哦，你說。」

郭子孚道：「南泉鎭上前天出現一批怪異的江湖人物，男的一律黑色勁裝，女的全是白衣白裙，他們有一個共同之點，每人胸衣之上都綉着一隻金色的蠍子。」

郭鐵鷹面色一變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郭子孚道：「約莫八十上下，女的比男的好像多一點。」

郭鐵鷹道：「知不知他們的目的？」

郭子孚道：「他們向店小二打聽飛鷹大俠郭燦，似乎是衝着咱們來的。」

郭鐵鷹道：「還有甚麼消息？」

郭子孚道：「據傳說三空藏劍經巳在東南出現……」

郭氏老兄弟倆個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郭子孚的這兩項消息實在太驚人了，一項關係鐵鷹堡的滿門生死，一項涉及天下武林的安危，一向沉穩如山的郭鐵鷹，也不得不爲之悚然動容。

他們兄弟互相瞧了一眼，然後回到座位，郭鐵鵬對第二項消息似乎不太相信，因而詢問道：「你聽誰說的？」

郭子孚道：「忠義堂的吳大爺親口告訴孩兒的，他說天下武林各派，幾乎都往東南去了，忠義堂也要去碰碰運氣。」

郭鐵鵬回顧郭鐵鷹道：「吳家豪從不說謊，大哥看怎麼辦？」

郭鐵鷹道：「東南半壁何等廣大，咱們到那兒去找？」

郭鐵鵬道：「這倒也是，孚兒，吳家豪沒有說在東南那個地點？」

郭子孚道：「孩兒曾經問過，吳大爺也不知道確實的地點在那兒，他說咱們只要跟着別人走，就不會有什麼差錯。」

郭鐵鷹長長一吁道：「相傳三空藏劍經，是三百年前南北二聖的武學精華，再經百年後的絕代高人靈空神尼去蕪存菁，並將她自己窮造化之功，微變化之妙的武功抄錄其後，遂成爲一部空前絕後，學究天人的武道寶典。武林同道只要習得其中一招半式，就可以叱咤江湖，稱尊武林了，該經如今忽然出現，一場可怕的江湖浩刦，只怕難以避免！」

郭鐵鵬道：「咱們呢？要不要去湊湊熱鬧？」

郭鐵鷹道：「咱們雖是不想獨霸江湖，但不能讓這本絕代奇書落入別人的手中，這樣吧，二弟，咱們分兩路進軍東南，你們一家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之綫前進，咱們沿安徽，江西之綫直趨廣東，預定在廣州會合。如果途中發生意外需要支援之時，可以派人沿咱們預定的路綫追

趕。」

郭鐵鵬道：「何時啓程？」

郭鐵鷹道：「明晨五鼓，哦，二弟，請你告訴費玲，咱們有事遠出，不能再收留她了。」

郭鐵鵬說道：「是，大哥還有甚麼吩咐？」

郭鐵鷹道：「沒有了，你去吧。」

待郭鐵鵬父子退出，堡主夫人陳琪咳了一聲道：「堡主……」

郭鐵鷹道：「甚麼事？夫人。」

陳琪說道：「咱們隱居雲嶺，無慮溫飽……」

郭鐵鷹道：「我知道。」

陳琪道：「可是堡主却違背初衷，要投身江湖。」

郭鐵鷹道：「形勢所迫，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陳琪道：「堡主是在逃避來到南泉鎭的那批人了？」

郭鐵鷹道：「這個……」

陳琪幽幽的道：「堡主，咱們是幾十年的夫妻了，無論甚麼事你都不該瞞着我的。」

郭鐵鷹長長一吁道：「夫人，我不是有意瞞妳，只是說出來徒亂人意，咱們何必自尋煩惱！」

陳琪道：「不，堡主，夫婦一體，無論你有甚麼困難，做妻子的都應該給你分憂的。」

郭鐵鷹道：「多謝夫人，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困難，時間不早了，夫人應該去拾奪一下。」

陳琪知道郭鐵鷹必然有事在瞞着她，至少他跟南泉鎭的那批江湖人物一定有所牽連，只是他不願意吐露，做妻子的除了付諸一嘆，還能有什麼法子？

× × ×

柳泉在徐州以北，是一個位於要衝的大鎭，這天傍晚時分，一行男女七人趕到鎭上投宿。

他們是鐵鷹堡主郭鐵鷹夫婦，還有三子一女及長媳姚玉姑，這羣隱居山林的老少，竟舉家投入了江湖。

郭鐵鷹老謀深算，他終於擺脫了前來找碴的神秘門派，很平安的進入了河南境界。

柳泉鎭上的客棧共有四家，以一個鎭集來說，應該不算少了。但郭氏老少連走三家都無法找到容身之處。

第四家在一個冷僻的橫巷之內，房屋低矮，環境髒亂，是販夫走卒歇脚的地方，一般人是不屑一顧的。

而且這裏沒有房間，只有兩條長長的統舖，只要一脚踏進店門，那股包括汗臭，脚臭，以及說不出來的怪味便直衝鼻端，當眞是五味雜陳，不令人作嘔才算是怪事。

來訂房間的是郭子丹夫婦，他們被薰得掩鼻倒退，姚玉姑幾乎嘔了出來。

郭鐵鷹道：「丹兒，有甚不對嗎？」

郭子丹道：「爹，這家客棧又髒又臭，咱們如何住得下去？」

郭鐵鷹向裏瞧了一眼道：「走吧，咱們先找地方吃飯，然後再想辦法。」

吃飯的問題就比較簡單了，雖然酒館中也是家家客滿，只要等一下總會找到座位的。

飯後郭鐵鷹詢問店小二道：「小二哥，鎭上除了四家客棧，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寄宿？」

店小二道：「客官不妨到藥王廟去試試，鎭西有一條小路，約莫五里就可以到達藥王廟了。」

郭鐵鷹道：「多謝。」

離開酒館，他們沿着鎭西的小道前進，五里不到果然瞧到一片叢林。

郭子羽一馬當先，郭子琴緊跟在後，兄妹倆穿越林間小徑，逕向廟前馳去。

他們剛剛馳出小徑，廟前忽然傳來一聲叱喝：「打」，三點寒星挾着厲烈的勁風，向郭子羽迎面襲來。

這是有人發射暗器，由寒星飛馳的速度，及取位的準確推斷，此人在武林之中必然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不過郭氏追風神芒，是武林中的一絕，郭子羽雖是驟遇襲擊，還不至將那三點寒星放在心上。

他輕輕哼了一聲，右掌倏的一吐，同時叱喝一聲道：「還你……」

就這麼一抓一抖，三顆銀色彈子便以流星逐月之勢倒飛而回。

廟前立着一名長髯拂胸的黑袍老者，是江湖上頗負盛名的八卦掌門銀彈奪魂時早春，他身左一位油頭粉面，長像英俊的銀衫少年，是他的大弟子小諸葛盧龍，身右一名滿臉煞氣的白衣少年，是他的二弟子百步蛇聞放鰲。

在江湖道上，八卦門原是一個小門派，很難與其他門派爭一日之長短，但時早春却苦練武功，力爭上游，終於獲得銀彈奪魂的盛譽。

時早春成名了，八卦門也在江湖道上佔有一席之地，只不過他們還是一個小門派，仍然無法與少林，武當，丐帮，令狐世家等相提並論，甚至新近崛起的冷泉莊也駕凌八卦門之上。

時早春嚥不下這口氣，却又無可奈何，因而性格大變，幾乎是動輒傷人，要不他就不會以成名的暗器輕率出手了。

他絕未想到來人年紀如此之輕，功力竟這般驚人，銀彈傷人不着，還幾乎弄得灰頭土臉。

他避過了郭子羽擊還的銀彈子，但不肯善罷干休，口中大喝一聲道：「小賊！你下來，老大要劈了你！」

「天下竟有這麼不講理的人，雙方素昧平生，見面就施煞手，除非他是瘋子，怎能這麼不講理性？

因此郭子羽兄妹全被逼出眞火，連隨後跟來的郭鐵鷹夫婦也對他大爲不滿。

當然，郭子羽兄妹並不知道他是一派掌門，就算知道他們也不會在乎，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說甚麼他們也要鬥鬥這三名師徒。

他們躍下坐騎，撤出長劍，兄妹並肩踏前數步，冷冷一哼道：「爲甚麼？朋友，咱們有仇？」

時早春不理會這些，伸手向兩名弟子一揮道：「廢了他們！」

小諸葛盧龍及百步蛇聞放鰲同時應了一聲，雙雙向門場奔去。

在江湖道上，這師兄弟倆可也是一對名人，師兄好色，師弟嗜殺，出道幾年就做了不少壞事，由於他們十分狡猾，很難抓到他們爲惡的眞憑實據，各門派倒也奈何他們不得。

小諸葛盧龍出場之後首先奔向郭子琴，因爲她是一個小美人兒。

「姑娘，小生這廂有禮了，請教貴姓芳名？」

他好像不是來搏殺的，一雙賊碌碌的眼珠，在郭子琴的身上轉個不停。

郭子琴日處深山，幾曾見過這般惡形惡狀的咀臉？立時氣往上衝，抖手一劍刺了過去。

郭門天都九歸劍法，快如閃電，玄奧絕倫，出招就是九劍連施，速度之快，無與倫比，郭子琴這一劍並未施展天都九歸劍法，仍有石破天驚之勢。

小諸葛盧龍原是全神戒備着的，他却想不到郭子琴出招如此之快，要不是來了一個懶驢打滾，他的左肩必然會刺出一個血洞。

郭子琴沒有跟踪追擊，只是秀目一翻，櫻唇一撇，道：「滾得好，姑奶奶饒你一回。」

小諸葛盧龍曾經打過敗仗，但從來沒有如此狼狽，因而一蹦而起，八卦刀展開了瘋狂的攻擊。

郭子琴功力不弱，只是欠缺打鬥的經驗，他們兄弟姐妹平時過招都是點到爲止，幾曾見過這般兇狠的搏殺？

如此一來她自然要落在下風了，十招不到，她就陷入手忙腳亂的險境。

堡主夫人陳琪眉峯一蹙道：「堡主，琴兒只怕招架不住了……」

郭鐵鷹道：「不，她能够應付的，咱們的孩子全都缺乏打鬥經驗，讓她歷練一下也是好的。」

郭鐵鷹沒有說錯，二十招以後郭子琴就穩了下來，現在她已經有攻有守，再也不會手忙脚亂了。

郭子羽最初的形勢跟郭子琴差不了多少，在百步蛇聞放鰲狂野攻勢下，也有點接應不暇。不過他的功力高過郭子琴，百步蛇却比小諸葛差了一點，因而十招不到他就已爭回主動，現在更是勝券在握了。

場中的情形銀彈奪魂時早春自然比誰都明白，他知道再鬥下去，他這兩名得意弟子，只怕會一敗塗地。

八卦門人材凋零，這兩名弟子是他最大的本錢，他當然不願意他們遭到意外。

於是他忍下一口氣，揚聲呼叫道：「住手。」

郭氏兄妹原本不願打這場糊塗仗，場中的搏殺因而應聲停了下來。

銀彈奪魂時早春冷冷道：「叫你們的大人出來答話。」

郭鐵鷹踏前數步，雙拳一抱道：「兄台有什麼指教？」

時早春道：「咱們好像面生得很，閣下是那個門派的高人？」

郭鐵鷹道：「咱們原本不是江湖中人，練武旨在强身，倒叫兄台見笑了。」

時早春啊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了，本座時早春，是八卦門的掌門，承江湖朋友抬愛，送給本座銀彈奪魂的名號。」

郭鐵鷹道：「是時掌門，久仰。」

時早春哼了一聲道：「你們上門欺人的事怎麼說？」

郭鐵鷹淡淡道：「莫非這藥王廟是兄台的？」

時早春道：「藥王廟雖然不是咱們的，總有一個先來後到，你們擅自闖來，就是上門欺人。」

郭鐵鷹道：「藥王廟是十方善地，你能來咱們也能來，何況此地殿宇很多，咱們只求一席之地聊避風霜，兄台何必做的太絕！」

時早春冷冷的道：「一山難容二虎，本座也不願跟不相識的人打交道，你們要住咱們就走，不過今後咱們就是生死仇家了！」

他們果然走了，郭氏却無端端的結下幾個可怕的仇家。

堡主夫人陳琪嘆口氣道：「姓時的這般人爲甚麼如此蠻不講理？彼此都是借宿，咱們礙着他甚麼了？」

郭鐵鷹道：「這就是江湖，在江湖上有些事是不能按常情而論的，咱們該歇息了，丹兒你去跟廟裏的方丈交涉一下。」

郭子丹應了一聲，立即偕同他的妻子姚玉姑向廟裏奔去。

交涉的結果很圓滿，他們總算不至露宿荒郊，翌晨天剛破曉，他們便由柳泉鎭南下逕奔徐州。

這兒是一座名城，交通十分便利，在江湖來說，是非也就比別處爲多。

郭氏一行到得不算太晚，還是連續找了幾家客棧才覓得寄宿之處，由於連日長途跋涉，一家老少全都有些疲乏，晚餐之後也就分別就寢。

郭子羽是跟三哥子鉉同睡一個房間，正當他好夢方酣之際，忽然被人推醒，及睜目一瞧，只見床前立着一個國色天香的白衣姑娘，正是他在雲嶺救下的費玲。

他正要出聲呼叫，一隻柔若無骨，軟玉溫香般的玉手已經堵着他的嘴唇。

「不要出聲，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費玲說完了這兩句話，也同時拿開了她的手掌。

郭子羽坐了起來，他沒有出聲，只是目射異彩，眼巴巴的向費玲瞧看着。

費玲原是要告訴他重要消息的，此時竟然面色一紅，低聲嬌叱道：「瞧你這副儍像，你還要不要聽？」

郭子羽啊了一聲道：「姑娘請說。」

費玲道：「有人要對付你們……」

郭子羽一怔道：「誰？」

費玲說道：「他們在鐵鷹堡撲了個空，一路追趕下來，我想你應該知道他們是誰。」

郭子羽愕然道：「會有人找上鐵鷹堡？這眞叫人難以相信。」

費玲撇撇嘴道：「是不相信，還是不知道？」

郭子羽面色一正道：「是不知道，唉，承蒙好心相告，我怎能欺騙姑娘。」

費玲嫣然一笑道：「別發急，我並沒有怪你。」

此女生具沉魚落雁之容，當得是天生尤物，艷麗無雙，這就難怪郭家兄弟會整日追逐在她的石榴裙下了。

當日在堡裏，郭子羽一心練武，心無雜念，費玲雖是艷絕塵寰，對他並沒有造成任何困擾，惟一使他不安的是武功，堂堂七尺之軀的男子漢，竟接不下一個姑娘的纖纖玉掌。

使他記憶深刻的那隻玉掌，適才又堵上了他的嘴唇，但他覺得在那剎那之間，有着如親芝蘭的感覺，直到現在還覺得滿頰留香。

如今她這嫣然一笑，更是百媚俱生，郭子羽雖是一個坦蕩蕩的君子，也感到有些面紅耳熱。

他收回目光，吁出一口長氣道：「他們究竟是誰？姑娘能否賜告麼？」

費玲道：「他們不是中原門派，人數超過你們十倍，一旦被他們追到，你們只怕就難逃刦數了！」

郭子羽哼了一聲說道：「在下並不怕死！」

費玲柔聲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死有泰山鴻毛之分，以全家的生命作孤注一擲，值得麼？」

郭子羽道：「他們的武功很高麼？」

費玲道：「除非有人習得三空藏劍經上的武功，放眼天下，很難找到三合之敵，不過我說的只是他們的主要人物，但他們具有此等功力的主要人物竟有九名之多，你們如果遇到，如何能夠倖免！」

郭子羽道：「姑娘的武功比這九人如何？」

費玲道：「這九人的武功也有高下之分，我跟他們最差的相比，一對一勉强可以鬥個平手。」

語音一頓，接道：「這般人的來歷，我想令尊必然明白，請記住我的話，逞匹夫之勇就是浪擲生命，爲智者所不取，令兄被我點了睡穴也該醒來了，告辭。」

輕風拂過後窗，人影頓然消失，費玲輕功之高，郭子羽不由得大爲欽服。

他起身着上衣衫，郭子鉉也於此時醒來，見狀問道：「五弟，你要做甚麼？」

郭子羽道：「費姑娘適才來過……」

郭子鉉呼的一聲跳起來道：「人呢？你爲甚麼不叫我？」

郭子羽道：「三哥當時睡得很熟，小弟叫了兩聲你沒有醒，後來就被費姑娘阻止了。」

郭子鉉道：「她來做甚麼？」

郭子羽道：「她說咱們的仇家追上來了，我要去稟告爹爹，咱們一起去吧。」

郭子鉉道：「好的。」

他們兄弟叫醒郭鐵鷹，當即將費玲所提的警告向老父全盤托出。

聽完兒子的報告，郭鐵鷹的臉色變得難看以極，良久，他才長嘆一聲道：「要來的總會來的，好啦，你們去睡吧。」

郭子羽道：「爹，咱們當眞有仇家？他們是什麼人？」

郭鐵鷹道：「小孩子不要多管閒事，明天還要起個早，快去睡覺。」

郭子羽兩兄弟不敢多問，只得回到客房就寢，翌晨天剛破曉，郭氏老少七人便已離開徐州，向安徽省境的宿縣奔去。

當夕陽西下的時分，他們趕到了三堡鎭，按說是應該在此地投宿的，再走下去是曹村，離三堡約莫六十來里，縱使快馬加鞭，三更之前說甚麼也無法趕到。

但郭鐵鷹只是在鎭上打了一個尖，立即策馬西奔，直待夜色蒼茫之際，他才勒住了奮蹄狂馳的馬匹。

此地右臨河道，左依森林，景象荒涼無比，在月隱星稀，冷風刺骨的寒夜，難免令人有一股凄涼的感覺。

陳琪緩緩策馬來到郭鐵鷹的身側道：「堡主，咱們今晚……」

郭鐵鷹道：「咱們在這兒歇息一下，讓馬兒喝點水。」

陳琪道：「咱們還要趕路？」

郭鐵鷹說道：「是的，咱們要趕到烈山。」

陳琪道：「堡主，咱們的人馬都很疲倦，迢迢數千里，怎能如此趕法？」

郭鐵鷹道：「不，咱們只要到達烈山，就不必再趕路了。」

陳琪道：「爲甚麼？咱們不是要去廣州的麼？」

郭鐵鷹道：「你們都住在烈山，廣州由我一個人前去。」

陳琪道：「爲甚麼要這樣？堡主。」

郭鐵鷹道：「咱們在一起目標顯著，很容易被咱們的仇家查覺，再說孩子們毫無江湖經驗，武功也不够紮實，這樣闖蕩江湖，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陳琪幽幽道：「堡主，你一個人去就能叫咱們放心得下麼？再說，咱們在烈山人生地不熟，縱使能够生活，也非長遠之計。」

郭鐵鷹道：「妳放心吧，憑我的武功，江湖上能夠奈何我的並不多見，只要沒有後顧之憂，天下都可去得，至於烈山麼？妳忘記褚風了，他就是那兒的山主。」

陳琪啊了一聲道：「褚風，就是那個絡腮鬍子？他不是烈風鏢局的總鏢頭麼？怎麼又當起山主來了？」

郭鐵鷹吁了一口長氣道：「那年咱們夫婦聯袂江湖，在咸陽古道救了他們一家四口的命，也保全了他們的鏢貨，此後他就退出江湖，息影烈山……」

陳琪道：「我明白了，你每年出堡一次，莫非就是跟他見面？」

郭鐵鷹道：「是的，褚風是一個血性漢子，我不讓他到堡裏來，只好每年一次到烈山跟他聚聚。」

褚風是一個心存忠義，滿腔熱血的漢子，何況郭家對他一門有救命之恩，現在他們暫時寄跡烈山，自然不會有什麼顧慮，再說郭鐵鷹決定的事，沒有人能够改變，陳琪雖是有點担心，却也無可奈何。

他們歇息一個多時辰再繼續上道，次日晌午時分終于趕到了烈山。

褚風約莫五旬出頭，一臉絡腮鬍子，配上一身短裝打扮，十足是一個土老頭兒，不過他身體壯碩，目射精光，可見他的工夫並沒有擱下。

瞧到郭家老少，他那份驚喜就不必說了，在一陣寒暄之後，便連聲催叫擺酒。

褚家人口簡單，夫人又已去世，現在只有一雙兒女及一個兒媳，兒子褚茂，女兒褚鸞，當年在咸陽古道陳琪曾經見過，只以事隔多年，如非褚風介紹，他們彼此都很難認得出來了。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樓天豪、三絕書生七星峽佈下毒烟陣，專等排敎、雙獅堂等人進來，金銀雙獅、木天行率領一批弟子會合來到黃金谷，將部份天武牧場的弟子全部殲殺，正想引兵深入　此刻一排火箭突然射至，帶來瑰麗繽紛的毒烟，衆人走避不及，幾十個人中毒倒下。金銀雙獅、木天行離得稍遠，以爲火箭攻不到，豈料火箭突然又從黃金谷後面的屋子射出來，比以前的火箭更接近自己，毒烟漫天蓋地而來，避無可避，金獅帶頭衝過，木天行、銀獅也跟在後衝過，三人望着山上站着的樓天豪、三絕書生、三阿姨的方向衝去，準備和他們拚命，同歸於盡……

中毒難克敵　垂死捉書生

三絕書生道：「我的判斷應該不會錯誤的。」

樓天豪微笑道：「一直以來你都是與毒烟在一起，沒有人比你更清楚的了。」

三絕書生道：「我必須完全清楚毒烟的性能，否則只怕活不到現在。」

樓天豪道：「兵法上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形式雖然不同，但道理是不變的。」

三絕書生道：「金銀雙獅木天行的功力如何我們當然不會太清楚！」

樓天豪道：「你心目中當然有一個標準，這應該不會距離得太遠。」

三絕書生道：「應該不會的。」

樓天豪接道：「可惜山谷那邊被他們發現破壞，否則我們可以製造更多的毒烟，事情便會變得更簡單。」

一面說他一面搖頭，然後一聲歎息。

三絕書生說道：「現在已經够簡單的了。」

樓天豪道：「對付排敎雙獅堂是的，但我們還有其他敵人。」

「場主是指江湖上其他帮派？」三絕書生試探着問。

「這件事話雖然說秘密，相信消息已經傳開去，他們已經知道我們有一種這麽厲害的毒烟，自危之下一定會想辦法對付我們！」

三絕書生道：「只要他們不聚在一起，應該不會成問題。」

樓天豪道：「當然最好就是在這件事之後我們再來一個什麽的行動，使他們不敢走在一塊兒。」

三絕書生道：「有過之前的經驗，重新建造一個煉毒的地方應該輕而易擧。」

樓天豪說道：「只是毒烟已經用光這件事要絕對秘密，我們三個人知道已經够了。」

三絕書生道：「場主到現在還不相信我！」

樓天豪一怔，道：「沒有這種事，只是有些兒緊張。」

三絕書生道：「我也是，我們在做的到底是這之前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樓天豪道：「不是沒有人做過，只是沒有人做成功，除了這種毒烟外，也實在很難有第二種東西有這種殺傷力。」

三絕書生道：「目前的確還沒有。」

樓天豪忽然問：「三絕，你是否覺得有傷天理？」

三絕書生道：「天理早就沒有了。」

樓天豪仰天大笑，三絕書生一會才接道：「很多人都已在懷疑，到他們發覺這是事實，大都已後悔莫及。」

樓天豪笑應：「善良的人永遠被欺負，朝不保夕，邪惡之徒享不盡富貴榮華，這種例子已太多。」一頓轉問三阿姨。「你認爲如何？」

三阿姨微喟道：「天理循環。」

樓天豪道：「生老病死，在所難免，若說這就是天理，是不是笑話。」

三阿姨欲言又止，樓天豪接道：「根本不讓壞人生下來，天下間只有好人，這才是道理。」

三絕書生道：「若全是好人，天下間一片太平，沒有仇恨，沒有爭鬥，痛苦悲哀什麽也沒有，是不是單調一些，看管這樣的一個地方，會不會太悶，太沒趣？」

樓天豪道：「你這是說也不是沒有天理，不過是一個笑話。」

三絕書生道：「這當然沒有人能够肯定，只是善惡這兩種人之中由我選擇，我還是寧願做一個惡人，好好的活幾十年，才不太好的死去。」

樓天豪道：「那最低限度你已經快樂過。」

三絕書生道：「我實在想不出一個大好人，在飢寒交迫之下有什麽快樂。」

三阿姨插口說道：「最低限度心安理得。」

三絕書生道：「但以我所知，那種環境下大多數的大好人都是在咒詛上天的不公平。」

三阿姨歎了一口氣，不能不承認三絕書生所說的事實，好像那種大好人，她事實亦已見過不少。」

樓天豪笑笑接問：「你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好人，上下對你又如何，是不是很公平？」

三阿姨垂下頭去，樓天豪又道：「我看你一直都不怎樣快樂，上天有沒有給你指示一個辦法解决？」

「沒有。」三阿姨搖着頭。

樓天豪接道：「我以爲以其寄望上天，倒不如告訴我，也許以我的能力能够好好的替你解决。」

言者無意，三阿姨聽着却不由心頭怦然震動，這也是事實，只要她對樓天豪說出來，樓天豪就是不喜歡她，最低限度也會有一個答覆，讓她知道以後應該怎樣做，用不着每天這樣煩惱徬徨。

難道天理眞的就是一個笑話，三阿姨頭垂得更低，心緒一陣前所未有的混亂。

樓天豪着着再問：「你到底有什麽疑難解决不了，怎麽一直都不說？」

三阿姨又搖搖頭道：「那其實沒有什麽大不了，一定要說的時候我會說的。」

樓天豪道：「你是不喜歡跟我做這種事也可以直說，我總不會勉強你的。」

三阿姨道：「一個人要做什麽無妨去做，是好是壞，無論如何自己都已先滿足了。」

樓天豪笑道：「你到底也明白這個道理。」

三阿姨微喟。「若是能够早一些明白，正如你說的，就是不成功，也有一個明白，有一個解决。」

樓天豪不覺追問道：「到底是什麽回事？」

三阿姨抬起頭來，忽然一笑。「這是什麽時候，你還管這些？」

樓天豪大笑。「好，就等這件事了結之後，我才問才管，替你好好的解决。」

三阿姨無言頷首，三絕書生看看他們，似乎看出了什麽，又似乎沒有，目光轉回毒烟那邊。

金銀雙獅木天行說話間先後已然從毒烟中衝出來，曳着一縷彩烟，有如三條斑斕七彩的怪蛇，木天行輕功最好，仍然走在最前面。

金獅在木天行越過他的時候已知道木天行的心意，却沒有什麽反應，這個時候他當然不會在乎什麽。

一直到衝出了毒烟他才回頭望，看見那一股毒烟一疋彩布也似追在身後，又不由一陣心驚魄動，他仍然閉着呼吸掠前。

銀獅沒有金獅那一份鎭定，出了毒烟也一樣回頭望，看見毒烟彩布般附體，脫口叫出來。

這一叫，一股毒烟便撲進他口腔，他要閉上嘴巴的時候，一股怪異的氣味便已直衝腦門，然後突然一陣昏眩的感覺，毒性顯然要發作，驚恐之下又怪叫失聲。

他怪叫着發足往前奔，越奔昏眩的感覺便越重，心也就更亂了。

奔出了數丈，那股毒烟終於被他拋離，他仍然再奔前數丈才坐倒地上，暗運起內功，要將毒烟迫出去。

金獅聽得怪叫聲，知道銀獅方面必然有事發生，仍然掠前，到毒烟完全被拋離才停下，一路上他不住回頭，銀獅的反應完全在他的眼內。

他看着銀獅坐倒，豆大的汗珠從額上滴下，不由道：「老二，你怎樣了？」

銀獅應聲道：「我着要完了。」語聲沙啞而怪異。

金獅道：「你說的都是事實？」

銀獅道：「我體內的血液好像着了火一樣，混身的血液都在往上衝，快要衝出來的了。」

金獅再問：「你完全不能够控制？」

銀獅怪叫道：「你可有什麽辦法？」

金獅搖頭，銀獅突然又一聲怪叫，從地上跳起來，雙手虛空亂抓，撲向金獅。

木天行也已停下看在眼內，魄動心驚，脫口大呼：「快走！」

金獅頓足長歎，身形移動，倒掠前去，銀獅脚步踉蹌，一面追一面狂叫，眼看着，他的臉龐逐漸變得有如噀血般，兩隻眼珠子瞪着突然爆裂，迸射。

金獅看到這裏再也看不下去，霍地轉身，天武牧場的弟子也就在這時候現身，四方八面掩殺前來。

金獅雙爪揮動，咆哮一聲，突然又怔住，眼睛瞪大，瞪着那雙手。

陽光下，他看得很清楚，那雙手外露的肌膚出現了一點點紅斑，而且在逐漸擴大。

木天行看着詫異，不由亦往自己雙手望去，然後叫出來。

他本來是一個很冷靜的人，這時候却變得很激動，那種叫聲與野獸無異。

金獅給他這一叫反而冷靜下來，舌綻蓮花，一聲獅子吼，突呼道：「老木！」

木天行吼聲中清醒，怪叫道：「什麼事？」

金獅道：「那種毒烟已然由我們的肌膚滲進去，除非有解藥，否則我們還是要毒發身亡。」

木天行道：「你看他們會不會將解藥交給我們？」

金獅道：「若我們能將他們抓起來，生死存亡，他們當然得將解藥交出來。」

木天行道：「我們可以跟他們拚一個同歸於盡，但是要將他們抓起來……」他接着打了兩個「哈哈」，沒有說下去。

金獅道：「萬一我們有這種機會，只怕也沒有用，他們未必有解藥。」

木天行道：「有毒烟怎會沒解藥？」

金獅道：「若是有解藥他們也不會用那種方式，在那個距離施放。」

木天行撫掌道：「有道理，可恨我們不能夠將毒藥收集起來，反向他們施放，讓他們也試試這種毒烟。」

金獅道：「現在說這些不是笑話。」

木天行接問：「難道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金獅道：「除了拚命沒有了。」

木天行道：「那我們還多說什麼，拚命就是——」語聲未落，身形暴長，一拳突然擊出，既狠且勁。

一個天武牧場的弟子正從那邊掩殺過來，身手也非常靈活，但竟然閃不開木天行的一拳。

那一拳擊在胸膛，「噗」的如中敗革，那個天武牧場的弟子立時倒飛了出去，口吐鮮血，倒地身亡。

木天行接撲入殺奔前來的天武牧場弟子中，拳脚齊施，一面連聲呼喝。

金獅一雙金爪一吞一吐，隨即作獅子吼，亦撲前去，一面大呼道：「老木記着那一個才是拚命的對象。」

木天行笑應道：「當然是樓天豪三絕書生的了。」隨即奮勇撲前。

金獅大笑，雙爪展開，一頭狂獅般撲擊，殺開一條血路。數以百計的天武牧場弟子前後左右撲上，亦是奮不顧身的，雙方展開一場血戰。

那邊，排敎雙獅堂的弟子也紛紛從毒烟中衝出來，奔不了多遠便毒發身亡，慘叫聲此起彼落，死狀亦無不慘不忍睹。

他們的輕功沒有金銀雙獅木天行的好，在毒烟中逗留的時間亦較長，有些甚至沒有閉上呼吸，如何禁止得住。

連銀獅都難逃此刧，那些排敎雙獅堂的弟子又如何能够，從毒烟中奔出來多少個便倒下多少個。

木天行金獅無意回頭看見，毛骨悚然，不約而同一齊叫起來，更瘋狂的往前撲擊。

樓天豪三絕書生居高臨下，看得清楚，眉飛色舞，一些也不覺得難受，只有三阿姨，不知不覺的偏開臉。

三絕書生看着失笑說道：「銀獅倒下了。」

樓天豪道：「以他的內功，應該可以支持較長的時間，可惜這個人一向都粗心大意。」

三絕書生道：「他們中能够與我們一戰的只有金銀雙獅木天行，現在只剩下金獅與木天行，我們勝算無疑又多三分。」

樓天豪道：「看木天行金獅的反應，亦已經中毒，沒有多少生望的了。」

三絕書生道：「所以他們只有奮勇向前，拚得一個便一個，當然最終希望能够與我們拚命。」

樓天豪道：「看情形他們會拚到我們跟前，我們要省些氣力也不能的了。」

三絕書生道：「場主若要省些氣力，大可以先跟他們玩玩，到他們筋疲力盡才一下將之擊殺。」

樓天豪笑笑道：「他們已經是強弩之末，就是拚也拚不出什麼來，再說跟他們這種人也沒有什麼好玩的。」

三絕書生道：「以場主的武功要將他們解決原就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樓天豪道：「對你來說也是的。」

三絕書生笑着問道：「場主選擇那一個？」

樓天豪道：「那一個還不是一樣？還是讓你選擇好了。」

三絕書生道：「那我要金獅。」

樓天豪道：「這個人有名粗心大意，你的暗器正好發揮。」

三阿姨突然接道：「木天行交給我好了。」

樓天豪目光一落。「這件事與你沒有關係，你還是在一旁看熱鬧。」

三阿姨道：「既然來了，又那有只看熱鬧的。」

樓天豪道：「你若是敢胆殺人，我總會給你機會的。」

三阿姨一笑。「這許多人的死亡已足以令我的胆子變得大起來。」

樓天豪道：「生死看透了其實也沒有什麼？」

三阿姨仰首望天，眼神突然變得晶瑩，三絕書生笑接道：「場主的左右若是不懂得殺人也實在說不過去。」

樓天豪道：「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正如你的兒子不喜歡殺人，大概你也不會強迫他去殺人的。」

三絕書生道：「幸好我還沒有兒子，左右也沒什麼親人，還沒有這種煩惱。」

三阿姨聽着臉頰不覺升起兩抹紅霞，她雖然這個年紀，對於某種說話仍然很敏感。

樓天豪的二弟子成剛即時奔來，稟告道：「排敎雙獅堂的精銳都在這裏了。」

他是第二個拜在樓天豪門下的弟子，資質雖然沒有秦玉驄的高，却是樓天豪需要的那種人，行事作風亦非常接近，深得樓天豪歡心。

樓天豪也是刻意將牧場的弟子分成兩種，一種是秦玉驄那樣的，忠於牧場，俠義爲懷，在江湖上見義勇爲，天武牧場所以能够成爲正道上的大門派，這些人功不可沒，也因爲這些人替牧場建下俠義的聲名，江湖上的朋友從來沒有考慮到天武牧場也會做壞事。

另一種是成剛那樣的，未必是壞人，却是非常偏激，也有野心，認爲天武牧場應該有所作爲，不能够對排敎雙獅堂的人屈服，就是用什麼手段也好，總要將排敎雙獅堂擊倒。

樓天豪也是這個意思，當他發現牧場的弟子有這種分別便索性將他們分開來，這看似容易其實並不容易，尤其是保守秘密。

與三絕書生合作差不多是同時進行，三絕書生絕對是一個聰明人，也有一個很好的計劃，那種毒烟的製煉，更就是驚天動地。

由開始到成功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耗用的人力物力財力也極大，不是天武牧場，絕對難以支持下去，現在非獨已成功，而且還頗順利的一擧將排敎雙獅堂的精銳消滅。

樓天豪所以特別興奮。「好極了，就是不全在，金銀雙獅木天行倒在這裏，其他的何足爲懼？」

成剛道：「只怕消息洩漏出去，江湖上的朋友會針對這件事來……」

樓天豪道：「他們若是還有所作爲，也不會讓天武牧場，排敎，雙獅堂鼎足而立。」

三絕書生接說道：「這件事之後，他們知道我們有這麼厲害的毒藥，如何敢怎樣。」

樓天豪道：「不錯。將金銀雙獅木天行殺掉之後，排敎雙獅堂便完了。」

三絕書生道：「雙獅堂排敎之外，沒有第三個門派有資格與天武牧場一爭長短的了。」

樓天豪道：「若是聯合起來，還是不容輕侮。」

三絕書生道：「他們若是會聯合，早便已聯合，等不到現在。」

樓天豪道：「之前他們都是沒有遭受到死亡的威脅。」

三絕書生道：「現在他們就是聯合起來也一樣不能解除死亡的威脅，却是一定會藉此跟場主談條件。」

樓天豪道：「應該這樣。」

三絕書生道：「場主這個武林盟主是做定了。」

樓天豪大笑道：「這般虛名其實並不要緊，最主要的是那些所爲江湖豪傑從此不敢再胡言亂語，在做什麼之前也考慮一下該不該做。」

三絕書生道：「場主是要支配他們的思想行動。」

樓天豪道：「那些東西一直以來肆無忌憚，口出狂言，我早就有意好好的教訓他們一頓。」

三絕書生道：「這也是容易。」

成剛目光已轉向戰場那邊，這時候突然插口：「師父，我下去。」

樓天豪搖頭。「不用，讓他們上來好了，這兩個人吸入的毒烟已經發作，不能再支持多久的了。」

他說的也是事實，木天行脚步已經踉蹌，本來一掌可以解決的要三掌才能够了事，完全失去準頭，時間角度完全拿捏不住。

一陣陣昏眩的感覺不住衝擊他的腦袋，一顆心也越跳越急速，那種蛇行蟻咬的感覺遍體襲來，肌膚彷彿要片片碎裂的，難受之極。

之後他只有一種快要死亡的感覺，人也就變得更瘋狂，嘶聲呼叫着撲向樓天豪那邊，天武牧場的弟子四方八面包圍着他，也不知往他身上砍了多少下，一身鮮血淋漓，但若無其事，奮勇向前，硬硬殺出了一條血路。

金獅顯然沒有木天行中毒那麼深，一路都是避重就輕，想保存氣力，決戰樓天豪或三絕書生，可是湧上來的天武牧場弟子却實在太多，要避免正面接觸也不成。

一面戰他一面拒毒，內力消耗得特別多，再看木天行那邊的情形，不由他不心頭發涼，他知道木天行的毒性已經發作，也知道木天行吸入的毒烟絕不會比自己多上多少，不過支持到現在，自己還能够支持多久？可想而知。

即使支持到樓天豪三絕書生面前，以內力這樣消耗，如何是他們的對手？

動念之下他不由把心一橫，不再閃避，再衝向前，痛下殺手，一雙金獅爪全力撲殺，這一下改變，那些天武牧場的弟子便給他殺一個措手不及。

他連殺八人，終於殺開了一條血路，緊跟在木天行身後，向前衝殺過去，這無疑是很聰明的做法，有木天行開路，他不用理會前面攻來的天武牧場弟子，左右上來的亦爲木天行所撥開更加容易應付，眞正要他對付的只是從後面追上來的一羣。

那一羣根本就已經處於下風，金獅一雙金獅爪特長，要接近他又談何容易。

木天行並沒有理會金獅，仍是拚命的往前衝，雖不致擋者披靡，但還是被他衝到山上。

樓天豪也就在這個時候喝了一聲：「住手！」

所有的天武牧場弟子都停下，那一聲「住手」事實有如響雷般，沒有一個聽不清楚。

木天行沒有住手，怪叫一聲直撲樓天豪，雙臂一陣爆栗子也似的聲响。

排敎的「一串鞭」內功江湖上名排十六，能够在刹那間將全身的內力都聚在雙臂上，發出雷霆萬鈞的一擊。

這樣的一擊當然令對手意外，也當然要看彼此之間武功的距離。

木天行一身內功本來絕不比樓天豪弱上多少，全力一擊應該也有相當作爲，可

惜這一路消耗下來，已剩下三成不到。

樓天豪沒有閃避，雙掌疾迎了上去，一身衣衫那刹那獵然飛舞，被強勁的內力鼓動起來。

兩下接觸，霹靂一聲，木天行一個身子被震飛起來，口吐鮮血，凌空飛出數丈，飛墮下山坡，再滾墮數丈，才被天武牧場的弟子以兵器釘住。

天武牧場的弟子隨即一聲歡呼，天地也為之震動，樓天豪這一擊雖然在意料之中，但聽到這一聲歡呼，仍不由心頭一陣暢快。

三絕書生與之同時掠到金獅面前，截住了金獅的去路。

金獅沒有動，只是看着三絕書生笑，那種笑容却令人不寒而慄，就是三絕書生也有這種感覺。

歡呼聲過去，金獅仍然沒有任何行動，只是笑，樓天豪目光終於落在地面上，道：「只剩下你一個了。」

三絕書生接道：「這個可是我的。」

金獅道：「三絕書生暗器獨步天下，是其中一絕，怎麼不下手？」

三絕書生道：「該下手的時候我自會下手。」

金獅道：「原來我不動有這種好處，早知道我便呆坐在毒烟中。」

三絕書生道：「那最低限度你會死得非常舒服，用不着奔跑呼叫厮殺這樣的辛苦。」

金獅道：「可惜我不是甘心束手待斃的那種人。」

三絕書生道：「你現在看來却是有束手待斃的意圖。」

金獅大笑道：「到這個地步，我除了束手待斃之外，還能夠做些什麼？」

三絕書生道：「你可以像木天行那樣全力一擊，也算是死得轟烈。」

金獅道：「可惜我不懂排教的『一串鞭』，不能夠一下子將全身的眞氣凝聚起來。」

三絕書生道：「這實在可惜，我也巳準備好暗器要看着全力一擊之下有沒有場主的聲勢。」

他接將雙手一翻，只見雙手指縫中，衣袖中，寒光閃動也不知藏着多少暗器。

金獅道：「我就是不動手你也可以動手的。」

三絕書生說道：「這有什麼趣味？我要的是一個活靶，不是一個不能動的活死人。」

金獅道：「你現在就是怎樣說也可以，反正我與死人並沒有什麼分別。」

三絕書生道：「你是說要是你沒有中毒，我的暗品對你一些作用也沒有？」

金獅道：「否則你也不用製煉這種毒烟，再弄出這樣一個陷阱。」

三絕書生道：「這其實也不難證明，只要我給你解藥，等到你恢復正常，再與你一較高下——」

金獅道：「你會是這種英雄好漢。」

三絕書生點頭道：「我的確不是，所以我絕不會做這種所謂英雄好漢的所為，而且這種毒到現在還沒有解藥。」

金獅大笑道：「我也沒有猜錯，你果然是這樣說。」

三絕書生道：「沒有解藥是事實，當然，以我的醫術，在你衝出毒烟後，要將你中的毒消除並不是一件難事，但現在，你巳經毒氣攻心，就是華陀扁鵲再生也沒救的了。」

金獅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知道生機巳絕就絕不會向你屈膝求饒。」

三絕書生道：「換轉我是你也不會這樣做的。」

金獅道：「那你認為我該怎樣做。」

三絕書生道：「反正就死了，當然是拚盡全力向我撲來，拚一個明白。」

金獅道：「那最低度可以給你一個快感，日後你也可以對江湖上的朋友誇耀如何以暗器一下將雙獅堂的金獅射殺。」

三絕書生道：「反正你巳經是沒救的了，何不在臨死之前多做一件好事？」

金獅道：「我這種人是做不得好事的，尤其是這樣做對自己完全沒有好處的好事。」

三絕書生道：「那你呆在這裏等毒發好了，到時你莫要求我趕快殺你。」

金獅道：「你耐心等着好了。」一頓轉向樓天豪。「樓場主——」

樓天豪笑道：「好一個金獅，果然不愧是雙獅堂的堂主，到這個時候居然還能夠這樣鎮定。」

金獅道：「一個人明知道非死不可，不鎮定才怪。」

樓天豪道：「你當然也不會向我求情的了。」

金獅道：「這個時候你居然還說出這句話，難道不覺得滑稽？」

「除了這種話，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話好說，」樓天豪大笑，「你到底巳是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人。」

金獅道：「這件事之中，我看你最感遺憾的還是那種毒烟還沒有解藥。」

樓天豪道：「不錯，若是有，說不定你會屈膝求我饒你一命。」

金獅道：「好死到底不如惡活。」

樓天豪道：「沒有解藥却是什麼也是廢話，但到了這個地步，就是聽聽廢話又何妨？」

金獅道：「當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但無論如何我仍然非常佩服，這一敗無話可說。」

樓天豪道：「你要罵我偽君子卑鄙什麼的直罵就是了，用不着轉彎抹角。」

金獅道：「你要聽這種話總會有機會的，我現在可是提不起這個興趣。」

樓天豪道：「也是不屑的意思了。」

金獅仰天大笑，三絕書生也忍不住問：「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金獅道：「什麼主意，還不是一樣，總不會對你們有害的，我事實亦沒有這本領。」說着他又大笑，一張臉在笑聲中逐漸紅起來。

三絕書生看着他一笑道：「你也許不知道你中的毒巳經入血，快要發作了。」

金獅道：「若是連這一點也不知道，我這個雙獅堂主也就是枉做的了。」

三絕書生道：「對，你若是沒有本領，也做不了雙獅堂的頭兒，我們也用不着這樣對付你。」又一笑才問：「我現在要知道的也只是你如何應付？」

金獅沒有回答，轉身舉步，原路走回去，他的脚步並不穩定，胸膛却仍然挺得老高，在後面的天武牧場弟子不由自主讓開了一條路。

三絕書生追前一步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金獅道：「我突然良心發現，要跟雙獅堂的兄弟死在一塊兒。」

三絕書生道：「這有什麼意思？」

金獅道：「難道跟你動手，給你射殺了才有意思？」

三絕書生道：「那最低限度，也死得悲壯激烈，日後江湖上也會傳為美談。」

金獅道：「這只是你的意思，並不是我的，我這個人有一個大毛病，就是固執，喜歡循自己的喜惡做事，不會理會別人的主張。」

三絕書生道：「我這個人也有一個大毛病，就是很討厭別人不肯服從自己的主意。」

金獅道：「這與我們好像一些關係也沒有，你又不是我的什麼人？」

三絕書生道：「對付討厭的人，我通常都只有將他殺掉。」

金獅道：「那你動手好了。」脚步不停，繼續往前走。

天武牧場弟子所有的目光不約而同都集中在三絕書生身上，要看他到底怎樣。

三絕書生接觸到這些目光，突然有一種不知道如何下台的感覺。

樓天豪即時道：「讓他走好了，何必與這種將死的人計較？」

三絕書生道：「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眞的視死如歸。」語聲一落身形便往上拔起來，衣袂也不知是否有意，獵獵作响。

金獅頭也不回，完全沒有這回事的繼續往前行，三絕書生看在眼內，一聲暴响：「小心暗器！」雙手疾揚，十數點暗器疾射了出去。

金獅仍然不回頭，繼續往前行，暗器尖銳的破空聲摧人心魄，那些比較接近的天武牧場弟子都不由一旁移開，恐防被暗器射中。

金獅還是不為所動，脚步繼續，暗器射至，都是貼着他的衣衫射過，既驚且險，三絕書生顯然將他的脚步起落而計算在內。

暗器練到這個地步的人的確是不多，三絕書生的暗器也的確配稱一絕！

金獅的身形也就在暗器擦過衣衫那刹那展開，一股旋風也似倒捲回來，正好落在三絕書生身旁。

三絕書生身形才落下，雙脚距離地面還有半尺距離，金獅的雙爪巳到。

那刹那金獅動作的敏捷簡直匪夷所思，三絕書生暗器雖然出神入化，竟然來不及射出。

樓天豪在金獅要動之前巳發覺，一聲「小心」出口，金獅的動作巳完成。

三絕書生脚步着地，整個人怔在那裏，金獅的一雙獅爪巳搭在他的雙肩之上，一枚獅爪巳扣住他的咽喉，直接威脅到他的生命安全。

金獅瞪着他，大笑道：「我看你怎樣狡猾，終於還是上了我的當。」

三絕書生悶哼一聲：「好，雙獅堂的金獅果然名不虛傳。」

金獅道：「江湖上傳說我這個人粗心大意，魯莽而固執。」

三絕書生道：「我現在知道只是傳說了。」

金獅接道：「外表看我也像是那種人，對不對。」

三絕書生道：「我也早就認為人不可以貌相，可是我還是貌相，認為你就是外表看來的那種人。」

金獅大笑道：「所以你將木天行讓給樓天豪，認為對付我佔盡便宜。」

三絕書生道：「事實證明並不是，木天行比你容易對付得多了。」

金獅道：「你雖然是一個聰明人，臨陣經驗到底還是少了一些，到底還是敗在我這個老江湖的手上。」

三絕書生道：「話到底是老江湖，我這個書生江湖經驗到底還是少。」

金獅道：「還有一樣致命傷不知道你可又知道？」

三絕書生道：「我是太着急表現自己。其實醫術、易容、暗器三絕我巳經受用不盡，這次的毒烟也足以令所有的人對我刮目相看，用不着再殺你來有所表現。」

金獅道：「這其實又是江湖經驗不夠，在這種場合，我根本就不會作什麼承諾。」一頓接笑道：「但你本性說不定就是一個這樣淺薄的人。」

三絕書生笑起來，他也有這種懷疑，現在給金獅直說出來，難免有些滑稽的感覺，他一直就瞧不起金獅。

「樓天豪要比你沉實得多了，最低限度他就不會胡亂出手。」金獅笑接道：「就從他將我交給你巳可看見他的機心。」

三絕書生道：「是我自己選擇的。」

金獅道：「那他最低限度也會提醒你，我不是一個這麼容易對付的人，我們這些年對立下來，他應該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樓天豪終於插口道：「這個時候你才來挑撥離間，是不是遲了一些？」

金獅反問：「你眞的完全不清楚我的為人？」

樓天豪道：「一直以來我都是以為木天行是你們的頭兒，事實他也比較像一個聰明人。」

金獅道：「那你將他擊殺後應該清楚的了。」

樓天豪道：「不錯，可是你的反應仍然在我意料之外，你事實裝得非常像。」

金獅大笑道：「我根本沒有裝什麼，這個書生若不追上來，你以為我還有什麼辦法？」

樓天豪搖頭。「我本來很欣賞你的豪氣，這一個轉變，却令我大失所望。」

金獅道：「你難道不喜歡這一個轉變？不喜歡我替你將三絕書生除去？」

樓天豪道：「這是廢話。」

金獅道：「排敎雙獅堂完了，天武牧場當然就雄霸江湖，難道還有什麼帮派能夠與天武牧場一爭長短？」

樓天豪道：「應該不會有的了。」

金獅道：「那你還要三絕書生這個人幹什麼？要他在天武牧場內培植勢力，日後背叛你？」

（未完・十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祁耀南一行人來到萬松山莊找萬啓岳，道出來意，萬啓岳向他們解釋假傳金劍令是迷仙岩谷主所爲，祁耀南叫范子陽和假扮澄心大師的人出來作證；萬啓岳也請出少林寺澄慧、澄一作證。雙方堅持不下，打鬥起來，澄一將澄心制服，揭去假面具，向對方宣稱澄心大師是假的，迷仙岩等人是有備而來，說是將澄心大師用另一人來頂替，欺騙他們，雙方繼續戰鬥，任東平接着榮宗器，將他擒獲，霍從雲敵着祁耀南、年嵩昌迎着范子陽、公孫乾迎着樊元顯、柳飛燕接着滕立言，並向他解釋這次事件的經過，滕立言半信半疑，雙方都是有備而戰……

干戈成定局　全爲階下囚

霍從雲目光一注，朝柳飛燕大笑道：

「三師妹，妳看是誰來了？」

柳飛燕方自一怔，那人已經落到兩人面前，朝霍從雲拱拱手道：「霍大哥，小弟遲來了一步。」

柳飛燕眨着眼睛，她不認識此人，忍不住問道：「大師哥，這位……」

霍從雲笑道：「他就是丁老弟，臉上易了容，哦，丁老弟，只有你一個人？」

這人正是丁劍南，他點點頭道：「和小弟同來的一撥人，都已經解決了。」

柳飛燕驚喜的道：「你……就是丁相公……」叫出「丁相公」，粉臉也隨着驟然飛起兩朵紅雲。

霍從雲忙道：「如此就好，咱們此時無暇多說，先把迷仙岩這幾個人制住了再說。」

丁劍南點了點頭道：「小弟也湊上一腳。」

三人話聲一落，就朝八名迷仙岩的記名弟子直欺過去。

× × ×

原來丁劍南、薛慕蘭和于嬤嬤各自隱身在一棵大樹之上。

眼看祁耀南等人進入萬松山莊，于嬤嬤敢情全神貫注，凝視着萬松山莊內的動靜，久久沒有開口。

後來萬松山莊內已經動上了手，隱身在樹上的人，因于嬤嬤沒有發出唿哨，這些「天兵天將」自然也沒有「從天而降」，殺奔萬松山莊。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丁劍南突然聽到方如蘋「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大哥，是時候了。」

聲音入耳，刷的一聲，公孫龍從另一棵大樹上飛掠過來，低聲問道：「丁兄，薛師弟呢？」（迷仙岩的人奉派在外，女的都改穿男裝，以師兄弟相稱。）

丁劍南道：「她就在右首大樹上，公孫兄可有事嗎？」

公孫龍攢着眉，壓低聲音道：「于嬤嬤睡着了，我們快去看看，會不會着了敵

人的道？」

丁劍南故作驚詫的道：「會有這等事？啊，薛兄，妳快過來。」

薛慕蘭道：「有什麼事嗎？」人已隨着話聲，一式「喜鵲轉枝」，橫掠過來。

公孫龍道：「二師弟，快隨愚兄過去看看，于嬤嬤好像着了人家的道！」

薛慕蘭道：「這怎麼會呢？」

丁劍南道：「我們快過去，于嬤嬤好像睡熟了！」

公孫龍首先朝前面一棵大樹上掠去。丁劍南、薛慕蘭跟着掠了過去。

于嬤嬤就坐在大樹交叉的橫幹上，身子靠着大樹，正在閉着眼睛打盹，三個人飛掠而來，落到她身邊，依然恍如不聞。

公孫龍低聲道：「二師兄，妳快來檢查一下，她身上是否被人點了穴道？」

于嬤嬤縱然是老婆子，畢竟總是女的，他要薛慕蘭檢查一下她從身上穴道，也是沒錯。

薛慕蘭答應一聲，就擠了過去，大樹上只有這麼一點地方，薛慕蘭要去檢查于嬤嬤的穴道，公孫龍側身退後了一步。

薛慕蘭剛俯下身去，公孫龍就閃電般一指，落在她背後昏穴之上，回頭咭的笑道：「成了。」

原來這公孫龍正是方如蘋所喬裝的。

當日薛慕蘭和丁劍南、方如蘋剛到安慶的那天，方如蘋在大街上留下了本門緊急暗號，指定本門中人三更在十里舖會面，她趕去之時，發現有人跟蹤，赫然是公孫龍，當場就被她擎下。

後來經她大師姐把精擅易容的公孫先生請來，給她改扮成公孫龍的面貌，又傳了她變音和摹仿別人口音的訣要，方如蘋就搖身一變而爲迷仙岩的大弟子公孫龍。（事詳前文，不過寫得較爲隱約。）

今晚又由她大師姐畢纖雲改扮成查家榮，等在黃山萬松山莊的樹林子裏，一舉制住了查家榮，就代替了查家榮。

丁劍南道：「現在我該怎麼辦呢？」

方如蘋道：「迷仙岩第二撥人，也已經假傳金劍令，向懷玉山進發，我和大師姐急於趕去，這于嬤嬤對我們有用，我要把她帶走，這位薛兄，就交給你了。」

丁劍南臉上一紅道：「這怎麼成？」

方如蘋道：「我如果把她帶去，實在不好處置。」

丁劍南道：「但我不能把她帶到萬松山莊去呀！」

方如蘋想了想道：「這樣好不？大師姐昨晚落脚在離此五里路的芳村一家農家，我要迎春把她送到芳村去，明天你到芳村去，再替她解開穴道，憑良心說，咱們在迷仙岩，多虧她暗中維護，她對大哥也是一片眞心……」

丁劍南作賊心虛，聽得俊臉驀地紅了起來，說道：「妳……」

方如蘋正容道：「大哥，我說的是眞心話，我們對薛慕蘭都有一份感情，所以我想，明天你替她解開穴道之後，最好以婉言相勸，希望她能够棄暗投明，如果她堅決不肯的話，我們也總算盡了心意。」

丁劍南點頭道：「好，這倒可以試一試。」

方如蘋輕笑道：「據我猜想，你勸她

的話，她一定會聽的。」

丁劍南問道：「芳村在那裏？」

方如蘋道：「從這裏往南去，不過五里光景，我會叫迎春在路旁留下記號的。」一面把記號和丁劍南說了。

丁劍南就雙手一划，穿出松林，凌空朝萬松山莊飛撲而來。

這一段話補述完畢。却說孫必顯、聞柏年、陸承遜三人力敵迷仙岩八個記名弟子，正在着着後退之際，突然加入了霍從雲、丁劍南，柳飛燕三人，形勢就頓然改觀！

霍從雲的身形堪堪撲到，舉手就是一記「出雲掌」，把逼向孫必顯的一個漢子震飛出去，左手凌空一指又點倒了一個。

丁劍南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霍大哥，這些人可能是被迷失了神志，最好先把他們制住，出手不可太重了。」

口中說着，人已掠到聞柏年身邊，再以「傳音入密」說道：「在下是助兄台來了。」

右手連振，接連使出兩記「五行指」，也閃電點倒了兩個。

柳飛燕多少天來，心裏一直惦記着丁劍南，今晚丁劍南的突然出現，姑娘家心情好了許多，眼看大師哥，丁相公才一加入，就各自制住了兩個，她豈肯後人，長劍倏轉，人隨劍上，一下子就掠近陸承遜左側，劍勢劃起，朝一個漢子劍上橫掃過去。但聽「噹」的一聲大震，飛閃出一串火花！

那漢子這一劍本是朝陸承遜刺去的，被柳飛燕冷不防一下從橫裏架開，腳下不覺浮動，正待躍退，柳飛燕豈容他有還手的機會，口中一聲清叱：「倒下！」

左手一記「穿雲指」筆直點去，那漢子心中悶哼一聲，應指往後便倒。

三人才一掠近，就一下制住了五人，頓使本來連連被逼後退的三人精神爲之一振，口中各自大喝一聲，反守爲攻，全力迎擊而上。

剎那之間刀光劍影，聲勢大盛！

那剩下的三個漢子看同伴接連倒下，他們雖然神志受迷，但敵我情勢，還是看得出來的。只是他們是由孫翊所率領，此時孫翊和任東平雙劍並擧，搏鬥正酣，自然不會發出口令要他們撤退的，這些神志受迷的人，只要沒人下命令他們撤退，他們自然要全力拚搏下去。

只是目覩同伴接二連三的倒下，心理上難免也會受到影响，孫必顯，聞柏年、陸承遜這回以一對一，方才受了一肚子的窩囊氣，此刻手上加緊，要把這股怒火出在對手頭上，自然也使出十成功力，攻勢連綿，把三個漢子逼得只有招架六之功，已無還手之力。

任東平劍上造詣極深，但和他動手的孫翊，是迷仙岩谷主的三弟子，（三弟子即是男弟子中的老二）一手劍法絕不在任東平之下，只是在內力上比任東平略遜而已。

此刻兩人已經打出百招以外，孫翊一口劍霍霍生風，四面展開，身外一圈銀虹，迴環飛舞，已是守多攻少。

任東平一個身子就像星丸跳躍，長劍尋暇抵隙，一縷縷劍光專找他破綻下手，逼得孫翊一面加緊舞劍，一面不時的左右閃避。

激戰之中，但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任東平的長劍搭着了孫翊的劍身。

這是兩劍劍脊平拍，並不觸及鋒刃，任東平在兩劍交拍之際，左手振腕一指，朝孫翊肩頭點來，崆峒「穿雲指」指風挾着輕嘶，發如利箭，激射而出！

孫翊識得厲害，急忙身形一偏，要待抽劍後退，只覺自己長劍竟似給任東平的劍粘住了，那想抽得回來？總算他身形這一偏，勉強避開了一指，但肩頭還是給指風擦身而過，火辣辣生痛。

他心知自己長劍給對方「粘」字訣吸住，無可奈何，只好運起功力，和他拚鬥內勁，苦苦纏迫。

任東平左手發出一指，被孫翊避開，口中大笑一聲，立即左手化掌，再次朝前推來。

這記使的是「出雲掌」，他功力雖然比大師兄霍從雲差得很遠，但「出雲掌」乃是崆峒派特有的絕技，掌勢出手，內勁如風起雲湧，力可移山。

孫翊在內功上原不如他，右手長劍又被牢牢吸住，此時驟覺一股強勁的掌力，直壓過來，躲無可躲，避無可避，若是和對方硬拚，自知內力不如人家，心念閃電一轉，立即五指一鬆，放棄長劍，雙足一頓，身向後躍。

任東平豈會讓他輕易逃出手去？口中又是一聲大笑，如影隨形，跟蹤而上，手中長劍朝前一指，距離孫翊的咽喉不到三寸。

孫翊後退，堪堪站住，任東平的長劍業已點到，心頭一驚，急忙向右閃出。

他怎知崆峒派素以輕功見長，不論你後躍、右閃，也快不過任東平，雪亮森寒的劍鋒，依然離他咽喉不過三寸。

孫翊又氣又急，口中大喝一聲：「我和你拚了！」他當眞不顧生死，右手呼的一掌朝前直劈過來。

這一掌他含憤出手，掌風如濤，倒也不可輕視，那知他掌勢甫發，突然脈門一緊，已被任東平左手扣個正着！

「閣下省點力氣吧！」任東平左手扣住他脈腕，右手長劍已在他胸前三處穴道上點落，左手一抖，把孫翊像稻稿人一般朝左首廊前擲了過去，喝道：「把他拏下了。」

兩邊廊下站着十六名萬松山莊的莊丁，是專門拏人，孫翊憑空飛來，摔落地上，早有兩名莊丁一下把他按住拖了下去。

萬少岳接戰宋友仁，兩人功力相等，一個是迷仙岩的五弟子，劍法奇詭，令人不可捉摸。一個是黃山萬松山莊的少莊主，劍法出自家傳，縱橫捭闔，氣吞河嶽。激戰了七十餘招，始終打成平手，誰也勝不了誰。

鐵扇公子年其武接戰的居義方，是迷仙岩的七弟子，兩人扇劍交擊，也已打出七八十招，同樣難分難解，銖兩悉稱。

任東平拏下了孫翊，眼看萬年二人還是久戰不下，不覺朗笑一聲道：「年兄，萬兄，這兩人是迷仙岩老妖婦的嫡傳弟子，今晚一個也不能放過，咱們也不用和他們講江湖規矩，兄弟助你們一臂之力。」

喝聲中，振腕點出兩指。

宋友仁，居義方眼看三師兄落在對方手中，心頭方自一驚，聞言只當任東平要加入戰圈，不覺微一分神，被任東平兩記「穿雲指」點中背後穴道，跌倒在地，自有萬松山莊的莊丁上來拏人。

年其武拱手道：「多謝任兄援手，這廝武功大是不弱。」

任東平低聲道：「孫兄他們還沒得手，咱們快去助他們拏人。」

萬少岳道：「對，咱們上。」

孫必顯、聞柏年、陸承遜三人力戰三名迷仙岩記名弟子，雖已穩佔上風，但一時之間，却也不易得手，任東平、年其武、萬少岳三人轉身撲到，加入戰團，對方還如何支持得住，沒有幾個照面，就先後被制住了穴道，由萬松山莊的莊丁押了下去。

這下，迷仙岩谷主的三個門人，八個記名弟子已全被拏下。

淮揚鏢局隨同滕立言來的五名鏢頭，未曾出手，已由霍從雲曉以利害，今晚之事，由少林、武當兩派可以證明，滕老莊主絕非萬盟主所殺，這是迷仙岩嫁禍之計，勸他們不可盲從出手，但不妨暫時保持中立，稍待即可分曉。

那五名鏢頭也是老江湖了，眼看少林、武當和滄州太極門都站在萬盟主這一邊，（他們不認識崆峒飛龍）而且此時大勢已去，以他們五人的武功，比起人家來，還差得遠，自然不敢逞強，接受了霍從雲的勸告，退到一邊。

如今和淮揚派同來的人，一共已只有三個人了。

那是和乾坤手年嵩昌動手的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和萬松山莊總管魁星公孫乾動手的鷹爪門掌門人樊元顯。另外始終不敢出手的邛崍道乾道人。

此時，道乾道人開口了，他長笑一聲道：「范掌門人，樊掌門人快請住手了，你們也不看看連正主淮揚派祁掌門人都已被萬盟主手下擒下了，咱們雖是應邀而來，現在憑咱們三個外人，還能替淮揚派挽回頹勢嗎？哈哈，咱們眞不該得罪名大勢大的萬盟主的，還是走吧！」

他這話是示意兩人快走，一面也說明他們三人的立場，只是應淮揚派的邀約而來，既非正主，萬啓岳自然不能留難他們了。

范子陽、樊元顯果然聞言住手，三人退到了一起。

霍從雲不待萬啓岳開口，大笑道：「道乾道人你自找台階，可是想走了嗎？」

道乾道人怒聲道：「咱們應邀而來，如今祁掌門人被擒，勝負已定，咱們自認栽了，還待怎樣？萬盟主都沒有開口說話，閣下何人，還要把咱們留下不成？」

霍從雲道：「今晚情形特殊，萬盟主忠厚君子，自然還看不出來，爾等三人，實乃迷仙岩的爪牙，瞞得過旁人，如何瞞得過霍某？你們除非留下，要走，就得由霍某廢去武功，才能放行。」

樊元顯聽得大怒，沉喝道：「你是什麽人，胆敢口發狂言？可是想和老夫較量較量嗎？」

霍從雲雙目乍睜，精光暴射，沉笑道：「霍從雲說過要把三位留下，就是要把三位留下，誰要和霍某較量都可以。」

果然是人的名頭，這「霍從雲」三字，把樊元顯、道乾道人、范子陽三人給震住了。

他們怎麽也沒想到站在面前的竟然會是大名鼎鼎的崆峒飛龍霍從雲，一時之間三個人你望我，我望他，再也作聲不得。

過了半晌，還是道乾道人呵呵一笑，稽首道：「原來竟是崆峒霍大俠，貧道久仰霍大俠盛名，今晚有幸，總算得瞻丰采，哈哈！霍大俠豪氣凌雲，快人快語，要咱們三人齊上，范掌門人、樊掌門人，看來咱們三個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故意把霍從雲說的要三人留下，曲解爲三人齊上，正想以此作藉口，三人聯手，對付霍從雲。他們三個已是武林一流高手，有三人聯手，就絕不會落敗了。

柳飛燕冷哼一聲道：「道乾道人，你還要不要臉？我大師哥說誰要和他較量都可以，你却說成要你們三個一起上，你想倚多爲勝？」

道乾道人陰森一笑道：「你這是向貧道叫陣嗎？」

此人果然奸詐無比，藉機轉移目標，和柳飛燕動手，當然比和霍從雲動手便宜多了。

柳飛燕道：「叫陣就叫陣，我還怕了你的邛崍劍法不成！」

道乾道人沉笑一聲道：「好，好，貧道先領教你的高招也好。」鏘的一聲掣出長劍來。

霍從雲自然看得出這邛崍道士一身武功極高，三師妹只怕不是他的對手，但三師妹話已出口，就不好再加阻攔，只是微微皺了一下眉。

范子陽、樊元顯兩人眼看今晚之局，已無法善了，兩人互望一眼，迎着霍從雲走上。

范子陽大笑道：「霍大俠要把兄弟三人留下，兄弟和樊兄自不量力，也只好向霍大俠討教了。」

樊元顯冷聲道：「不知霍大俠要使兵刃，還是徒手？」

任東平也同聲跨上一步道：「大師兄，他們有兩個人，小弟自然也可以和大師兄聯手了。」

霍從雲道：「你只管站在這裏用不着出手。」一面含笑道：「二位都是一派掌門，各有精專，兵刃拳掌，悉聽尊便。」

他這句「二位都是一派掌門」，聽得兩人不禁一紅，一派掌門，還要兩人聯手對付崆峒飛龍一個；但崆峒飛龍名頭實在太响了，他們也就故作不聞。

范子陽一手抽出長劍，說道：「兄弟一向使劍，那就在劍上討教了。」

樊元顯右手一抬，說道：「兄弟使的是鐵鷹爪，霍大俠兵刃呢？」

霍從雲雙手大袖一展，洪笑道：「霍某兵刃就在這裏。」

他袖中藏有短劍，但兩人不明底細，只道他要以一雙衣袖和他們兵刃交手，心中雖然暗惱霍從雲狂傲，但却絲毫也不敢小覷他這雙衣袖，此人盛名久著，若無眞實功夫，豈敢如此托大？

范子陽抱劍拱手道：「那就請霍大俠

陽招了。」

霍從雲拱手道：「二位只管請。」

樊元顯道：「霍大俠這麼客氣，兄弟有僭了。」倏地跨上一步，鐵鷹爪隨着話聲朝前送出。

既是聯手合擊，范子陽豈肯放過機會？口中朗聲道：「霍大俠小心了！」長劍嗡的一聲，三點銀芒閃電般飛射過來。

霍從雲洪笑一聲：「好！」身形一側，左手一記「流雲飛袖」宛如一道藍虹，朝樊元顯右腕捲去，右手大袖一拂，却從袖裏飛出一道白光，「噹」的一聲，擊在范子陽刺來的長劍之上。

他這一手實在太快了，樊元顯鐵鷹爪遞出，被他身形一側，便自讓過。要知遞出的招式已被人讓開，而兵刃尚未收回，就稱之謂招式用老。

但就在你招式用老之際，他的一記「流雲飛袖」恰好快要拂上你脈腕，這時候你該怎麼辦？除了往後躍退，就沒有第二種解法，樊元顯連收回兵刃都來不及，立即吸氣後躍。

范子陽可不是被逼的，他長劍堪堪出手，陡見一道白光迎着他長劍激射過來，他幾乎連那道激射過來的白光是什麼兵刃都沒看清，耳中聽到「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長劍劇震，腳下跟着浮動，身不由己被震得後退了一步，急忙定睛看去，霍從雲依然站在原處，除了他藍褂一雙大袖之外，什麼也沒有？那道白光依然不知是什麼東西？

霍從雲這招使得漂亮已極，一招之間就把兩位掌門一個被逼後躍一個被震後退，直看得少林澄慧、澄一二位大師和萬啓岳、清塵道長、聞天聲等人莫不暗暗點頭，除了崆峒飛龍外，江湖上實在不作第二人想！

這時卬崍道乾道人和柳飛燕早已動上了手。

兩人使的都是長劍；但道乾道人的一柄長劍特別細長，它比普通長劍幾乎細了三分之一，足有四尺來長，江湖上有一種不成文的說法，一個人的兵刃有異於異常，他的武功（包括使用的招術）也必有異於尋常，這也是經驗之談。

卬崍道乾老道的劍法，果然極盡詭異，一柄劍宛如靈蛇亂閃，有時竟然極為柔軟，你明明架住了，他劍尖會突然隨勢彎下來，或者你明明已經把它封住，它會反捲過來，總之，他不僅劍法詭異，細長長劍更是忽柔忽剛，令人防不勝防。

柳飛燕展開崆峒劍法，飛舞輕靈，劍勢綿綿，本來是一片攻勢，但二十幾招下來，連遇了幾次險招，已由攻勢漸漸變成了守勢，她被逼由攻轉守，完全吃了對方那柄細長長劍的虧。

丁劍南自從現身之後，和霍從雲、柳飛燕三人制住了五個迷仙岩記名弟子，就和霍從雲一同退下。後來霍從雲喝住道乾道人，接着柳飛燕就和道乾老道動上了手，他就一直站在邊上，也沒有人去注意到他。

就在霍從雲一招逼退樊元顯、范子陽的同時，丁劍南聽到霍從雲「傳音入密」的話聲：「丁老弟，那個卬崍老道劍法精湛，小師妹只怕不是他的對手，你就近多加注意！」

他看出柳飛燕不是卬崍老道的對手；但二師弟不是也站在邊上嗎？他要「傳音入密」叮囑丁劍南多加注意，當然是有意要丁劍南多接近小師妹的。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那是親近的關係，他的大師兄，又是老江湖，小師妹的心事，豈會看不出來？

丁劍南倒是沒有想得這麼多，霍大俠叮囑，他就慢慢的走近柳飛燕身後，算是替柳姑娘掠陣。

柳飛燕和道乾道人這時已打出二十幾招，她已知對方這柄細長長劍只要你一封架，它就會彎過來，因此劍法一緊，身形飄動，再也不肯和老道硬打硬封，却也使得有攻有守，比起方才步步受制，已算扳回了不少。

崆峒一派，除了輕功劍法，更以「出雲掌」、「穿雲指」馳譽武林，「出雲掌」一掌力強勁，姑娘家內力不足，不宜練習，柳飛燕練的「穿雲指」，此時展開劍法之際，左手配合劍勢，也不時使出「穿雲指」來，抵暇尋隙，乘虛突擊，一縷縷指風，嘶然有聲，從劍影寒光中射出。

這一着雖然傷不了卬崍老道，却也給他不少困擾，往往逼得道乾道人不得不中途撤招，閃避指風。

但道乾道人在劍術上火候老到，實在高過柳飛燕甚多，妳不敢舉劍封解對方攻來的劍勢，只有出之遊走閃避一途，但一經遊走，攻勢就不會強烈，反而予對方以搶攻的機會。

「穿雲指」雖可乘隙而發，但兩人交手，總究以劍法為主，指力只能作為輔助，劍法上處處受制，僅仗「穿雲指」當然無濟於事。

時間稍長，柳飛燕漸漸又被逼落下風，逐步後退。

道乾道人倏地冷笑一聲，手中長劍一轉，劍尖斜挑，洒出一片銀雨，急襲過來，招招狠毒無比。

柳飛燕雖已落了下風，兀然不懼，崆峒劍法霍霍展開，劍光裹體，宛如閃電驚飆，舞了個風雨不透。

道乾道人突然大笑一聲，左手揚處，劈出一掌。他從和柳飛燕動手以來，還是第一次以左手發掌。

他沒有發掌，你以為他左手不擅長使掌，那就錯了，他方才僅憑一柄長劍已足可取勝，是以任憑柳飛燕施展「穿雲指」，始終沒有發掌還擊，這只是深藏不露而已！他雖在和柳飛燕交手，目光却不時的在察看四周形勢，此際眼看范子陽、樊元顯聯手，不但沒有絲毫勝算，反而被崆峒飛龍把兩人逼得在場中繞着圈子，像道乾道人這樣的高手，只需看上一眼，就已可看出范子陽、樊元顯二人絕非崆峒飛龍的對手。

這一陣快攻，他已把柳飛燕逼退了一丈多遠，此時左手一掌，却顯露出他掌上造詣也極為精湛，一掌出手，掌風如濤，宛若怒潮洶湧，一團無與倫比的強猛勁風將柳飛燕席捲過去。

柳飛燕劍光裹體，舞得起勁，被他掌風推動，長劍發出連續的鏘鏘撞擊之聲，連劍帶人，有如一團銀球，直撞得滾出去

一丈開外。

道乾道人口中發出一聲怪笑，雙足一頓，人化長虹，飛撲過去。

這下直看得丁劍南心頭大驚，急忙長身而起，跟着飛射過去。

道乾道人根本來不及傷人，飛撲出去的人，一下落到三丈開外，身形一落再起，朝牆外射去。

丁劍南一下搶到柳飛燕身邊，柳飛燕早已一躍而起，她仗着劍光護體，雖被掌力撞出，却只撞在她揮舞的劍光之上，並未傷到人，但也胸口起伏，喘個不停。

丁劍南急着問道：「你……」

柳飛燕不待他多說，急着揮揮手道：「我……不要緊，快截住他……」

「好！」丁劍南雙足疾點，人如離弦之矢，他雖比道乾道人遲了一步，但道乾道人堪堪飛越牆頭之際，一道人影已從他腳底掠起，一下搶在他身前！

這下一個往外飛越，一個從下竄起，又趕到了他的前面，兩人速度何等快速，自然一下就撞個滿懷！

照說道乾道人是朝外飛掠出去的，那人從他腳底竄起，是往上縱起，一橫一直經這一互撞，朝上竄起的人應該被道乾道人撞得往外飛出去才對，何況以道乾道人的一身修為，也應該把那人撞飛出去的。

那知事情剛剛相反，兩人在半空中發出一聲蓬然輕震之後，已經越過牆頭的道乾道人一個人竟然被震得倒飛回來，急忙施展千斤墜身法，飄落地上。

那個往上竄起的人居然也跟着他飄落，而且面對面落到道乾道人的面前。

道乾道人幾乎連人影都沒看清，就被人家撞得倒飛回來，在他想來，這人若非少林寺的澄慧、澄一，定是武當清塵，或是太極門的聞天聲，看自己想走，才出手攔阻。

那知定睛一看，這站在自己對面的竟是一個身穿天藍長衫，腰懸一柄古劍的中年漢子，此人臉色微黑，雙眉濃重，看去不過三十出頭，自己不但不認識他，而且也從沒聽人說過，江湖上竟然出了這麼一個年輕高手！

能把他凌空撞得倒飛回來，自然是頂尖高手無疑！

道乾道人藉着一掌震飛柳飛燕，向牆外飛去，因他和柳飛燕動手之時，步步緊迫，已把柳飛燕逼出一丈開外，而且兩人動手的原地，距離台階也在兩丈以外，因此他這一飛起，站在階上觀戰的澄慧、澄一、萬啓岳、清塵道長、聞天聲等人要待追趕，已嫌不及，此時看到有人把他撞得倒飛回來，這人大家只是方才看他從牆外飛入，幫同霍從雲制住了迷仙岩的記名弟子，但誰也不知他是誰？

他，正是丁劍南。他和方如蘋分手，從牆外飛入之時，早已戴上了面具。（他和方如蘋奉師叔之命前來江南之前，經公孫先生給他們易的容，公孫先生當時還送了每人一張面具，事詳前文。）

道乾道人目中厲芒連閃，沉喝道：「爾是何人，胆敢阻撓貧道去路？」

丁劍南朝他微微一笑道：「道乾長老怎的如此善忘？在下是和長老一同從迷仙岩出發，奉派到黃山來的。」

道乾道人聽他叫出自己「長老」，還說是一同從迷仙岩來的，那自然是迷仙岩的人了。他目光凝注，疑信參半的道：「那你為什麼阻攔貧道？」

丁劍南道：「于嬤嬤立時可到，勝負未分，長老怎好臨陣退却？」

道乾道人目光一動，眼看柳飛燕手持長劍走了過來，臉上還含着笑意，不覺怒笑道：「好小子，你敢戲耍貧道，貧道先劈了你！」話聲未落，手中長劍已經嘶的一聲迎面直劈過來。

丁劍南凝立不動，微笑道：「你要和在下動手？」

說話之時，一道劍光已經到了面前，他左手抬處，朝劍上點出一指。

道乾道人看他不避不閃，居然出指點來，心中暗暗冷笑：「小子找死！」

那知就在此時，耳中聽到「叮」的一聲，但覺右腕劇震，刺出去的長劍已被對方指風震蕩開去，心中不由大吃一驚，急急後退了一步！

丁劍南却在此時身形一幌，疾欺而上，口中笑道：「道長也接我一掌。」揮手一掌拍了過來。右掌甫發，左手振腕一指，又急射而至。

道乾道人被他欺近過來，逼到身前，連回劍發招都來不及，而且劍長三尺，眞正近身相搏，也迴旋無地，只得左手朝前推出，硬接丁劍南一掌；但丁劍南左手一指又相繼點來，他右手握着長劍無法出手，只好身形一偏，向左閃出。

要知和人對掌，縱然只使出八成力道，也必須雙足站樁，發出去的掌力才有力道，他為了閃避丁劍南左手指風，身形向左閃出，右掌力道自然無法用實。

但丁劍南的這一掌一指，使出來的正是一記「五行掌」和一記「五行指」，以他目前的功力，道乾道人就是全力發掌，也未必接得下來，何況只使了八成力道，又在身形閃避之際，但聽蓬然一聲輕震，道乾道人被震得腳下浮動，身不由己的連退了三步。

丁劍南在他被震後退之際，跟着欺上，喝道：「道長再接在下一掌。」又是一掌直劈過去。

「五行掌」不帶絲毫風聲，道乾道人被震後退，連人都還未站穩，陡覺一團強勁無匹的內勁，又已壓上身來，心頭又驚又怒，厲吼一聲，拚着老命左掌平胸推出，右手長劍正待跟着刺出，但劍還沒刺出，又是砰然一聲，一個人被震得一個觔斗往後跌了出去。

丁劍南大笑一聲，左手又是一指凌空點出，這回道乾道人剛剛一躍而起，還沒站住，口中「呃」了一聲，往後便倒，再也站不起來了。自有萬松山莊的莊丁把他押了下去。

柳飛燕看他連劍都沒使，幾招之間，就制住了道乾道人，不由得秋波閃着異采，欣喜的道：「丁兄這幾手，使得漂亮極了，這老道士一手卬崍劍法已是十分高明，但到了丁兄手下，他簡直黔驢技窮，不堪一擊了。」

丁劍南一雙俊目望着她，含笑道：「柳姑娘誇奬，在下只是迫使他無暇發劍，才僥倖得手的。」

柳姑娘已有多日沒有看到他了，沒見面，就一直惦記着他，如今見了面，儘管心裏有着千言萬語，但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尤其他的口氣，好像生份了許多，她眨動着一雙滿含幽怨的眼光，幽幽的說道：「丁兄，我們已有多日不見，我……一直在惦記着你，今晚總算盼到你了，但你……好像和我生份得很……」

她粉臉驀地紅了起來，回過身緩緩的走去。

丁劍南一怔，忙道：「柳姑娘不可誤會，在下也時常想着……霍大哥和姑娘，而且有兩次看到姑娘，因爲在下改扮了另一個人，不便和妳打招呼，心裏就感到遺憾……」

柳飛燕不覺回過身來，回嗔作喜道：「眞的？那是在那裏呢？」

丁劍南道：「霍大哥已經制住樊元顯了，別後情形，說起來可長呢，等有空再和妳說吧！」

柳飛燕點點頭，兩人一起朝那邊走了過去。

任東平看到丁劍南和三師妹走來，不覺笑道：「想不到一別數月，丁兄武功精進得如此快法，邛崍老道一手劍法在江湖上已可列爲一流高手，沒想到在丁兄手下，竟然走不出幾招，當眞可喜可賀。」

丁劍南拱拱手道：「任兄好說，兄弟只是僥倖罷了。」

任東平大笑道：「武功一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絲毫勉強不得，那有僥倖可以得手的？我想丁兄一定另有奇遇，對不？」

說到這裏，目光一動笑道：「哈，范子陽在大師兄手下已經走不出三招了！」

原來范子陽、樊元顯以爲兩人聯手，對付霍從雲一個，縱或不勝也不至於落敗，他們希望能够支持到後援于嬷嬷現身。

那知霍從雲一雙「流雲飛袖」，施展開來，宛如兩塊鐵板，朝你兵刃上硬打硬捲，和兵刃毫不遜色，尤其他右手袖中藏着一柄短劍，時隱時現，白光如練，劍招更是奇詭無比，不過二十來個照面，樊元顯、范子陽二人已是連遇險招，被逼得此進彼退，繞場疾走。

和高手過招，就是有不得半着輸棋，一經被逼落了下風，任你兩人如何努力，全力施展，就再也休想扳得回來。

樊元顯身爲鷹爪門掌門人，數十年來幾曾被人逼得如此狼狽，心頭不覺又急又怒，洪喝一聲，手中鐵鷹爪突然加緊，左手同時配合鐵爪，使出七十二把鷹爪擒拏手，身形倏高倏低，乘隙進招，五指如鈎，忽抓忽拏，記記不離霍從雲身前身後要害大穴。

范子陽眼看樊元顯發動攻勢，也立即長劍一緊，刷刷刷全是進手招式，加強搶攻。

樊元顯忽然一個轉身，從霍從雲右側旋到他身後，再從他左首旋出，左手疾發，一下扣住了霍從雲的左手脈門。他怎知這一記正是霍從雲有意賣給他的，他堪堪拏住霍從雲左手，霍從雲大笑一聲，左手突然朝上甩起。

樊元顯不防他有此一着，口中啊聲甫出，一個人已像皮球般朝上拋起，霍從雲沒讓他落地，左手及時振腕一指，凌空點出，樊元顯連第二聲「啊」都沒喊出口，人已垂直摔落，「拍達」一聲，四平八穩的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范子陽吃了一驚，他還沒看清樊元顯是如何傷在霍從雲手中的？

霍從雲已經大笑一聲道：「范子陽，現在只有你一個了！」大步逼上，右手大袖一展，一道白光向范子陽面門奔來！

范子陽眼看于嬷嬷遲遲不曾出現，如今樊元顯又被擒下，今晚來人，已只剩下他一個，心頭本已慌亂，驟覩一道劍光朝他射來，一時無心戀戰，急急往後退去。

霍從雲大笑道：「你還想走嗎？」左手呼的一掌凌空劈出。

范子陽到了此時，那肯和他硬拚？身形一晃，又向左閃出。

霍從雲見他不肯硬接，雙手又連續發出兩掌，掌風呼嘯，一掌擊向他左首，第二掌又擊向他右首。

范子陽又連退了數步，霍從雲的第四掌又緊逼着劈來。

范子陽大喝一聲：「姓霍的，范某和你拚了。」劍交左手，右掌凝足功力，迎擊而出。

他究是六合門一派之主，這一掌含憤出手，果然使出了全力，掌風如濤，聲勢極盛！

兩股掌力乍然一接，兩人之間响起一聲蓬然大震！

范子陽對霍從雲先前的三掌，不肯硬接，一味後退，這一掌却全力迎擊，那是他眼看今晚來人，只剩下自己一個，早萌退志，接連後退，差不多已退近南首門樓，這一掌硬拚，掌力堪堪接實，他及時雙足一點，身向後仰，藉着霍從雲掌力一震之勢，順風使舵，一下斜拔而起，朝門樓電射上去！

這一下他心中已盤算好的，自然去勢如箭，奇快無比！

但霍從雲是什麽人？范子陽的心事，他早已猜想到了，所以第二掌左劈，第三掌右劈，就是要他筆直後退，第四掌他料到范子陽一定會硬接，才能乘機越牆而出，因此第四掌和范子陽掌風堪堪接實，就右手一招，把擊出的掌力收了回去。

掌力如果不收回，范子陽可以藉着對方的掌風，把他送出去，但霍從雲一下把發出的掌力收轉，范子陽就利用不到對方發出的掌風彈力，他雙足點動，飛身而起，也只有他自己的力道而已！

范子陽堪堪縱起，才發覺和對方硬拚的這一掌，根本借不到什麽力道，沒有反震之力，他的去勢就較緩慢了些，就在此時，耳中突然聽到一聲長笑越頂而過！

他是背向門樓往上竄起的，如果給他乘對方掌力相送，本可一下越過門樓，飛出牆外，如今因借不到霍從雲的掌力，只有在躍到兩丈高處，再是一個觔斗，才能翻上門樓。

就在他落到門樓之上，正待長身掠起！瞥見自己面前不知何時多了一個人影，心頭方自一怔！

那人呵呵一笑道：「范子陽，霍某已恭候多時了！」

這人不是霍從雲還有誰來？崆峒飛龍

，江湖上輕功無人能出其右！

范子陽一時情急那還打話，右手長劍疾發一招「仙人指路」，閃電穿心射去。

霍從雲大笑道：「范子陽，到了此時，你還想僥倖得手嗎？」右手食中兩指一夾，一下就夾住了范子陽刺去的劍尖，右足及時反掃，砰的一聲，把范子陽一個人橫掃出去一丈來遠。雙足一點，人如大鵬凌空追撲而下，左手一把抓住范子陽後領，像老鷹抓小鷄一般，飛落階前，左手一鬆，砰的一聲把范子陽摔在地上，呵呵一笑道：「大功告成了。」

范子陽經他摔下之時，早已被封了幾處穴道，兩名莊丁及時飛奔而上，一把把他按住，押了下去。

萬啓岳，清塵道人等人一齊迎了上去。

萬啓岳拱拱手道：「霍大俠今晚大顯身手，兄弟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已把來犯的迷仙岩這許多人一鼓成擒，兄弟除了衷心感激之外，還有幸大開眼界。」

霍從雲笑道：「萬盟主過獎，今晚之事多虧丁兄弟及早通知，咱們有了萬全準備，而且若非丁兄弟制住迷仙岩後援姓于的老婆子，咱們還得多費一番手脚呢！」

說到這裏，回頭朝丁劍南招招手道：「丁兄弟，快過來，老哥哥給你引見。」

丁劍南和柳飛燕一起走了過來。

霍從雲一指萬啓岳，說道：「這位是萬盟主……」

接着又替清塵道長，澄慧、澄一兩位大師，和太極門聞天聲，年嵩昌等人一一引見，一面說道：「這位就是丁劍南丁兄弟。」

丁劍南一一拱手爲禮說道：「萬盟主，諸位前輩，請恕在下臉上戴了面具。」

柳飛燕說道：「你不會把面具取下來嗎？」

丁劍南笑道：「如果在下只戴了一張面具，當着萬盟主和諸位前輩，早就取下來了，因爲在下面具裏面，還是經過易容，並非本來面具。」

萬啓岳笑道：「丁老弟不用爲難，大家請到廳上去用茶吧！」

當下由萬啓岳陪同清塵道長，三位大師等人一同進入大廳。

總管公孫乾也把淮揚鏢局的五個鏢頭請到左廊廂房待茶。

霍從雲又替丁劍南引介了孫必顯，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萬少岳等人。大家自有一番寒暄，互說了仰慕的話。莊丁們送上茶來。

霍從雲問道：「丁兄弟，于嬷嬷帶來的人，你如何料理了？」

丁劍南道：「這件事，在下正要向萬盟主報告。」

萬啓岳含笑道：「丁老弟不可客氣，今晚迷仙岩還有後援，老夫確實想知道詳情。」

丁劍南望望霍從雲說道：「霍大哥是不是已把小弟的事都跟萬盟主說過了？」

霍從雲笑着點點頭道：「早就說過了，丁兄弟，你只要把那天咱們別過以後的事說出來就好。」

丁劍南就把方如蘋一到安慶，就在大街上留下五雲門記號，當晚就被公孫龍尾隨跟踪，方如蘋擒下了公孫龍，由五雲門公孫先生替她易容，就以公孫龍出現，當上了令主。後來于嬷嬷趕來，說是奉谷主之命，要自己和薛慕蘭隨她去相公廟，率同公孫龍一齊趕來等等經過說出。

最後又道：「方如蘋早已留下了暗號，由她大師姐畢纖雲改扮查家榮，在萬松山莊前面的松林中等候，及時制住了查家榮，也代替了查家榮率領十二名劍手。方如蘋也暗在于嬷嬷茶水中下了入眠散，乘她打瞌睡的時候，一舉把她制住……」

柳飛燕問道：「方姑娘等人呢？」

丁劍南道：「迷仙岩另有一批人假傳金劍令，趕去懷玉山，襲擊五雲門，方如蘋她們拏下了于嬷嬷，正是最好機會，因爲于嬷嬷是迷仙岩谷主的親信，身邊有谷主的令牌，畢纖雲又假扮了查家榮，也統率了十二名劍手，正好加以利用，所以她們連夜趕上懷玉山去了。」

萬啓岳點頭笑道：「此計大妙，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位方姑娘果然不愧是江南分壇的紫衣壇主。」

他目光一轉，朝丁劍南問道：「丁老弟，五雲門主既是令師叔，懷玉山有事，老弟是否也要趕去馳援？」

丁劍南道：「在下聽畢雲纖說，懷玉山已有準備，在下去不去都不要緊。」

萬啓岳道：「咱們本身已經議定，此間事情一完，由霍大俠代表老夫，持金劍令趕上五雲門馳援的，老弟去過懷玉山五雲門，自是最好不過，因此老夫之意，今晚休息一宵，明日一早，由老弟和霍大俠同去，一則代表老夫，向令師叔致歉，上次一場誤會，也可以藉此消除，二來迷仙岩倡亂武林，老夫希望令師叔能和江南武林共同合作，對付迷仙岩，而且此次迷仙岩假傳金劍令，已有幾個門派的掌門人應徵前往，這是咱們計議好的，只要霍大俠一到，取出金劍令，他們就會及時策應，所以要有勞老弟一行了。」

丁劍南只得點頭道：「盟主差遣，在下自當遵命。」

柳飛燕道：「大師哥，原來你要上五雲門去，怎麽事前也不和我說，你和丁兄同去，我也要去。」

霍從雲笑道：「愚兄早就料到妳也要去，所以沒和妳說的，愚兄是奉盟主之命，去和五雲門取得連繫，去的人不宜多，丁兄弟只是給愚兄領路的，這次妳還是留在這裏，不能跟愚兄同去。」

萬啓岳道：「霍兄，丁老弟明日一早就要上路，時間不早，二位還是早些去休息吧！」

霍從雲大笑道：「沒關係，大家都沒去休息，兄弟一個人如何睡得熟？我想丁兄弟也和兄弟一樣，咱們遲點睡也沒什麽，迷仙岩這些人不知現在如何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總管公孫乾匆匆走入廳來，朝萬啓岳躬身一禮，說道：「啓稟盟主，祁掌門人，榮宗器二人，和滕立言同在一室，是由滕立言親手喂他們服下金不換花粉，現在已經醒來，祁掌門人和榮宗器宛如大夢初醒，驚訝他們何以會身在此地？經滕立言詳細說出今晚前來萬松山莊尋釁之事，兩人更驚詫得說不出話來，要立時來見盟主請罪，請盟主定奪。」

（未完・廿四）

「黎明剿匪」故事

天譴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儉知道刀疤漢和幾個漢子上門做衣服是別有用心，又見來了一個漢子叫黎明的人跟踪而來，問這問那，看他的武功是鷹爪門人，心內忐忑不安，過了新年便打發夏玉蓮離開楊家寨。夏玉蓮先去諸城找生身母親，看她是否改嫁給諸城首富馮家，她不敢直認夏玉蓮爲自己女兒，夏玉蓮忿然離去，她媽派兒子馮承宗暗贈金帛，馮承宗要求夏玉蓮將玉彌佛賣給他，以便送給他姐姐作嫁粧，夏玉蓮才知道他姐姐嫁給濟南偵緝隊長周長城，她決定去濟南城一看，路上被飛賊紅蝙蝠刦持，原來紅蝙蝠兄妹是去參加周長城婚宴的，夏玉蓮趁他們不備乘機走脫……

同病互相憐

冤魂不息

那漢子賊忒嘻嘻地道：「姑娘眞善忘，咱們不久之前還交過手哩！」

夏玉蓮把匕首往地上一摔，扭頭躍上驢背，那漢子拾起匕首笑嘻嘻地跑了過來，攔在驢子前面。「姑娘怎生俺的氣？」

夏玉蓮沉着臉撥驢欲行，豈知那驢子四脚如生了根般，硬是不動，夏玉蓮怒罵道：「畜牲，連你也來欺侮我！」

那漢子伸手在驢頸上一摸，黑驢竟對他發出一道歡嘶聲，漢子笑道：「姑娘，俺並沒有說錯，你的確是欠缺經驗嘛！」

「臭美！你不也是落在女賊手中？」

漢子臉色一歛，道：「我不知道姑娘是因這個生氣的！我是說你要用石頭磨繩子，何必倒在地上用脚夾石？這樣不辛苦嗎？」

夏玉蓮想起剛才的醜態讓他看見，不由羞怒交加地道：「關你何事！」

漢子搖頭道：「嘖嘖，你爲什麽不問

燃起復仇火

我不這樣做，又該怎樣做？」他看了她一眼，續說下去。「其實很簡單，你坐在石頭前面，把手湊上去磨，不是一樣磨得着麽？而且這樣還較容易發力！」

夏玉蓮一想大覺有理，更是窘得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那漢子微微一笑，道：「其實任你怎樣磨也磨它不斷，祝虎妞的繩子是用白蠟浸過的！」

夏玉蓮羞怒地道：「誰要你敎！黎明，姑娘問你，你攔住我到底想幹什麽？」

那漢子原來是黎明，黎明也不怒，道：「跟姑娘結個伴到濟南城去！」

夏玉蓮罵道：「你這賴皮，你走你的陰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

「姑娘不怕你那個娘子麽？」

夏玉蓮一怔，又見他嘻皮笑臉的，這才猛地醒起，道：「不用你管！」

黎明向後一退道：「那請姑娘你保重吧！還有把頸巾拉高一點，遮住喉頭，否則人家一看便知道你是個『僞君子』！」

夏玉蓮悶哼一聲，辨別了一下方向，趕驢向外馳去，馳了一陣，回頭已不見了黎明，這才定下神來，可是這當兒，她又覺得心中好像失落了什麽似的！春風吹來，仍帶寒意，夏玉蓮果然依言拉高頸巾把整條脖子包住。

她生怕被紅蝙蝠兄妹追上來，不斷轉頭四處觀望，幸而走了半日都沒他們的影子，傍晚她便到張夏了，那是個小集，只有一家髒小的旅館，夏玉蓮沒可奈何，只得屈就。

一入門，冷不防與一個壯漢子撞了個滿懷，那漢子腦後紮着一條粗辮子，滿臉腮鬍，雙眼紅絲滿佈，先是滿臉怒容，繼而換了一副面容，向她邪笑一聲。

夏玉蓮經過上次的敎訓，不敢再大意，說了聲對不起，便低頭入店。

旅館內只剩下一間小房，而且木牆還有裂縫，夏玉蓮本想洗個澡，見狀只得打消主意，叫跑堂的送了一碗鹵麵，胡亂吃了，便上床了。

她昨夜未曾闔過眼，本來疲極，可是鄰房不時傳來震耳的話語笑聲，一時間也睡不下。只聽一個尖細的聲音道：「你們帶了什麽賀禮？」

一個粗豪聲音的道：「俺帶了一個金袋錶，另外還給老大備了一份禮！」

夏玉蓮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這些人也是要去濟南向周長城道賀的？」不由留心偷聽起來。

又聽另一個沙啞的聲音道：「袋錶算得了什麽？咱託人到上海買了一隻西洋音樂盒子！他奶奶的，眞稀奇，擰上發條，他媽的便會叮叮噹噹地奏着小曲！」

衆人忙道：「快拿來開開眼界！」

沙啞聲音的道：「別急，你們還帶了什麽寶貝？」

尖細聲音的道：「俺只帶來一枝派克金筆，一瓶法國香水。」

其他人也相繼報上自己的禮物，都是罕見之物，夏玉蓮甚是奇怪。「這些人向周長城送厚禮用意何在？要買通官府？」

只聽粗豪聲音的道：「他奶奶的，祝大龍跟他那寶貝妹妹，怎地還未到？」

沙啞聲的道：「管他娘的，九成是大龍看上那女人迷暈了頭，忘記了日子！」

尖細聲音的道：「大龍跟你一樣，你也莫大哥笑二弟的！」

粗豪聲音的道：「老梁比大龍還厲害，猴急起來，連五十歲的大脚女人也不放過！」

「直娘賊的，俺幾時這般自貶過身份的！」

「還說沒有，上次咱們聯手去膠縣做案，你娘的，不是抱了個老婦上床？」

衆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夏玉蓮聽得直嘔心，老梁罵了一句，道：「那次俺剛自大牢出來，實在鱉火了，偏生那天又找不到年輕的，他奶奶的，那老婦雖然上墜下乾，但那浪勁還眞見人聽了窩心！」

衆人又笑鬧起來，接着又是呼乾杯之聲，夏玉蓮看看聽不出什麽來，便轉身睡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被一陣笑鬧聲吵醒，只聽鄰房那尖細聲音的道：「別等大龍啦，咱們上路吧！」

沙啞聲的老梁道：「鄭大哥，不用這般急吧，還有廿天才是周隊長的婚禮！」

「你也不是不知道，近日那天官眷必多，咱們實在不能露面，趁早把禮物送去，老大那裏也較好說話！」

老梁道：「好吧，俺在這裏等他！」

粗豪聲音的道：「老梁，你不是要等他，而是要等他妹子二妞吧！」

衆人却都鬨笑起來，夏玉蓮這才知道紅蝙蝠便是祝大龍，他妹子叫虎妞，二妞是她的乳名。只聽姓鄭的道：「老梁，不是俺倚老賣老，別的女人沒所謂，他妹子你千萬莫存有歪念，否則要傷兄弟感情，老大對大龍一向十分寵愛，鬧出事來，怕老大也不饒你！」

老梁生氣地道：「俺又不是小孩子，還有不知道的麽！他大龍早年替老大挨了一刀，但我梁匡對老大何嘗沒有功勞！」

老鄭道：「俺不是說你沒功勞，不過提醒你一下而已！」

粗豪聲音的道：「女人脫光了衣服，還不是那個調調兒，大不了上床時把燈熄了，你還不是照樣的幹！二妞那妮子不好吃，算啦，一齊走吧！」

「操你奶的蛋，俺幾時說要找虎妞幹？我是另外有事要找他商量！你們先走吧，我多等他一天就是，你們走慢一點，說不定未入濟南城，俺們已追上你們！」

其他人不再相勸，便紛紛出店，夏玉蓮下床，拉好衣衫，便叫跑堂的送湯進來洗臉。

那跑堂的十分殷勤，不但送湯，還送了一壺茶，呲牙道：「少爺，這壺用的是杭州的龍井，可不容易喝得到，是小的專門爲你効勞的！」

夏玉蓮見他如此巴結，知道要賞錢，便輕謝一聲，拋了幾文錢給他，匆匆把臉洗好。她不怕在路上跟那些強盜見面，決定稍候才起程，於是坐了下來，斟了一杯茶，慢慢品嚐。

跑堂果然沒有說錯，這茶的確好喝，她不覺又斟了一杯，却不知靠鄰房那道木牆的隙縫有一對噴火的眼睛，直瞪着她。

歇了一陣，夏玉蓮覺得頭有點昏，只道是染了點風寒，也不在意，提起包袱，走至櫃台算帳，接着騎着驢子向北馳去。

黑驢歇了一夜，精神飽滿，走得十分有勁，可是夏玉蓮却越來越覺得不對勁，頭昏之外，尚感乏力。寒風吹過，她並不覺得特別寒冷，心頭大是奇怪：「這是什麽怪病？」

猛聽背後傳來一陣馬蹄聲，轉頭一望，來的却是個虬髯漢子，依稀是昨夜在旅館門口與他撞了個滿懷的那個壯漢。

那壯漢見她轉過頭來，咧嘴一笑。「好妹妹，俺來陪你！」

夏玉蓮認出他是老梁的聲音，知道他是色鬼，却不知他如何知道自己的女兒身，當下連忙催驢急行，那老梁的馬快，三幾個箭步已追貼了，笑道：「姑娘，咱們下來『歡喜』一下吧！」

夏玉蓮故意裝出一股不明的神色，文縐縐地道：「這位兄台，這附近那裏有姑娘？你跟誰說話？」

老梁淫笑一聲：「姑娘你別裝蒜了，昨晚兒，咱倆兜懷一撞，俺便知道你是個

闔女啦！嘻嘻，你奶奶的，胸前那兩團肉，撞得俺昨夜雙眼直闔不上攏！」

夏玉蓮臉蛋兒如塗了紅丹，燒得發燙，頭也就更沉重了，她呸了一聲，急忙催驢前進。老梁雙脚一挾，馬兒標前，攔在驢前。「姑娘下來吧，俺老梁素來温柔，保證你以後捨不得離開我！」

夏玉蓮再也忍不住，飛身跳下驢背，雙脚一虛，險險摔倒，連忙自靴筒內抽出七首來。

老梁喋喋大笑，也跳下馬來，笑道：「今早那壺茶，味道不錯吧？」

夏玉蓮這才知道着了他的道兒，驚怒攻心，揮動七首，向老梁刺去！老梁輕輕一閃，伸手來抱她的腰，夏玉蓮急忙後退，把七首抵在胸前，喝道：「你若敢強來，姑娘寧願死也不便宜你！」

老梁一怔，連忙住脚，道：「你別胡來！嘿嘿，像你這種花朵似的閨女連男人那活兒也未見過就死，不太可惜麽？」

夏玉蓮雙脚已幾乎站不穩，道：「姑娘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好好，俺走就是，你千萬別糟蹋了自己！」老梁說罷轉過身去，可是他上身向前一俯，後脚却橫掃過去！

這一着，大出夏玉蓮的意料，只覺手臂一痛，七首已飛跌地上！

老梁一招得手，一個風車大轉身，夏玉蓮咬牙抱拳撲了上去！老梁身手似乎比祝大龍還靈活，只見他輕輕一閃，伸出左脚一勾，夏玉蓮「噗」的一聲，便倒在地上！

老梁走前彎腰一手把她提了起來，夏玉蓮拚命掙扎，但她手脚乏力，此刻力道還不如一個孩童，給老梁低頭在她頸上香了一下，鬍鬚茬子扎在她粉頸上，又酥又痛，又驚又恐，忽然她大叫一聲：「救命呀！」

老梁左掌捂住她的嘴巴，也不管那馬匹驢子，直往林深處進去，鼻端嗅到夏玉蓮身上的香味，一顆心怦怦亂跳，急得他三步併作兩步地跑着。

林內樹下長長一片綠油油的嫩草兒像波斯地氈般，叫人直想躺在上面睡一覺。

夏玉蓮至此已全身乏力，連神志也模糊起來，忍不住淌下兩行熱淚，想不到才脫離「傻大姐」祝虎妞，又落在這色鬼掌中。

老梁把她放在草地上，自己也壓了上去，一邊去親嘴，一邊伸手去解夏玉蓮鈕扣。

夏玉蓮先是想死，繼而想起父仇未報，又想留下有用之身，最後希望自己能「人事不醒」，偏偏頭雖沉，身雖軟，又暈不過去！

外衣解開了，老梁發出一陣淫笑，又去解內衣，夏玉蓮忍不住飲泣起來，老梁笑道：「別哭別哭，等下你高興，還來不及哩！」

話音一落，忽然一塊石頭射在他後背上，老梁吃了一驚，如兔子般跳了起來，舉目一望又不見有人，又蹲下身去。「噗！」的一聲，又一塊石頭射在他後腰上，這塊石頭顯然比上次大，痛得他悶哼一聲，喝道：「那個小子破壞大爺的好事？」

只聽一棵樹後傳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一個要你的命的人！」

老梁在這當兒被人撞破，當真怒不可遏，捋起衣袖奔了過去。

樹後那人又道：「有種的跟我來吧！」說着竄出一條漢子來，轉身向後跑去！

夏玉蓮一眼認出他是黎明，芳心既喜且羞，正想掙扎起來，只見老梁忽然住步轉身走了過來，黎明也跟着過來，哈哈一笑。「原來這妞兒如花朵一般，難怪你捨不得離開！」

老梁喝道：「小子，你到底是誰？若跟我姓梁的有樑子，請另訂日期！」

「我没有心情再等，現在就來吧！」

老梁眼珠子一轉，忽然奔到夏玉蓮身邊，把她抱了起來，回頭見黎明仍立在那裏，不由一怔。「你敢再走近一步，老子便先殺了她！」

黎明嘻嘻一笑。「你看我是爲她而來的麽？事實上我已跟了你三天！」

「老子不信！」老梁心頭打鼓，嘴上却不肯認輸。

黎明走進幾步，道：「你不信大可以殺死她！」說着已來至老梁面前！

夏玉蓮心頭暗罵，把雙眼緊閉起來。老梁見黎明眼睛看也不看夏玉蓮一眼，信心動搖。黎明又道：「快下手吧，俺不耐久等！」

老梁心中既捨不得殺死夏玉蓮，而且又怕自己動手時黎明會施偷襲，只得把夏玉蓮拋落地上！

黎明臉上懶洋洋的神色又不見，如凶狠的豹子般撲了上去！

老梁斜退一步，黎明上身暴長，鐵拳直奔其面龐，這一拳既沉且快，老梁不敢大意，低頭一讓，伸手入懷掏出一柄刺刀來！

黎明夷然不懼，左拳接着擊出！

老梁刺刀一絞反向黎明手腕切下，黎明左臂一撤，右手五指箕張，向對方握刀的手腕抓去，這正是空手入白刃的絕招！

可是老梁也不是省油燈，手腕一沉，刀尖向上一刺！

黎明反應比他更快，右爪忽化爲掌，一掌切在其臂彎上，老梁右臂立即彈開，他心知要糟，左拳連忙擊出，這是以攻爲守的打法！

黎明長笑一聲，左臂也畢直擊出，剎那兩拳在空中相觸，發出「啪」的一响，老梁只覺對方的拳頭如鋼如鐵，他那一拳就像擊在鐵錘上，痛得他五指一鬆，連忙撤臂揮刀！

黎明上身向旁一彎，雙手如同虎爪，竊機抓其胸脅，老梁十分凶狠，正好改刺對方腰腹，不料黎明的右脚突然蹬在他膝頭上，登時把他彈退！

老梁由於後退，那一刀自然刺空，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黎明左腿連環踢出，猛地就在他手臂上，刺刀立即跌落地上！

黎明長笑一聲。「姓梁的，你惡貫滿盈，今日正是你報應之期！」

「小子，你與梁某有什麽過節？」

黎明又撲了上去，道：「你臨死前，我自然會告訴你！楊姑娘，還不滾開？」

他這句話本是好意，可是聽在夏玉蓮耳中，却變成另一個意思，心中罵道：「你威風什麽？要我滾開？」當下吃力慢慢

地爬到旁邊，坐在地上扣鈕。

老梁失了刺刀，但仍十分兇狠，不時冒死反攻，不脫他悍匪的本色！

黎明沉着應付，看看過了三四十招，老梁氣勢稍弱，他立即覷準機會，給了他一拳。

這一拳雖沒把老梁的肋骨打斷，但也疼痛得他直吡牙！而他兇殘的本性也全被激發出來了！全身撲了上去，拳脚交擊！

黎明不想在夏玉蓮臉前失威，也跟對方硬碰起來。

只聽「蓬蓬蓬」三聲，老梁吃了黎明兩拳，黎明也吃了他一掌！

黎明那兩拳齊擊在老梁的小腹上，使得他五內似要翻轉過來，臉上那股剽悍之色已不知那裏去了。黎明猛吸一口氣，忍住疼痛雙脚連飛，全踢在老梁的胸膛上。

這兩腿力蘊千斤，踢得老梁眼冒金星，一口氣喘不過來，癱倒地上，嘴角沁着鮮血，一對眼睛全是驚恐之色，他的一身硬功，在同輩中頂頂有名，却料不到，竟然抵擋不了這後生小子的兩腿！

黎明慢慢走前伸手欲踏，老梁奮起神勇，雙手十指如鈎，向他足踝抓去！

只聽黎明一聲長笑，脚板左右一飛，把他一雙手踢開，再自中踩下，老梁張口哇地吐了一口鮮血！

「小……小子，你，你到底是誰……什麽來路……」

「我姓黎，單名一個明字！你記起了没有？」

老梁腦海倏地靈光起來，雙眼一睜，問道：「你，你是來自棗庄的？」

「不錯，我取你的命，應不應該？」

老梁厲聲叫道：「你莫得意，俺的兄弟會替我報仇！」

「歡迎之至！」黎明冷冷地道：「他們不找我，我也要去找他們！」右脚提起，再用力踩下！

這一脚，力量何止千斤，只聽「勒勒」一陣亂响，肋骨全斷，老梁嘴鼻全冒出血泡子來！

黎明把他踢入草叢內，拾起刺刀，拍拍雙手，掛着笑臉轉過身來，目光一及，忽然怔住了，原來夏玉蓮不知去了那裏！

黎明吃了一驚，呼道：「楊姑娘，楊姑娘！」林內沒有人應他，黎明只得奔出樹林，却見林外的黑驢已不見，遠處，塵頭飛揚，心中暗笑，把老梁的馬匹趕走，跳上自己的馬，追了上去。

馳了二三十丈，果然見到夏玉蓮騎着驢子急行。原來夏玉蓮坐了一下，藥力漸過，氣力稍復，不想再吃黎明的恥笑，便悄悄走出樹林，騎上驢背走了。

「姑娘，你怎一聲不响便離開了，害我還以爲你又被人擄走了！」

夏玉蓮轉頭怒道：「你不是叫我滾麽？姑娘聽了你的話，滾了出來，你還不滿意？」

黎明一呆，知道她誤會，忙道：「俺見你身子無力，怕你走不動，所以叫你在地上滾開呀！」

夏玉蓮不瞅他一眼，黎明關心地問道：「姑娘你患病？」

夏玉蓮怒道：「你冤魂不散地跟着本姑娘，意欲何爲？」

黎明臉色一變，道：「姑娘既然不高興那便請吧！」把馬勒住。

夏玉蓮話說出口之後，頗有悔意，但少女的自尊心使她不吭一聲，催驢而去。其實黎明這人雖然可惡，但剛才若不是他及時趕到，自己已在老梁的魔掌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不知他是剛巧碰上的，還是一直跟着自己，假如是後者，那他便更加可惡了。

她默默想着心事，忽然馬蹄聲响，接着一陣風吹過，抬頭一望，原來黎明騎馬趕在她前面去了，這次黎明並沒有回頭。

夏玉蓮輕哼一聲，故意讓驢子慢慢地走着。一忽，背後又傳來一聲如雷的馬蹄聲，夏玉蓮忍不住轉過頭去，剎那間，與後面那兩人打個照面，前面那男的喝道：「好小子，眞是皇天有眼讓咱碰上你！」

後面那女的叫道：「年哥哥，咱們眞是有緣……嘻嘻。老人們都說婚姻是天註定的！」

夏玉蓮叫一聲苦也，原來來的正是祝大龍及祝虎妞兩個活寶貝！她那裏還敢逗留，連忙催驢急行！馬快驢慢，眨眼間，祝氏兄妹已把她前後夾住！

前生冤孽

夏玉蓮知道自己逃不出去，勒住黑驢冷冷地道：「兩位追了上來有何貴幹？」

祝大龍道：「找你算帳，快把咱們盜來的寶貝拿出來！」

夏玉蓮道：「我根本沒拿你的東西，叫我如何還你？」

祝大龍自馬上跳了下來，道：「没有便用命來還吧！」

祝虎妞道：「他媽的，你輕聲一點行不行，別嚇壞了年哥哥！」

祝大龍罵道：「操你奶奶的，你怕嫁不出去麽？」踏前幾步，碗口般大的拳頭望夏玉蓮直擊出去！

夏玉蓮身子一蹲，還了一拳，祝大龍沉臂一格，夏玉蓮體力未復，被震得立足不穩，向旁蹬退幾步！

祝大龍右脚兜胸踢出，夏玉蓮欲擋無力，那知祝虎妞忽然欺前，替她撥開祝大龍的腿！

祝大龍大怒：「操你奶奶的，你一見到傻小子便不要哥哥！」用力把祝虎妞撞開，向夏玉蓮抓去！

夏玉蓮身子一蹲向祝大龍的小腹盡力打出一拳，這一拳去勢甚快，祝大龍閃避不開，被打了個正着，可是只覺微微一痛，心頭大喜，暗道：「這小子原來是個綉花枕頭！」

說時遲，那時快，他那一爪雖抓不着夏玉蓮的身子，却把她頭上的毡帽連頭髮扯起，剎那，只見一團烏黑柔軟如絲的秀髮，如瀑布般瀉了下來！

祝大龍一呆，而夏玉蓮却也蹲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

「年哥哥，你是個娘們？」

祝大龍大叫一聲：「原來你是個小妞！」聲音充滿歡欣之色。

夏玉蓮實在想不通如何自己如此苦命，一離開義父，便屢遭折磨，先是傷心母親的無情，再是被祝氏兄妹縛了，經過千辛萬苦，脫離虎爪，又投入老梁的魔掌中

，好不容易，飛來救星，誰知又遇上祝氏兄妹！

這剎那，她一向的自信心已不知那裏去了，忍不住長嘆一聲，低頭不語！

祝虎妞忽然走前，手臂揮動，左右開弓，摑了夏玉蓮兩巴掌！

夏玉蓮羞怒難當，奈何手脚又不聽使喚，打既打不贏，跑也跑不掉，緊閉雙眼，任由淚水長流。「臭貨，你竟敢來欺騙本姑娘的感情！」抬臂欲再打。

祝大龍叫道：「喂！小妹，你幹什麽還要打她？」伸臂握住祝虎妞的手。

「這賤貨害我爲他相思了幾天幾夜，還不該打？」

祝大龍笑嘻嘻地道：「你看她多麽可憐，打在她身上，疼在大哥心上，瞧在大哥的臉上，你便饒了她一趟吧！」

「不行，不打姑奶奶這口氣如何能消得下？」

祝大龍笑道：「你哥哥一大把年紀啦，還沒討到老婆……嘻嘻，待她做了你嫂嫂，你有氣大哥便替你出！」

祝虎妞大聲問道：「姓夏的賤貨聽見沒有？」

「你們別做夢！」夏玉蓮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暗暗運功吸氣，希望能養精蓄銳，孤注一擲，擊倒他兄妹一個，然後躍上他們的馬背逃走。

祝虎妞道：「大哥，你聽見沒有？」

祝大龍笑嘻嘻地道：「大閨女害羞，自然不會一口答應，就算心裏喜歡得緊，也得推磨一陣！」

夏玉蓮見氣力逐漸凝聚，心頭暗喜，便道：「祝大龍，你眞的想娶我？」

「這個自然！」祝大龍喜得張大了嘴巴，轉頭道：「小妹你看，她連大哥的大名也暗中打探清楚了！」

「那得依我三個條件！」

「莫說三個條件，三十件也行！你快說來聽聽！」

「第一件，你得用三書六禮，明媒正娶！」

祝大龍抓抓頭皮，道：「還這般麻煩，好好，就依你吧！」

夏玉蓮又道：「你娶了我之後，我不想做押寨夫人，你得改邪歸正！」

「嘿嘿，這可要俺的命的，俺除了能飛簷走壁偸東西之外，還能做什麽？你要我改邪歸正，叫俺吃什麽？」

「你不答應便罷！」

「你先把第三個條件說來聽聽！」

「你若不答應，第三個條件便不說也罷！」

「好好，你奶奶的，誰叫俺一見鍾情，大不了回老家耕田去！第三個條件快說吧！」

「你要助我報殺父之仇！」

「這個行！你爹是讓誰殺死的？」

「現在我還不知道，我正要去濟南調查？」

「要調查多久……」

話音未落，夏玉蓮巳自地上一躍而起，雙拳齊出，全擊在祝大龍的小腹上！這次她蓄力而發，力量與剛才那一拳不可同日而語，痛得祝大龍捂着肚子，蹲了下去，連話也罵不出來！

說時遲，那時快，夏玉蓮蹩住一口氣，飛身躍上祝大龍的馬背，雙脚在馬腹上一挾，馬匹驚嘶一聲，放足而馳！

祝虎妞哈哈大笑，只見她右手放落腰間，奔前幾步，也躍上自己的馬上，急追上去。

夏玉蓮因自己起步在先，不虞被祝虎妞追上，却想不到祝虎妞的武功不但不比祝大龍差，而且還有一手飛索的絕技，只見她手一揚，腰上的白細繩子便如白蛇出洞般，向夏玉蓮頭上飛落，接着手一甩，繩圈便巳收緊。「賤人，你若能飛出姑娘的掌心，便算你厲害！」

夏玉蓮掙扎不開，連忙伸手在靴筒內取出七首。就在此刻，祝虎妞用力一拉，夏玉蓮身子倒飛，跌落地上！

祝虎妞哈哈大笑，策馬而馳，夏玉蓮奔了幾步，便被拽倒，只跑了幾丈，夏玉蓮身上的衣服便巳破裂。祝虎妞道：「賤貨，這滋味如何？」

夏玉蓮雙眼如同要噴出火來，罵道：「臭強盜，終有一日，我會殺死你！」

祝虎妞冷笑一聲道：「可惜你今日便得死在馬下！」說罷雙腿一挾催馬而去！

忽聽路旁有人道：「未必！」話音一落，只見白光一閃，一柄飛刀飛過，「擦」的一聲，刀尖割斷繩子，夏玉蓮身子滾了幾尺便停住了，可惜身上巳多處受損，一時間沒法爬上來。

祝虎妞忽覺手上一輕，轉過頭來，只見一個身穿灰銀色長袍的漢子，抱起夏玉蓮跑入林內！

祝虎妞大怒，策馬回來，跳下馬背慢慢走入林內。

夏玉蓮忽覺身子淩空而起，雙眼一睜，便看見黎明那張賊忑嘻嘻的笑臉，心中又羞又愧漲得滿臉通紅，索性閉起眼睛！

黎明道：「你暫時莫作聲，這女賊不大好對付！」伸起一臂，抓住一條樹枝，一擰腰，抱着夏玉蓮翻身上去。

祝虎妞一對眼睛向四周瞄射。黎明見她慢慢遠離，雙脚一蹬，縱身躍下！

他雙脚一用力，振動樹枝，發出一陣沙沙的聲音，祝虎妞立即轉過身來！

黎明抱着夏玉蓮落在馬背上，叫道：「女賊，後會有期！」右手向後一揚，頭也不回，飛刀直取祝虎妞的胸膛！

與此同時，祝虎妞的飛繩亦巳脫手飛出，見飛刀射來，忙不迭向旁一挪，繩圈登時落空，黎明笑聲未止，馬匹巳竄出數丈！

夏玉蓮見脫了困，黎明還不放自己下來，忍不住道：「你到底放不放手？」

「我若放手你可要跌下去了！姑娘，我不是寃魂不散跟着你，而是剛才掉了一枃銅板，我沿途找回去，哈哈嘻嘻，我也不是愛管閑事，只是看不過那女強盜的嘴臉而巳！」他說這話時，臉上神情十分怪異，似乎在拚命忍着笑般，氣得夏玉蓮牙癢癢的。

半晌，夏玉蓮才道：「我要下馬！」

「不行，危險尚未過！該放你的時候，自然會放你！」

春風吹來，帶來了一股醉人的男子氣息，夏玉蓮如飲醇酒，臉頰染上紅霞，一顆芳心，不知爲何怦怦跳個不停，剛恢復

的一絲氣力，也不知散去了那裏，只覺馬匹如在雲端上奔跑，讓人心往神馳，不知方向。

正在意亂之際，忽聽黎明尖哨一聲，夏玉蓮忍不住睜開雙眼，只見樹後跑出一匹馬來。

「楊姑娘，兩匹馬隨你挑一匹！」

「你放下我，我過去……」夏玉蓮又覺得要騎對方的馬，十分羞人，忙改口道：「不不，你過去！」

「嘻嘻，其實這兩匹馬都是我的！」他的神色說不出的可惡！

夏玉蓮低着頭道：「胡說，她怎會騎你的馬！」

黎明把她放下，跳到另一匹馬上，道：「你坐的那匹馬是我去年給她搶去的！可恨她竟然叫牠拉車，現在總算物歸原主！啊，不，我送給你吧！」

夏玉蓮對他的印象頗有改變，却仍不願道謝，冷笑一聲：「你不是很有經驗麽？怎會連馬也保不住？」

黎明嘻嘻一笑。「原來姑娘因這句話而生我的氣……」

夏玉蓮忙道：「你有什麽値得我生氣的！」

黎明微微一笑，道：「我是中了她的蒙汗藥，被她連人帶馬縛走！可恨的是她的藥下在茶內，着那旅館的跑堂送來給我的！」

夏玉蓮「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我知道了，她看上了你！你跟她倒很匹配呀！」想到此，她臉上又是一紅。

黎明笑說道：「難道你認爲我也是飛賊？」

「你可能不是飛賊，不過來歷不明，亦甚可疑！」

黎明又是一笑，與她並轡而馳。半晌，黎明又道：「你頭髮散了，現在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好令人注目！」說着把自己的毡帽摘下送了過去。

夏玉蓮猶疑了一下，終於把帽子接過去，把頭髮盤起，再戴上帽子，猛覺頭上一陣溫暖。

「你去那裏？」

黎明道：「我知道你要去濟南！」

夏玉蓮一怔反問：「你怎會知道？」

黎明笑道：「你別問，總之我跟定了你！」

「你眞是寃魂不散！」

黎明道：「是的，也許是前生結下寃孽，今生才叫咱們在一起！」

「誰要跟你在一起！」

「我也要去濟南城呀！」

「你走你的陽關路吧，我走我的獨木橋！」

「可惜到濟南，只有這條路！」黎明看了她一眼，「姑娘爲何這般無情？」

「我，我……」夏玉蓮滿臉通紅。「我有情無情與你何關？」

黎明輕輕巧巧地把話題岔了開去。「我初初以爲你跟他們是一路的哩！」

「你憑什麽這般想？」

「因爲老趙在那個時候去找你爹！」

「老趙是誰？」

「他是金銀城的一個打手！」

「金銀城又是誰？」

黎明一怔，道：「金銀城就是那天晚上到山神廟借宿的那個刀疤漢子呀！他以前是個大賊梟，手下有不少人，剛才那個祝大龍及老梁，都是他以前的弟兄；不過金銀城這人很有辦法，他們搶到的財物，大部分都落在他手中，後來他洗手不幹，搖身一變，却也做起正當的生意來了，錢也越賺越多！」

夏玉蓮截口問道：「他現在是在濟南城？」

「不錯，開了幾家米行，還兼做別行生意的！他一個義子又是在城內做偵緝隊長！嘿嘿，這眞叫做官賊一家親嘛！」

「我知道，他叫周長城！」夏玉蓮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你爲何會去找我爹做衣服？」

「那天我爲何會在山神廟內？」黎明看了她一眼，夏玉蓮連忙把頭別開。「因爲我是跟着他們出城的，後來我故意走在他們前面，在山神廟內等他……」

「你爲何要跟他們？」

「因爲我知道金銀城以前的手下，現在還有很多人在幹那沒本錢的買賣！我想悄悄跟在他們後面，去摸他們的底！」黎明頓了一頓又補充道：「我還知道他那些昔日的弟兄，現在仍很怕他，時時要孝敬他！」

「結果他去了那裏？」

「那次我讓他溜掉，後來發現老趙走了回去，却拐去你們那裏，所以我也跟了上去……」

「所以你懷疑我爹以前也是金銀城的手下，才會出言警告？」

黎明尷尬一笑，道：「假如你爹巳洗手不幹，我會放他一馬，我要殺的是那些死性不改的人！」

夏玉蓮道：「我告訴你，我親爹是被強盜殺死的……」

「那麽你現在這個爹爹是……」

「是我的義父……他也受過強盜的毒打！」

「原來如此，難怪我覺得他中氣有些不足！」

夏玉蓮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忙問道：「你到底是什麽人？」

黎明笑道：「我是棗庄人氏，我爹本來是棗庄的村長，却被金銀城打死了！所以我跟這股悍匪有殺父之仇！」

夏玉蓮輕呼一聲：「眞巧！想不到咱們竟然同一個仇人！」

黎明笑道：「所以我說咱們是前生註定……要在一起的……」

夏玉蓮「啐」了他一口，心頭却不知爲何竟有甜滋滋的感覺！

黎明又道：「我忘了告訴你，金銀城的原名叫韓雷！」

「你對他的事知道的可不少！」

「這人很風流，討了幾房老婆，却沒有生一個兒子，所以才會收了周長城做義子！」

「他家在那裏，你可知道？」

「去了兩趟了！」

「是偷偷進去的？爲何你不下手殺死他？」

黎明嘆了一口氣，道：「你以爲韓老大是這般容易對付的麽？」

「連你也打不贏他?」

黎明搖搖頭。「我只有四五分把握!何況他還有不少蝦兵蟹將!」

「假如加上我呢?」

黎明還是搖頭，夏玉蓮問道：「那這仇咱該怎報?」

「問題還有一個，咱們必須一擊即中，否則永無機會!」

「為什麼?」

「你忘記周長城?」黎明抬頭望着天。「假如咱們暴露了身份，便別想再在濟南城露面!」

夏玉蓮這才知道殺死韓雷的困難性，心頭登時一緊半晌才道：「但祝虎妞……」

「不要緊，她不知你找韓雷報仇!」

「既然沒有把握報仇，你還去濟南幹什麼?」

黎明笑道：「總不能坐着等韓雷自己因年老而死!」

夏玉蓮忍不住也嘆了一口氣，黎明道：「咱們從這條小路拐進去，那裏有一條小村，有我一個朋友……」

夏玉蓮撇撇嘴，道：「你的朋友與我何干?」

「雖然無關，但我相信你不能這樣進城，何况我還不想在這時候進城!」

夏玉蓮心頭頗為矛盾，自己找個藉口。「不錯，我也該找個地方換件衣服!」

密謀報仇

黎明的朋友住在打虎村內，這村子只有四十餘戶人家，看房舍住在這裏的人，生活還算不錯。

黎明的朋友秦守仁，二十多歲的青年，皮膚黝黑，一對眼睛却甚靈活。秦守仁一眼便看出夏玉蓮是個閨女，心頭微微一怔，隨即向黎明露出一個會心的微笑。

黎明只當不知，道：「秦大哥，小弟替你帶來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秦守仁又是一怔，他實在不知道志同道合是指什麽，幸而黎明已笑道：「她爹也是讓韓雷打死的!」

秦守仁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這樣說來，咱們三個人的仇人都是同為一個，屆時由誰下手，割他的首級?現在倒得先商量好!」

黎明及夏玉蓮都忍不住笑了起來。秦守仁道：「小弟秦守仁，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夏玉蓮臉上發熱，輕聲道：「小妹夏玉蓮!」

黎明道：「老秦，別廢話啦，拿些藥水及紗布來!」

秦守仁拉開抽屜，把藥水及紗布拿了出來道：「夏姑娘隨便到房內包紮吧!」

夏玉蓮謝了一聲，走入了一間睡房。只見炕上什麽也沒有，顯然沒人住，不過却打掃得一塵不染。她初次跟男子相處，心頭頗有異樣之感，也有點畏羞。她把身上擦傷的地方先拭乾淨才上藥，最後把幾處較深的傷口包紮起來。

耳際不斷聽到黎明與秦守仁的說笑聲，笑聲甚是爽朗歡悅，也不知他倆是不是在論議自己，夏玉蓮不禁有點慌，換了衣服，恢復女兒裝束，紮了辮子，又坐了一陣，才硬着頭皮打開房門。

秦守仁只覺眼前一亮，自慚形穢地把頭低下，黎明却笑嘻嘻地道：「夏姑娘，秦大哥煮的菜，我實在不敢領教，想請你親手弄幾個小菜，讓咱們開開眼界!」

秦守仁忙道：「正是如此，就怕咱們沒有福!」

夏玉蓮紅着臉道：「別聽他胡說……」

黎明苦着臉道：「看來咱們是沒口福了!老秦，你不知道我吃他一顆炸肉丸還得費好大的勁，不過那肉丸做得真的是又酥又靭，又香又脆，比人參果還好吃!」

夏玉蓮滿臉通紅，咬唇道：「你故意笑人家的!」

秦守仁道：「我去買些魚肉來!」

夏玉蓮見他去了之後，嗔道：「你亂說什麼，窘死人了!」

黎明道：「沒關係，秦大哥不是外人……啊，不不不，我們兩個都是外人，但對你却無歹意……這個……反正咱們得在這裏住幾天，千萬不要拘束，你若不高興，可以罵我呀!」

夏玉蓮心頭怦的一跳，五內亂糟糟的，腸子似要打起結來。嗔道：「那有人像你這般賤骨頭的，要人罵!」

「姑娘錯了，我只能忍受你罵我，別人罵不行!」

夏玉蓮心頭更似火燒，黎明道：「你坐呀，幹嘛這般生份!」

夏玉蓮轉過身去，就是不坐。黎明道：「你不坐，俺也不敢坐了!就怕老秦看了會奇怪!」說着果然站了起來。

夏玉蓮却連忙坐下，黎明嘻嘻一笑，

也坐了下來，知道不能再捉弄她，忙轉了個話題。「夏姑娘，你爹為何會遭韓雷打死?」

這句話果然有效，夏玉蓮心頭一鬆，便把由楊儉口中得知的簡略說了一遍，黎明道：「那麽你娘呢?」

夏玉蓮猶疑了一下道：「也死了!」

「夏姑娘，你為何去諸城?」

夏玉蓮幾乎跳了起來：「你一直跟着我?」

「不，我是在半路瞧見你的，當時我正在跟踪老梁，沒暇跟着你!」

「我到諸城探親!」

黎明露出幾絲不相信的神色，却也沒有再問下去。「我替你介紹一下韓雷手下的情況，韓雷昔日的弟兄，除了軍師風牧之外，其他的都散在山東各地，其中好像老梁，你已經見過，而他也死了。祝大龍武功較弱，性雖兇殘，但腦筋不靈活，很易對付，倒是他妹子武功硬之外，還有點鬼主意，你別以為她瘋瘋癲癲，反了臉沒一絲人情!」

夏玉蓮道：「她也是韓雷的手下?」

「韓雷金盆洗手時，她才十一二歲哩!她是後來才跟她大哥的!除此之外，有一個姓鄭的，甚是狡猾，武功不高，却很難應付，專在背後煽風點火，抽冷子整人，你見到他，一定要小心!」

夏玉蓮想起在張夏旅館曾偷聽過他們說話，不由點點頭。

「有一個姓許的，聲音响亮，個子却很矮細，擅使雙槍，土匪們都叫他許雙槍!這干人之中，武功最高的，是一個姓梅，叫天星的瘦老頭，他是『八卦門』掌門的師叔!還有一個姓洪的，一個姓朱的，我未跟他們打過交道，不過查明他們在青島仍幹非法的行動!」

夏玉蓮問道：「現在韓雷貼身還有誰武功比較高強的?」

「這個我倒不太清楚，小三跟老趙是『出面』的，還有幾個不出面的!」

夏玉蓮又想到一個問題：「秦大哥學的是那一門的工夫?」

「他師父是個老和尚，屬少林寺的旁系!」

「他家內沒人麽?」

黎明笑嘻嘻地道：「他尚未娶妻……咦，你怎麽不問我?」

夏玉蓮臉上一紅，又啐了他一口，黎明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指指門外，表示有人來了。

來的是秦守仁，只見他雙手拿滿了東西，有米還有魚肉。「不够的話，家內還有幾隻母鷄!」

黎明道：「我常來隨便一點沒所謂，但夏姑娘尊駕光臨，却不能太簡單!」

夏玉蓮瞪了他一眼。「你說話幾時會正經一點?」

「待我做了父親，自然會正經!」

夏玉蓮玉面無端端又是一紅，不敢跟他胡扯，忙走進灶房燒火。

× × ×

黎明與夏玉蓮在秦守仁家住了幾天，夏玉蓮身上的傷口都已結疤，秦守仁道：「老黎，你有什麽計劃?」

黎明一洗平日嘻皮笑臉的脾性，面色凝重地道：「憑咱們三個人要跟他們硬拚，無疑以卵擊石，要智取，但我又還未想到辦法!」

夏玉蓮道：「周長城結婚那天，韓雷一定會去，咱們混進婚宴內，乾脆在那裏把他幹掉!」

秦守仁道：「不成，那天局子內的人不少，長槍短火之下，只怕咱們未曾得手，已先死在槍下了!」

黎明道：「那麽老秦你又認為該在何處下手?到他家內去?」

秦守仁搖搖頭，道：「那也太危險了，最好能等他落單時，咱們才下手!」

黎明嘆了一口氣。「我已等三年多了，還等不到這種良機!」

夏玉蓮道：「不能等，要找機會!」

黎明道：「要找機會便到濟南去!」

秦守仁道：「還有七八天便是周長城的大喜日子，那天人多場面亂，也許可以找到機會，咱們早兩天入城?」

「不，屆時城內防備嚴，明早去!」

× × ×

第二天，三人換了衣服，黎明與夏玉蓮扮成一對新婚入城探親的模樣，秦守仁則駕着牛車，載他們進城。

黃牛走得雖慢，但黃昏終於入了城，黎明對秦守仁道：「到百泉旅館去!」

「好，我把牛車賣掉，你們先去!」

經過一間米店時，黎明輕聲對夏玉蓮道：「這家是韓雷開的!」

夏玉蓮道：「他家在那裏?」

黎明道：「你不要輕舉妄動，我帶你去!」說着拐進一條巷子，巷子很窄，但出了巷，便已是另一條大街，來往的人却不多，那裏聳立着一間大屋，門外立着幾個精壯的漢子。黎明向夏玉蓮呶了一下嘴，夏玉蓮默默記住周圍地形，又見高牆上裁了鐵絲網，要想進去不容易!

黎明輕輕拉着夏玉蓮的袖子，又拐向另一條小街，然後向百泉旅館走去。他們在附近等了一下，便見秦守仁來了。

三人入店開了二間房子，黎明跟着夏玉蓮入房，夏玉蓮臉色一沉，輕喝道：「你幹什麽?」

「唏，倆夫婦分房睡覺麽?」

「我希望你這是開玩笑，但這種玩笑開得麽?」

「你想想，假如現在我到老秦房間去，人家會不會懷疑?反正現在時間還早，等下我再過去，別人看了也不會懷疑!」

夏玉蓮想想果然有點道理，便許他進房了。黎明雖然整天嘻皮笑臉的，但與夏玉蓮單獨相處時，却一反常態，舉止言談都十分端正。

「喂，你說你曾經去過韓雷的家，是白天去，還是晚上去?」

「當然是晚上啦!」

「那牆既高，而且圍牆上又有鐵絲網，我不信你能跳進去!」

「不是跳進去的，是跳下去!」

夏玉蓮一怔忙問：「怎樣跳下去?」

「他隔壁有一戶人家種了一棵大棗樹，衝天拔起，我爬上棗樹，跳了下去!」

「就算能跳下去，又怎能出來?」

「縛一條繩子在樹幹上，盪了進去，離開時爬繩子出來，很簡單!」

「那屋這般大，你又怎知韓雷在那一間房？」

「當然不知道啦，不知道可以找嘛！」黎明以指蘸水，把屋內的情況簡略地畫了出來。「裏面防衛嚴密，晚上有人巡夜，這死賊非常小心！」

說了一陣，他們便去吃飯了。第二天，夏玉蓮悄悄出旅館，到附近買了一綑繩子，又買了一柄利刀，她不相信韓雷的武功眞有這般厲害，就算他眞的厲害，為了報父仇，也得冒險，因此她決定晚上偷偷溜進去看看。為了小心起見，黃昏時她還到韓雷家附近走了一匝。

天黑之後，黎明說了一陣話又到秦守仁房間去了，夏玉蓮躺在床上假寐，却毫無睡意，一直到旅館內的那口大掛鐘，傳來十點的响聲，她才悄悄下床，換了男裝，再推開窗子跳了出去。

黎明果然沒有騙她，韓雷隔壁那戶人家的確種了一棵大棗樹，高出韓雷家的圍牆很多，不過棗樹離韓家圍牆足足有兩三丈，若沒有繩子，也無法攀越。

夏玉蓮自另一端偷偷爬進這戶人家的屋內，然後又輕輕爬上棗樹，看看高度已差不多，繫好繩子，向韓家注視起來。

牆角掛着紙燈籠，燈籠在風中飄盪，夏玉蓮等那些巡夜的壯漢走到另一邊，才抓住繩子，雙脚在樹幹上一蹬，人便如猴子盪鞦韆般飛了過去，蹬了幾下，身子已越過圍牆，覷準落脚處，雙手一鬆，便跳了下去！像這種高度本難不住她，奈何平時練習時是在固定的地點，與這次情況不同，由於是盪過來的，所以落地時，重心難穩，「噗」的一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痛得她直呲牙！

遠處傳來一個低沉的吆喝道：「誰？」

夏玉蓮吃了一驚，連忙向屋內跑去，料不到屋內也有脚步聲傳來，這一着倒使她沒了主意！急忙中見旁邊一扇房門半掩着，顧不得那許多，閃身走了進去，匿在門後。脚步聲來至房門外忽然停住，只聽一個宏亮的聲音道：「梅師父，小侄婚禮那天一切防衛的事，全拜託您啦，過兩天小侄叫人送幾隻風鷄過來！」

一個清越又帶點蒼老聲音的道：「城侄你放心，濟南城內全是咱們的勢力，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嗯，老夫反而担心新娘在半路會出事！」

宏亮聲音的人顯然便是濟南城的偵輯隊長周長城。「小侄也有此顧忌，已派人去暗中保護！嗯，對啦，乾爹說你要到北平遊玩，完全沒問題，待小侄婚禮之後，他送兩百個大洋給您作路費！」

蒼老的笑道：「這大概是你說的情，老夫記住啦！夜啦，你也該回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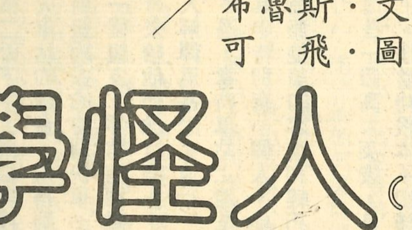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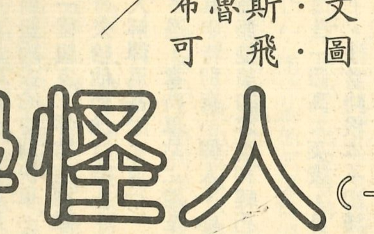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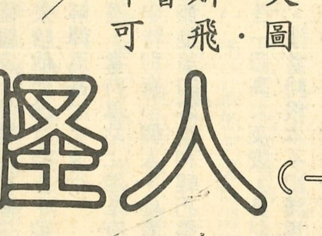
「梅師父，您也請早點歇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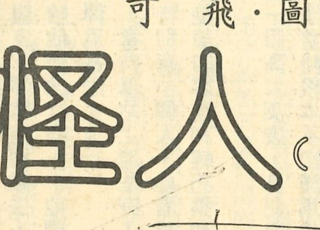
夏玉蓮在門後聽得清清楚楚，估計這老人必是韓雷手下第一高手梅天星無疑，心頭怦怦亂跳，進旣不得，唯有後退。

房內黑燈暗火的，匆急間只得藏在帳後，只聽輕「伊」一聲，房門已閉起，接着「擦擦」亂响，蠟燭點燃了。房內登時一亮，夏玉蓮自帳後望出去，那老人長得瘦削，但精神矍鑠，如同一頭雄獅，目光再一落，只見自己的影子投在地上拖得長長的，心頭立即狂跳起來！（未完·三）

「科學怪異」故事

布魯斯·文
可飛·圖



科學怪人（一）

化學怪人、生命奧秘

馬松教授把最後一堆砍碎的屍體扔進硝酸缸後，終於把足以將他送進監獄的證據消滅掉，他衰弱無力地倒進座椅，伏在大橡木書桌上，把頭埋在臂窩裏，禁不住乾號呻吟抽泣起來。汗珠沿着他那高闊而有皺紋的額頭淌下，減輕了他神經的重壓，激動得渾身不住哆嗦。突然聽到通向他這實驗室的樓梯響起了脚步聲，這使他瘦削的骨架子顫抖起來，恐怖地睜大眼睛望着鎖緊了的房門。

雖然他明知來者是誰，但輕輕的脚步聲越走近來，他越感到瘋狂絕望。最後脚步聲停下，有人輕輕敲門。傳來了一個姑娘甜蜜的叫聲：「爹！」

馬松竭力振作起來，控制住自己的情緒，生怕講話會流露出自己緊張的心情。

「爹！」那姑娘又叫了一聲，聲音裏帶着點焦急：「你在幹什麽？你出了什麽事？你已把自己關在這可憎的房間裏已整整三天了，沒吃過一口東西，看來你也沒睡過一陣覺，你再這樣攪實驗會連老命也攪掉的。」

教授臉上的表情柔和下來。他用控制得很好的聲音答道：「好女兒，你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幹完了，到時我們就離開這兒，去渡長假，渡一個很長的假期。」

「爹，我限你在中午前出來，」女兒用一種權威的語調說：「到時你還不出來，我可要闖進來啦，我會用斧頭把門砍爛，把你揪出來，你聽明白了嗎？」

馬松教授慘淡地苦笑了一下，他深知這女兒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好，我肯定中午前就能幹完，我會聽你的話，你自個兒去玩一會吧！」

馬維珍聳聳肩頭，她沒有希望地望着那緊鎖的房門，搖了搖頭，慢慢地走下樓去，一邊走一邊還不住地搖頭。

「可憐的爸爸，我就是到了一千歲，老得鷄皮鶴髮，牙齒全掉了，他仍會把我當作他的寶貝女兒的。」馬維珍邊走邊喃喃地說。

× × ×

馬松教授對生物學很有研究，當別人仍在盲目研究生命的奧秘時，他已在試驗用化學手段來製造生命了。他一直對自己的研究嚴守秘密，不只不讓同事知道，就是對他的獨生女兒，他也守口如瓶。

最近的一次實驗，令他感到十分恐怖，他已經能合成出一個人體，如果被人發現這麽一個屍體在他的實驗室裏的話，那他是怎樣解釋也不可能被那些對科學一竅不通的警方人員所接受的。如果他把眞相告訴他們，他們只會嘲笑他。

他要是說：「你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人，只不過是在我的實驗試用化學合製成造出來的東西。」而他們也準會發笑，不是把他送去問吊，就是把他關進罪犯精神病院去。

在他最近這次實驗中，雖然那合成人已經成了廢物，但他已看到了一兩次生命

的火花，這使他又驚又喜，最後為了安全，就把那不成人形的屍體設法消滅掉。

直到將近中午，馬松教授才把最後一絲痕跡抹乾淨，他那恐怖的實驗不再留下絲毫證據了。他終於打開實驗室大門的鎖，誰要是進去搜查，也找不出他多年來勞動成果的一點迹象了。

第二天下午，馬松教授和馬維珍小姐經過火車站的露台，乘搭到紐約的列車，那是到紐約去的特別快車。他們沒有通知任何一個親友，靜悄悄地離去，所以車站上沒有來給他們送行的人，他們也省掉了向別人解釋為甚麼去遠行。

不過，當時車站上還是有人注意到他們。其中特別有一個人，他看見了馬維珍，被她那艷美的容貌和輕巧柔和的身材吸引住了。

這是一個高大英俊，身材魁偉的年輕小伙子，他當時根本不認識馬松教授，也不知道那美麗的姑娘叫什麽名字。他用手肘推了推身旁一個較他年輕的同伴，問道：「喂，狄塔，你知道剛才上車的那位美人是誰嗎？」

「老天，我的唐生老哥，那是馬松教授和她的女兒馬維珍小姐啊。眞奇怪，他為什麽要乘火車呢？你以為他們要到什麽地方去？」

「我怎麽知道呢？」唐生答道：「不過，我敢同你打賭，我一定會查出他們的行蹤。」

× × ×

一個禮拜後，馬教授身心交瘁，帶着女兒出發作長途航海旅行，他希望能早日恢復健康，忘掉在實驗室那三日三夜夢魘般的記憶。他相信自己已經作出抉擇再也不去攪那種創造生命的實驗。可是當他健康復原，精神平衡後，他竟對自己最近的成功感到沾沾自喜，又躍躍欲試了。他深信自己的成功指日可待，到時將震撼科學界。

他知道要攪這種驚人的科學實驗，不能在文明世界進行，因而當他們行經東印度羣島時，他想到了一個好主意，要在一個荒島上進行試驗。海輪在南中國航行之際，他就立定了主意。

當到達馬尼拉後，他令馬維珍大為吃驚，因為他突然宣佈終止原定的航程，立即到新加坡去。她女兒一路上並沒提出疑問，她早已察覺自從那三日三夜之後，父親的性情大變。

在新加坡他們逗留了將近一個月，這期間馬松教授每天到處拜訪當地官員、英國居民和華僑巨賈。

馬維珍也一同拜訪過一些她父親約見的人物，但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一點兒她父親的意圖。

她因為一直被瞞着，也就不想進一步去打聽了。

向她透露消息的是一位馮漢博士，他經常同教授在一起，馬維珍事後回憶起才明白，消息由這年輕的美國人向她透露，大概是她父親省得她費唇舌的一種意圖。

馮漢雖然明知她根本不知道不久就要動身，却故意問她：「你高興這麽快就離開新加坡嗎？」

「我很高興繼續旅行。」她回答。

「難道你願意住在帕馬隆羣島中的一個小島上面嗎？」

「為什麽不願意呢？」其實她根本不知道這小島在什麽地方，但她不願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他們父女之間有什麽不和諧。

馮漢對她這麽鎭定感到驚奇，但這反而堵死了他進一步解釋的可能，要是她表示驚訝，提出問題，他就可以把話講清楚了，於是他說：「我們懷疑兩三年內能否完成這工作，但在婆羅洲的一個蠻荒小島過這麽久，會很孤單寂寞的，你有考慮過值不值得去嗎？」

維珍只是笑笑，答道：「我跟父親是同甘共苦，共命運的，我不認為在這些美麗小島上生活會太過艱苦，肯定在這些島上沒有人干擾，他會更快獲得科學實驗的成功。」

馮漢聽了這話，反而以為馬松教授早已同維珍談妥了。於是他告訴她，第二天他們就要動身，乘搭一艘她父親買下的縱帆船到帕馬隆羣島去，同行的有些馬來人和印度水手，馮漢曾在海軍服役，所以由他指揮。目的地還沒有最後決定，準備在望加錫海峽西岸的小島中找尋一個適合的地點。

維珍在新加坡這個月內見過的很多人中，要算馮漢最善解人意，所以維珍聽說馮漢同行，倒也相當高興。她發現馮漢旅行過很多地方，談起來不像那些油頭粉面，討好女子的令人噁心的花花公子，他待她平等，談話也當她是個男人似的，大概有知識的人物不大重視兩性之間的區別吧。他根本沒有當她是個年輕少女，所以，她同他聊天可以隨隨便便，很自然，他們之間便有了交情。

從新加坡到羣島去的旅程並沒有甚麽意外，在帕馬隆羣島探索了一個禮拜，却找不到一處合適的地點。於是他們向北岸航行，結果在赤道以北幾里找到了一個小島，這小島同對岸河口相隔幾里。他們的縱帆船「伊沙卡」號停泊在一個小港灣裏，馬松、馮漢和大副馬來人布屠倫帶了水手一起上岸，找合適地方架設臨時營地。

廚師是個上了年紀的中國人，名叫李勝，他留在船上陪伴馬維珍。

在他們上岸走進森林去兩小時後，馬維珍聽到了斧鑿之聲，她知道他們已選定了她未來的家的地點，伐木開始了。她坐在船裏，不禁迷惘窘惑，嘴角往下垂，顯示出無言的悲哀。她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和父親之間的鴻溝原來竟有這麽深，過去那種親密無間的父女關係已蕩然無存。

她父親把她帶到這小島來，竟從來未曾向她解釋過他這次探險是為了什麽，實驗的本質又是什麽，總之什麽都瞞住她。她只從馮漢的口中得知，這次是要進行某種重要的科學實驗，但這實驗的內容她却無從想像，雖然她知道父親是攪自然科學的。不過，要在荒無人烟的小島中進行科學研究，實在是個猜不透的謎。她覺得父親根本不考慮她，這使她內心感到悲傷。

正當她在沉思之際，她毫無目的地從島上望向大海，島的南端有個像手指似的伸向大陸的半島，指着海峽。她往海面望去，見到有個黑點在海上浮動。過了一段時間，她看出那個黑點是一艘船，正向小

島駛來。慢慢地看出這是一艘獨桅船，有五十多人在划槳，行動相當迅速。她以為這只是附近這一帶土著做生意的商販船，於是好奇地站在船舷觀望。李勝在這船進了港還差半里就到「伊沙卡」號停泊的地方，才偶然發現它，這中國老頭立即像觸電似地跳起來，他向維珍跑過來大叫着：「快！快！到下邊去！快！」

「幹嗎要我到下邊去呢？阿勝伯？」

「快！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半拉半帶地走向艙房去，「是海盜，馬來海盜！狄雅克海盜！」

「海盜！」維珍倒抽了口氣，「阿勝伯，我們怎麽辦好？」

「你到下邊去，我也可以把他們嚇跑，放炮，求救，馬松會帶人趕來，將他們趕走，不過要是他們這些海盜見到了像你這樣漂亮的白種姑娘，」老人聳聳肩頭，搖着頭說：「我也就嚇不退他們了。」維珍打了個寒戰，縮到李勝背後，趕快走下艙去。

過了一會，她聽見那放在船頭的舊炮轟的發了一響，在船艙，馬松教授是安裝了一挺現代的機關槍，可是李勝不懂得使用，這中國老頭沒時間小心瞄準，炮彈只落在對方的船邊，激起一條水柱，老頭那滿是皺紋的臉上，閃起了一絲得意的笑意，他知道對方也可能是友好的土著，但寧可殺一百個朋友也比被一個敵人俘虜好，從獨桅船射過來的子彈，說明了他判斷得一點也不錯，那是一羣海盜而不是好友的土著，雖然炮轟使對方減慢速度，但顯然發現船上人少，又划槳向「伊沙卡」號衝來。

馬維珍從艙房的舷窗觀察海盜船，她看出對方在李勝第一發炮彈之後稍為猶疑了一陣，跟着他們知道船上根本沒有自衛能力，迅速又向「伊沙卡」號迫近，用不了幾分鐘，這些海盜就會像蟻羣似地登上船來，可憐的李勝一個人是無法將他們擊退的，維珍心想，如果馮漢博士在船上就好了，他可以使用機關槍將他們擊退。

想到機關槍，這姑娘突然有了主意，男人能幹的為什麽她不能幹呢？馮漢曾詳細向她講解過怎樣使用機關槍，而且從新加坡來時，還曾讓她試過幾發。

她想到就做，立即跑到彈藥庫去，抓起了一排子彈帶，再一會兒，她已站在甲板上驚奇不已的李勝身邊了。

海盜在港灣平靜的水面行進迅速，他們狂叫亂喊回答李勝打不中他們的炮彈，這羣海盜大約有五十人，都是兇惡野蠻的大漢，大多赤裸上身，圍當色彩斑斕的戰裙，頭上戴着野蠻的頭飾，拿着長型花紋的盾，砍刀閃閃發光。

「幹什麽？」李勝叫道，「快下去啊！」但他還沒講完這話，維珍已跑向那挺機關槍，扯下槍衣，把機槍對準海盜船，這時海盜船已駛入射程了。

維珍迅速躲過海盜射來的一排子彈，但這敢說敢幹的姑娘並不害怕，她躲在機關槍的擋板後，子彈打得擋板噹噹發響。

這時，她已把子彈帶上了槍膛，開始還擊了。

機關槍以每分鐘五十發的速率，將一股彈流掃過海盜船的船舷。

突然一個穿着華麗的馬來人從船頭站起來，用刀尖舉起一塊白布，他是土王穆達，他已看到維珍的面孔，這使他胸中升起了一股淫慾的狂潮，海盜船退出了港口，這時島上也響起了槍聲，維珍知道父親和馮漢增援來了。

李勝這中國老頭，他對於海盜突然不戰而退，這羣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沒有理由已跨過了勝利的門檻，却仍然舉起白旗撤退的。

但馮漢却認為這是海盜看見了岸上的增援，而李勝則指出，說「伊沙卡」號處在援兵與海盜之間，海盜隨時可以比援兵更快的佔領沒有抵抗能力的船，而援兵還必須趕到海邊划船，這是援救不及的，馬維珍則認為是自己開機關槍把敵人嚇壞，但李勝却不以為然，指出海盜只要把船划遠一點機關槍就發揮不出威力。

老人肯定海盜是不會輕易撤退的，他長年在這一帶海盜出沒的海域生活，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他却提供不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不過逃出了這羣嗜血的海狼的血口，總算是一種僥倖。

他們建築新營地花了一個禮拜時間，不過他們不敢把維珍一個人留下來不加保護，馮漢由於工作需要，負責指揮建築，而馬松教授則想看着建築的進展，提出意見，維珍又再次感到父親整個變了，一點也不關心她的安危。

幾個月前，他是當她如珠如寶的，而現在連句溫柔點的話也懶得對她講了。她總覺得父親的眼光有着一點對她的不滿，不喜歡她妨碍他的工作。

營地終於建成了，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船上所有沉重的物件全部運進營地去。到了星期天下午，一艘小船駛進「伊沙卡」號，船上有三個馬來人，其中一個個子魁偉高大，是個中年人，儘管他一身打扮像個普通的船夫，但他對其他兩人的態度盛氣凌人，頤指使氣，暴露出他並不是個下等人。

馮漢喝問他們來幹什麽？那人說他是做生意的，要求上船。但他上船後，却原來什麽商品也沒有，不過他大言不慚，說等他了解了他們要求之後，他們要什麽他就帶什麽來。

李勝也在船上，他的臉孔木無表情，誰也看不透他心裏想什麽。

那馬來人在船上逗留了將近半個鐘頭，跟馮漢聊天。當大副布屠倫走上甲板時，李勝留意到布屠倫同那馬來人打照面時，立即就認出對方，但他們趕快掩飾過去，不露一點痕迹，這一切並沒逃過李勝的目光。

跟着，當馬維珍從艙房出來時，李勝又發現那來訪者的目光一亮，但那馬來人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只裝作沒有留意她。

過了不久，他就離去了，臨走時，他還答應第二天帶貨物來，可是他們再次見到他時，已是幾個月後的事了。

那天晚上，李勝侍候馬維珍吃晚飯時，他問她認不認得出下午的那個來訪者。

「為什麽？不，阿勝伯，」馬維珍奇怪地回答，「我從來也沒見過他啊！」

「噓！」那老人道，「講話別那麽大聲，隔牆有耳。」

「阿勝伯，你這是什麼意思？」那姑娘壓低嗓子問，「你眞是神秘莫測，爲什麼你嚇得我毛骨悚然？」她說完後，笑了起來，可是經常笑容滿臉的李勝却沒有答之以微笑。

他急促地問：「難道你記不起他就是那個在海盜船上揮動白布的土王嗎？」

「哦！」她叫起來，「如果你不提醒，我眞想也沒想到會把他同今天的來訪者聯繫起來呢，我眞的認不出來，可是他們十分相像，對嗎？」

「相像！哼，他們就是同一個人啊，我阿勝認得出他們，珍姐兒，你可要小心提防！」

「爲什麼我要小心提防？他不會要我的。」那姑娘說着笑起來。

「可別那麼早下結論，珍姐兒！」李勝搖搖頭，走回廚房去了。

第二天，只留下三個馬來船員看守「伊沙卡」號，其他的人都上岸到營地去了，這段路程並不長。

新營地的中心離港灣只有一里，到另一邊海岸不及半里，這島並不大，最濶的地方只有兩里，最長的地方也只是兩里多一點。

馬維珍到了營地，發現是建築在淸理出來的一片高地平台上，建築物分三部份，最北的部份有一間細小的房子，是她和父親居住的，另一間是給馮漢住，飯廳連着廚房，李勝就住在這兒。住宅區四周建有柵欄，在柵欄末端的一處是馬來人和水手住的，那兒有布屠倫和馬來二副住的地方。

中央圍起來的建築物，是馬松教授的工作室，這一部份教授不准許馬維珍去看，不過最後從船上搬運教授的一個大箱子進去時，馬維珍偷看了一眼，只見中央地區建有兩間四方的房子，小的一間顯然是她父親的實驗室，另一間長長的茅屋，分成很多間小房間，每間都有一張粗木製成的板床。到底這些床是給誰睡的？水手都已安排了住處，父親攪實驗是要淸靜的，爲什麼讓人睡在這兒？馬維珍感到大惑不解，可是目前她同父親之間的關係，已不再容許她去過問了。

當那一個大箱子抬進實驗室的圍牆去時，李勝站在馬維珍身邊，叫她注意那抬着大箱子的布屠倫，並悄悄地說：「布屠倫是大副，爲什麼他跟水手一塊兒幹呢？唉！」但馬維珍也說不出爲什麼會這樣。

她說：「阿勝伯，我怕是你不喜歡布屠倫吧，他會有什麼同你過不去嗎？」

「他？不，他不會害我的，我又老又窮。」他說着就回去幹他的事。

有兩個月，這個細小隱蔽的營地一片太平，沒有出過什麼事。

馬來人和印度分班輪流到「伊沙卡」號上去守衛，一部份則巡邏營地，而且還在營房南邊附近開墾了一小片地，種上東西。在島東的一個小灣裏發現產蠔區，從「伊沙卡」號派出一隻小艇，專門到那一帶捕魚。

在這些捕魚狩獵中，布屠倫經常都去參加，有好幾次給李勝發現，其他人在夜裏回來休息了，但布屠倫很晚才回到營地來。

馬松教授極少離開中央的內院，馬維珍亦極少有機會見到他，他的食物是由李勝通過一道機關小門，由那兒送進去給他，這道機關小門是那被馮漢稱爲「神秘院」的內院的圍牆一部份。所謂「神秘院」，是教授做實驗的地方，閑人是不准入內的。

馮漢雖然深得教授信任，加上他早年受過醫藥訓練，完全合適於當教授的助手，可是他也常常被拒諸門外，閒時他就陪馬維珍到原始森林去遠足，探索這個小島，經常發現有奇花異草。

有一天，他們倆在散步時停住脚步，對一隻羽毛斑燦的熱帶鳥讚嘆，馬維珍道：「大自然是多麼奇妙啊，人類最偉大的成就比起大自然的創造，也是極爲微不足道。」

馮漢答道：「不過，總有一天人類能發現大自然的奧秘，那首先成功的人就是多麼輝煌，你想像得出一個人一生的工作，就以你父親作例子吧，會有多麼光輝的成就嗎？」他說得很認眞。」

馬維珍聽了，仔細地望着馮漢，答道：「馮漢博士，由於驕傲，令我一直不想過問我不應該知道的事，我父親多年來都在對解決生命奧秘這問題感到興趣，至於他是否成功，那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認爲他要攪的實驗，是絕對秘密的，至少目前的工作，就不見容於文明社會，也是政府所不允許的，對吧？」

馮漢想說服她，可是不敢正面回答她的問題，於是他說：「馬小姐，我回答不上你這問題，因爲你父親曾嚴厲吩咐過，『神秘院』裏的事情絕不准對外人談及的，別忘了我只是你父親的一個僱員，我須對他忠心，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正因我對某些事並不同意，才有空跟你在一起玩嘛。」

馬維珍迅速瞄了他一眼，她對他最後那句話不甚了解，但這使她不敢再追問他。過去她認爲馮漢是個好朋友，也不想改變這種關係，但他的話已把一種新想法的種子播進了她的心中。

當馮漢回到「神秘院」，他將這次談話詳細告訴馬松教授，馬松教授靜靜地聽他說，等他講完之後，才再三吩咐他，千萬不要把內院裏面的任何事情告訴他的女兒。

他說：「她只是個小女孩，不會瞭解我們所幹的這工作的重要性的。她只會看到這事立即見效的道德反應，却不能看出我們這研究在未來改變人類的重要意義，當我們發表能成功用化學合成一種人類的可能性時，世界的未來將有了保證。

「例如第一號吧。」馮漢提出。

馬松教授銳利地瞪了他一眼，他辛酸地說：「我承認第一號不理想，很不穩定，但却留下了不少希望，而第二號已顯示出一種在某方面的顯著進展，我相信明天進行第三號的實驗，定能堵住你的冷嘲熱諷。」

「教授請原諒我，」馮漢趕忙說：「我並沒有看不起你奇妙的發現，但無可懷疑，第一號樣子實在太不美了，這話我們可以談，但不足爲外人道。」

馬松教授算是接受了他的道歉，回過身去較準一個放在巨大得像棺材形狀的大缸旁的鐘。

這時馮漢沒有話說了，他心裏在捉摸幾個月來他一直想同他的僱主談談的話題，但總沒有機會把問題提出來，看來以後也不會有機會的，於是，他想乾脆地把問題攤開來算了。

他說：「教授，你的女兒並不快樂，我也覺得四周都是一些半野蠻的人，她並不絕對安全。」

教授從大缸處抬起了頭來，問道：「啊？」

「我希望用更親密的關係會增加她的幸福與安全，希望你准許我娶她爲妻。」

馮漢的話並沒有說明他對那馬維珍的態度，更沒有表白他愛上了她，她很美，而且很聰明，這是無可否認的，任何男子都會對她傾倒。可是馮漢並不是個可信賴的丈夫，多年來他在世界到處跑碼頭，尋刺激，愛冒險，他何以會拋棄了海軍的高職離開美國，七年都不敢踏入美國國土，這就是一個疑問了。

李勝送飯進來給馬松教授，他在那機關門旁，聽到了這番談話，這不能怪他偷聽的。

教授在回答前望了馮漢好一陣，馮漢在他的目光中看到一種突然的奇怪的光采，這使他很不舒服，甚至感到毛骨悚然，至於是害怕還是恐怖，馮漢實在說不出那種滋味來。

跟着馬教授站了起來，他走到馮漢身邊，臉只離那年輕人幾寸，用一種古怪而緊張的話調說：「博士，你瘋了。你不知道你要求的是什麼，維珍不是嫁給你這樣的人的，你說實話，告訴我，她根本不知你對她的意向，她根本不會接受你的愛的。」他粗魯地抓住馮漢的雙肩，用閃閃發光的眼睛，令人心寒地盯着對方。

馮漢悄悄地回答：「教授，我從來沒有向她談過愛，也不知道她對我是否有感情，我也不明白你何以反對我，我出身一個非常古老的貴族家庭。」

教授聽他這麼說，他透過一口氣：「如果只是這樣，那我很高興，因爲她是絕不能嫁你的，她必須嫁給一個完美的人，目前世界上還不存在，我將爲她帶來一個理想的伴侶，不用多久，幾週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夢寐以求的人了。」

馮漢嚇壞了，他並不是個多愁善解的人，爲了金錢和遺產，他可以討這姑娘，但想到她會同一個像第一號那類怪物結合，他驚叫一聲：「天啊！那太恐怖啦！」他說完便跑出去。

李勝過了一會，才把飯菜送來給馬教授，他無意中把這一切全都聽到了。

兩週後一天，馮漢和馬松在「神秘院」裏忙着工作，目前實驗的發展令人煩擾，最近一個令他們吃驚的發現，是合成過程簡化了，這使科學家的美夢能更早實現，不過馮漢對這奇蹟般的收穫却有不同觀感，自此後，他白天活動腰間也掛着手槍，連夜裏睡覺也槍不離身。

李勝在煮好了午飯後，拿了魚餌和釣竿悄悄地穿過森林到海灘去，他敏銳的眼睛和耳朵，對任何一樣不同尋常的活動都提高警覺，正因此，他發現沙灘上有兩個人，而他們却沒有看見他，這兩個人，一個是布屠倫，一個是那高大的馬來人，李勝是見過這馬來人兩次的，頭一次是指揮海盜船，第二次是假扮行商上「伊沙卡」號，却根本沒帶貨物。這兩個人就蹲坐在森林邊緣，離李勝要走下海灘的地點只有很短一段距離，李勝兀着脚溜到樹叢下，離他們不到三碼，儘管他們低聲交談，李勝却沒聽漏一個字。

那高大的馬來人在說：「我告訴你，布屠倫，那是相當安全的，你自己就講過誰也不知道這幾個白人到這兒來，把他們幹掉是不會有人追究的，只要你把那姑娘帶來給我，我會重重的賞賜你，如果你懷疑誰不忠心，一刀就把他幹掉。」

「哦，穆達王爺，我担心的不是那些白人，」布屠倫道，「但我怎麽知道把那姑娘帶到你那兒之後，會不會也把我幹掉？我爲你効忠，會引起很多人眼紅的。」

穆達王爺完全明白布屠倫用外交辭令所表達的恐懼，實際上，懷疑他是否靠得住，這並不會使他生氣，因爲這話並不是直接衝着他講的。但穆達並不知道布屠倫不只想將那姑娘佔爲己有，還想搶奪那大箱子呢；布屠倫深信沉重的箱子裏，一定有很多財寶。

這時那兩個人都站了起來，越過沙灘，向穆達乘坐來的獨木舟走去，他們走出了一段距離才再講話，李勝聽不出他們講些什麼了，甚至也猜不出他們交談的內容，不過，他聽到的已足够證實他長期以來的懷疑，那天他沒有再去釣魚，布屠倫和那土王站在沙灘上交談，李勝不敢再往前走，怕他們會懷疑他聽到他們的話，他靜悄悄地躲在那兒，一直等穆達走掉，布屠倫回到營地，他才從躲藏地方走出來。

×　×　×

馬松教授和馮漢站在排列成兩行，安置在實驗室中央每行六個大缸旁，教授這幾天比過去易於交談了。

馮漢問：「這第一批的爲什麼這樣不完整？你是不能把他們帶進文明社會去的，也不能把他們留在這荒島，你打算怎樣處理他們？」

教授對這問題考慮了一會，最後才說：「我對這事考慮得不多，他們只不過是我偉大的工作中的一些意外，他們變成現在這樣是不能運走的，但沒有他們，我是永遠不可能達到我的成功的。」他拍了拍他身邊的那個大缸的玻璃罩子：「而這個也只是開始罷了，現在不會出錯的了，雖然我懷疑怎麽會有如此迅速的發展，像這一個實在是令人也吃了一驚。」他伸出瘦長的手，摸着那標着「十三號」的棺材形大缸的玻璃罩。

「教授，可是其他那十二個又該怎麽處理呢？我們也得作出一個決定，」馮漢堅持道：「他們早已開始惹麻煩了，昨天五號想要一些我給七號的大蕉，我設法說服他，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根本不聽，竟衝去從七號那兒搶，結果他們打了起來，就像兩隻孟加拉老虎一樣，最後我用鞭子把他們分開，現在這院子裏充塞了十二個肌肉豐滿力大無窮而沒有一點理智的暴徒。」

教授答道：「他們既然已變成了那樣

，我將用力帮助他們，等我們走後，由他們自生自滅了。」

「你給予他們的生命，你也可以取回啊！」馮漢低聲說。

馬松敎授聳聳肩頭，立即浮現起那三天毁屍滅迹的記憶，這花了好多個月才淡忘掉的恐怖，在精神上給他的壓力曾使他差點變成精神分裂，有好幾次，他眞怕自己變得瘋了！

「不行！不行！」他想了想大叫起來：「那將是謀殺，他們是……」

「他們是一些東西罷了，」馮漢打斷他的話，「他們並不是人，他們甚至不是野獸，他們是些可怖的、沒有靈魂的生物。你沒有權利允許他們留下來，除了我們再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也不必讓人知道他們死掉，這是事在必行的，他們不只會對我們造成威脅，更重要的，是會危及到你的女兒。」

敎授這時的眼中露出了一種狡獪的目光。

「我明白，所有這些生命都必須死掉，甚至這個最完善的，也得消滅，因爲他不是人嘛，這樣你就可以把你的情敵消滅了，不行！我絕不會妥協的，也絕不會改變原定的計劃，這個十三號，將是我的女婿！」

敎授激動地兀起脚尖，高舉拳頭，他在講完最後一句話時，拳頭重重地打在缸罩上。

馮漢是個勇敢的人，但面對這發狂的老人，也不由得向後倒退，因爲爭下去也沒有用，他轉身走出實驗室。

那天夜裏，李勝很晚還沒睡，事實上下午他沒有釣魚，但入黑才回到營地，遲開晚餐，他也不作任何解釋。晚飯後維珍找他，他又不知那兒去了。

直到午夜，全營都一片靜寂，李勝才溜了回來，鬼鬼祟祟地十分神秘，在沒有月色的黑暗中，他偷偷打開「神秘院」的機關門。

李勝是怎樣把門弄開溜進去的？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過了一會，他從實驗室中傳出一聲打碎玻璃的響聲，這中國人就溜了出來，重新把門鎖好，悄悄回到附近他的房間去。其實他大可以不必這樣緊張，因爲實驗室的響聲，當時並沒有任何人聽到。

第二天早上，當馬松敎授和馮漢走進實驗室時，已差不多九點了，馬敎授才一跨入門，他就恐怖地舉起雙手哀叫起來，第十三號缸翻倒在地上，玻璃缸碎成千片，一團棕色的黏糊糊的東西倒在蓆子上，馬松敎授用雙手掩住面孔不忍再看，他叫起來：「天啊，全毁了啊，只要再過三天就……」

「看！」馮漢叫道，「那是什麽？」

「敎授鼓起勇氣，從手掌中抬起頭來，他看到房間遠處的角落，坐着一個英俊巨人，肉體上是完美極了，這生物用一種迷惘窘惑，無法理解的態度在望着四周，在他心中升起了一個大問號，馬松敎授走上前去，拉住他的手。

「來！」他說，帶着他走向實驗室外的另一間小房間去，那巨人馴良地跟着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房間四週轉來轉去，在他那俊美的面容上仍帶有莫名其妙的疑問。馮漢掉頭走出了內院。

× × ×

馬維珍感到無聊而又寂寞。

現在誰也不去理她，甚至年老的忠心的阿勝伯也自個溜去釣魚，她在後院的圍牆裏走來走去，感到悶極了，便跑到欄杆外去溜躂溜躂。這在過去只有馮漢陪着她，才准她到外邊散步的，馮漢和她父親曾一再叮囑她，叫她不要一個人外出。

她想：「那兒又會有什麽危險呢？我們都知道這小島除了我們並沒有人居住也沒有什麽猛獸出沒。再說現在巳沒有人關心我會變成怎樣了，除非……也許他會關心吧，但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不在乎他關心呢。」她想着想着，就越過營地後的空地，走進森林去。

當馮漢和馬松敎授在打翻十三號缸之前曾一起在實驗室裏討論如何處置那十二個合成人時，有一個形狀古怪可怖的生物從對面的住處溜了出來，他蹲在實驗室薄薄的門邊。聽到了裏邊的談話，他注意地聽了好一陣，當馮漢提出有必要消滅那些「沒有靈魂的可怖的東西」時，那醜陋的臉上混合着恐懼和憎恨的表情，他像一隻大猩猩似的轉身跑過內院，一直跑到最東邊的圍牆下。

在這兒他跳了好多次，想跳出欄柵，但沒有成功，他混身哆嗦，氣得咬牙切齒，在障碍物前跑來跑去，就像被關在獸籠裏的野獸一樣，生氣地來回走動。

最後他停下來，再次望着那擋住他逃走去路的欄柵，就像在量度從地面內欄頂梢的距離，跟着他目光望着茅屋頂，在他那可憐的畸型的腦子裏，慢慢產生出一個主意來了，他採取了行動。

生物走向茅屋，像一隻巨大的樹獺一樣爬上了屋頂，從屋頂他可以越過欄柵望見森林，森林也召喚他奔向自由，他不知道那是什麽，但那綠葉婆娑，使他覺得只要逃進去就會安全，可以避開那些謀害要取他性命的人。

他望望實驗室，記起那條每次實驗都鞭打他的鞭子，如果主子一不滿意，他就會捱一頓鞭打，一想到馮漢，他的不成形的眼珠就冒出仇恨的兇光。

他想從茅屋頂跨出去，但差點失去平衡從屋頂摔下來，他小心地退了回來，想找什麽工具逃走，他發現了架在屋頂的一些樹桿，於是抽出一根，把他搭在屋頂和柵頂之間，但他知道一根承担不起他的重量，又扯了好多根，並排搭起來，這樣就搭出了一條簡單的逃生之路了，過了一陣，他巳爬到屋頂，一根接一根把樹桿拉出欄柵扔掉，然後才滑下欄柵逃進森林裏。

馮漢一走進內院，他敏銳的眼睛立即就發現東邊茅屋的屋頂的變化，他迅速走到那低矮的建築物。

在那兒一格一格的房間裏，有很多畸形的怪人躺在木板上或睡在地上的蓆子上，當他一走進去，他們立即恐懼地望着他，右手垂着的長鞭然後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就像打聽這次該輪到誰遭殃了。

馮漢用目光掃視了一番那羣醜陋的怪物，大聲喝問：「一號那兒去了？」他指指一個額頭闊大看來比較聰明的合成人，

那人只在搖搖頭。

馮漢跑去四週尋找，但看不到那逃走了的怪人的踪迹，他趕快回到實驗室去。

「敎授，一號逃進森林去了！」

馬松敎授訝異地抬起頭來，但他還來不及回答，巳聽見一個女人恐怖的慘叫聲，使他們跳了起來。

馮漢首先跑進後院的居住區，敎授跟着也來了，他們兩個臉色蒼白，立即明白發生了什麽事，住所裏空無一人，連李勝也不在。他們兩個也不再多說，立即跳出閘，向傳來那一聲慘叫的森林奔去。

× × ×

馬維珍獨自在森林裏蹓躂，不知不覺離營地相當遠了，當她察覺時才慢慢回過頭來往營地走。這天天氣悶熱，即使是在森林樹影下，也熱浪迫人。她低着頭看路，心中在悲傷地考慮着父親情緒的突變。

可能是十分集中精神在沉思，以致她根本沒有聽到另一個人在向她走來，當她一發覺她並不是自己一個人在走時，她抬起頭來一看，前邊巳被一個非常嚇人的怪物擋住去路。

這突然的震驚使她發出一聲不自主的慘叫，誰會想到，那怪物向她衝來，樣子醜惡極了。一堆爛肉，像座山一樣，擋住她的去路，也穿着一身骯髒的白棉布睡衣，他的臉孔是如活屍一樣的，白頭髮、紅眼睛，活像殭屍。

一號的容貌實在醜惡，一隻眼睛比另一隻眼睛大兩倍，而且高低相差一寸，鼻子是生在畸型歪扭嘴上的一個透氣的灶洞，沒有下巴，他細小沒有前額的頭，在那堆肉山上，就像一個放在山上的炮彈似的。一隻手臂起碼比另一隻手臂至少長十二寸，脚也是一長一短走起路來一拐一拐。

這生物惶恐地逃出欄柵後，一路担心害怕，當他一看眼前這樣的生物時，目光爲之一亮，一號從未見過女人，但眼前的美人使他那沒有靈魂的心深處掀起漣漪，一種慾望使他想佔有她，她確實非常美麗。一號希望能佔爲己有，當然這並不困難，她是那麽脆弱，用那巨大有力的手臂一下就可以攔腰把她抱起，把她帶進森林深處去，從此可以遠離那手拿皮鞭的人和那個皺着眉頭冷漠無情的老頭，那老頭不停地稱他量他，他那古怪的閃閃目光，比那揮動的鞭子更令人喪胆。

當一號撲向前去時他的長臂即伸向那姑娘，維珍想再次喊叫，却叫不出聲，她拔脚就逃，但內心的恐怖使她四肢無力，變得癱瘓麻痹，於是她更加孤立無援了。

那怪物現在巳追近來了，他張開大口，醜陋的樣子大概是一種笑容吧，幾秒鐘後，他的大手就把她抓住，但突然背後的樹叢響起來，中國老人從樹叢中一躍而出，他手裏拿着的釣竹，用力地抽了那怪物一下，怪物停下脚步。

但李勝不是怪物的對手，這搏鬥是短暫而恐怖的，李勝用勁握住怪物的咽喉，但他畢竟巳經上了年紀，在那巨無霸面前，他是像一根葦草一樣。怪物一手抱住維珍，另一隻手將李勝的雙手扯開，將李勝一下舉起來，扔到一樹的樹脚下，李勝的頭流出血來，倒在樹下不動了。怪物再次抱起馬維珍，從海灘和營地間的小道旁鑽進到密密痲痲的樹林去。

× × ×

當馬松敎授和馮漢匆匆忙忙從實驗室走向住宅區時，竟忘了把門鎖上。這「神秘院」自建成以來，還是第一次大開門戶呢。

敎授當時正在量度着這新實驗製出的合成人的頭顱，他還敎那年輕的巨人語言。但他們一走，這個年輕的巨人就自己一個人留在房間裏了。他還沒有離開過四面是牆壁的房間，敎授把他收藏在這房間裏，不讓他跟那十二個早期實驗的可怕結果混在一起。這時這年輕人出於一種天生的好奇，穿過敎授和拿鞭的人突然走出門口，他發現外邊是一座欄柵，欄柵外可以看到青翠的樹頂，在柔和的微風中搖幌。他的鼻子聞到了新鮮的泥土和植物的氣息，這是他第一次聞到大自然清新的空氣，感到舒暢，不由得揚起了眉毛。

他伸直巨大的身軀，把肺葉張得滿滿地，吸進自由甜蜜的空氣，他開始不喜歡被關在狹窄的囚房中了。

他那純潔無瑕的心，對這些新印象充滿了奇妙的感覺，每一種感受都向他的腦子輸送新的領會，他渴望領悟更多。

而閘門外將是更遼闊的世界，他不由自主地步出閘門，走進欄柵外和森林之間的空地去。

啊！這兒是一個更美麗的世界！青色的樹葉在向他點頭，召喚他走進森林去，森林伸出百萬隻手來擁抱他。現在他前後左右，全是鮮艷的色彩，使他驚異得倒抽了一口氣。

斑燦的鳥兒在花叢中飛起，他還以爲花和鳥都是一樣的呢，他伸手摘下了一朶綻開的鮮花，柔情地握在手中，還担心它會不會從手中飛走。他一直向前慢慢走，不想錯過每一處美麗動人的景色。突然，這靜寂的美景被一個怪物從樹叢衝出來破壞了。十三號站在林中的一片小小的開闊地上，回過頭來，愕然地看到了一號。多麽可怕的怪物啊！但那在他手中掙扎的另一個生物又多美啊！

那個被抱住的是不同的，非常不同，是柔弱而美麗，皮膚很白。他想這一切是甚麽意思呢？對於他來說，一切都是古怪陌生而新鮮的，可是當他接觸到那可愛的生物望着他的目光，看見她向他伸出雙臂，雖然他聽不懂她講的話，但也明白她是很悲苦的。他明白那醜陋的東西抱着她是造成她痛苦的原因。

馬維珍這時巳嚇得神智不清了，突然見着一個穿着粗布白衣衫的人，擋在她和那不成人形的怪物前邊，一見有人，她回復了希望，也講得出話來了，她向他伸出雙手求救，叫他救她。雖然他沒有作聲，但她認爲他明白了她的話，因爲他在她還未再叫之前巳一躍而起向他們跳過來了。

一號還像以前對付李勝那樣，一手摟住馬維珍，一手攻擊新的進犯者，但他這次遇到的對手跟上一次完全不同。十三號根本不懂得打架，但一號的經驗也只是稍多一點而巳，只是十三號有着天生的智能和鋼鐵一樣的肌肉，他比一號強得多。

一打起來，一號就發覺單手作戰大大吃虧，力不從心了，對方的手指很快就握

住了他的咽喉，他拚命想撲對方的臉，但窒息使他不能不把馬維珍放掉。

馬維珍倒在地上，軟弱得站不起來逃走，她受到的精神震驚還未恢復過來，只瞪着恐怖的眼睛，看着那兩個在她身邊搏鬥。她看出那救她的這個年輕而且有力，渾身的肌肉像紫銅般顏色，可以說是男性最出色的標本，令她詫異的是他大力無窮，對方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他們兩個互相撕扯，毆打，打得像瘋子似的，在地上滾來滾去，在如茵的綠草上打滾，森林裏除了他們沉重的呼吸聲和一號發出像野獸般的叫聲外，甚麽也聽不到，他們打了幾分鐘，十三號終於一手握住了一號的咽喉。

一號已被揑得透不過氣來，十三號將他從地上提起來，用力把他向後推到一棵大樹，一次又一次將一號的頭撞向堅硬的樹幹，一直將對方撞到不能動彈，才將他扔開，再也不看一眼，轉身向姑娘走去。

他心裏感到窘惑，現在他打贏了，他該怎樣對待她呢？他只不過是個有着成人身軀和腦袋的一個大小孩罷了。所以他採取的行動也像個孩子的行動，仿照剛才那怪物那樣去做，那怪物抱着這可愛的生物，這準是他該做的，於是他走上前，輕輕用雙臂將馬維珍抱了起來。

她想告訴他，經過一段休息，她可以自己走路了，但很快就看得出他聽不懂她的話，他臉上露出窘惑的表情，沒有將她放下。他不知所措地站了一會，然後慢慢穿過森林，他走的方向剛巧是向着營地，這使姑娘放心不少，倒樂得由這英俊的青年抱着走。

過了一陣，她鼓起勇氣抬頭望望他，她被他俊美的模樣吸引住了，她覺得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英俊和富有男性魅力的容貌，也沒見過這樣高貴軒昂的男人。

也許連她父親也不知道他的到來。他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美國人，因爲他聽不懂她講的話，他是誰？他到這小島來幹甚麽？

在她望着他的面孔入迷時，他突然把目光望向她，她趕快把臉轉開，連耳根也漲紅了。那男子只僅僅意識到，抱着她優美動人的軀體，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感受。他現在一直望着她的臉，一種新的情緒充塞着他的心胸，他還不理解這是一種甚麽情緒，不過反正十分好受，他感到很愉快，這全由於這漂亮的生命被他抱在懷裏。

慘叫聲令馬松教授和馮漢大吃一驚，沿着聲音傳來的方向，奔向小島的東岸，半路上他們碰到頭暈目眩、流着血的李勝，這中國老頭剛開始清醒過來。

「天啊！李勝，出了甚麽事？」馮漢大叫起來：「馬小姐在哪兒？」

李勝呻吟着設法站起來說：「大暴徒，他把珍姐抓走了，他還想殺死我，我的頭撞在樹幹上失去了知覺，以後就不知道了，全都跑掉了，不見了。」

「他把她帶走了，走哪方向？」馮漢急忙問。李勝急忙向四週的森林觀察，一會兒，他叫道：「看，快，脚印！」他跳起來，像喝醉了似地左右搖幌地沿着怪物踩出的踪跡追去。

馮漢和馬松教授緊跟在李勝後邊，馮漢想到各種可能性，他把手槍拔出來，握緊了鞭子，希望那怪物在他們趕到之前不會傷害馬維珍。

馬松教授發現女兒失踪後，直到這時，一直沉默不言，但他的臉色蒼白陰沉，由於受到很大精神的震動，像瘋狂似地瞪大雙眼。

那怪物的踪跡令人感到迷惑，走不到十來步，他就突然向旁一拐，說不出爲甚麽改變方向，只走上幾步，他就向新的方向走去！這樣拐來拐去，一直通向島南端。走在前邊的李勝，突然發出一聲吃驚的尖叫。

「快！快來看！」他興奮地叫起來：「那大怪物死了，早就死啦！」

馮漢上前去，走到李勝彎腰看着的一號屍體旁，一點不錯，那大怪物一動不動，即使死了，他那副醜相也跟活着時一樣難看，臉已變黑了，舌頭伸了出來，皮膚上是被打得一塊塊的瘀痕，在樹幹上撞得腦漿四濺。

馬教授走上來，長嘆一聲：「啊，可憐的一號！眞沒想到你會這樣死於非命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

馮漢望了教授一眼，他那鐵青的臉也顯出一分同情來，令人感動的是他的僱主終於認識到自己工作出了毛病大受震驚，從而知道自己承認對女兒是有愛和責任的，他以爲教授最後那兩聲「我的孩子」的嘆息是指對不起馬維珍，可是他却大錯特錯了。

馬松教授接着說：「雖然還有十二個，但你是我第一個兒子，是我心愛的孩子啊！」

這話使馮漢心胆俱裂，他叫起來：「教授！你瘋了嗎？你怎麽竟叫這東西作『孩子』，還爲他哀慟，竟想也不想自己女兒的命運？」

馬松教授傷心地抬起頭來，冷冷地說：「馮漢博士，你是不能理解的，以後不准你罵我勞動的成果爲『東西』！」

馮漢滿臉怒容，轉過身背對着教授，他心中對教授還剩下的一點忠心和尊敬，從此都完了。

李勝在旁觀察，他努力找尋證據，研究一號死亡的原因，同時並想找出馬維珍失踪的方向。

「李勝，是什麽能把大暴徒打死？你有什麽看法？」馮漢問。

李勝搖了搖頭，回答道：「我一時說不出來，從各種跡象看來，這是一場大搏鬥！」他指着四周壓碎的樹叢和花草，顯然是在地上滾來滾去造成的。

「朝這邊走！」李勝叫了一聲，又開始走進叢林去，但這次是折向西北方向，是朝着營地走的。

三個人默默無言沿着這條新路綫追趕，一路在考慮是什麽把一號打死的。毫無疑問，能把一號打死，那一定得具有超人的力量，那會是什麽東西？不可能是馬來人或印度水手，他們絕對沒有這麽大的力氣，這島上再沒有生物或人類能打得贏像一號這樣的怪物的。馮漢突然想到一個可怕的念頭，這可能嗎？似乎沒有別的解釋，馬維珍一定是從一個怪物的手落進另一個可怕的怪物手中了。

他們出乎意料竟追上了那兩個人，馮漢一見，立即大喝十三號，他舉起長鞭。十三號聽到叫聲回過身來，感覺出一種新的危險正迫近來，並會危及他懷抱中的人，於是他把她輕輕地放在身後的地上，向撲上來的馮漢迎過去。

十三號看見馮漢狂奔而來，他聽不懂馮漢的話，馮漢在罵着：「滾開，你這畸型的畜牲！如果你傷害了馬小姐，我就一槍打死你！」

十三號把馮漢的行動理解是針對他要保護的姑娘，而不是針對他的，所以他走上前想擋住馮漢，並不想傷害他，因爲他已認出馮漢是他最初有知覺後，最先問候他的兩個人當中的一個，馮漢當時心情太緊張，誤解了對方的動機，舉起長鞭，同時用手槍瞄準了他寬闊的胸膛。

但他還來不及扣機關槍，已被十三號一拳把他打得飛起來，倒在林邊腐爛的植物上，鋼鐵般的五個指頭已搯住了他的脖子，他的手槍無目標地向天空放了一槍，同時已被十三號一手奪去，扔到遠處的樹叢裏去了。

十三號根本不知道手槍的危險，但那砰一聲巨響使他嚇了一跳，而那一鞭，使他體驗到鞭子乃是一種折磨人的工具，他一手把它奪了過來。

馬維珍恐怖地看着救她的人快要把馮漢搯死了，她叫了一聲跳起來向他們跑去，就在這時，她父親正跟着李勝從樹叢跑了出來。

她走上前去將手放在巨人的手腕上，設法扳開他搯在馮漢咽喉的手指，同時一邊用話語一邊用眼色向他請求，請他放過馮漢。

十三號並沒有理解那些話，但却明白了姑娘的意見，他放開馮漢，讓他站起來。馮漢一站起來，立即拔出另一柄手槍，指着十三號，正當他想扣動機槍時，馬維珍跳到他們之間，用力推開槍管，子彈又射向一邊去了。

馬松教授發狂地直衝過來，一手把馮漢推開，他大聲罵道：「蠢才！你在幹什麽？要殺……」跟着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女兒在場，有必要不讓她知道這年輕的巨人是從哪兒來的，他立即改口用比較平靜的聲音說下去：「馮漢博士，我對你感到驚訝，你必定是失去了自制，竟這樣去攻擊一個到我們島上的陌生人，你應先弄清他是友是敵才可進攻啊！好，你陪伴我女兒回營地去吧，我先向這位年輕的陌生人陪禮道歉！」

當他看出馬維珍和馮漢還在躊躇着不肯走，他就用一種專橫的語氣重複他的命令，還加上一句：「快走，現在就走，照我吩咐去辦！」

這一陣，使馮漢有機會控制自己，立即明白了他的僱主的意思，不過他有另一種動機，他認爲有必要不把眞相告訴姑娘，他挽住她的手臂，溫柔地帶她離開現場。李勝也聽從馬松教授的吩咐，跟隨他們回營去了。

在十三號短短的生涯中，他知道馬松教授具有無尙的權威，所以當其他人帶走了他最心愛的姑娘時，教授用手拉住他的手腕，他也就留在教授身邊。教授把那年輕人收藏在森林，一直到天黑之後，不會被人看到，才把他帶回實驗室去。

在他們返回營地的路上，馬維珍對馮漢說了很多那年輕人如何從怪物的手中救出的情形，馮漢暗暗吃驚，他害怕她對這個十三號太感興趣，反而對自己的計劃大爲不利。

馮漢現在已經不再忠心於馬松教授了，他知道馬松教授是不信任他的，所以他從另一個方面入手，千方百計要贏取馬維珍的歡心，如果一旦馬松教授在返回文明社會之前死掉，財產必然由馬維珍繼承，如果他娶到馬維珍的話，偌大的家財就自然落到他的手中。

馮漢感到必須使馬維珍意識到她目前處境的危險，從而使她不再依賴父親而轉向他尋求保護。他認爲必要將她父親所作的實驗的性質向她揭露出來。馬維珍提出的問題正符合了他的需要。

一會她問：「那個森林裏抓走我和幾乎殺害阿勝伯的怪物是打哪兒來的？」

馮漢沉默了好一陣子，考慮如何回答，然後悽苦地說：「馬小姐，我不能告訴你，我實在厭惡作一個服從你父親的人，其實我是很想把那些跟你有切身利害的事情講給你聽的，不過我覺得經過今天的恐怖事件後，是不應再瞞着你了，今天你還能生還，實在是件奇蹟。」

馬維珍道：「馮漢博士，我想像不出你在指的是什麽，不過，如果你要解釋，你就要出賣我父親對你的信任，那我請你還是保持沉默好了！」

「你不明白，」馮漢打斷了她的話：「你猜不出我在這島上所見到的怕可的事，也猜不出將會發生的事是更糟的，你能想到你會遇到寧可尋死而不願面對的未來嗎？維珍，我一直對你父親忠心耿耿，可是你眞的看不出，你的幸福對於我來說，比我對你父親忠心更重要嗎？你的幸福對我的生命更重要的。你問我那怪物從何而來，我告訴你吧，它是你父親爲了解決生命奧秘的瘋狂慾望而創造出來的十多個相似怪物之一，他已解開了生命的奧秘，不過，天啊，他們只是一些畸型的，沒有靈魂的醜惡的怪物！」

馬維珍聽了大吃一驚，她望着他，用一種低沉的聲音問道：「你……你是說，我父親創造出這些怪物？這島上還有別的怪物存在？」

馮漢答道：「就在你住的地方隔一道圍牆，那兒有十二個怪物，我也說不清他們哪個更可怕，他們都鬼形怪狀，沒有靈魂，也可以說差不多是沒有腦子的。」

「天啊！」馬維珍喃喃地說，她用手掩住了自己的面孔：「他瘋了，他眞是瘋了。」

「我確信他是瘋狂的，」馮漢道，「但這不是最糟的呢。」

「然則還有更糟的？」馬維珍叫起來：「難道你剛才講的還不够瘋嗎？你怎麽能讓這事發生？」

「維珍，確實還有更可怕的事，我講都怕講出來，但我必須告訴你，如果我瞞着你，那我就比你父親更對不起你，至少我的腦子還沒有瘋狂，維珍，你還記得那森林裏把你抓走的怪物的可怖模樣嗎？」

「記得！」馬維珍打了個寒顫。

馮漢溫柔地扶住她，就像保護她似的低聲說。「維珍，你父親打算把你嫁給一個他創造出來的怪物呢。」

馬維珍怒叫一聲，掙脫開來，叫道：「這不會是眞的！決不會是眞的！馮漢博士，你怎麽對我撒這麽一個殘忍而可怕的謊啊！」

「維珍，讓上帝來對我作審判吧，這是眞的，我當時向你父親提出求婚，要請他答應讓我娶你爲妻，他親口告訴我，要在十三號敎育完成後，把你嫁給他！」

「我寧可先死掉！」她叫起來。

「爲什麽不接納我的求婚？」馮漢打蛇隨棍上。

馬維珍抬起頭來，望了他好一陣，就像要從他的眼睛看透他的心靈一般。最後她回答道：「博士，讓我考慮一下，我也不知道自己對你的心意如何，我需要時間想想。」

「你想一想十三號，這便不難得到決定啊。」

她立即回答道：「我不能單單是爲了逃避惡運就嫁給你的，我並不那麽懦弱，不過你最好讓我好好考慮一下，我相信，目前便不致於有什麽危險。」

「誰敢担保？」馮漢答道：「你父親的腦子滿是古怪的念頭，誰知道他下一步又想出什麽歪主意來呢。」

馬維珍說道：「那我們要到哪裏去結婚？」

馮漢道：「那艘『伊沙卡』號可以將我們載回新加坡，等我們再回來時，你就是在我合法的保護下，得到安全了。」

「我得從各個角度來考慮清楚，」馬維珍傷心地說，「好朋友，現在晚安了。」她微微一笑，走進自己房裏去了。

在以後一個月裏，馬松敎授忙着對十三號進行敎育，他發現這年輕人的智慧遠遠比他希望的還要高超，所以進度甚快。

但馮漢在這期間他一直纏着馬維珍，要她趕快作出抉擇。但這馬維珍却發現自己並不愛他。

布屠倫這馬來人也滿懷希望，他一直在找尋機會謀奪那大箱子，同時也在看準時機企圖綁架馬維珍獻給穆達土王，但他却還未找到一種兩全其美，都能安全達到目的的辦法。

他發現了「神秘院」裏的那些怪物，就利用那些馬來人和印度人水手的無知與迷信，敎他們在分隔怪物居住區和「神秘院」之間的圍牆上挖了一個小洞，叫那些水手去看看院子裏那些不成人形的怪物。

水手們都認爲來時並沒有這些怪物，一定是超自然的力量造成的。但布屠倫就說這是敎授用魔力將人變成這樣，如果不把敎授清除，遲早每個人都會變成這樣。

水手們自然信以爲眞，布屠倫就密謀叛變，他指出白人死後，所有東西將歸他所有，但每一個水手將會獲得他慷慨地給予的報酬。

現在馮漢變成了布屠倫道路上的絆脚石了，布屠倫內心仍怯懦地害怕這個時刻都帶槍的美國人的。

馮漢曾多次向馬維珍展開追求，最後他對使用和平的求婚方法來贏取馬維珍的歡心已經感到絕望，他決定找馬松敎授攤開來談，以便迫使他承諾這項婚事。

馬松敎授已敎導十三號完全掌握了英語，而且學會了社會的禮儀和態度，這時他是不准馮漢走進十三號的房間的。

但馮漢終於找到機會，協助敎授敎育十三號了，他也花了相當多時間敎十三號英語和社會知識。

有一天，馬松敎授對馮漢說：「博士，十三號的進展神速，只需要再過一兩天，我就可以把他介紹給維珍了，不過我們必須十分小心，不能讓她知道十三號的來源，等他們之間有了牢固的關係時再說穿也不遲。」

「假如他們之間建立不起關係呢？」馮漢問。

「我希望他們會自願地結合，如果不自願，那他們將會被我運用的權威命令他們結合，要知道他們從肉體到靈魂都是屬於我的。」

「爲什麽不先回文明社會才結婚？」

馬松敎授答道：「爲什麽？我在這兒可以作主讓他們成親，我肯定我會辦得到的。」

馬松敎授這種決心，使馮漢決定立即採取行動。在他們談話後不久，馬松就離開實驗室，馮漢抓住這個機會進行他的活動。

十三號正坐在窗口附近，忙着練寫英文，馮漢走到他身邊，從後邊望着他寫字，一邊聲氣祥和地說：「杰克，你幹得很不錯啊。」杰克是馬松敎授給十三號起的名字，讓這沒有名字的人更像人，以便將來可以被社會接納。

十三號抬起頭來微笑着回答：「是啊，馬松敎授說，過一兩天我就可以住進他的房子去，再次可以見到他的漂亮的女兒了，要能跟她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每日都見着她，同桌吃飯，屆時我們一起在初會的花木之間散步那實在太好了。只是我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起我，也不知道她高不高興見我，她會像我這麽思念她嗎？」

馮漢傷心地說：「杰克，我怕有件事要使你大大失望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令我也深感悲傷，但看來只有如實告訴你才是公道的，也不知道敎授是不是知道還是忘了，他女兒知道了你的來源後，根本不高興再見你呢。」他說來像眞的一般。

十三號愕然地抬起頭來，眼中充滿驚異和疑問。

馮漢說：「你跟別人不一樣，你只是一次實驗的意外產物，你没有靈魂，而靈魂是使人高出於野獸的標誌，可憐的孩子，杰克啊！你並不是人類，你甚至並非是野獸，這個世界，也就是馬小姐生活的世界，她是會把你當作一個可怕的厭物，比最低等的生物還不如的怪胎。你看！」他指着窗外那羣在「神秘院」裏毫無目的地遊來逛去的怪物：「你跟他們是同一來源的，你跟他們不同的地方，只是你長有一副好看的容貌，你的腦袋也比他們發達得多，在這世界上没有他們容身之地，也没有你容身之地的，我對此事深感遺憾，而且由我來告訴你，是很爲難的事，不過，讓你早知道總比到時從馬小姐口中聽到好受些。」

（未完・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霸王過關

馮嘉・文　可飛・圖

突來風暴　被困山洞

「我不知道，」那人搖着頭，顯然對這件事情亦不怎樣關心，「我……我們……祇是差一點……差一點……」然後他就死去了。

有些人爲了這一點點錢就不惜賣命，而且連死掉也認爲不足惜了。

毛小雪捨棄了他，回到卡拉豪斯的身邊。那部車子仍然在燃燒着，有部車子經過，看見這情形，慢了一慢，又加速走了。也許是不願意管閒事，亦可能是因爲他們看見已經有人在這裏，也不需要他們來管了。

毛小雪拉着卡拉豪斯說：「我們快走吧！我們留在這裏是很危險的！」

卡拉豪斯指指他的上裝衣袋，那裏就是他的無綫聯絡器所放置的地方。而這隻無綫電聯絡器此時亦發出聲音來說道：「你們進入樹林，一直向北走吧，我會來接應的！」

那是連諾的聲音。

這倒是比較沿着路繼續走的好。於是毛小雪便扶着卡拉豪斯走進樹林之中，直向北方走去。這個時候，他們則是可以用無綫電與司馬洛他們聯絡了。他們一面走就一面告訴了司馬洛他們這邊的遭遇，司馬洛亦告訴了卡拉豪斯他們這邊的發展。

「我是不反對的，」卡拉豪斯說，「既然翁先生肯加入我們，那是最好了，這會使我們的戰鬥力大大增強！」

「但是現在你必須快點離開那裏！」司馬洛說，「那裏是危險的，雖然不是他們的人，但是車子在路邊，經過的車子都可以看到，消息會傳得很快，那時就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趕到這一區來了！」

「連諾會有辦法的，」卡拉豪斯說，「有他在，還有毛小姐在我並不担心。」

「唔——！」司馬洛說，「我們與你亦是距離太遠了，一時也趕不到來接你，我們還是一面走一面繼續保持聯絡吧！」

「很好。」卡拉豪斯說。

他與毛小雪一起，匆匆忙忙繼續深入樹林，依着連諾的指示深入樹林之中。連諾曾經受過軍訓，在各種地區作什麽行動最爲適當，都是有充份的知識的，因此他們知道連諾的指導是可以信賴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保護住卡拉豪斯脫離了那禿頭的人監視，向翁定國購買了一部「追熱火箭」，將禿頭的人派出來偵察他們的飛機射毀。那禿頭的人另派一批人去對付翁定國，另一派人是用重金三十萬重賞收買回來去偵察司馬洛等人，翁定國亦將那一批人全部炸死，然後和司馬洛、方亮、森旺會合。卡拉豪斯、毛小雪、連諾另走在一起，扮成父兄妹乘坐驟車，唱着嬉皮士歌調，像是到小村落賣藝的人，却被那禿頭的人用重賞派來的人攔截搜索，他們只是懷疑却未證實是卡拉豪斯，但連諾恐防有失，迫不及待向他們放槍殲殺……

同時，毛小雪的頭腦亦是很清醒，她說：「這前頭還有另一條公路，連諾很可能就是在那裏等我們！」

他們走了一陣之後，就看見連諾在前頭的山坡上出現了，向他們揮着手。連諾倒像是有神出鬼没的本領似的。

他現一現身又不見了，毛小雪和卡拉豪斯繼續向那邊走過去，再走了一段路之後，便看見有一部汽車通過樹林迎面而來。這就是由連諾駕駛的汽車，連諾現一現身，亦不過是避免讓他們看見車子而吃驚吧了。

他們登上了那部車，連諾又立即開動了。

果然那邊是另有一條公路的，連諾就是把車子駛到那另一條公路去。

「連諾，」卡拉豪斯問，「你怎會弄

到一部車子的?」

「哦,」連諾聳聳肩回答,「這是借回來的。」

「借來的車子是不大安全的,」毛小雪說道,「雖然我們也不會用得很久,不過——」

「我看,」連諾露出一個少有的微笑說,「這車子的車主是不會向什麼人告密的!」

「你!」卡拉豪斯忽然勃然地說,「殺了車子的主人?我不相信!」

「原來你是反對這種事情的嗎?」毛小雪問。

卡拉豪斯咬着下唇:「我不喜歡殺死無辜的人!」

「我知道,」連諾說,「我也沒有殺死他!」

他用姆指向後面指了一下。這時車子已經到了公路的平坦路面上,不再是跳動不休了,這時他們就可以聽到車子的後面傳來敲擊的聲音。這聲音是來自行李箱中的。

「他正在踢脚。」連諾說。

卡拉豪斯和毛小雪都忍不住笑起來了。顯然連諾是在匆忙之中搶了一部路過的車子,車子的主人他又不願殺掉,就祇好塞進行李箱中帶來了。

「現在我們祇是担心怎樣放他!」連諾說。

「唔,」卡拉豪斯說,「這個倒是有辦法的。不過我們一定要好好地給他報酬。我是不喜歡人家帮了我的忙而得不到報酬的,雖然這不是有意的帮忙。」

他們的車子繼續向前行駛,這條路上,一樣是有車子經過,亦可能有對方的人,或者有貪圖那筆獎金的人,不過他們是很難看得出來了,而那些人亦可能看不出他們,因爲他們都是經過了化粧的。

他們繼續與司馬洛聯絡,司馬洛從無綫電中指出他們應該走什麼路,那麼大家也許可以盡快會合到。

當他們這樣討論着的時候,毛小雪說:「那飛機,又來了!」

他們可以看到那架飛機正在遠遠的天邊經過。

這並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因爲那部給毛小雪炸掉了的車子正在焚燒,而焚燒起來是會吐出黑烟的,這黑烟一直升到天上,飛機在遠遠就可以看到,既然有烟,一定是特別的事情發生,因此飛機當然會飛過來看看是怎麼一回事的。

自然飛機比行人與汽車都方便得多,可以縱橫高低,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不過,因爲消息並不傳得那麼快,所以外人還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的,因此駕駛飛機那個人亦是不知道發了什麼。他祇知道有一部汽車正在燃燒着,也看到有一具屍體在那裏,除此之外就看不到什麼。於是他祇好把他所見到的據實用無綫電向那個秃頭的人報告。

「這不是尋常的事情!」那秃頭的人吼道,「你在附近看清楚一點,隨時報告,他們很可能就在附近!我叫人趕去!」

於是那架飛機在附近的空中繼續盤旋着,而那個秃頭的人在他那個指揮總部之中則凝神看着他那張桌子。他發覺他的運氣不大好,他手下的人分佈雖然一直都是依着邏輯的推算而變動位置,但是剛剛好這一次,最接近的一個小組,距離這個出事的地方也是相當遠,一時之間是不容易趕過去的。而且,他還要計算行事的人逃了多遠,以及逃向哪一個方向。

司馬洛的想法亦是跟他一樣的。司馬洛的聲音通過無綫電對卡拉豪斯說:「我看你們不論怎樣走也走得不太遠的,他們一定會集中趕到這個地區來!」

「媽的!」卡拉豪斯說,「假如這一下是把他們引開的計劃,那倒是很成功的,但是偏偏現在却是發生在我的身上,使他們向我圍過來了!」

「都是那架飛機!」毛小雪說,「本來,假如沒有這飛機的話,他們是很久都不會知道的!」

「是呀,」司馬洛說,「現在,這邊的森旺說,連諾是可以把這架可惡的飛機解決的。假如他們沒有了這飛機,那他們就是失去了一雙空中的眼睛了!」

「唔?」卡拉豪斯扭轉頭看着連諾,「你能夠這樣做嗎?」

「這個,」連諾無可不可地聳聳肩,瞥一眼天空,「我看可以試一試的。」

「但是,」毛小雪說,「這一次我們已經沒有火箭炮了。」

連諾則已經又扭軚把車子轉入樹林之中,當然是覷着路上前後都沒有車子經過,而飛機上的人亦不會看到他們的時候。他一面解釋說:「一架飛機是可以的,多一架就不大妙了。而且現在情形也不同,這架飛機,用不着我們去追,它自己會在這附近不斷盤旋的,因此我射中它的機會很高!」

這倒是一個很有道理的講法,而連諾亦很快就選定一個地方把車子停下來了。

他自己下車,帶着他那把精良的長槍爬到樹上去。毛小雪也响往地抬頭向上望着,卡拉豪斯對她微笑揮揮手,說:「你喜歡上去就上去好了,我在這裏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而且有你們在這樣近的地方,你們也可以保護我!」他也抬頭向上面望望,嘆一口氣:「我到底也是太老一點了,我也是想爬上去玩玩的,但是看來我是已經不適宜爬樹的了!」

毛小雪與連諾同樣矯捷地爬上樹去了!她爬的是另一棵樹。這是爲了這裏的樹林太密,站在地下是看不見空中發生什麼的。

連諾所爬的那棵樹比她所爬的這棵樹高。她看見連諾很純熟而技巧地在一隻樹椏上坐好了,然後拿着槍等待着。

人在地上是一個很小的目標,又是藏在許多棵樹中的一棵樹上,有樹枝樹葉掩護,給飛機上的人看到的機會是很微的。

那架飛機果然是不斷在這附近的上空盤旋着,顯然以那車子仍在向空中冒着的烟柱爲中心。

有兩次,飛機都在相當接近的地方經過,毛小雪認爲連諾是可以放槍的,由於已經進入了連諾那把槍的射程之內。連諾却沒有動。但連諾是懂得他自己正在做一些什麼的。

毛小雪祇是看着而不參加意見,一個人能够做這種工作而活得這樣久,那當然

是有他的把握的。

而後來,毛小雪也明白連諾是在等什麼。

那時飛機剛好差不多是正正朝着連諾這棵樹飛過來,而且是正在低飛。連諾就是在此時放槍。因爲飛機是正正朝着他飛來的時候,就由一個移動的目標而變成了是一個幾乎完全不動的目標了。

連諾一連開了四槍。

飛機上那二個人根本沒有機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並不是因爲發現了連諾在這邊而飛來的,他們祇是剛好以這個角度飛行。

槍彈穿過了飛機的窗子,亦進入兩個人的頭部。那兩個人還沒有機會向總部報告什麼就已經死去了。

毛小雪看着飛機忽然失去了控制,機頭向上一抬,冲天而起。她叫道:「幹得很好!」

她通過她的望遠鏡可以看到飛機的窗玻璃忽然一紅就像是給噴了一些紅色油漆似的,就知道飛機果然是已經給擊中了。

飛機好像要破什麼紀錄似的繼續向上爬。假如它是正正向上的話,那它可能是一直爬高到看不見的。但是那衝力到底使它的飛行路綫成爲弧形,因此它也等於在空中轉一個很大很大的圈,機頭漸漸由向上而轉爲向平,跟着又轉爲向下,最後就撞在一座小山崗上,「隆」的一聲化成一團火。

這「隆」的一聲倒是傳到了那個秃頭的人的揚聲器之中的,他連忙問道:「發生了什麼?飛鷹?發生了什麼?飛鷹!飛鷹!」

但是沒有回答。他瘋狂地跳來跳去,叫嚣着,似乎這樣就可以逼出一個回答來似的,但是沒有用!而他最接近那裏的一個小組亦看不到那裏發生了什麼,所以也無從向他報告。他亦不能再派飛機去看。不過他也猜得出幾分了。當然不是無綫電壞了,每一次懷疑是無綫電壞了都不是的。難道他們還是有火箭炮可用?

他在焦急的時候,似乎總是有同樣的表現的,就是用無綫電召喚徐姿,但是徐姿仍然沒有回覆。

他現在是一點也不鎮靜了。他繞着那張桌子走來走去,雖然他的手下仍然有幾個可用的小組,但是如何加以調配呢?對方顯然是兵分兩路,而卡拉豪斯祇可能是在其中一路而已。但是是在那一路呢?這就使他煞費思量了。他不能够賭博性地斷定是哪一路而去全力撲擊。事實上他的撲擊也是到現在都仍沒有什麼成績的,對方一路出現,另一路又不知何處去了。

現在他還沒有了飛機,亦差不多等於是削減了一半實力了。這件事情對他是愈來愈難了。假如給卡拉豪斯安全地逃回目的地,他這個主持的人可能亦不得了。這就是爲什麼他要秘密着自己的身份。

他靜靜地站在那裏凝視着那地圖,現在覺得叫人把那兩架飛機炸掉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了。假如祇是把飛機守住,那豈不是現在還有飛機可用?

× × ×

這邊,連諾又已開着那部車子在馳行着。

那個給塞在車尾行李箱中的可憐人還是在踢着脚,表示哀求,他當然是很害怕。他也許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亦可能他是知道有卡拉豪斯這件事而無意插手的。但總之他現在是爲自己的性命而危了,因爲他想不出在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個人對他做了這樣一件事情之後還有什麼理由會讓他活下去的。

但是他却大出意外了。後來,車子停下來,連諾打開行李箱的蓋子,對他微笑:「現在你可以出來了!」

「呃——」那人吶吶着說,「不要殺我!」

「我不是要殺你!」連諾說,「我不過是要跟你談一談吧。我很感激你!」他把沒有拿着槍的那一隻手擺動了一下,讓那人可以看到那隻手上原來是拿着了一叠鈔票,連諾說:「這是你的,賠償你的損失!」

「這——不必了!」那人說。

「我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連諾一面替他解開身上的繩子。

那人祇是發呆地看着他。

連諾把他從車上扶了出來,說:「好了,讓你來談!」

那人一踏在地上,連諾的手忽然一動,就有一隻鐵箍箍到了那人的手腕上。而那鐵箍上是連着一條鐵鍊的,這條鐵鍊一直通到車底下面,顯然是鎖在車子的輪軸上的。

「唏!」那人說,「你在戲弄我!」

這時他也發覺,原來剩下來連諾一個人與他在一起。其他那些坐車的人都不見了。他起初亦是沒有見到那些乘車的人,祇是連諾一個人刦持他吧了,不過給困在車尾箱之後,他是聽見有人聲的,所以知道坐車的不祇是一個人。不過現在,坐車的人又不見了。

他看着連諾,連諾把兩件東西掏出來,丟在地上,說:「這是你的!」

那兩件東西就是一把手槍和一隻子彈。本來是屬於那個人的,已經給連諾取去了,不過現在連諾又再取出來還給他。他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我們剛才講的話你大概亦聽見的,」連諾說,「因此,你應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那人又是無奈何地聳聳肩:「我的耳朵不大好,記憶力亦是不大好,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也沒有聽到什麼,我亦沒有興趣管閒事,我自己的煩惱都已經够多了!」

「這是一種很可愛的態度,」連諾說,「是的,你的煩惱也已經够多了!」他又伸手進衣袋裏,摸出來一些東西,再把手掌張開,他的手掌中放着的就是一批亮閃閃的鑽石。連諾說:「在椅墊下面搜出來的!」

「這是我的!」那人叫起來,「你得還給我!」

「我當然會還給你的,」連諾說,「唔,很好的東西,值不少錢!」他伸手到那人的衣袋邊緣,手一斜,那些鑽石就「沙沙」地滑進了那人的袋裏了。他又說:「你忘記了我們這件事情,我也忘記了你這件事情如何?假如我把消息傳出去,讓

人知道你帶着那許多鑽石在身邊，這對你的安全是很不利的！」

「我——我明白了！」那人幾乎流出淚來，因爲看情形連諾果然是不打算殺他了。

而連諾亦是計算過了的，這個人所帶的鑽石不祇値三十萬元，假如他要賺對方那三十萬元而因此失掉這些鑽石的話，可以說是得不償失了。那人則是希望連諾想到這個道理。現在，旣然連諾對他提出這個道理，那就更易辦了。

「好了，」連諾揮揮手，「再見，後會有期！」

「唏！等一等！」那人叫道，「你這樣把我鎖着，我怎麽開車？」

「那行李箱裏有一把鋼銼，」連諾說，「假如你耐性一點的話，你是可以把鍊子挫斷的。我看你大概要用四小時的時間吧，還有什麽問題嗎？」

「沒有了。」那人連忙說。拾回一條性命，遲四個小時，那實在不算是一回事了。

連諾給樹林吞沒了。一分鐘之後，這人聽到另一部汽車開動而遠去。他連忙找找那行李箱中，果然找到了一把鋼銼。他要用這東西把鐵鍊一點一點地磨蝕，直至斷掉爲止。這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不過也的確頗需要一些時間，四個鐘頭，看來是差不多了。

連諾他們在四個鐘頭時間之內也可以走到很遠了。

連諾此時用以運載卡拉豪斯和毛小雪的乃是一部豪華的黑色卡特力房車。那是他們潛進一座別墅裏找到的。這別墅乃是屬於一位富有的人物的，屋中沒有人，全部關鎖起來，而從屋中遺下的旅行社宣傳目錄來看，這一家人是到歐洲去旅行了。屋中遺下的最近日期的報紙是四天之前。那即是說這一家人是四天之前出發的，旅遊歐洲，兩星期已算是很短的時間了，即使祇遊一星期，亦要三天之後才會回來，因此，這部車子應該可以暫時借用而沒有危險，他們亦從屋中「借」了一批罐頭食物。

「這才是我所喜歡的車子！」卡拉豪斯哈哈笑着說，「到底是我們美國車子舒服，睡下來都可以！」

「汽油則用得不少。」毛小雪說。

「舒服要緊嗎？」卡拉豪斯的手指一彈，「看，還是顏色玻璃。」

這車子的玻璃是烟色的，從外面望進來，看不清楚車中人的樣子，而車中人望出去，則可以看得很清楚。

卡拉豪斯又說：「就是下雨，也可以睡在這車子裏面！」

外面眞的在下起雨來了。

× × ×

那個禿頭的人吃着晚餐，也是在那間房間裏吃的。他心不在焉地吃着，一面在與他手下的各小組聯絡，他們已經找到了那部燃燒的車子，知道並不是屬於他們的，也是一些不認識的人，因此這沒有令他有損失之痛，不過，很明顯地，這些人乃是爲了他的懸紅而賣命的，但這些人却也是因此而死去了。也許這對於其他對獎金有興趣的人會有心理上的影响的。

「那是什麽聲音？」那個禿頭的人忽然問道。

「聲音？」那無綫電中傳來回答：「你說什麽聲音？」

「那些是不是水聲？」那個禿頭的人問，「好像是在下雨。」

「是正在下雨！」無綫電中傳來報告：「而且下得很大！」

「爲什麽不早對我講？」那禿頭的人大叫起來。

「這個——現在是下雨。」無綫電中傳來報告說。

那些人覺得他們這個老板眞難服侍。在雨中行動已經够辛苦的了，他們都故意不出聲埋怨，以爲可以遷就他的心情，但是現在，這個人又在怪他們連下雨都不報告了。下雨是小事，有什麽好報告的呢？

那個禿頭的人走過去拉開窗簾，向外面望望，才發覺窗外果然是正是下着大雨，而且那雨還是洒水似的洒下來。他連忙走到門口打開門，他那二個在門外的手下又馬上站起來。

「你們去給我弄一份詳細的天氣報告來。」那禿頭人說。

「看天就已經知道了，」其中一個手下說，「這樣的雨，還會停嗎？起碼要下到明天！」

「我說給我去弄一份詳細的天氣報告來！」那禿頭人喝道。

他把門大力關上，又回到他的房間裏，對着他那張桌子，凝視着桌上的地圖，臉上似乎現出喜色。他那窗簾也沒有拉起來，讓他可以看到窗外正在下着的雨。

那個手下終於打電話進來了。他說：「我剛剛打電話到氣象台去問過，他們說有熱帶風暴忽然來了，這是一個很濕的風暴，這雨一定下得不簡單，俗語也講啦，打風不成三日雨！」

「你進來！」那個禿頭的人喝道。

「呃——」他那個手下不由得大吃一驚，「有——有什麽吩咐嗎？」他的意思實在是問他做錯了什麽。

「我說進來！」那禿頭的人野蠻地命令，「我給你看點東西！」

他那個手下心裏害怕。不過，那禿頭人後來補充的那一句倒也使他寬心了一點。走進去看一些東西，那就不要緊了，看來不是捉着他的什麽錯處。於是他畏縮地，小心地踏進了那房間之內，他看見那個禿頭的人一臉喜色，拿着那根棍子在地圖上指劃着：「這是天助我們，明白嗎？」

那個手下沒有表示什麽。雖然他並不明白，他也不敢說出來。禿頭的人又說：「是一場風暴使卡拉豪斯陷入絕境，他逃了出來，現在，又是一場風暴再使他陷入絕境！」

「爲什麽呢？」那個手下問。

「他們走陸路，」卡拉豪斯的棍子在地圖上指着，「一有風暴來，連場大雨，他們要去的地方，就有許多路都浸水泥濘，不能够通過，祇剩下了這兩條大路！」「明白嗎？祇有這兩條路。即使風暴已經過去了，還是好一段時間不會水乾和水退的，因此他們非要走這兩條路不可。我們不管他們現在是正在攪什麽鬼，總之我們在這兩條路口

上等着就行了！」

「唔——」他那個手下亦爲他感到高興。

那個禿頭的人則開始吼叫着發出命令，命令他的各個小組盡快趕到他所指定的地點去。後來他吩咐完了才醒起那個手下還在身邊，便喝道：「滾出去！你還在這裏幹什麽？」

那個手下莫明其妙，祇好出去了。

禿頭的人小心地繞着桌子走來走去，細細視察他這地圖，以便更加詳細地進行他的計劃。

× × ×

那果然是一場很厲害的風暴，那一大片荒野之中行駛的車子都要紛紛找尋躲避之所了。

卡拉豪斯那部車子雖然可以防雨，却也是並不例外的。因爲風暴是無情而又難測的，眞正逼近的時候，就未必可以那麽快找得到藏身的地方。車子雖然沉重，亦可能給風暴毫不費力地扯進空中去。他們的車子駛進了一個山洞裏。

是那種全部由岩石構成的天然山洞，而且不是在低窪的地方。這樣，就不會有山泥傾瀉以致封住洞口或者給水淹的危險了。

卡拉豪斯哈哈笑着說：「眞有趣，這車子還有酒巴，有這許多酒，然而這却不是喝酒的時候。」

「一會兒，」毛小雪說，「天氣會變得相當冷，那時酒就有用了。」

連諾是站到了洞口與司馬洛及方亮等人聯絡，假如在洞內，在無綫電方面就是死角，可能會聯絡不到的。後來連諾進來了，臉上的神情是嚴肅的。

他走到卡拉豪斯的面前說：「我剛剛跟司馬洛先生聯絡過，他有一個不大好的消息告訴我們。」頓一頓然後才說下去：「他說風暴來了，大雨下來，形勢就轉變了，我們祇有兩條大路可以走！」

「我還以爲他沒有想到這一點，」卡拉豪斯嘆一口氣，但果然是什麽都逃不過他的觀察的。沒有錯，祇有兩條路，而對方祇要守着那兩個路口就行了。一場風暴把我弄到這個地步，現在又是另一場風暴。難道是天在與我爲難嗎？」

「他請你不要離開這裏，」連諾說，「現在方亮先生和森旺正在趕回來。」

「方亮和森旺正在趕回來？」卡拉豪斯說，「那麽司馬洛自己呢？」

「他去想辦法。」連諾說。

「他去想什麽辦法？」卡拉豪斯問。

「這個他却沒有講了。」連諾說。

毛小雪則連忙補充解釋說：「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他要做一件事情，往往事先不喜歡透露，做好了之後才說出來。」

「我知道，」卡拉豪斯說，「我也聽講過他是有這種習慣的，但這並不是一種壞習慣——對於一個能力高強的人來說。對於司馬洛這個人的能力，我是絕對信任的！」

「那很好，」毛小雪說，「讓我去弄晚飯吧！」

她去弄晚飯，而連諾則在洞口的附近守衛着。外面狂風大雨，使連諾不能出去，這是連諾不大滿意的情形，因爲這與他的做事方式不符。他與森旺都是一樣的，他們認爲應該與他們要保護的人離開得太遠，因爲離開得遠，有危險來臨的時候可以及早預先攔截。離開得太近，同歸於盡的可能性就會大爲提高了。

不過這大雨則使毛小雪比較滿意。她可以在洞中生一個火來，把他們的食物煮熱。反正這雨大得像一幅灰簾子，十呎之外就已經是什麽都看不到了，洞中亮起火光，這處亦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而正如她所預測的，風加上雨，使他們愈來愈感到寒冷，雖然這不是炎熱的天氣。即使是在大熱天裏，風加上雨，亦是會令人感到冷不可耐的。

毛小雪那一頓熱的晚餐雖然祇是罐頭食物，然而單是那熱，就已經使人大感舒服了。而且她亦把味道弄得相當不錯。

他們吃過了之後，雨還是繼續下着。毛小雪走到洞口，在連諾的身邊說：「你到車子裏去睡吧，車子裏暖得多！必要時還可以開了暖氣機！」

「你在開玩笑，」連諾說，「我去睡覺，讓你在這裏守夜嗎？」

「是的，」毛小雪說，「因爲再晚的時候會更冷，那時我會受不住的，那時我就叫醒你，讓你來守！」

連諾這才露出牙齒來微笑着：「原來是這樣。不過其實是用不着的，太冷太熱我都習慣了，不睡覺亦不成問題。我是受過特別訓練的。」

「我們這裏的都不是普通人，」毛小雪說，「每一個人的耐苦能力都是很高強的。不過在不需要的時候硬熬，那末免是太不値得了。何不在可以休息的時候就先行休息一下呢？精力養足了，在最需要的時候才拿出來用更好！」

「這個——唔，也是好的，」連諾說，「好吧，但是你在雨停的時候就要叫醒我！」

「行了，」毛小雪說，「我是不打算把你的工作搶掉的。難道相處了那麽久，你還不明白嗎？」

連諾又露着那白白的牙齒微笑，說：「你眞可愛，小姐，你是一個好人！」

「謝謝你！」毛小雪說。

他們的安排倒是很不錯的，當雨停了的時候，也是相當寒冷的深夜時份。毛小雪把連諾叫了起身。

本來就是天有不測之風雲，在風暴來臨的時候就更加了。在此之前雨還是像倒水一樣，忽然之間就停了，一滴都不下來。而且天也晴了起來，還漏下月光。

不過這種天晴當然是騙人的，因爲偶然在天上經過的浮雲還是動得那麽快，幾分鐘之內，就可能有一大堆雨雲飛到了。那時大雨又會傾盆而下。由於風暴未曾離去。

毛小雪事實上也用不着叫醒連諾。連諾自己也醒過來了。也許是那大雨聲的忽然停止把他「驚醒」過來的。

連諾走到洞口，看看外面，說：「我現在出去，你可以在這裏睡一睡，不會有危險的。外面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可以守衛！」

事實上當沒有下雨的時候，就的確是需要到外面去留心着了，因爲沒有雨就可

以行動。連諾可以行動，他們的假想敵亦可以行動的。雖然還不知道假想敵是誰。

連諾高高地爬到了山頭上去。那裏是可以居高臨下地監視着洞口，以及通到洞口的來去之路的。當然他是一個既可以避風而視野亦相當遼闊的地方。

這樣，連諾就安心得多了。

雖然在這個石隙的地方還是狂風襲面，很不好受，但是當他把望遠鏡湊到眼睛上時，他的視綫就不受風力影响，而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了。此外還有月光之助。可以看見，他的確是放心得多。

當他來到這個山洞之前，他是已經看清楚了周圍的情形的，因此他也知道什麼地方是需要注意的，而他是早已選擇了這個最佳的守望崗位的。祇是因爲早些時候雨下得太大，他無法到這個地方來守望吧了。

現在他希望雨不要再下來。因爲一下雨，他就無法看到，而逼得回到山洞裏去了。當然，一下大雨的時候，那些企圖對他不利的人亦是不會看到什麼的，不過問題却不是在這裏。因爲他找到了這個山洞，是一個很好的避風避雨之所，這個山洞，也許有一些人知道會存在，假如這些人是要追捕他們的，那麼就是在大雨中亦可以摸來，不需要看到什麼的。所以，必須要沒有雨下，連諾才能够確保安全的。

風也大，天氣亦寒冷，尤其是高處不勝寒，就像他現在是到了寒帶的地方似的，不過幸而連諾這個人是受過特別的訓練，可以捱苦，而且他們去「借」車子的時候，亦順便「借」了一些衣服，所以他是沒有什麼困難而可以捱下去的。

而當他們正在這裏等着和過夜時，方亮與及森旺兩個人則是馬不停蹄，正在趕來。他們不時也會跟方亮聯絡一下。自然，在風暴之中，雖然駕車趕路，亦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尤其是在這樣的空曠地方。

不過有重任在身，他們就是冒險一下，亦是要的了。

他們在臨近天亮時份已經接近了。由於有一夜的時間給他們趕路。

後來連諾說：「我看得見你們了！」

「奇怪，」方亮說，「怎麼我都看不見你呢？」

「我是躲起來的，」連諾說，「你們換了車子，沒有亮車頭燈，是嗎？」

「那不是我們！」方亮從無綫電中尖聲大叫。

連諾也是冒了一額冷汗。他連忙再用槍上的望遠瞄準鏡去瞄清楚。果然是很可疑的，雖然方亮來也有理由不亮燈，但是這原來不是方亮的車子，那麼不亮燈就是很不尋常了。他說：「這是一部日本房車，深藍色的。」

「更不是了，」方亮叫道，「殺死他們！殺死他們！」

「呃——」連諾說，「先看清楚是不是單獨來的！」

實在是他不願意亂殺無辜的人，因爲極可能是另有一些人也要到這裏來避風而已，並不一定是他們所懷疑的那個目的。既然他們能够找到這個山洞，別人也未必就不能够。方亮的作風與連諾不同，雖然方亮有權命令連諾，但連諾亦不是一個機械人，他懂得採用一些巧妙的方法逃避執行方亮的命令。要請示卡拉豪斯而否決方亮的命令，這亦是不智的。

不過看來方亮的命令並沒有錯。這部車並不是來避風雨的。

連諾把他從望遠瞄準鏡中看到的情形向方亮報告：「他們是有陰謀而來的。現在他們的車子已經停下來了，有四個人下車……都是拿着槍的……」

那部車子是停住在一座樹林之中，然後那四個拿着槍的人下了車，把一些奇形怪狀的東西放在地上。那些東西像是幾塊黑色的石頭，假如不是連諾親眼看見他們放在那裏，亦以爲是地上的石頭而已。

跟着這些人又匆匆回到車上。

連諾的槍跟隨着車子，他們仍在射程之內，要開車離去是相當難了。但他們又沒有離開射程。

連諾又報告道：「他們現在是退後了一段路，又下了車，分佈在一些隱蔽的地方。我看他們是在等待。」

「等什麼？」方亮不耐煩地問。

「我看他們已經知道我們在這裏了，」連諾說，「但他們又不是準備進攻。他們是在等。」

「等什麼？」方亮叫道。

「等我們的車子出去，」連諾說，「由於那幾塊石頭放的是我們的車子必經之路，所以我猜一定是爆炸品！」

「媽的！」方亮叫道，「該殺！還用詭計！」

「這些似乎是比較聰明的人，」連諾說，「認爲應該用智取而不應該力敵。這的確是很聰明的辦法，我們的車子開出去時一定輾着那些奇怪的石頭，一爆炸起來，他們祇要收屍就行了！」

「他們是什麼東西！」方亮叫道，「敢向我們耍這種手段！殺掉他們好了！」

「殺掉他們是可以的！」連諾說，「我現在還是佔着一個很好的位置，居高臨下，很容易的。」而且他現在亦不懷疑這些是無辜的人了。

「不！不！」方亮說，「等我來吧！不要讓他們死得那麼容易！等我來，我也差不多到了！」

連諾並不認爲等得太久是一個好主意，因爲等得太久是會有變的。這是他所受的訓練告訴他的道理。尤其是現在天是隨時可能下起雨來的。他亦不認爲與方亮辯駁是聰明之擧。不過幸而這時，卡拉豪斯的聲音也插進來了。卡拉豪斯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應該發表意見而解決困難的。他說：「方亮說得對！應該等一等，現在天還是太黑一點，等一會天亮的時候，視綫更清楚，那些人更是無所遁形了！」

連諾無可不可地說：「很好！」

「好了，」方亮說，「現在我們先來計劃一下，你告訴我那裏的形勢是怎樣的！」

連諾詳細告訴了方亮那個地方的形勢，他們一起計劃了一下，然後連諾就在那裏等下去。

雨倒是沒有再下來的。的確是天有不測之風雲，天氣這件事情沒有人能够作什

麼肯定的預測。在風暴之中，誰敢說會這樣久都不下雨呢？但雨就是不下來。

天亮的時候還有一綫陽光間中從那飛快移動的雲層間透下來。在這個視綫果然是清楚得多的時候，連諾就放了第一槍。槍彈射中了其中一塊放在路面上的石頭。

這果然是炸彈，槍彈一射中就爆炸起來，而且引起其餘的幾塊也一齊爆炸了。「隆」的一聲巨响。

那裏的地面的泥土給爆炸得向天上直冲而起。那些爆炸物的力度顯然很強，所以給炸起來的泥土很多，假如車子經過，眞是可能給炸得成爲片片碎了。不過目前所炸的祇是泥土了，而在強風之中，那一炸又蔚爲奇觀，許多泥土都沒有落地，就給風帶走了，祇有是較爲沉重的石頭會落下來，亦落得相當遠。爆炸過後，地面留下一個十幾呎寬而有六七呎深的大洞。

而自然，在那些放炸彈的人眼中，這則並不是奇觀，而是令他們大爲震驚的情景了。他們放的炸彈，並沒有汽車輾過就爆炸，顯見事不尋常，他們都不相信是意外。而且就算是意外吧，這樣一炸，躲在山洞裏的人也會知道了。所以，他們的決定也是必然的決定，那就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連諾那個優良的居高臨下位置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他通過無綫電向方亮報告：「他們上車逃走了！」

「他們走不遠的，」方亮說，「我們這裏已經截住了去路！你讓他們走，交給我好了！」

「很好！」連諾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連諾亦不担心了。這些人必然不敢走的一條路就是向山洞這邊走回來，而對付他們這件工作，以方亮的本領，做起來也是滿有把握，更何况方亮的身邊還有一個森旺在着。

那些人慌忙乘車逃走，果然也是逃得不遠。

方亮在前頭已經準備好了，而他們亦不知道在這一頭也會有人等着他們的。他們的車子逃到了最空曠的地方的時候，方亮他們的第一槍才到達。然後是第二槍，第三槍。

顯然方亮是在玩貓與老鼠的遊戲。因爲這三槍所用的都是特殊的槍彈，被毀力特強，射在車頭上，就使車頭破得不成樣子，又不是射中車中人，祇是射車頭。

車子馬上不能開動，就此抛錨在那裏，而且還是那麼空曠的地方。

車上的人逼得下車逃走。

這樣，他們更加成爲容易擊中的目標了。

事實上他們亦是根本無路可逃的，一下車就好像是練靶塲上的靶子似的，一個一個倒了下來。

有些當地就已經死去了，有些則是受了傷，祇是在掙扎着。很奇怪，那些受了傷的人，一時亦未有槍彈跟着來把他們結束。

他們慌亂地盡力向樹林的方面爬去。但是受了傷的人，要這樣做，眞是談何容易。而那風則反面對他們有點「帮助」，因爲他們爬得起身一半之時，就會給強風吹得打一兩個滾。這樣對他們接近樹林並沒有什麼帮助，反而是使他們的傷口更加痛苦了。

他們仍然盡力向遙遠的樹林爬過去，作這個希望渺茫的努力。他們這是人類求生的本能，明知道沒有希望，但是有一個機會，還是極力爭取的。

但方亮是不會放過他們的。這是方亮的遊戲的方法，他實在不過是正在等待着一個適合的角度吧了。

當一個傷者的角度適合的時候，一顆槍彈就飛來了。

大約十分鐘之後，卡拉豪斯那部借來的豪華車子從山洞中駛出來了。他們應該經過的路上既然已經給炸了一個大洞，當然是不能通過了，所以車子就需要繞過那個洞了。這是需要通過樹林的。這架沉重巨大而又堅固的車子，可以有如摧枯拉朽地把那些幼細的小樹撞斷而到達空地上。

當到達那部本來想暗算他們的車子的時候，那裏已祇剩下了一個活着的人了。這個人是腿部中槍的，留他活着，乃是留一個活口。

這個人恐怖地靜伏在那裏，知道沒有希望，就也不企圖爬動了。祇是在那裏等待命運的安排。

此時，方亮與森旺的車子已經到達了。大家同時下車，除了卡拉豪斯之外。由於連諾是還在山上，未及趕下來，因此這車子由卡拉豪斯駕駛。下來的是毛小雪。她可以看到哪一些人是給方亮打死的，因爲這是方亮的「風格」，槍彈射眼睛。

方亮與森旺都是首先跑去檢驗對方那部車。

他們是要看看車子裏有沒有無綫電。

到了現在他們倒是沒有那麼心急在制止這些人與他們的總部聯絡了，因爲這些人既然已經發現了這個山洞，必然是早已通知了總部，無論如何是來不及制止的。

他們發覺，那車子中果然有一隻無綫電。

不過，這隻無綫電雖然沒有壞掉，方亮把它扭開了，企圖與對方通訊的時候，却是全無反應。

方亮又把無綫電再熄掉了，冷冷地看着那個人，問道：「你已經報告了總部了嗎？」

那人恐懼地點着頭。

「總部在什麼地方？」方亮問，「指揮你們的人是誰？」

「我——我不知道。」那人說。

方亮手中的手槍伸前，瞄準着他。那人嗚咽着叫起來：「眞的不知道。我們是——分組受聘的。我們幾個老友成爲一組，錢是放在信箱裏，然後我們得到無綫電，接受指揮。我們祇是聽到一把聲音，不知道指揮我們的人是誰，亦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

「既然是這樣，」方亮說，「你對我就沒有用處了！」

「不——不要！」那人瘋狂了似地叫着哀求，用手掌擋在前面。雖然手掌是擋不住槍彈的。

連卡拉豪斯和毛小雪都以爲方亮這是進一步的恫嚇動作而已，但是，方亮却就在這個時間放槍了。

槍沒有滅音器，但是風大，槍聲一响

就給風吹去，槍聲脆弱得出奇，幾乎不像是槍聲。那人整個人離地飛起，打了一個轉再跌在地上。自然是已經死去了。而且仍然是方亮的招牌貨，槍彈從眼睛進去。

「老天！」毛小雪說道，「你這樣心急？」

「我也覺得，」卡拉豪斯說，「似乎向他問話問得詳細一些是會好一點的。」

「用不着了，」方亮說，「因爲司馬洛已經知道了那個主使的人是誰，也知道是什麽地方。現在，司馬洛就是正在去找這個主使的人！」

「什麽？」卡拉豪斯與毛小雪幾乎是一齊這樣問，而且詫異地看着方亮。

「這個人果然很機警，」方亮哈哈笑着，「他發覺情形不妙，知道這些手下是完定的了，他就馬上切斷了聯絡，也許，這一組人也是太急於立功了，很可能他們是擅自作主，不去那個路口等待而到這裏來。既然來了，這個主持的人就姑且讓他們一試。他們試不成功，就給放棄了。」

「這個人是誰？」卡拉豪斯問。

「胡剛。」方亮說。

「胡剛？」卡拉豪斯說，「就是那個傢伙？我以前也用過他的！」

「也許我們現在有點後悔沒有繼續用他，」方亮說，「他相當了解我們的習慣和作風。也因此他要秘密自己的身份。」

「我們也了解他的習慣和作風，」卡拉豪斯說，「因此不能用他。個人壞習慣太多，不能够用，也不值得用。不過，司馬洛是怎麽查出他的？」

「也是爲了他的壞習慣，」方亮說，「司馬洛是有一些可靠的聯絡人還在那邊的，他間中會打一個電話回去聯絡一下。他早就有這個計劃：假如把主持的人消滅掉，我們逃走就通行無阻了。這正是所謂暫草除根。且戰且走，並不是一個好辦法。胡剛的壞習慣又發作了，他要一個女人，臨時找不到，他看中了屋子的一個女工。你知道一個女人給他用過之後會變成怎樣的。這個女工的家人不肯罷休，去報警察——」嘆了一口氣，「其實他們拿一些錢更好，以胡剛的神通，再加上他的老板的勢力，這件事情，還是會不了了之的。警方受到了上頭的壓力，祇是在敷衍。不過這事的消息亦傳開了，司馬洛的朋友聽到了消息後，就能够猜出這是怎麽一回事，亦能够查出地址。」

「唔，」卡拉豪斯點點頭，「他果然是一個聰明人。這是一個極好的辦法。現在他就是折回去找胡剛了。」

「是的，」方亮說，「他是與那個爆炸專家一起回去。自然，回去是容易得多了，對方不會留心向那邊走的車子！」

「爲什麽你早不說呢？」卡拉豪斯問道。

「早說出來也沒有用的！」方亮說：「這並不會使你們安全一些，也許反而使你們太放心而不提防！」他指指周圍那些滿佈着的屍體，「這些不就是很好的例子了嗎？然而，這也是司馬洛的主意，他認爲這件事情應該保守着秘密，就是通過無綫電中談亦是不好的，既然如此，我們就祇好保守着秘密，在到達了這裏的時候才提起來了。」

「唔，」卡拉豪斯說：「這也是聰明的辦法，小心一點，總是好的，不過，現在我們該怎辦呢？我們繼續走？」

「是的，」方亮說，「司馬洛的意思是要我們應該繼續前進，不要浪費這些時間，不過也用不着太急，假如我們太早到達那兩個路口，是必然會受到襲擊的。我們一面慢慢走，一面等他的消息好了！」

「這很好，」卡拉豪斯說：「留在這裏，也是不安全了，我們繼續走吧，叫連諾下來。」

「這車子，」方亮又指指他們原來正在應用的那部豪華的太汽車，「雖然是好，但是很可能他們已經報告了車子的欵樣，不適宜再用了。就用我們現在開來的這一部好了。」

他們在半小時之後才坐着方亮開回來的那部車子繼續前進。要等半個鐘頭，那是因爲還要等連諾從山上下來。連諾爬上爬下是快不來的。

連諾與森旺兩個人都顯得不大開心，因爲這又是他們不滿意的情形，太接近老板了，不能在遠處照應，有什麽意外的話，就要同歸於盡。不過也沒有辦法，目前，他們是沒有辦法另找到一部車子的。

車子在風暴之中小心地前進着。天氣就像在開玩笑，忽然之間，暴雨又像倒水似的落下來。這也算是體貼他們了。這一晴一雨，對他們的脫險很方便。

在暴雨之中，森旺負担的是開車的工作是相當困難的，這雨大到根本看不到前頭的什麽，雖然已經是白天了。

後來，車子停了下來，森旺披上雨衣打開車門，下車出去看看，再走回來說：「不行，前頭的路通不過。」

他們的視綫給大雨阻着，根本是連看都看不見的，開車的森旺，亦是並不比他們看得清楚。不過森旺這祇是一種感覺，車子開了一段路之後他就感覺到有所不對，果然他下車走前去看看，就看見路面已經給水淹了。

「唔，」卡拉豪斯說，「豈有此理！不過，這也是我們早巳預料的事情了。我們就是給風雨所阻，從來都是給風雨所阻的。」他現在似乎是有點悲觀了。

「不要緊，」森旺說，「我們可以另外走一條路。」

毛小雪說：「現在，不但是我們的必經之路會給水所阻，而且半路上也是許多路會給水淹的。這個情形，不單止發生在我們的身上，亦會發生在他們的身上。」

卡拉豪斯聳聳肩，轉向毛小雪，問道：「你和司馬洛，對這個地方的形勢是很熟悉的，你認爲應該走哪一條路呢？」

「這實在很難講，」毛小雪說，「在暴風雨之中，我們不能够肯定哪一個地方是浸得不多的。事實上，森旺是走了我心目中也要走的一條路，不過，結果還是不通的。」

森旺也微微露出笑容來。他相信，毛小雪這樣講不能是爲了不想他丟臉吧了，因爲這條路是他們選擇的，假如毛小雪指出他的選擇是不當的，那他一定會不高興了。雖然森旺則是不會這樣的。」

「那麽，」卡拉豪斯說，「我們現在又應該走哪一條路呢？」（未完・四）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長劍篇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出雲和尚正給麥小喬服藥，鳳姑娘忽然出現，老和尚見鳳姑娘出現，以為她要對麥小喬不利，連忙出手向鳳姑娘襲擊，鳳姑娘表明來意，說是來救人的，出雲和尚才住手，麥小喬因身中奇毒，毒質攻入雙眼，致使雙目失明，此刻麥小喬萬念俱灰，遂萌短見，倏地拔劍，欲了却此生，幸得出雲和尚，鳳姑娘在旁相勸，才回心轉意，鳳姑娘又倒出兩顆「天王解毒丸」要給麥小喬服用，實際上那是毒藥，鳳姑娘為了關雪羽而對麥小喬出此毒手，但在最後關頭鳳姑娘還是及時將毒丸取回，而把眞正的解毒丸給小喬服下，此刻她心中滿是歉疚之意……

為情絲糾纏　慧劍難揮脫

　鳳姑娘一逕來到了禪房之外，出雲和尚却在身後跟着她：「姑娘請暫留步！」

　鳳姑娘站住了脚，凌聲道：「老師父還有什麽事關照我麽？」

　出雲和尚站住脚步，低低喧了一聲「阿陀彌佛」才道：「姑娘方才所說之話，可是眞的？」

　鳳姑娘道：「那一句話？」

　「是有關麥姑娘雙目失明之事，果眞還有醫治復元之希望？」

　「那要看她的命了……」

　說了這句話，繼續前行。

　「姑娘留步！」身後再一次傳來老和尚的呼喚之聲。

　鳳姑娘站是站住了，臉上却顯着不耐：「唉！大師父何故喋喋不休？我還有事呢！」

　「阿彌陀佛！」大和尚冷冷的說道：「姑娘莫非没有看出來，麥姑娘之病根，其實並非僅在雙目？無量佛，喃嘸阿彌陀佛——」

　鳳姑娘怔了一下說道：「你是說，她另外還有隱疾？這個……我倒還沒有看出來！」

　說着，便自回過身來，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祇是在大和尚臉上打轉。

　出雲和尚吶吶道：「姑娘豈能看不出來？她心裏的病可比失明的眼睛更嚴重多了……」

　這麽一說，鳳姑娘當然明白了。

　她臉上倏地浮起了一片紅雲，微微呆了一下，搖搖頭道：「老師父你這是在跟我打啞謎，我可是不懂，再說，我也無能為力……」

　出雲和尚連聲道：「善哉，善哉！姑娘蘭心蕙質，焉有不明之理？老衲事佛日久，頗有因果預知之能，這件事天心月圓……未必儘如人意，凡事強求不得，姑娘妳還要三思而行才是！」

　鳳姑娘更不禁臉上一陣子大紅，忽然娥眉一挑，說道：「你……老和尚你儘自跟我嘀咕些什麽，我可是一句也不懂，我走了——」

　說到走，倏地身形展動，有如鳳起雲霄，起落之間已到了懸崖之巔。

　老和尚原有意陪她由正門步出，却想不到鳳姑娘竟目選擇了這條去路，自然，也祇有像她具有這等輕功造詣之人，才堪能如此施展。

　她幾乎是垂直墜落下去的，茫茫雲霧裏，似見她兩臂平張，不過在壁間貼了一貼，再次下墜，便自無踪。

×　　×　　×

　麥小喬仰臉向着出雲和尚問道：「她走了麽？」

　老和尚道：「走了！」

　麥小喬輕輕一嘆說：「她是個好人……我以前竟誤會了她……」

　老和尚道：「每一個人當內在的良知用物之時，言行皆善，但是遇到私慾作祟之時，也就顧不得傷害別人了！這位鳳姑娘正是這樣類型的一個人！」

　麥小喬道：「無論如何，今天她能來這裏看我，為我療治毒傷，這番恩情就讓我感激不盡……這是她第二次救我了。」

　出雲和尚輕輕喧着佛號：「阿彌陀佛——」隨即說道：「姑娘不要想得太多，該是靜坐的時候到了！」

　麥小喬微笑了一下，睜着那雙「分明未瞎」而事實却無能所視的眼睛，認着出雲和尚。

　「老師父，你可相信人世之間的所謂因果報應？」

　「自然相信，姑娘怎麽會想到有此一問？」

　「那是因為想到了我的眼睛，」她喃喃的說：「誰又能說這不是老天爺的意思？剛才我忽然想到，這也許是佛主有靈，故意要我眼瞎的。」

　「那又為了什麽？」

　「為了要我安心事佛，再也不能心生旁念！」

　「無——量——佛——」老和尚連聲不住的喧起佛號。

　麥小喬道：「這麽一來，老師父你總不能要我離開這座寺廟了……你豈能把一瞎子攆出寺廟？」

　出雲老和尚喃喃地道：「阿彌陀佛，姑娘妳得想太多了，且先靜下來，療治傷勢要緊，皈依佛門之事，容後再談也還不遲。」

　麥小喬苦笑了一下：「老師父，你難道也認為我這雙眼睛還有救？」

　「自然有救，老衲刻下想起一人，如果此人能够加以援手，姑娘雙眼就大有希望。」

　麥小喬神色一振道：「是誰？」

　出雲和尚唸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暫時且不說破，容後自知，我這就先行告退了。」

　麥小喬道：「老師父你這就去麽？」

　出雲和尚道：「事不宜遲，幾天之內，我就會回來，姑娘這邊我自會囑人照顧，每日服藥仍然不可間斷，須知妳身上毒質雖去，一雙目竅內的餘毒，却仍然留在，端靠妳內功鎮壓以及服藥不使之擴散，這一點却也不可過於大意。」

　麥小喬點點頭說：「我知道了，大師父你放心去吧，既然還有希望，誰又希望變成瞎子，只是勞動大師父，却讓我心中不安，唉！我眞是佛門中的罪人……」

　出雲和尚道：「姑娘說那裏話，不要胡思亂想，我走了！」

　麥小喬忽然又想起一事，說道：「大師父……」

　出雲和尚站住道：「姑娘還有什麽關照？」

　麥小喬痴痴的道：「關大哥他……」忽然停下來搖搖頭說：「算了……大師父你請便吧！」

　出雲和尚點點頭，輕嘆了一聲，又自喧了一聲佛號，便自轉身步出。

　這裏麥小喬只是仰着臉兒發怔，忽然她伏身在厚厚的被褥上，抽搐着哭了。

　窗外滿是低飛盤旋的寒鴉，儘自在這一小塊地方翩翩翱翔，發着「呱呱——」的叫聲，天色一霎間又顯現出了那種灰黯的顏色——人的心，就連那一點點的興頭兒，也壓下去了。

　麥小喬似乎越哭越傷心，自從來廟之後，她已不知哭過幾次了，但是却沒有任何一次，像今天這麽痛心，心有千結，又能向誰傾訴？只得借助於這陣子斷腸的泣聲，用以發洩……

　哭聲驚飛了大羣寒鴉，融滙着陣陣寒風，在此呼嘯來去，兩扇紙窗不時的張開來又合上，寒風由外面灌進來，打着螺絲轉兒，禪房裏經書紙卷，一時被刮得唏哩嘩啦，其勢駭人。

　「明法」小和尚受了方丈的重重託囑，正自從老遠走過來，乍見此情景，叫了一聲：「了不的啦——」慌不迭的跑了過來。

　來不及向麥姑娘通報一聲，他就冒然的推開了門，闖了進去。

　「啊呀呀……」

　嘴裏怪聲的叫着，一時手舞足蹈，祇向空中搶抓着那些飛舞的經文紙卷，那裏又撈得着？

　小和尚更急得「哇哇」大叫，一面大聲道：「麥姑娘快帮忙！快帮忙呀！」

　他忽然想到了風是由窗外面吹進來的，趕忙撲過去關上了窗戶，這一下才安靜了。

　小和尚這才吁了一口氣，只覺得房子裏黯得很，耳邊上可就聽見了麥姑娘斷腸的哭聲，接着他可就看見了牀上的麥小喬，頓時傻住了。

　「姑……姑娘，妳……怎麽啦？……噯呀！阿彌陀佛……妳不要哭嘛！」

　麥小喬根本就沒有聽見他，自是無從答理。

　明法小和尚勸了好幾聲，對方根本就不理，他眞急了，也忘了男女有別，上前用手就去推她，麥小喬忽地從牀上坐起來，大叫道：「滾！滾出去！」

　小和尚簡直嚇傻了。

　「姑……娘……」他也哭了，一面抽搐着道：「妳不要……哭了嘛……」

　「小師父……」

　緊緊地抱住了眼前這個小和尚，把臉埋在他肩上，她可又傷心的哭了。

　明法小和尚這個罪可是大了：「姑……姑……娘……別……哭……到底是怎麽

回事！妳倒是說……說話呀！」

漸漸地，麥姑娘哭的聲音小了，只是有一聲沒一聲地在小和尚肩上抽搐着。

小和尚也跟着莫明其妙的只是掉淚，却覺着自己肩上濕了一大塊，用手摸摸黏糊糊地，鼻涕眼淚甚麽都有：「姑娘……妳……」

像是用了全身的力量，才把小喬的身子搬到了牀上。

外面已是天昏地黯，房子裏更是黝黑一片，明法小和尚張羅着去點亮了燈。

燈光乍亮，才發覺到麥姑娘敢情已坐起來了，閃爍的光影裏，她的臉是那種異常的蒼白，呆滯的眼神，沾滿了淚痕的臉，披散的一頭亂髮……

「大……大姑娘……妳……」

「唉！」良久之後，麥小喬才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小師父，你別理我，剛才我只是心裏難受，哭一陣子也就好了……方丈師父呢！」

「他……老人家下山了，有事麽？我這就去找住持師父去！」

「別去，沒事！」麥姑娘欠身站了起來：「外面天黑了？」

「還沒有，只是黯得很，看樣子八成兒又要下雪了！」

麥小喬點點頭，身子往前移了移，不小心踢倒了一張椅子：「噢！」趕忙彎下身子來，用手摸索着，把椅子又給扶了起來。

明法小和尚幾乎嚇傻了。

「大姑……娘……妳的眼睛……」

「瞎了！」

「瞎……了？」小和尚身子在打抖：「這是怎麽回事？怎麽……會？」

麥小喬搖搖頭，半天才說：「你出去吧，我要一個人靜一會……」

「啊……」小和尚用着抖顫的聲音說：「是……」緩緩的轉身步出。

淚水汨汨的由小喬那雙大眼睛裏淌出來……

她腦子裏憧憬着方才與鳳姑娘對答的情景，回憶着彼此所說的每一句話。

鳳姑娘曾說過的一句話：「留着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再說，妳的眼睛並非已經絕望，爲人爲己，哼哼……妳總不能就眞的去尋死吧！」

這句話鳳姑娘當時說時，麥小喬正在痛心頭上，聽過未加注意，這時回想起來，不禁覺出來有些不尋常的弦外之音，關鍵處便在於那「爲人爲己」一句話上。

「怎麽說『爲人爲己』呢！」她心裏不禁在想着：「難道她指的是關……」

情不自禁的她又聯想到了關雪羽，由不住心神爲之一振：「難道說他們之間，並沒有婚姻之約……只是我自己的一番多疑？」

這個念頭猝然的興起，一霎間就像是一盞光明四射的明燈，陡地出現在黑暗的心坎裏，確實使得她爲之大大驚震，一顆心立時爲之紊亂起來。

祇是這番熱情，只在她心裏盤踞了極短的一霎，緊接着便自又冷了下來，那是一番澈骨的冰冷寒意，重覆着打消了她前此的激動熱情。

她想到了她的眼睛……

「就算是關雪羽他沒有忘情於我，我又豈能？我又豈能……」

更何况鳳姑娘是如此的美，兩相對比之下，她再一次感到了失望，陷入到痛苦的深淵。

窗外寒風兀自繼續吹着，不時有小石頭子兒打向窗上的「嘩啦啦」聲音，她只感覺到無比的冷，身心俱寒的冷……

× × ×

星皎雲淨。

空中只是幾顆閃爍的星，洒下來的光，亮若燦銀，靜寂的山嶺之巓，甚至於連昆虫的鳴叫聲也難以聽見。

這已是關雪羽來到七指雪山的第十四天，也是第十四個夜晚。

偶而的邂逅，竟使他有了如此意料不到的豐碩收獲，今夜，在他面對着眼前這個神秘的「瞎婆婆」盧幽之際，內心裏實在充滿了深切的感激與由衷的敬佩——這一切太奇妙了，簡直無從解釋，匪夷所思，他忽然感覺到，這番造就恩情，其重如山，不容稍忘，而事實上，對於這位造就自己的大恩人，他竟是瞭解得如此之少，確實有更進一步瞭解她的必要。

「你進步的很快，」盧幽睜着那一雙深邃却實已失明的眼睛打量着他：「我已沒有什麽好再傳授給你的了……」

頓了一下，她才又道：「這十天以來，我已把我數十年所領獲的心得，統統傳授給了你……當然，你所學到的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得，但是，這就足夠了……只要你肯努力，在今後的數年裏，遵循着我所傳授給你的法則勤習苦研，哼哼……不出十年之內，我敢說，當今天下，再也難找出一個人能是你的敵手，希望你努力自勉，不要讓我失望才好！」

「我知道，我知道……」

盧幽臉上顯示着前所未見的愉快道：「你無須對我保證些什麽，我的眼睛雖然瞎了，但是我的心却不瞎，自從頭一回見你，跟你交談之後，我就知道你是個足以能讓我信得過的人，要不然我不會把我隱藏了幾十年的武學心得統統傳授給你。」

微笑了一下，她的樣子顯得那麽輕鬆。「你還不知道，我對你在暗中確實已留了仔細，每當我傳授給你一樣新的東西，我都在暗中攷察你的反應和領悟之力，如果你不能達到我預期的要求，而作出正常的反應，我也會中途停止，改變初衷，但所幸，你並沒有讓我感到失望……我太高興了……你猜我心裏想到了什麽？」

關雪羽見她一掃苦口的沉鬱，竟然顯現得如此開心樣子，心裏也甚是高興。

「我實在猜不出來……難道妳要收我爲徒！」

盧幽一笑搖搖頭：「你已經說過了，你我不會強人所難，你是你們燕家門的第三代傳人，不容你改拜外人爲師，不過，我却有資格收你爲膝下義子，以後就改口稱呼我一聲『乾娘』，這倒施得！」

關雪羽正感平白收受了對方如此大的恩惠，既不能拜其爲師，誠不知何以爲報，現在聽她這麽一說，誠然是正合我心！

當下不再猶豫，一口答應，隨即行了大禮，口喚了一聲『乾娘』，那盧幽竟自熱淚漣漣的淌了下來，她一言不發，只默

默地點一下頭，算是受了對方的稱呼。

關雪羽叩了個頭方自站起。

盧幽道：「慢着，我有一樣東西要送給你。」

一面說，即見她探手袖內，但聞得鎖鏈聲响，即由袖中取出了尺許左右長短的一口弧形薄刃。

設非是她自己取出，外人絕難看破。

原來那是一口打製得極具匠心的兵刃，連刃帶鞘，通體現出一片燦銀顏色，妙在尾鞘之處設有巧妙的細細銀鏈，可以纏扣腕上，刀身連鞘更有一定的凹弧之處，一經貼在手腕之上，即使大力運動，也不愁滑落，刀柄吞口處，設有黑色玉質的按鈕啞簧，一經按勁，即可如意抽出，確是構思精巧之極。

盧幽取刃在手，頗是感慨的注視着道：「此刃原是我先師所留下來的貼身之物，在我手裏也近一甲子了……可笑的是，除了暇時拿它來練習消遣以外，至於臨敵搏殺，竟是一次機會也未曾有過，也許你留着倒可一展所長，就送給你，權作是見面禮吧？」

關雪羽遲疑了一下，雙手接過來，只覺得入手份量甚輕，料想着刃身必是極爲鋒薄，當下隨即抽開來，頓時眼前展現出一彎銀虹，有似靈蛇般閃爍不已，只見刃身中縫，顯著的凹下去一道朱紅色淺淺印痕，悉知可以刺敵於無知之間，確是厲害得緊。

盧幽道：「你不要小看了它，如果你熟悉了我所傳授給你的那些身法之後，再加以運用，便可知道此刃的無窮威力，它更可以會合你燕家的騰挪小巧身法，有時候更比一般刀劍更稱心如意，它猶有削鐵斷玉之能，尋常兵刃簡直無能招架，正因爲這樣，我才特別要吩咐你小心施用，但這道理你當然是明白的了。」

關雪羽一面答應着，隨即把這口短刃置於腕袖之內，只往腕子上一貼，不待繫上鎖鏈，便已是牢靠十分，施用時只須往袖內一探，振翻手腕即出，至爲方便。

無意之間，得此厚禮，自是心裏高興，便自向盧幽誠摯的道了謝。

却見盧幽輕輕點了一下頭道：「你可以回去了……也許我們的緣份便僅限以此，往後見面的時候，大概沒有幾天了……」

關雪羽一怔道：「乾娘的意思……」

「傻孩子，這裏豈是你能長住的地方？」她忽然哈哈一笑道：「陸青桐把你弄到山上，却成全了我幾十年未了的一顆心願……他的原意如何，究竟要怎麽處置你，應該是到時候了……」

關雪羽驚得一驚，沒有說話。

盧幽道：「此人剛愎自任，但多年以來，倒也改變不少，已不像過去那麽任性，或許會對你網開一面，也未可知，不過，這就要看他心裏是怎麽個打算了，你却要心裏先有一個對策才好——」

關雪羽點點頭道：「我知道。」

盧幽道：「他的事，我一向從不過問，這多年以來，他也從未向我透露過什麽，但是這一次鑑於你我母子情誼，我便不能不過問，他如胆敢向你施以毒手，我便饒不了他。」

關雪羽道：「事情也許還不致於嚴重到這個地步，那一天我却見這位陸前輩喚妳是『七姑娘』，莫非乾娘與他之間有姨甥之親麽？」

盧幽臉上立時現出了一種不自然的痛苦表情，低低的嘆息了一聲再搖搖頭，久久未發一言。

這番表情，立刻使關雪羽體會出來，對方的確有「難言之隱」，頓時深悔有此一問。

又隔了一會兒，盧幽才苦笑了一下說道：「我與他母親是表姐妹，這倒不是親的……」

下面的話，便不再說下去了。

關雪羽雖有滿腹疑團，却也只有吞在肚子裏，反倒是盧幽却像爲關雪羽的一句問話，勾起來無限感慨，那張白淨削瘦的臉上，不時的紅一陣白一青，像有無限忿恚，却又似無邊遺憾，眞正是波浪洶湧，寸心天知了。

看見了這番表情，關雪羽越加的後悔有此一問，也不便再多待下去，當時起身告辭。

盧幽忽然苦笑道：「你我這一段緣份，暫時就到此爲止了，今後不必再來了，如有特別事故，我自會尋你，你去吧！」

關雪羽默默地點了點頭，十天來彼此相處，這個盧幽確實是沒有把自己當成外人，數十年秘藏武功心得，稱得上傾囊相授，如此情義，簡直無以爲報，這時面臨着離別，想到未來再見之時，誠不知是何年月，心理未免生出一些依依別離之情。一時只管看着盧幽發呆，脚下並無移動之意。

盧幽一雙眼睛，雖不能見，但是她的感觸却異常靈敏，加上內心的晶瑩透剔，凡事一經忖度，恆常不出八九。

當時冷冷一笑，輕嘆一聲道：「一個人心懷感情，不是壞事，只是如果拿來用事，難免優柔寡斷，你要記住，凡事要當機立斷，一經拖延下去，害人害己，可就自尋苦果了！男女之情，尤應小心，切記，切記！」

末後這兩句話，好像是有感而發了。

關雪羽心裏動了一動，應了聲「是！」，即行向對方拜別退出。

出得樓外，只覺得四下裏寒風颼颼，一經着人，遍體生寒。天色雖是異常的黑，關雪羽却能感覺出就快要天亮了，返回到住處，他的一顆心猶自忐忑難安。

用了好一陣子工夫，才鎮定下來，是時當空已微微現出了一些白色，竟已是「破曉時分」。

關雪羽正待下榻，身邊上却聽見了「篤篤！」兩聲叩門聲——想必是冰兒送早膳來了。

今天似乎來得早點兒了。

「是冰兒麽？」

嘴裏說着，他趨前幾步，就勢打開了門扉。

房門開處，門外靜悄悄地，竟是沒有一個人影，忽然身後風聲微驚，像是有人乘隙奪門而入。

關雪羽這幾個月連逢奇遇，刻苦練功，功力不啻早已大有進展，一經發覺不對，鼻子裏輕哼一聲，左手反手一掌向後直襲，同時身子側迴，「唰！」地一聲，已

封住了門戶，不欲要那人奪門而入。

那人輕笑一聲，竟然未能得逞。但是他身法了得，即使在關雪羽如此緊迫的逼勢之下，猶能起身自如。

「唰！」一聲，猝然間拔身而起。起勢之快，簡直不容交睫，緊接着身子向後一個倒仰，「呼嚕」一陣疾風，已反身上了屋脊。

關雪羽那麼快的身法，居然未能截住了對方，不禁心中暗暗吃了一驚。

却因此也激發了他好强的個性，冷笑一聲，緊跟着倒捲而起，襲着的對方身勢，落了下去。

這一次對方萬難逃開了，在關雪羽緊迫釘人的身勢之下，不得不現出了原形。

關雪羽只當來人不懷好意，加以被對方引逗得無名火起，是以身子一經落下，右手抖處，暗運眞力，以「劈空掌」式，直向對手身上劈了過去。

這一掌眞要打實了，就算是對方具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也是吃受不住，他當然還不至於如此冒失。

關雪羽一掌擊出了一半，才發覺得對方裙飄髮揚，身態楚楚，竟然是位「坤客」，那背影欵欵動人，分明是極爲熟悉的一位故人，心中一驚，猛可裏把吐出的掌力中途向後一收。

對方姑娘恁地身手不弱，迴身封掌，就勢把身子掠開，轉動之間，已是七尺開外。

「唉唷！好厲害！」

雙方掌力接觸之下，由於所出力道勢均力敵，頃刻之間，便自化爲無形。

破曉天光之下，照見了來人美麗姿顏，眉秀目清，髮密而長；那裏會是冰兒，她是鳳姑娘。

關雪羽緩緩的點了點頭，怪不自然的道：「原來是妳，鳳姑娘。」

「怎麼，不歡迎？」

美麗的少女，舉手投足之間，無不姿態撩人，她這裏長髮輕甩，化作一片秀麗雲彩，輕飄飄的落向身後，澄波雙瞳裏，含蓄着「別來可好？」的隱隱笑靨，這麼近近的瞧着他，靜靜地等着他的一句「歡迎」回答。

關雪羽確是有些出乎意外的驚訝，來山中這麼久了，這祇不過才見她第二面。

微笑着，他點了一下頭，想說「歡迎」二字，却又不欲出口，只道了聲：「請進來說話！」，逕自轉身，越房而過，呼地落身門前。

面前人影猝閃，敢情鳳姑娘竟與他不差先後的落在了一塊。

「幾天不見，你的功力像是進步得多了……」鳳姑娘略似好奇的打量着他：「看來眞的要是打起來，我還不是你的敵手了呢！」

關雪羽微微笑了一下，他倒不以爲對方這兩句話是溢美之詞，多少日子以來，自己苦心積慮，浸淫於高深武學的探討，只因爲缺少一個印證武功的對手，是以到底進步了多少，或是根本就沒有進步，尚還有待證實，現在鳳姑娘既然這麼說，顯然已是肯定了。

「很久不見了，姑娘妳這是從那裏來呢？」

「我……」鳳姑娘眨動了一下眼睛：「你猜呢？」

似乎每一個女孩子都喜歡叫人家「猜」心裏想的；或是沒有說出口來的事情，而這種「漫無邊際」的啞謎，十之八九簡直是無從猜起。

關雪羽報以微微一笑，搖搖頭表示猜不出來。

鳳姑娘淺淺一笑道：「你當然猜不出來，我如果說出來去了那裏，你一定會嚇一跳，告訴你吧，我去見麥小喬啦！」

關雪羽果然爲之一愣。

「麥！小喬！妳是說麥姑娘？」

鳳姑娘默默地點了一下頭，一雙澄波雙瞳，眨也不眨一下的向對方注視着。

「你想不到吧？」

「的確是沒有想到！」關雪羽道：「她的近況可好？」

鳳姑娘搖了搖頭，關雪羽頓時神色一凜。

這番神態看在鳳姑娘裏，的確大大的不是滋味，她却偏偏面含微笑，不當回事的舉手掠了一下散置在前額的幾根髮絲。

「怎麼，你可想知道詳細情形？」

關雪羽點點頭說：「我知道了——她身上的宿毒發作了。」情不自禁的搖搖頭，苦笑着發出了一聲嘆息。

「可眞是心有靈犀，一猜就中了！」

鳳姑娘的眼神兀自瞬也不瞬的向對方注視着，臉上猶自洋溢着微笑，祇是笑得怪怪地，一副令人費解的模樣。

「她！要緊麼？」

「怎麼不要緊？命都快完了！」

「只是——」關雪羽正色的向對方逼視着：「我不相信妳竟能袖手旁觀？」

鳳姑娘一笑道：「笑話，我爲什麼又不能袖手旁觀？難道我一定要管？」

關雪羽雙眉陡地挑了一挑，却又回復原狀。

「奇怪！」鳳姑娘說：「你好像生氣了！」

關雪羽看了她一眼，搖搖頭，像是自己在告訴自己說：「不，妳不是這種人…果眞這樣，我就……」

「你就怎麼樣……？」

鳳姑娘的臉上，兀自帶着微微的笑。

「我就看錯了妳了。」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臉上的笑容倏地爲之消失，猛地自位子上站起來，生氣的向外步出。

她身子方自走到了門前，却又站住，道：「我已把她身上的毒去乾淨了，你應該放心了吧！」

一面說，她倏地回過了頭，眼睛裏交熾着的光焰，有如鋒銳的利刃，簡直要扎到了關雪羽心裏。

對於鳳姑娘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關雪羽一時呆住了，他實在沒有料到對方竟然會有這種突然的強烈的反應，尤其使他驚異的是，她竟然赤裸裸地表露了她的感情。

那是一種直率的愛，透過她的一雙眼睛，毫不猶豫的傳給了對方。

關雪羽在一霎失措之後，終於恢復了鎭定，心裏却在警惕着告訴自己——一個棘手極難應付的感情糾紛，即將面臨着自己，有待自己去解決了。

面對着鳳姑娘似有妒意的眼神，他還是暫時保持沉默的好。

鳳姑娘緩緩回過了身子：「你怎麼……不說話？」

「妳要我說甚麼？」關雪羽報以苦笑。隨即把眼睛移向一邊。

他雖然內外功力俱臻一流，再厲害的強敵，也無能使他當面畏縮，在涉及的眼前兒女私情裏，却是一點經驗也沒有，初次交鋒之下，簡直有點害怕！

低下的眼神，很快的接觸到一雙女人的腳——一雙配有雪白絨球的薄底小小蠻靴。

緊跟着他的心裏一震，抬起頭來，鳳姑娘敢情已來到了眼前——就站在自己跟前。

「原來你心裏一直都沒有忘了她……是不是？」

「我……」關雪羽莫明其妙紅了臉。

「雖然你住在這裏，你的心却一直都在想着她……根本……根本……根本就沒我……的份兒？」

那麼要強的個性，竟然也撐不下去了，說着說着連聲音都抖了。

「姑娘妳想……左了……請坐下來，先喝杯茶吧……」

關雪羽這就起身，張羅着去倒茶。

他的手才摸着了罩有棉套子的暖壺，剛要拿起，却被斜刺探出來的一隻手按住了。

「別給我來這一套！」鳳姑娘斬釘截鐵的聲音說：「我不渴，要喝茶自己會倒，不敢勞動尊駕——」

關雪羽祇得收回了手，終於不得不又接觸到了那雙最怕接觸的眼睛。

這雙明媚的大眼睛，現在是睜得又大又圓，在滾動的一層淚水裏，猶自鋒芒畢露，毫不含糊。

「好吧……我們現在該是把話說清楚的時候了！」

兩隻手往懷裏這麼一抱，低下來的目神，像是交叉着的一雙剪刀，關雪羽正好就在那刀鋒交乂之間。說不出的「怨」「恨」「憐」「愛」「妒」一股腦的，可全都在那般眼神裏表露無遺。

關雪羽祇覺得心裏一陣子通通直跳，那份子尷尬可就別提了。

要說起來，他可並沒有幹什麼虧心事，這份子彆扭純屬多餘，只是「最難消受美人恩」，在基本上她對你好，你無以爲報，便是有欠於她了。

避走無路，目逃無能，站起來不是，坐下來也不是，搖頭，點頭，都不是……可眞難爲他了。

「你怎麼不說話？」

「姑娘又要我說些什麼？」關雪羽忽然站起來，怱怱的走向一邊。

「說——」鳳姑娘跟着走了過去：「說你到底是喜歡誰吧！」

這可眞是相當大胆的一句話，關雪羽聆聽之下，由不住大大地爲之吃了一驚，乍聽之下，眞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忽地轉過身子來，直直地盯向鳳姑娘：「妳說什麼？」

鳳姑娘賭氣問道：「我只問你，我和麥小喬兩個人，你到底喜歡誰？」

說着說着，竟然觸動了傷懷，兩行淚水突地奪眶而出，紅着的一雙眼睛，却是瞬也不瞬地直盯着關雪羽的臉上，上胸起伏，呼吸頻繁，敢情是十分當眞。

關雪羽冷冷一笑：「我爲什麼一定要回答……這些？何況……哼……」

「你說什……麼？」

「何況我根本就沒想過這個問題！」

說了這句話，他轉身又回到了原來的坐處，坐下來。

鳳姑娘一個人站在那裏發楞，只見她緊緊地咬着下唇，自己在跟自己賭氣似地，臉上白一陣紅一陣！

「不行，你得告訴我……你現在就要想！」

她又跟了過去，仍然是先前的那個姿式，兩隻手抱在前胸，那種表情分明是「耗上了」，今天非得要跟對方見個「眞章」不可。

關雪羽這一霎，可眞是心裏亂極了。

「妳又要我……說些什麼呢？」

他的一雙眼睛，緩緩抬起來，打量着站立在自己面前咫尺之間的這個絕色佳人，這個女孩子也曾救過自己性命的恩人，人非聖賢，誰能無情？硬要說討厭她，那可眞是矯情之言，違心之論了，其實，他眼睛裏含蓄着的光采，早已把他的內心感情傳遞過去，然而這並不表示他忘情於麥小喬。

只是，對鳳姑娘來說，這却是不夠的，她要的是一句堅定不移的承諾，一份完全屬於自己獨佔的感情。

「你怎麼不說話……？」鳳姑娘忽然輕嘆了一聲：「你竟然這麼難以……出口？算了……我也不再逼你了……」

一面說，她痴痴地在桌前坐了下來，自己從暖壺裏倒了一杯茶。當她舉杯自飲的時候，才覺出來那隻手在抖，杯子裏的茶水，險些溢出來——她苦笑着放下來，用兩隻手按着這只杯子，感情在心裏作祟，紊亂、煩躁，確是苦得很……

「你可相信？」她緩緩地說着，眼神兒注視着杯子裏的茶水：「這一輩子，我還從來沒有愛……過一個人，要是有的話，你就是第一個……但是，不幸得很，好像我却比別人晚了一步……」

說着她就把身子背了過來，却由身邊革囊裏，拿出了一個小小繡荷包。

「這是我自己作的，你可別笑……一直忘了拿給你——」

緩緩地遞了過來，却仍然低着頭，直到關雪羽接過去之後，她才抬起眼睛來。

關雪羽怔了一怔，喉結動了動，他也並非全不「知情」，只是生平從來也沒有領受過這般情誼，眼前的鳳姑娘，心中的麥姑娘，兩個姑娘的影子，糾纏在一塊，以前也不是沒有想過，每一次想起來，都令他心神不安，也從來沒有理出一個頭緒來……眼前更令他心躁不安。

「妳——這又是何苦？」

一霎間，心裏像是壓着了大塊的鉛。那個綉荷包，敢情是出自鳳姑娘的一雙巧手，繡製得別出心裁，三色珠花，滾鑲的亮片，看上去已是別緻好看，再加上銀絲繐子，却是不落凡俗。（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尊子，翠蓮觀主遇到南嶽二劍徐旺，張強，四人來到叢林裏，見天痴老人爲逍遙客療傷，正欲襲擊，幸夏振華及時趕至將他們擊傷逃去，天痴老人見徒弟的武功，足可雄視武林，自己和三傑老了，長江後浪推前浪，力挽狂瀾就要看他了，心中不勝感慨，夏振華再別過師傅，重上征途，來到三湘地區的森林，聽到了亡魂谷主和黑衣少女談話，一時忘形被她們發現，亡魂谷主見是夏振華，連忙邀請入坐，傾訴當年和巨無霸一段纏綿悱惻的艷史，和巨無霸生了一個孩子，被一尊子掉下絕塵峯，因此隱居在亡魂谷，做一個脫離塵俗之人……

滴血傳書禍江湖

但聽得一陣天崩地裂之响，兩棵古松，同時折斷，枝葉紛飛，鳥棲驚散，四野回音歷歷。

「谷主，這巨無霸老前輩，這十餘年寄居何處，此番復出，一定練有神招絕技，但不知谷主能否見告。」夏振華幽幽地詢問着。

老身此番離開亡魂谷，也就是來尋找他，我更要協助他剷除江湖五惡，以洩心頭之恨。

他說時，倏然覺得洩漏了自己許多秘密，臉上也不由微熱。終於淡淡地笑道：孩子！我的話也許太過露骨，請勿見笑。巨無霸將影響整個武林大局。……」

三湘小鎮鬥魔霸

夏振華正欲所言，驀聞一陣嘿嘿怪笑傳來。「有我們七人連手與十五人力道，也相差無幾了。……」

另一聲冷笑聲也接道：「我們祗有先下手爲強，爲什麽一定要講那些鬼門道，人死了向閻王老子算賬……」

夏振華鋼牙緊咬，冷哼一聲，道：「有我天下第一劍在，看你們能够橫行到幾時……」

說完，白影乍起，逕踏着林梢而走。

當夏振華幌身而起時，亡魂谷主也同時拔高丈許，祗有黑衣少女仍然兀立未動，好似週圍景物，毫無所見一般。

亡魂谷主口中說着並不清的囈語，足可想見她此時的心情與奮和忿怒，兼而有之。

這嘿嘿怪笑，對三個人來說都不會陌生，尤其夏振華對這些人，他有着一擧而擊殺羣魔之技，也有着江湖社會掃清妖孽的心懷，但他自己的血海深仇，他更是謎一般的人物，有許多武林奧妙，江湖怪事，都要他去探尋，發掘。也就必須暫時保留這些魔頭的狗命。然而事難兩全，若留得這些人魔存在，江湖中的混亂，人類的災禍，却又無法兼顧。

故他的心中一時間，實在難作決定，因之身形也就不由爲之一緩。

亡魂谷主的聲音却起在身後：「孩子，你犯不着與這些人碰面，待老身來打發他們。」說完，遂幌身而前，疾似飄風一般，向那嘿嘿笑聲中縱去。

夏振華一時也未曾理會出所以然，但他却未追去，按說以他的武功，亡魂谷主決難追趕得上。

他自己對付任何敵人，也從未假手過別人，今日竟任由亡魂谷主追去，倒是破題兒第一遭。誰也無法忖知他此時的心情，惟一可供人研究的，那就是英雄行徑。或者說是英雄懷抱。終於，他靠在那株古柏之上，坐了下來，甚至忘記剛才所經歷的一切。

大地十分寧靜，夏振華的白色身影，好似一尊塑像。

他不時抓着自己的長髮，有着無比的痛苦，因爲這個以天下爲己任的少年俠士，自己既以天下第一劍自許，那末天下的安危，他焉能不管，更何况目下羣魔亂舞，終日以殺人爲樂事。

夏振華的腦際，閃過蘆林潭的災禍，還有那些腥臭之味。立時怒髮根根直豎，百脈賁張。當下冷冷地說道：「我決不能再容許這些賊子，再胡作非爲，否則天下第一劍的稱譽，將自行毀去。」

「哼！又是天下第一劍，羞也不羞：……」一陣幽幽清音，響在耳際，夏振華心頭不由一驚，臉上也覺微熱。

當他回過身來，更是心頭怦怦地亂跳，不知何時那個黑衣少女，已經站在身側，嘴裏雖然噙着笑意，但臉上却是一副十分不屑之色。

「姑娘何時來此。」夏振華却掩飾其不安，但問出之後，臉上更加灼熱，因爲以他的武功而論，天耳神通，十數里之外，可聞落葉之聲，此際有人走近身側，尚未察覺，反而向黑衣少女詢問，故更倍覺難過。

一聲脆笑震蕩在空際，「現在已經三更時候了，我在你身邊足足站了兩個時辰，因爲你這天下第一劍的美夢，尚未做醒，故不願打攪你。……」

說完，又是脆笑連天，連腰肢也笑彎了。

夏振華連頸根也羞紅了，一股怒火幾乎發作，但還是忍住了。

黑衣少女的話實在刻薄，莊諧兼而有之。任何人都受不了，夏振華雙目也會閃出兩道晶光，但迅即移開。

黑衣少女好似看透了他的心事，更得勢不饒人道：「你不是以天下第一劍自譽，我第一個就不服氣。……」

夏振華霍地立起身來，右臂微擧，終於又垂了下來，恨恨地掃了黑衣少女一眼，竟幌身而走。黑衣少女微微一愣，雙目中竟湧出兩顆珠，也跟踪而去。

其實黑衣少女的心中，早已嵌上了夏振華英挺秀拔的影子，她雖然久處在亡魂谷中，受亡魂谷主的感染不少。尤其她的絕世姿容，常顧影自憐，女孩兒家先天的早熟，故不免有花前月下之思。

但當她遇上這個俏寃家後，自以爲是夢中的王子，自有女人特有的自尊，又使得她無法向這俏寃家，傾吐衷腸，甚至在每次遇上之後，反有拚命的搏鬥。

人就是如此，愛與恨在兩個不同的極端，黑衣少女既對夏振華滋生愛意，當那種愛的奢望，變成失望時，另一種心理作祟，也逐漸滋長。

夏振華原非太過無情，他對黑衣少女也曾有過一陣激動，在他心的深處曾藏有另一個麗影，與她酷像。

但這朶武林奇葩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偉大的抱負，故對於凡影響他的事事物物，都會以理智來克制。他對黑衣少女也並非毫無所感，就單以黑衣少女的絕代姿色，就足爲任何人所傾倒。

不過他此際聽黑衣少女一番奚落，却是怒不可遏，甚至欲一擧而將其置之於死地。黑衣少女此時的心情，一百個想同他親近，但她却反其道而行。

兩個倔強的年青人，終於又分開了，當再度會晤時，人事滄桑，誰也無法料定將來的變化。

黑衣少女緊緊追去，雖然她將輕功施展到極限，但那裏還有夏振華的影子。

她不大相信夏振華的輕功竟有如此之高，還以爲他又藉故隱藏，避開自己。

一種少女的自尊，受到嚴重的傷害，當下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你有種就出來同姑娘拚個存亡強弱。……」

刹那間，四野皆震起陣陣迴音，夏振華的影子，早已不見。她並不就此死心，週圍數里之地，都被她走遍，天下第一劍之呼喚，此起彼落，尤其夜靜傳音也就更遠。迴音朗朗，那裏有意中的人踪跡，一股渴望，化作怒火。

恨聲地罵道：「哼！看你有什麽了不起，下次遇上，非劈了你不可，我就不信你這天下第一劍。」

她這無意的擧動，也是一種少女的行爲，但却替夏振華帶來無比的煩惱，甚至使得那個豪氣如虹的少年俠士，竟幾乎陷在另一個胭脂陣中，此是後話。

且說夏振華自一怒而走之後，即施展着意會神功，並以馭空千飛相輔而行，故若飄風一幌，瞬即失去。

當他疾奔一陣後，遠處又閃着一派燈光，他極目力之所竟，雲霧中又顯出山巒叠叠。

夏振華心中雖然甚多感慨。但一時却無法說出，因爲這種滋味，實在不是他這種年齡的人所能領會得出。

幾聲清嘯，劃長空傳來，更是金鐵交鳴之聲，震蕩在空際。

夏振華不由微嘆道：「茫茫宇宙，殺伐之聲，何其太多。」說完，身形乍起，逕向那金鐵交鳴之聲處縱去。

他越過一片片田疇，也越過一片片山巒，而金鐵交鳴之聲，却愈來愈遠。

夏振華也不禁對自己發生了懷疑，因爲他的「天耳神通」，將是近數百年無人練成的武功「寓風傳音」，更將是武林中罕見罕聞的事。「金剛不壞身」，不要說他這種年齡，就是以天痴老人近百年修爲的武林聖者，也尚未到達此一地步。

然而他却將三種世人獲一而將稱雄武林的絕技，都窮極於一身，甚且將神而化之。但擺在他面前的艱險的路程，却也迥非一般人，所可比擬。

「我的武功，是否已屆超凡入聖之境？是否有够稱天下第一劍的條件？」他低低地自問着。又是連聲清嘯，震蕩在空際，虎虎之風，使得空氣中，也凝固了似的，增加了無比的阻力。

夏振華心頭微懍，暗忖道：「這些拚鬥之人，無不是武功高絕，且以這種純內家罡力，強者勝，弱者亡，固然是鐵定的事實，或者也將使此拚鬥之人，落個同歸於盡。」

此念電閃而逝，一種拯人於極的情懷，湧現腦際，身形霍地拔高數丈，意會神功，施展至極限。

當他從那高插雲際的山巒，疾馳而下時，那一片竹林中，有十數條人影幌動。

「哼！又是羣鬥。……」夏振華暗罵着，但赫然展現身前的，却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面目已不可辨。

夏振華被這種慘絕人寰的景象，氣得怒髮暴衝，熱血沸騰。

冷冷地喝道：「住手！」他是氣極，也是恨極，故發話時，竟將自己罡氣施出

，震得拚鬥諸人，一個個耳鳴心裂。

不自覺地，都向後邁退一大步，但倏退又進。

夏振華也就在他們暴退之間，對拚鬥諸人掃過一瞥。這中間，除亡魂谷主外，還有那麻衣蒙面怪客。

夏振華對這謎樣的人物，早欲拜識其人，尤其他所要尋找的對頭人物，也是江湖五惡諸人。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豈肯輕易放過。

那蒙面麻衣怪客，對夏振華的到達，微感錯愕，故一聲朗笑之後，掌力綿綿揮出，幾聲悶哼過去，麻衣蒙面怪客即衝天而起。即突出圍攻之外，幾個起落，就去得無影無踪。

夏振華本已叫出，但亡魂谷主適被四毒連手攻到。亡魂谷主雖然淩厲絕倫，四毒的流雲掌力，得自玄武聖篇上所載。四毒距火候尚還遙遠，但較之其他掌上功夫，却倍覺威猛。

眼看亡魂谷主，就將傷在四毒掌下，夏振華此時也是說不出自己的感懷。但他對江湖五惡中的人物，却無不恨之入骨。

當下一招「乘風破浪」，直向亡魂谷主身邊掃去。

但他用力十分巧妙，剛接近亡魂谷主身旁，功力又倏地分散，竟化作翩翩蝴蝶般，向着四毒撲到。四毒萬未料到，這陡然湧到的潛勁暗流，竟有如此淩厲，也是這四個傢伙，太過狂妄。平素眼高於頂，目無天下士。

但他們對付亡魂谷主却又另有預謀，不過做夢也未想到夏振華這個煞星，會驟然出現。故當他們聽得一聲暴喝之後，雖有心裂耳鳴之感，但他們要急切圖功，因爲擺在面前的亡魂谷主，也是他們的生死大敵。

在此四面強敵環視之下，除一個少一個，四毒就是在此種情形下，欲一舉而擊殺亡魂谷主。

夏振華雖恨透了江湖五惡人物，但却還不想立即除滅。爲了要救亡魂谷主又不能袖手。其實他對自己的武功，尚還不敢作過高估價，故出手間仍是施出了十成以上功力，以四毒的武功，固然是江湖中第一流好手，但在今日的天下第一劍面前，何啻滄海一粟。

他們又在全力向亡魂主撲奔之際，這數十道暗勁有若江流激湍，一瀉千里。四毒如何受擋得住。

連聲悶哼，四毒竟跌出三數丈之外，亡魂谷主微微一愕，始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

這一驟然的變化，使得整個局勢，有着顯著的混亂，那些圍住麻衣蒙面怪客的諸高手，在麻衣怪客脫身之後，正欲協助四毒等人，擒住亡魂谷主。就在他們意念陡轉的同時，四毒已悶哼倒地。夏振華早也趨身而上。

亡魂谷主一抹額上汗珠，亡魂杖抖出碗大杖花，直向四毒搗去。其勢如怒馬，威猛絕倫。

「老前輩，暫留住這幾條狗命，將來還有用處。……」餘音朗朗，亡魂谷主果然聞言而止。

夏振華又掃了餘衆一眼，冷冷地喝道：「你們是要命還是想死，天下第一劍決不勉強你們。」

這些魔頭平素都是眼高於頂作惡多端的傢伙。他們連江湖五惡也不過使其充充場而已。那裏聽過別人的喝叱。

雖然他們也聽說，江湖中出了一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俠士，但要他們低首下心供人驅使，眞是談何容易。

此番他們離開華山洞，固然有四毒的邀請，他們何嘗不欲問鼎武林。尤其當年結怨的巨無霸又重現江湖。

夏振華雖然還不認識這七個怪物，因爲他們與四毒同行，也祇當他們爲一丘之貉了。

連聲喋喋怪笑，震蕩在山谷中。他們耳中，雖然聽過，江湖中出了一個號稱天下第一劍的傢伙。原來還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他們又爆起一陣朗笑後，冷喝道：「小兒！你也不怕有遭天譴，竟敢以天下第一劍自居。」

這七個怪物，實在够狂妄了，按說，他們因四毒在夏振華以一招劈空掌力下，就受傷倒地，他們更應以此爲鑑，或借故離去。反而向夏振華公然挑釁起來。

這朶武林奇葩，近日來顯然較爲含蓄多了，雖然雙目暴射着晶光，但並未被激怒立卽施出殺手。

祇是淡淡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如果是老態龍鍾，行將就木，縱然他的武功成爲天下第一，又有何用。……」他微微一頓後，又復朗朗長笑道：「在下武功，或不足以稱爲天下第一，但在胸懷，尤其蕩羣魔靖寰宇的壯志豪氣，足將使羣魔喪胆。……」

他說得言正色厲，震得四野廻音歷歷。旋又掃過七個怪物一眼冷笑道：「在下雖然行道江湖不多時日，倒還未見過像你們這帮東西，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眞是人世間，無羞恥之事。……」

不待夏振華說完，幾聲喋喋怪笑，震蕩在空際，他們雖然是笑，却是比哭還要難聽，連夏振華也覺得一陣愕然。

亡魂谷主也冷冷地笑道：「你們還要充什麼門面，今日決不能善了，就是天下第一劍不來此間，我老婆子也不容許你們這批賊子，再去江湖中害人。…」

七怪雙目都閃過一抹奇異的光芒，顯然他們聽亡魂谷主也稱揚天下第一劍，在這個目空一切的女人口中，倒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亡魂谷主掃過七怪一眼，回頭向夏振華笑道：「天下第一劍，這就是數十年前爲患江湖，後來被巨無霸制服，龜縮在華山三十餘年的七星道人……」

她微微一頓後，又淡淡地笑說道：「怪不得你說他們似男非男，似女非女。本來他們就非男非女，非人非怪。誰也弄不清，他們是何許人物，故才特別標新立異，以七星爲號，在服飾上，更以紅、黃、藍、白、黑、紫、綠，七種不同顏色來分辨。……」

她說時，雙目露出精光，聲音也提高了不少道：「天下第一劍，今日你不必動手，我要獨力拚鬥他們的七星陣、六合陣、五行陣、四象陣、三才陣。……」

末了旳話，變成了厲嘯，令人聞之毛骨聳然。

七怪也同聲暴喝道：「老妖怪，你也太不知自愛，也太不自量力了，居然敢向我們七人叫起陣來。……」他們又爆起一陣怪笑後，道：「想當年，妳與我們七人中，任何一人，都足以使妳血濺黃塵，魂歸陰府。哼！今日……」

「今日老婆子就是要你們從七星陣，變成六合陣，而五行陣，而四象陣。……」亡魂谷主不待七怪說完，就截斷他們的話。

但他又望了夏振華一眼後，也發出一陣冷笑，令人聞之，不寒而慄。

「天下第一劍，你大概已聽出我話中之深意，這不是他們陣圖中的奧妙，而是他們有人死了，陣圖必然的變化。」亡魂谷主特向夏振華提醒着。

夏振華臉上也綻着微笑，道：「老前輩，這些賊魔，那裏經得起妳亡魂杖的淩厲招式。……」

他嘴裏恁般說着。也暗中想成就這個苦命女人的壯志。更因她的傲氣有着英雄相惜之感。當下心中暗忖道：「妳就是打不過他們，我也會暗中相助妳幾分罡氣。本來我還以爲這七怪，眞能將七星陣變化成六合、五行、四象、三才等陣法。原來是妳先誇下海口要將七怪除去的意思。」

夏振華腦際立時幌過孤島惡潭的種種，那正是武林三傑爲他解述天下武林大局，故對這七星道人的所爲，也曾有耳聞。

祇是三傑當日並未將七怪如何退出江湖。甚至連巨無霸和亡魂谷主的諸般事跡，也未曾談過。

一種蕩羣魔靖寰宇的壯志豪氣，使得這個少年俠士立時豪氣如虹，神采奕奕，朗朗之笑聲響澈雲霄。

七怪也同時飄身而上，直將亡魂谷主和夏振華圍在中間。

七彩飄散有似花蝴蝶亂飛，掌風，劍光、杖影、拐勢，織成一幅殺人的圖畫。

亡魂谷主手中亡魂杖一抖，道：「賊魔！老身今日正要向你們清算絕塵掌的舊恨。」

「絕塵掌」三字入耳，七怪心頭爲之一懍，夏振華也似被這三字，帶入另一個回憶中，一個美麗的嬌容，一襲紅色衣裙，隱隱幻出腦際。

就在他微一出神之間，七怪已連手攻到，亡魂谷主的怒叱暴喝之聲，才將他喚回現實。

當下淡淡地一笑道：「就憑你們七個小賊，還用不着我天下第一劍親自動手。」說完，身上竟發出一股無形罡力，丈許之地，皆爲無形潛勁暴襲。

七怪同時向後暴退三尺，夏振華的身形，已霍地拔高數丈，斜身飄落，堪堪在七怪身後丈餘之處。

他目露晶光，但嘴角却噙着笑意。「老前輩！雖然我不想鬥這七個怪物，但想留點記號在他們身上，以爲他們夜郎自大者戒。……」

他邊說，白影頓失，連聲慘呼，也就跟着他白影陡現之間，七怪的左眼，都在汩汩地滲着鮮血。

「老前輩，這七怪對江湖中，有害無益，聽憑你處置，我要去追尋那麻衣蒙面怪客，不能目覩老前輩亡魂杖上的驚世神功……」

不待夏振華說完，亡魂谷主竟也一聲淡笑說道：「你也會替我老婆子面上貼金，剛才你如何使七怪同時失去了一目，連你的身影都未曾看清，更不用說如何出手，你的武功，不僅睨視武林，却是前無古人，後將無來者……」她微微一頓，又十分感嘆地說道：「老身隱居亡魂谷中，還以爲眞練就了神招絕技，今日得見小英雄身手，眞是宇宙之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她又掃過七怪一眼道：「老婆子與你們這場過節，今日看在你們失去一目的份上，以後再作清算，如果你們眞能以失去一目，而能革面洗心的話。……」

七怪早乘她說話之頃，用藥敷上左眼，此時正將一股無名怒火，全投在亡魂谷主身上。

喋喋怪笑之聲一落，七怪的全般功力也同時擊出。「老妖怪，你少逞口舌之利，看你今日能否走出這林中。」

夏振華也朗朗地一笑道：「老前輩，我師傅曾說過，殺惡人就是善念，如果這七怪依然惡性不改。……」他未盡的話，已被連聲暴喝怒嘯所打斷，他的身影，也在這一閃間，立時失去所在。

這裏所剩下的，祇是七彩飄舞，掌風、杖影、劍光、怒喝，亂成一片。使得這林中樹木，枝葉橫飛。

夏振華去勢奇速，但他並未去遠，因爲在另一處，一個黑衣少女正被幾個彪形大漢所圍住。

黑衣少女雖然毫無所懼，但那幾個大漢的武功，却顯然都是江湖之中第一流好手，黑衣少女的劍招，雖有獨到之處，却一時間要迅速打發這些人，也並非一件易事。

夏振華瞥過他們一眼，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原因，竟替黑衣少女担着心事，甚至對她的危險，自己也將負着部份的責任。不知他這觀念，如何形成，恐怕連他自己也找不出答案。

故一時間竟不知如何自處。他不願明目張胆地出手相助，因爲黑衣少女倔強的個性，會當面給他難堪。

如果就竟爾放手一走，自己實在放心不下，更有失自己這「天下第一劍」的金字招牌。

終於被他想出一個正大的理由，當即飄身而出，冷冷地喝道：「眞個是男子漢，大丈夫，竟連手圍攻一個弱女子，羞也不羞……」

那五個身着皂黃色勁裝的大漢，聞言微微一楞，不自覺地，向後邁退一大步。

黑衣少女正鬥得起勁，忽然聽見有人出頭，一股無名之火，正衝霄漢，但當掠過夏振華一眼時，芳心雖然砰砰亂跳，但一種被遺棄的落寞之感，也襲上心頭，不由得將全般忿怒，發洩在這俏寃家頭上。

「誰要你多管閒事，你以爲你自己了不起，待我打發這幾個小賊之後，再跟你鬥鬥，看看到底誰行誰不行。……」

黑衣少女的喝叱，似尚未發洩其全般忿怒，銀牙咬得吱吱作響，星目中也閃出兩顆晶瑩淚珠。

五個大漢，也同時爆起一陣大笑。「小白臉也吃不開，小子！待我們收拾這小妮子後，你祇管跟我們算賬。」

夏振華頓覺當頭如受重鎚一擊，一股從未遭受的羞辱和忿怒，皆湧上心頭。

尤其這五個大漢的話，更刺傷了他的自尊，故他掃過五人皂黃色衣飾一眼後，腦際泛起四毒的醜惡面孔，因爲這正是四毒特有的標記。

當下暗忖道：「原來這些都是隨同四毒南下的手下人物，怪不得他們專以羣鬥爲主。」

想到江湖五惡的連手羣鬥，立時百脈賁張，怒髮根根直豎。尤其他被黑衫少女的搶白，一股怒火，正也無處發洩。當下冷冷地一笑，嘴角抽動了一下，幾番欲言又止。

右臂微舉，五指伸張之間，十數道勁風，飛撲而出，幾聲悶哼，五個皂黃勁裝大漢，口角湧出絲絲血漬，一個個，皆撲倒在地。

夏振華的身形，也在五人撲倒之間，同時拔起，瞬即失去影子。

黑衣少女微微一愣，掃了跌倒在地的五人一眼，這才想到如何能捕捉這個俏寃家的心。

但她見夏振華的身形已起，心中一急，竟脫口叫道：「替我站住，你想一走能了嗎？」

夏振華雖然聽見她的喝聲，却未理會，心中不由得一陣茫然，但一種被羞辱的感覺，使他發誓不再見到這個黑衣少女。

這是人間的悲劇，兩個寃家在這次無意間相逢，本應冰釋上一次的誤會，但兩個倔強的少年，誤會是愈演愈深了。

黑衣少女終於哭了起來，她哭得很傷心。

夏振華也佇立在一抹溪流，殘月映着他俊秀的影子，有點形單形隻，心頭更感到一陣寂寞。

他不知道這感覺何所來，但他却對黑衣少女發出了無法理喻的情感，正同對迎風女所發生的不可理喻的感情一樣。終於他沿着溪流緩緩而下，一陣急促的脚步之聲，緊緊追趕而來。

夏振華心頭正自一懍，還以爲黑衣少女追踪而來，雖然自己不願見她，如果能遇上妳，倒也是一件樂事。

因爲他可以從黑衣少女的雙頰上，長髮上，梨渦上，泛出許多埋藏在心底深處的記憶。

本來他此時，施展意會神功，或者是馭空飛行絕技之後，是沒有人可以追趕得上的。

但夏振華不僅未曾施展，反將步伐放緩，好似怕人追趕不上。

他那俊秀的影子早爲人所發現，連聲「咦，咦」之聲。弄得夏振華也覺一陣臉上微熱。

「天下第一劍，你好愜意，我們找得你好苦。」

夏振華聞聲，回過頭來，心中也不覺一陣狂跳，因爲站在丈許之地說話的，正是武當派掌門人，還有一僧一道。

夏振華雖覺得那一僧一道，似曾相識，却想不起來。

武當掌門人，早朗聲說道：「天下第一劍，別來可好，貧道相約崆峒峨嵋兩派掌門，特地四處尋找小英雄。」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老前輩，但不知有何事故？」

雖然祇是短短一句話，却充滿着關懷，使得崆峒和峨嵋兩派掌門，也同時將兩顆空懸的心放下來。

故兩人也同是一聲朗笑後，趨身而前，合十稽首。

不用引見，夏振華已記起那老和尚，就是峨嵋上人，看他那慈眉善目，一雙烱烱有光的眼睛，即忖知其武功，必有獨到之處。

那個崆峒掌門，則是瘦條條身材，高約六尺，年紀也在六十上下，夏振華曾想到崆峒派當年在武林中地位，也想到崆峒與武當之間，因些細故，鬧得兩派以兵刄相見，以致兩敗俱傷，數十年未能恢復元氣，故予江湖宵小以可乘之機。

夏振華掃過三人一眼，心中不覺無限感嘆，在今日江湖混亂，兩派握手言和，共爲武林正義而奮鬥。

當然關鍵在兩個掌門人手中，也足見這兩位掌門人不僅有過人之才，也有渾宏的氣度和胆識，更能够顧全大局。

夏振華本無所謂門戶之見，祇是他的思想中，正與邪，是與非，分得十分清楚，尤對江湖敗類，恨之入骨。

此際面對三個掌門，年齡都在花甲之上，無形中生出幾分敬佩之心。

本來他因受惠於天痴老人武林三傑最多，對老年人，就頻生敬意，此時三派掌門對自己如此恭敬，反使其過意不去。

這些雖如電閃而逝，但三派掌門也似落在沉思中。

夏振華又淡淡地一笑道：「三位老前輩，此次從何而來，近日江湖中，究竟有何變化。」

武當派掌門臉上閃過一抹驚容後，始緩緩地問道：「小英雄近日逗留何地，難道毫無所聞。」

崆峒派掌門也急不及待地問道：「這『滴血傳書』，已是近百年來未有之事，小英雄……」未盡之言，顯因過甚激動而難盡罄，祇是睜着一雙虎目，望着這朶武林奇葩。

夏振華的口中也跟着唸了一聲「滴血傳書」，顯然他還不大明白其中深意，故祇是淡淡地一笑。

他又向武當掌門朗朗地說道：「在下自從老前輩別後，即南下三湘，近來迄未離此。……」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三湘地面，雖然出了不少事故，也曾有過一脅子和翠蓮觀主的魔踪，二劍客重傷，亡魂谷的精彩序幕。……却從未聽過什麽『滴血傳書』。」

他沉思有頃，復朗聲問道：「但不知這『滴血傳書』，究竟是何所指，爲何恩師及武林三傑，都未曾談過。」

三個掌門都同聲問出：「小英雄何時遇上武林三傑，如果有這三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武林隱傑出面，這『滴血』之禍，或者可能避免。……」

夏振華對什麽「滴血傳書」，根本視作平常，固然這由於他藝高人胆大，其實他對許多江湖門檻，還不大十分清楚。

故當下祇是淡淡地漫應道：「現在天已黎明，我們不妨去找尋一客寓，好好暢談一番。」

武當掌門嘴角掀動了幾次，欲言又止者再。

終於放聲朗笑道：「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必有所托，天既將斯民庇護於斯人之手，亦幸能有所成就。……」

他的每字每句都貫入夏振華耳中，當然他也聽得出，這個武當的掌門，一代武林俊傑，是在對自己有所感懷，或太多期望。本來移動的脚步，倏然停住，雙目凝聚着晶光，注視着三個掌門。

任是三個掌門，武功都是第一流高手，也曾修習本派上乘武學，此際竟迫於夏振華雙目晶光，都不禁低下頭來。心中不由暗道：「此子不愧爲天下第一劍，任是心胸氣度，都要超人一等，武功更是驚人。尤足令人稱怪的，他的雙目晶光，竟超過了自己的一個甲子以上修爲。因爲以他們一個甲子以上的修爲基礎，竟不敢與之逼視。也怪不得他對『滴血傳書』視如無物。」

三個掌門人雖然未曾說出，心中却都是一般想法。

夏振華見三個掌門都低頭無語，好似都担着很大的心事。

這才想到他們見面後，就大聲嚷着，找得他們好苦。

立時好似獲得一個問題的解答，心中也微生愧感，故當下面容一整，朗聲說道：「晚輩一時大意，忽略諸位掌門所言。……」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晚輩實在不知『滴血傳書』何事，但從三位掌門匆匆趕來，定知事態嚴重，未識三位掌門何以教我。」

這一番話充分證明一個爲聖賢，爲豪傑的必然素養，尤其他的明智和不恥下問的心懷，更爲三位掌門人所折服。

很久未曾開口的峨嵋上人，先是合十當胸，又復一抖他那一串閃閃發光的項珠，緩緩地說道：「善哉，善哉！上天既假小英雄大好身手，但能拯救斯人於水火中，眞是無量功德……」

他掃過武當和崆峒兩派掌門一眼之後，又淡淡地笑道：「今日老僧當着兩派掌門，立下千言重誓，目下羣魔亂舞，寰宇不寧，峨嵋派十二長老，七十二大弟子，願隨天下第一劍之後，共爲武林正義而努力。」

他特別將嗓音提高，又朗聲說道：「如有三心兩意，必遭天譴。」

迴音朗朗，震得四野皆爲之動。大地的空氣，也好似凝固了一般。

武當和崆峒掌門也縱聲朗笑道：「善哉！峨嵋上人，我們都不能讓貴派專美於前，武當派，崆峒派，不僅願供天下第一劍驅策。貧道在內，連天下第一劍，有何差遣，祇管吩咐。」

他們彼此對望了一眼，又復顫聲說道：「我們爲着武林正義，雖是義所不辭，就是與各門派利益，更宜捐棄門戶之見，以大局着眼……」

夏振華萬未料到，以自己不及弱冠之年，也並未做什麼驚天動地之事，而曾經以武功領袖武林的，武當、崆峒，峨嵋三大門派的掌門，都願意聽候自己差遣。

本來所謂天下第一劍，就是命天下所有人，管天下人的事。

祇是這朶武林奇葩並不會得意忘形，他知道滿遭損，樹大當風的缺點。尤其在這混亂中，如何作一個亂世中流砥柱，如何使萬衆歸心，共爲天下事而努力。

他雖然沒有役使天下的雄心，但却有蕩羣魔，靖寰宇的壯志。

他此時，却有着無比的激動，當下深深一拱道：「三位掌門人太言重了，我夏振華不過一武林末學後進，縱有蕩羣魔，靖寰宇的雄心壯志，也必賴武林同道萬衆一心。……」

他說話時，雙目晶光畢露，每字每句，錚錚鏗鏗，有如金鐵之聲，震得四野，迴音朗朗。他沉思有頃，又復朗聲說道：「武當，崆峒，峨嵋三大門派，倍出奇才異能之士。尤以三位掌門不僅經世文章，足可濟世，武功更是冠絕一時，爲近百年來，貴派中所僅見的傑出人物……」

他朗朗地一聲長笑道：「三位掌門，名滿武林，望重江湖。我夏振華得追隨三位掌門之後，已屬萬幸。三位却反如此自謙，足使我夏振華汗顏無地。……」

他的話不急不徐，但每字每句，却能扣住別人心弦，也使得這武林三大門派，在今後數十年中，合作無間，且能彼此守望相助，親如手足。夏振華的德威所感，却成爲主要的力量。

武當掌門打斷了夏振華未盡之言。「天下第一劍，你不必推辭，目下武林各派，就是缺少一個中心力量，你的年紀雖輕，但在這五百年武林大局中，能有你的武功成就，却祇有你一人。……」

夏振華正欲作答，却被一聲冷笑所阻，三位掌門也同時一驚。當下沉聲喝道：「什麽人？」

因爲這裏，不僅有武當，崆峒三大門派的掌門，武功都是出類拔萃，尤其有夏振華在此，短短不及一年時間，黑白兩道，已聞而喪胆。

竟有人在他們說話時，發出冷笑，這不是給三個難堪，幾乎是對夏振華直接挑釁。

一股怒火直衝霄漢，夏振華雙目中閃出兩道奇特的晶光，因爲三人已經喝出，故他却忍耐住了。就在他微一遲疑之間，一個麻衣蒙面怪客，已幌身而前，他那高大的身軀，比起崆峒派掌門，還要高出半尺。

夏振華本有一肚子怒火，因爲這麻衣怪客的出現，却頓時消失，他可能就是亡魂谷主口中所說的巨無霸，他也是自己的恩人，僅救過自己一次急難，也曾使自己的武功，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

武當派掌門，見此人驟然現身，任是他平素如何沉着，此際也不禁微微激怒。

「哼！閣下何人，能否以眞面目相見。」

那麻衣蒙面怪客，先自朗聲一笑，對武當掌門所言，好似故作未聞。不過他那笑聲中，却發自丹田罡氣，顯然此人在氣功上，已有極深造詣。

三個掌門心頭都覺微懍，因爲他們都

是以氣功爲基礎。就以他們三人而論，這一門屬於三派的基本武學，相距這個麻衣怪客尚差一段距離。

正當他們微微一愕之間，那麻衣蒙面怪客已然發話道：「你們三位以掌門之尊，自願聽憑天下第一劍所調遣。是眞爲武林大局着眼，還是別有所圖。……」

他故意淡淡地一笑道：「不過，據我所知，武當和崆峒集百年宿仇未解，雖然你們兩人，尚明大義，但你們的門下，却都是心懷叵測。峨嵋上人，倒不失爲一君子，就以其「十二長老而論，即有心生外向之人。……」

他說得緩慢之極，雖然看不見他臉上表情，但他的話中，對各門派恩怨，甚至細微末節之事，都瞭如指掌。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如果你們眞爲武林大局着想，我倒爲你們各派欣慰，因爲從此之後，私人恩怨了了。你們都可以爲武林正義而努力。不過……」

好半晌才說道：「不過……天下第一劍，年紀太輕，感情和熱血，都非常人可及。你們如果想利用他，可小心你們的腦袋。……」

他說得聲色俱厲，夏振華一直未曾開口，武當、崆峒、峨嵋三個掌門，雖然怒髮暴衝，但也未曾罵出。顯然他們也知此人武功，並非弱者，更不敢輕易出手。

那麻衣蒙面怪人回頭又向夏振華笑道：「天下第一劍，以你的武功，足可睥視武林，甚至將無敵于天下，如果不輕信人言，當機立斷，你眞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了……」他的話，倏然止住，身形乍閃，就欲縱去。

夏振華一直在旁注視其行動，就在他身形乍閃之間，即施展出意會神功，堪堪將麻衣怪客攔住。「老前輩！請暫留步，晚輩心中正有一疑難之事，尚請教益。」

夏振華十分恭順地說着。

麻衣蒙面怪客似爲夏振華能擋住自己，微微一愕，故朗朗地笑道：「娃娃！你是否想試老夫功力，能否經得起天下第一劍一頓好打。」

「晚輩不敢，祗是有一件疑難之事，想請敎老前輩。」夏振華聲音微顫。不知怎地，他在這麻衣怪客面前，頓現出孺慕依依之狀。

武當、崆峒、峨嵋三個掌門，也乘夏振華攔住麻衣蒙面怪人之頃，同時躍開，堪堪將他圍住。

麻衣蒙面怪客似爲夏振華眞情所感，朗聲大笑道：「你是懷疑那『滴血傳書』，就是老夫所爲。……」

夏振華嘴角掀動了一下，並未說出話來，麻衣蒙面怪客的朗笑之聲，却又震蕩在空際。

「孩子！我說你還太過純眞。這『滴血傳書』，也就是江湖中所盛行的『傳牒』。不過上面滴有血漬。是表面這中間有着深仇大恨，而且尚須假手於武林衆高手之助，除去這個生死大敵。……」

麻衣蒙面怪客，掃了三個掌門人一眼，冷冷地叱道：「你們三個不妨也過來，聽我說明。」

他故意淡淡地一笑，說道：「我看你們蓄勢待發，眞有那麼一回事似的，其實有天下第一劍在，那還有你們同我拚鬥的份兒。……」

夏振華見他斥責三位掌門，心中十分不安，歉意地掃了他們三人一眼，柔聲說道：「三位掌門，請暫退後，這位就是退隱江湖的巨無霸老前輩。……」

「巨無霸」三字入耳，任是三個掌門，也被驚震得不知所措，有如木鷄。

那麻衣蒙面怪客也朗聲喝道：「娃娃！這是處世立身的要訣，多言足以招禍。娃娃老天從未以姓名，見示于人，萬勿替我頭上，安什麽頭銜。……」

他說得十分認眞，顯然十分不悅，夏振華聞言也不由微懔，因爲他那句，「多言足以招禍」。誠可作爲殷鑑。

當下淡淡地一笑，又復深深地一揖道：「請老前輩見諒，晚輩因聽亡魂谷主所言種種。……」

不待夏振華說完，麻衣蒙面怪客又倏朗聲笑出。「亡魂谷主所言，你就能斷定是我不成。」

夏振華臉上不由微熱，一時十分狼狽，崆峒掌門因夏振華對此人，如此恭順，他還如此狂妄。

雖然這三個掌門初聞巨無霸之名，確是微微吃驚，因爲巨無霸當年確曾轟動武林社會。此人旣無門派，但成見甚深，故不僅江湖敗類，畏之如虎，就是武林正派人物，亦視之如陌路人。

當然他的狂傲，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他那不辨善惡，也令人生畏，故當時武林正中共稱之爲非正非邪，或爲屈于正邪之間的人物。

但他的武功，確使得武林中爲之震動，甚至連武林至聖、武林三聖，亦都稱譽不置。

但好人却遭天忌，終於他被江湖五惡所乘，據說那一場殘酷無比的拚搏，江湖五惡，差不多養息了十年，才恢復元氣。巨無霸却從此失去踪跡。

此際却在天下第一劍口中，指名這麻衣蒙面怪客，就是當年威震江湖黑白兩道聞而喪胆的巨無霸，焉能不心爲之驚，肉爲之跳。

雖然那人一再否認，並一副訓示口氣，實在咄咄逼人。

這個崆峒派掌門早已忍不下這口怒氣，冷冷地叱喝道：「閣下如此目中無人，如果眞正是英雄，就不妨揭開那塊蒙面巾來。……」

連聲「嘿嘿」，震蕩在空際。「人稱崆峒派掌門，是一條好漢，今日一見，倒也還有幾分骨氣。」

一種老氣橫秋，目無天下士之慨，連夏振華也有幾分被其激怒。祗是他近日來，所見所聞，已獲得甚多處世經驗。尤其這麻衣蒙面怪客曾經有恩于自己，故不願發作出來。

但崆峒派掌門雖然對夏振華由衷敬服，因爲他近來所作所爲，皆足爲武林效法。他的武功，更是令人高深莫測。

不料這麻衣蒙面怪客，不僅當面要揭開自己瘡疤，更大言不慚地，敎訓起自己來，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壯志豪氣，立時冉冉上昇。

瑲琅琅，一陣嘯天龍吟之聲，崆峒掌

門手中，已多出一柄寒氣森森，光華奪目的寶劍。

一陣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皆驚，長空中，蕩起一片廻音。

「好胆識！居然有人，敢向我蒙面人弄劍。」麻衣蒙面怪客似在自語，也似對夏振華說着。

崆峒掌門，早已一聲怒喝道：「哼！你少來賣狂，看我寶劍可能饒你。」

說完，一招挾泰山而投北海，身劍合一，直向麻衣怪客刺到。

但聽得一陣朗朗長笑，崆峒派掌門竟被一股無形潛力，震退數步，身形也微微搖幌。

夏振華面含微笑，站在兩人中間，朗聲說道：「老前輩，暫息雷霆之怒，且聽在下一言。」

四人都微微一愕，尤其那麻衣蒙面怪客，竟淡淡一笑，幌身而走。夏振華一把未曾抓住。

崆峒派掌門恨聲罵道：「老賊！下次遇上，看我饒你。」

怒聲未歇，長空中竟隱隱傳來：「天下第一劍，前途珍重。」

夏振華雖然混身是胆，豪氣干雲，也不禁楞在當地。

「你何時認識此人。」武當派掌門低聲地詢問着夏振華。

「我雖然數度會見此人，始終未曾相見，尤其那襲麻衣，一塊黑布，成爲特殊標記。……」夏振華幽幽地說着。

好半晌才將自己因事誤入亡魂谷，所歷種種，以及亡魂谷主所言全般說出。

任是這三個掌門年紀都屆花甲，也都十分動容。

夏振華沉吟有頃，又復淡淡地笑道：「不論這麻衣蒙面怪客，是否卽是巨無霸，在下今日也未覺失言，幸三位掌門務必嚴守秘密，不過……」

他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不過據在下推測，這麻衣蒙面怪客似有甚多難言之隱。他之所以以黑布蒙面，大概就是要掩去其本來面目。……」

始終兀立一旁的峨嵋上人，不禁微笑道：「小英雄所言極是，這位麻衣蒙面怪客出身決不簡單，如果可能倒有查覺一番的必要，或者這滴血傳書就是此人所爲，也難斷定。……」

他的話，有如焦雷貫頂，連夏振華在內，也殊覺赫然。「老前輩所言，難道江湖中，還別有所傳聞……」夏振華好似迫不及待地詢問着。

峨嵋上人淡淡地一笑道：「小英雄集天地靈秀於一身，大智慧，大思慮，無不超逾常人，祇是近日江湖之事，都未有留意。……」

夏振華雙頰微紅，幾番欲言又止。

武當掌門也似別有所悟，忙截斷峨嵋上人未盡之言。當下淡淡地一笑道：「如果小英雄對這些小事，略加研析，雖不必涉足其中，亦當瞭如指掌。……」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此際天色，經已大明，距此不遠，有一座鎭邑，我們不妨找一淸靜客寓，將那『滴血傳書』之事，詳細同小英雄一談，諒天下第一劍必有所見地。」

衆人都無異議，但却似在等着夏振華的答覆，終於一聲幽幽清音，震蕩在空際。「好罷，我們正要對這『滴血傳書』有所準備。……」餘音繚繚，沒有人再說話，幾條人影，迅速離去。

好半晌，林中才走出一個身材頎長，頭頂黑布，身穿麻布長衫的老人，他似極其疲倦。望着夏振華等人的背影，發出許多聽不清的囈語。也好似在說：「孩子！珍重吧，天下第一劍，是非你莫屬的，我不僅要那些高手，一個個站起來，也要借用你的手中劍，使那些強梁，一個個倒下去。……」

未了的話，祗見到嘴角抽動，和一聲悠長的嘆息，但泛在空中的，却是永無休止的餘音。

因爲夏振華等人並未去得太遠，武當、崆峒、峨嵋三個掌門，雖然沒有發現這時特殊變化。

夏振華的「天耳神通」，可聞一二十里的落葉之聲，這位麻衣蒙面怪客聲音雖低，夏振華却聽得十分清楚。

他倏然停下身來，眼角湧出兩顆淚珠，連三個望重江湖。名滿武林的掌門，也爲之驚惶失措。

但夏振華並未說出原因，祗是望着來路嘴角微微抽動了一下，幾番欲言又止。

這裏是一座不小的鎭甸，一大早，熙熙攘攘的人羣，絡繹不絕。

夏振華風姿英挺，朗朗如臨風玉樹，紅光滿面何如朝霞初放，旭日東昇，同伴之人，兩道一僧，雖然都是衣着華麗，態度從容。

他們這一羣，顯然不同凡響，因爲近來江湖中，曾經轟動一時的五惡，千毒上人，翠蓮觀主，都曾現跡江湖，而且都聲言欲爭武林盟主大位。

更有那傳聞早經物化的巨無霸，也已有人證實，他不僅未曾死去，而他的武功，亦屆無法測度的境地。

還有那個以心毒手辣，稱著江湖的亡魂谷主，亦離開隱居數十年的亡魂谷。

這些都成爲當日社會中，茶餘酒後，談話的資料。

素稱三湘臥虎藏龍之地，民性亦稱強悍，傑出之輩，大不乏人。這四個顯然不同身份的人，集會在一起，自然內中大有文章。

故一個個都注目而觀，夏振華心中似有甚大心事，一直未曾開口。

峨嵋上人，年紀最高，顯然他已覺出，投射而來的目光，不僅有着好奇，也有着驚異。當下淡淡地笑道：「天下第一劍！你覺得這鎭上居民，有何特異麽？」

他說話聲音雖小，但夏振華和兩位掌門都聽得十分淸楚。

倏地，一聲「嘿嘿」朗笑，說道：「好一個『天下第一劍』，眞是聞名不如見面……」

表面聽來此人似甚欽慕，但那種狂妄之笑，實在難以令人忍受。

夏振華仍似故作不聞，祗是掃了週遭一眼，但武當掌門却引起了怒火，幌身而前，朝着人羣中，冷冷地喝道：「哼！原來又是你在此搗鬼……」

武當掌門人尚未說完，人羣中又爆起

了一陣「嘿嘿」狂笑。

衆人不自覺地紛紛讓開一條路來，一個衣衫不整，身材矮小，面黃肌瘦的小老者，一步一歪地從人羣中走出。

他似十分得意，口中唱着自己編成的山歌。聲音雖然不高，但夏振華等人，都會聽得清楚，好似說：

走遍了茫茫大地，
踏破了萬水千山；
要尋找可拚鬪的對象，
要試一下我那蓋世的神功！

倏地，調門一變，又朗聲唱出：「誰是我拚鬥的對象，誰勝得我絕技神招。有人說，『天下第一劍』了得，我看仍然是三尺毛小童。

「啊！……」

他故意將歌調一頓，又自言自語，道：「難道江湖中，傳言不實，難道那些自命爲江湖的高手，竟然都是酒囊飯袋。毫無用處。……」

任是夏振華近日修養較深，此際也不禁被一股怒火所激動起來，雙目閃過兩道晶光。

但武當掌門，顯然同此人，有過深仇大恨。當下沉聲喝道：「我以爲你那老骨頭，早已歸入三尺黃土，想不到你仍然活在世上，現在又來到這三湘地面。……」

不待武當掌門人說完，一陣冷笑之聲，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聞聲臉色陡變，武當掌門不自覺地，自後邁退三大步。

「哼！我以爲是誰？眞是有狗仗人勢，這一回事，我老人家活了這一百多年，還是第一遭遇上。」

那個矮小老者，自說自話地述說着，好似目無餘子在。

夏振華本來已被其激怒，此時聽見他一陣冷笑之聲，却是由內家罡氣而發，心中不由暗自忖道：「此人武功，顯然不下于自己，祇是他故意裝瘋作傻。尤其武當掌門，氣衝牛斗，一定吃過他不少的暗虧，自己初涖江湖，此人是邪抑正，無法辨明。或者就是衝着自己而來，却也難以斷定。……」

此念電閃而逝，那個其貌不揚的老者，竟盤膝坐了下來，顯然對面前諸人，視同不見。

夏振華掃了三位掌門一眼，尤其武當掌門一副狼狽之狀，難以描述。

故邁步而前，朗聲笑道：「天下第一劍初涖江湖，一切江湖規矩，尤其許多前輩高人，全未拜識。……」

「你既以天下第一劍自居，眼中豈有前輩高人在。」那矮老者冷冷地打斷夏振華未竟之言。

一直未曾開口的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也被此狂妄之態所激怒。尤其峨嵋上人，一向眼高於頂。從不服人，但他心目中對夏振華，却視之如君臨萬民的王者。固然他的武功，足使世人欽佩，他那朗朗英姿，更是人見人愛。尤其他的年齡，正如旭日東昇。所謂集天地靈秀，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此時見那矮小老人，明知他已隱藏其本來面目，且故意裝瘋作傻，不過那狂妄桀傲之態，却令人無法忍受。

尤其他對夏振華的冷諷熱嘲，更使得這一代掌門，怒氣塡膺。

武林中所謂一言九鼎。峨嵋上人，雖屆花甲之年，也是峨嵋派近百年來傑出人物。

但他已創言，願爲武林正義効力，且願供「天下第一劍」所命。

這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矮小老者，公然對夏振華挑戰，他們雖皆爲有道之士，涵養極佳之人。

就武林道而言，他們已無法靜默，而且再肆意任由此人猖狂了。

這一僧一道，同聲冷喝道：「何物老殘，敢故作猖狂，難道武林中，已無正義在。……」

他們微微一頓後，又繼續喝道：「看你這幾根老骨頭，活了偌大一把年紀，尚且不知自愛乃爾。……」

他們的話，未盡說完，竟同時向後邁退一大步，而且臉色陡變，雙臂更是蓄勢待吐。

夏振華也陡覺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自身邊擦過。不自覺地將全身罡氣湧出。

那個矮小老者，雖然相距有五六尺，也不禁幌身縱起，露出一雙驚疑的眼睛，盯着夏振華。

這驟然的變化，任是武當、崆峒、峨嵋三個掌門，也都面現驚容。因爲夏振華如何使那矮小老者起來，他們實在未曾看出。

一陣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四野蕩起一片迴音。笑聲過去，一陣幽幽清音也同時響起。「天下第一劍，出道時日雖短，但目下武林中，能用無形罡氣，擊人于無形中者，尚不多見。……」

他掃了三位掌門人一眼，見他們面色沉寂，驚容未褪，又復淡淡地笑說道：「如果天下第一劍猜得不錯，你可能就是當日培養江湖五惡氣燄，貽害人類的墨竹君罷。……」

他的話雖然說出，顯然惟恐自己判斷錯誤，雙頰不由微微一熱。

一陣嘿嘿笑聲，震得人耳鳴心裂，環觀之人，皆紛紛退後，就是武當、崆峒、峨嵋三派掌門，也有難耐此聲之感。

「墨竹君」三字，更令三個掌門人震驚，因爲這個魔君，如果在人世，眞將是武林社會之大不幸事。

夏振華見那矮老者，既不否認，祇以嘿嘿一陣狂笑，來代替答覆。心中也不覺提高了幾分戒心。

但見他微微上步，揲在三個掌門人和矮老者之間，又回頭向武當派掌門問道：「老前輩！在下祇是聽恩師提過，江湖五惡的成長，全由墨竹君一手所造成……」

他望了矮老者一眼，才繼續說道：「但不知此人遺留江湖惡跡如何？……」

武當掌門，咬牙切齒地恨道：「罄竹難書。……」

這四個字，是武當掌門人的答覆，也是武林人的心聲。

峨嵋上人，更是合十當胸。「天下第一劍！貧僧雖不識此人，如果他就是墨竹君這個魔頭，眞是切腹，挖心，剝皮，抽筋，猶不足以洩武林人之忿。」

又是一陣嘿嘿之笑，笑聲漸漸變得比哭還要難聽。天地也似爲這笑聲所感染，

太陽也覺失色。

夏振華望了周遭一眼，沉聲猛喝，一聲天崩地裂之响，震蕩在空際。

怪！當夏振華喝叱之聲甫落，立時陰雲四散，華光萬道，衆人都宛似服下一顆清涼劑，全身都覺舒暢。

那矮小老者的笑聲，也同時停止，雙目露出兩道烈焰，輕輕地喝道：「小輩，果然有幾分苗頭，我老人家，自出得墳墓以來，還未與人動過手，今日少不得要試一下，看一看我那『地極神功』究竟是如何？……」

未了的話，幾不可聞，且一字一句，緩慢之極。

夏振華陡聽他「自出墳墓」之言，心頭也不覺微懍，兩目神光暴射。緊注視着這個太不起眼的人物。

這一看不打緊，全身也陡覺懍然。汗毛直豎。這那像人，簡直比棺材中拖出的殭屍，還要難看。

怪不得他說是「自墳墓中出來」。

三位掌門人也都露出一副驚愕之色，睜着雙眼望着夏振華，一言不發，但心頭都各自盤算。

「娃娃！既然以『天下第一劍』自居，那末就嚐嚐我劍招中滋味。……」說完，但聽一聲清嘯，矮老者手中，竟多出一柄綠光閃閃，長約尺許的短劍來。

任是三位掌門，經驗閱歷如何豐富，一時也都覺手足無措。因爲這實在是他們生平所僅見。

夏振華這初生之犢，那裏會將他放在心上。祇是淡淡地一笑，說道：「我也要用寶劍贏你，否則，豈能稱得上『天下第一劍』。……」

他微微一頓後，又復淡笑道：「姑念你年老力枯，我先讓你三招。免得你自恃神招絕技，無法施展。」

矮小老者沉聲低喝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我如果再容許你活着離此，也就……」

他的話尚未說完，却聽武當掌門暴喝道：「小英雄！你不可太以君子之行，壯小人之志。這老賊一身奇毒，且心地狹窄，他這柄劍更會散發魔音，惑人心志，我們武當門弟子，已經有十數人被失去本性，如今還在武當觀中，過着不死不活的日子。……」

他說時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又復恨恨地說道：「小英雄，不管他是否即是當年的墨竹君與否，反正他也不承認自己的眞實姓名。……」

不待武當掌門人說完，矮小老者又發出一陣怪笑，道：「人爲甚麽要有姓名，像我老人家一樣，一柄劍到處橫行，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他望了武當掌門一眼，面色一沉，又道：「你這牛鼻子，如果還執迷不悟，你也會要嚐嚐那種不死不活的滋味。」

他說話，雖然祇是面向武當掌門人而發，站在一旁的崆峒觀主和峨嵋上人，全身都微微一抖。

因爲近來江湖中，已有多人失去武功，且神志不清。而且都是武功第一，稱譽一時的好手。

此時既經夏振華指出，他就是當年曾經橫行西北道上，且隱居于長白山上的墨竹君。又經武當掌門指出，此人曾使武當派門下，十數人過着不死不活的生活。

心頭都不由一緊，但一種拯人于極的情懷，也油然而生，尤其峨嵋上人曾經致力于大摩神功之研究。

他也曾以大摩心法，救世濟人，峨嵋山麓百餘里左近居民，受惠者即不下百數十人。

此際聽武當掌門所言，一面想趕往武當觀，診察那十數個道士所染怪病，也對這矮老者，恨之入骨。

當下也淡淡地笑道：「天下第一劍，你一身繫武林榮辱大任，萬勿輕易涉險，據貧僧推測，老賊所持短劍，必是染有奇毒……」

不待峨嵋上人說完，夏振華早已朗朗一聲笑出，道：「老前輩，祇管放心，我今日若不使他自動毁去這柄魔劍……」

一聲冷哼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衆人心頭都爲之一緊。夏振華還以爲矮，老者，另有帮手。

雖然他不懼敵人衆多，但武當掌門人之言，却使得這個少年俠士，也不覺提高幾分戒備。

就在他此念陡轉之瞬間，一個高大的身影，縱落在夏振華身側。

「孩子！快退，老賊手中的魔劍，不僅染有奇毒，凡與之動手過招，必遭受其害……」

原來這說話之人正是那麻衣蒙面怪客，如果換了別人，夏振須不僅不會聽從，甚或將給以難堪。但他對這麻衣蒙面怪客心存敬服，且深知他如此呵護自己，全在欲成就自己，聞言果眞向後邁退一大步。

並向蒙面麻衣怪客深深一揖道：「老前輩愛護晚輩十分感激，但如此惡人不除，終將貽禍人類。」

這矮小老者似對蒙面麻衣怪客尚有幾分顧忌，幾聲嘿嘿怪笑後，說道：「好呀，我老人家就是好熱鬧，你們一塊兒上，我老人家才打得過隱。」

他的話，不僅狂傲絕倫，更似沒有將這個麻衣蒙面怪客放在眼中。

「哼！別不要臉，你以爲那次假死，就能瞞過天下人耳目，其實你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掌握中……」

麻衣蒙面怪客微微一頓後，又沉聲冷喝道：「老賊！我因一念之仁，致貽無窮之禍。想不到你不僅不知悔改。居然以假死，來練成那種絕毒武功……」

別人看不出他面上表情，但他那說話神態，顯然十分震怒。

矮小老者此際，也不甘示弱，嘿嘿地一聲怪笑，說道：「亘無霸，老子當年雖然在你手下敗過半招，但那却不是你眞實工夫，祇不過乘老子不避，尤其你那時還有一個妖精八怪的女人，隨伴身側，使老子多少分了幾分心神，故此才使你奸謀得逞。……」

不待矮老者說完，麻衣蒙面怪客早已大喝一聲，巨靈之掌，狂飆陡捲，掠地立現寒濤。

「老賊！信口雌黃，我倒要試一下你那柄自以爲舉世無匹的『奪魂魔劍』。……」說完，兩掌交相劈出。

矮老者也似早知厤衣蒙面怪客有此一着，或者就是他發掌時，所特有的象徵，故早飄身斜出五六大步。

夏振華聽矮老者也稱厤衣蒙面怪客爲巨無霸，心中一陣窃喜，而兩人也就在一進一退之間，交換了好幾個招式。

厤衣蒙面怪客見幾番出手未中，也不禁心中大急，亘嘯連天，巨靈之掌，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劈到。

刹那間，但見人影縱橫，掌風呼呼，四週塵沙亂滾，碎石紛飛。

矮老者的短劍，雖也連番清嘯，却顯然無法施展出眞力來。嘿嘿怪笑，似不甚注意。

當然，使夏振華十分關切，這也是一件十分不平凡之事，武當、崆峒、峨嵋三個掌門人，聞矮老者怪笑而臉色大變，這厤衣蒙面人竟似同不聞。

一個以天下第一人自居的少年俠士，尤其耳際不斷幌過天痴老人之聲，孩子！你要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人劍……

這慈愛之聲，不斷地在夏振華耳邊飄逝，故對這一場拚鬥，自也十分注意。

蒙面厤衣怪客，雖然有強敵當前，但對夏振華的一擧一動，却是非常注意，尤其注意夏振華面色變化。

倏地，一陣蚊語，傳入耳際：「孩子！這就是老賊自恃閃字訣，配合奪魂魔劍，往往將對方精力消耗盡淨，再以其絕毒手法，點過對方重穴，故才使被制之人，終年如瘋癲一般。……」

夏振華心頭一凜，忙收歛神志，注視着兩人拚鬥。

但見兩個身影有如蝴蝶爭飛，矮老者時上時下，忽左倏右，很難有固定地位。

夏振華一時也看不出所以然來，但厤衣蒙面怪客，身形却較緩慢，不知是有意要夏振華有驥可索，還是在「閃」字訣上，相差矮老者甚多。

夏振華不愧有天下第一人劍之譽，他從厤衣怪客的身法中，已看出矮老者的行踪。

他時而微笑，時而面色沉凝，終於沉聲喝道：「老前輩，矮老鬼欲施行下五門手法了……。」

厤衣蒙面怪客聞言，也是一聲淡笑，身形陡閃，有若驚鴻。右手五指如鈎，迅電般抓出，左掌也輕若飄萍一般，連連拍到。

任是夏振華這個曾修習玄武聖篇上，奇絕之學的少年俠士，也對這種掌力十分注意。

而矮老者的短劍也撤出一層綠光，閃閃有若長虹，宛似匹練，別看他年紀老邁步履踉蹌。

此際却似離開之虎，浪裏之蛟，夭矯快捷，無與倫比。

夏振華一時也愣住，心中暗忖道：「眞是宇宙之大，無奇不有，草澤之中，也倍出能人！」

看看兩人，已拚鬪至七八十個照面，兩個身體已漸不可辨，祇覺得勁風砭膚，兩團黑影亂轉。

厤衣蒙面怪客的掌勢，也漸趨擴大，三四丈之內，全在一片掌風之中，間或聽得一兩聲嗤嗤之響，那正是厤衣怪客，右指所發使矮老者破衣上，又增多了幾個窟洞。

但矮老者的劍勢，也愈來愈快，劍光閃閃，劍勢如虹，攻若奔雷迅電，守似江海凝光。一點也不敢大意。

兩人又換了八九個照面，兩聲悶哼，同時向後疾退。厤衣蒙面怪客畧一凝氣，又復飄身而上，掌勢有如萬馬奔騰，千軍亦難撼止。

矮老者雖然回過一口氣，似仍無力，接下這一招來。這厮誠非普通對手，身形暴滾，有似浪蝶踩花，右飄左幌，立時飄出二丈之外。

夏振華對這種身法，也深覺愕然，正自沉思之間，而蒙面厤衣怪客却冷冷地笑道：「老賊！姑念你修爲不易，毒物固可貽害人類，但以毒可以攻毒，老夫再饒你一次。」

回頭又向夏振華柔聲說道：「孩子！別人看不出這一場拚鬥，但你却可擧一而反三。……」

他輕輕乾咳了一聲，又繼續說道：「『奪魂劍魔』一共有八招，老賊已施展過三次。閃字訣，是由左而上，而右，而下循環而出，至於老夫的那套掌法和陰爪神功。……」

他掃了凝神佇立在一邊的三個掌門人一眼，又淡淡地笑道：「孩子！你既已集天地靈秀於一身，我們這些武功，縱不過是花拳綉腿，但你如能配合運用，何如似猛虎而添雙翼。……」

就在他說話之間，幾聲嘿嘿怪笑，響瀓雲霄，矮老者的瘦小身形，已自躍出數十丈之外。遠處更傳來一陣朗朗餘音『巨無霸，老子上了你的大當，上元之夜我在嵩山玉女峯相候……』

聲音愈去愈遠，厤衣蒙面怪客衣衫微擺，看不出他臉上表情。

夏振華正爲蒙面厤衣怪客的話，陷入於沉思中，因爲他自己雖已練就絕世神功，但今日兩雄拚鬥，對自己今後行道江湖，實在獲益非淺。

心中既感激，又慚愧，這個被人稱之爲巨無霸的蒙面厤衣怪客，自己與他雖然素昧平生，他却諸事都加關注。

在亡魂谷救自己於急難中，並協助自己鍊成金剛不壞之身力。今日竟不惜消耗精力，與那全身惡氣的墨竹君拚鬥，原來要使自己暗中學習他們兩種武學。

尤其墨竹君那套奪魂魔劍，却是詭謬絕倫，巨無霸的飄飄掌勢，有如落英，有似彩霞，那陰爪神功，更是罕見罕聞。

這朶武林奇葩，自任、督二脈通後，大智慧啓，大思慮開。自聽巨無霸一言提醒，他立時跌入沉思中，並對劍，掌、爪三種功夫，都有着神奇妙用。

故矮老者的離去，他根本視同不見，因爲他一面在默記兩人拚鬥的招式，更以其特殊資質，欲以玄武聖篇上武學，融合兩種不同的怪異武功。

巨無霸面上雖然蒙着黑布，但從裏面所透出的兩道奇異目光，似欣慰，也似憐惜。

武當、崆峒、峨嵋三位掌門，一直靜立，未發一言。

（未完・十）